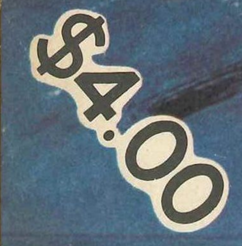


變色金龍（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方英・著

是一篇：有血！有淚！有情！有義的故事，
它……表露出人世間的悲、歡、離、合！
它……襯托出人世間的喜、怒、哀、樂！
它……揭開了人世間的眞、僞、善、惡！
它……發掘出人世間的眞理與邪魔！
是作者嘔盡心血的輝煌巨著。



1148

編者話

今期除了刋出古龍最新作品：「飛刀，又見飛刀」外，巨型故事是東方英巨著「變金色龍」。是篇描述一個自幼隨同師兄習藝的少年，他所習各招各式，俱由師兄代師傳授，然而，有一天終於發覺自己的師父竟是……？內容充滿倫理恩仇氣氛，曲折離奇處使您大感驚訝，誠屬一篇夏日消閑最佳閱讀作品。

**　　**　　**

黃鷹的詭異奇情中篇故事「天魔」今期大結局了，情節發展令你驚心動魄，妖異奇奧，深不可測，欲知鳳棲梧等人際遇如何？妖物能否消滅殆盡，請千萬留意今期的刋出。

**　　**　　**

下期起，由龍乘風精心撰作一部有關「千門」的作品——「野馬」。這是千門點將錄故事集的首篇，內容說的不是一個老千，而是一個又一個完全不同類型的老千，他們每一個人都很特別，而在他們身上所發生的每一個故事，當然更特別，更精采奇妙，緊張刺激，兼而有之，屆時敬請拭目一看。隆中客的巨型故事「水晶劫」同期刋出，敬希留意。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變色金龍（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他是一個傳奇性的人物，自幼由師兄代授恩師絕藝，當他發覺自己的師父原來是……故事充滿恩仇倫理、兒女情懷氣氛，閱讀之下，使你蕩氣迴腸……東方英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飛刀，又見飛刀（兩期完俠義傳奇故事）◀上▶
刀光如冷月　殺氣似濃血……古龍 37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飛龍引（俠義傳奇中篇）
霹靂炮聲响　驚破陞官夢……黃鷹 49

神劍山莊（武俠小說擂台接力賽）
巨網從天降　主母訴根由……司馬紫烟 55

飛刀小李（民初俠義故事）
人在屋簷下　怎能不低頭……曹若冰 63

大俠傳奇（俠情中篇小說）
和尚吃狗肉　蘊有玄機在……溫凉玉 70

天魔（詭異奇情中篇）◀大結局▶
妖物終消滅　仍難明其奧……黃鷹 7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挑燈看劍（長篇武俠故事）
靈丹留濟世　劍贈有緣人……蕭逸 90

游俠英雄傳（民間歷史俠義小說）
雙劍鳳計挫四鏢師
金砂功驚走大圓劍……蹄風 99

練功要訣・招式奇談

八步雲搥（招式奇談）……麥海雲 89
水中練氣十分危險（練功要訣）江上雲 98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02.00
	一年港幣	$20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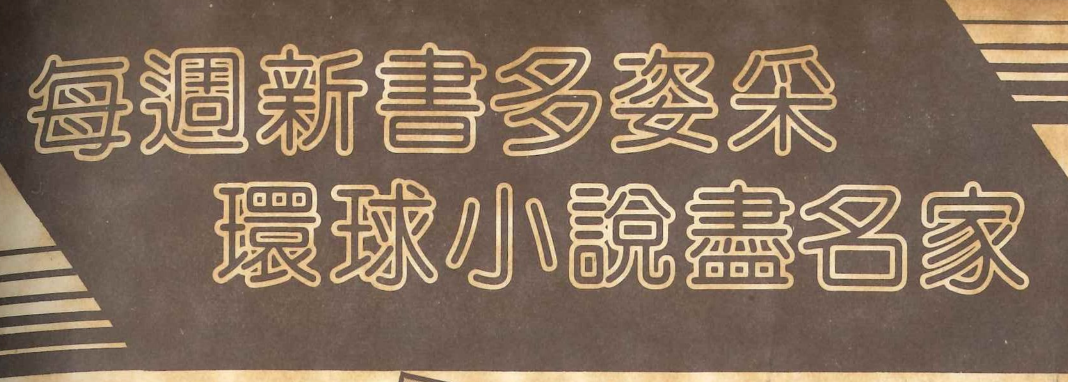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114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變色金龍

巨型俠儀傳奇故事／東方英・文　盧令・圖

翳霧風雲　籠罩山莊

天上飄着一陣陣的鵝毛雪，地上已是一片白皚皚。

幾株老梅樹，枝椏上壓滿了積雪，但那堆滿積雪的枝椏上却長出了點點紅色的花朵。

紅白相映，煞是好看，美到了極點。

正好，梅樹旁邊還有一家酒店，酒座上正有三個人冒着寒風，敞着窗戶，一股子雅興的對着雪景在擧杯淺酌。

整個的酒家，就只那一桌子客人，而那三個客人也極不調和：一個五十開外將近六十歲的老儒生；一個二十左右的年輕人，加上一個三十多歲的威猛大漢，居然坐在一起賞起雪景來，這倒是雪景之外又一人景。

其實，眞要認識他們的人，就一點不以爲奇了。

原來，那老儒生姓王學號碩如，是當地最有學問的老秀才，也是當地唯一的教書先生，那威猛大漢蔡勁章就是王碩如過去的學生之一，現在就是這家小酒舖的老板。

另外那個年輕人叫柳雲飛，是前面天虹山莊莊主顏春輝的小師弟，柳雲飛除了學武之外，也歡喜舞文弄墨，所以和老夫子王碩如很是談得來，成了忘年之交。

所以他們三個人湊在一起，飲酒賞雪，是一點也不奇怪。

看看天色已漸漸暗了下來，蔡勁章起身替王碩如和柳雲飛斟滿了酒，擧杯道：「老師，請乾了這一杯，學生就送您回府了。」

王碩如方一搖頭，店外忽然走進一人來，喝道：「店家，酒來。」

來人黑披風，黑斗篷，摘下斗篷是一頭銀髮，他是背面而坐看不出他的面貌。

半天沒有客人上門了，王碩如他們又敞着大窗子賞雪，店堂內可就涼風習習，沒有半點溫意，原來照顧生意的老蒼頭老黃也躲到後面廚下烤火去了。

蔡勁章順勢關了窗，走到來客桌前，招呼道：「客官，請問要什麼下酒菜？」

那客人吩咐了酒菜，蔡勁章便揚聲喝道：「二鍋頭一斤，燒鷄一隻，鹵牛肉二斤……」

裏面老黃應聲道：「來啦！」

蔡勁章轉身來送王碩如回去，他們剛走到門口，那來客忽然喝聲道：「大家不要離開，請繼續吃喝，由本人請客。」

王碩如笑着謝道：「天色已經晚了，老朽……」

那來客截口道：「本人說請客，你們就乖乖的坐回去吧。」

這那裏是請客，顯然是來生事，蔡勁章濃眉一揚，眼中有了怒意，柳雲飛及時扯了蔡勁章一下衣袖，畏畏縮縮的道：「好，好，我們就再喝吧。」

大家回到座上，蔡勁章總覺得不是味道，幾次要向那位客人說話，都被柳雲飛止住了。

酒菜送上之後，那客人倒沒有再生什麼事，一頓大吃大喝之後，那客人一摸肚子道：「酒好！菜也好！你們店中還有什麼人，統統叫出來，本人有賞。」

老黃欠身道：「小店生意小，就老漢和我們東家二個人。」

那客人道：「你們東家呢？」

蔡勁章走過去道：「就是在下。」

那客人又指着王碩如與柳雲飛二人道：「你們二人過來，你們是見者有份，也少不了你們的。」

王碩如心中起疑，却又被柳雲飛用眼色止住了，柳雲飛還是那畏畏縮縮的神態，伴着王碩如走了過去。

那人叫他們在桌前排成一列，接着一掀風衣，拔出一把腰刀，在半空中耍了一道刀光，刀光一落，便向柳雲飛頭上砍落。柳雲飛幌身讓過這一刀，急口喝道：「朋友，你這是幹什麼？」

那人一刀走空，未曾殺到柳雲飛，也是一楞道：「原來你這小書生還是個練家子，太爺我倒是看走眼了，好，再看這一刀！」

跨步向前，刀勢一揚，橫掃千軍，刀風帶着勁氣，向柳雲飛攔腰又是一刀。

柳雲飛雙足一點，躍過那人刀勢，那人這一刀又走了空，柳雲飛叫道：「且慢，你動手就要殺人，總有個理由吧。」

那人一連二刀，未能傷得柳雲飛，却也不敢太小看柳雲飛了，橫刀當胸道：「你要聽理由？」

柳雲飛道：「死得明白，總比死得糊塗的好。」

那人道：「好，太爺告訴你，太爺不喜歡有人看到我的面貌，你們看到了我的面貌，所以都要死。」

柳雲飛哈哈一笑道：「你就憑着這個理由殺人，未免太說不過去了吧。」

那人道：「說不過去又怎樣？」

柳雲飛道：「不怎樣，只怕你殺不了別人，別人却要替江湖除惡了。」

那人哈哈一笑道：「你別以爲避過太爺的二刀，就自己算是個人物，哼！太爺這就叫你知道我的厲害。」踏洪門走中宮，刀光一起，就把柳雲飛圈在刀光之中。

這一動起手來，這人的刀法與起頭那二招的威力不知大了多少倍，簡直像是換了一個人，排空的勁氣，逼得王碩如等人紛紛向兩旁退去。

柳雲飛是來觀雪賞梅的，可沒準備和人動刀動槍，身上根本沒有帶任何兵刃，這時就憑着一雙空手和那人動手，他的身手雖然靈活無比，却被那人凌厲的刀法殺得沒有還手之力，只有繞着桌子而轉。



王頎如是個教書的老先生，手無縛鷄之力，早就把一張臉嚇得鐵青，全身直發抖。

蔡勁章個子雖大，長像雖威猛，好像也沒有多大的能耐，呆在那裏不知如何是好。

倒是那老黃很有幾分胆氣，找出一把火叉，抛往柳雲飛，柳雲飛有了這把火叉，可就穩住了陣脚，與那漢子打得有攻有守了。

他們兩人打了一陣，柳雲飛可把那漢子的刀法招式摸清楚了，那漢子的刀法雖然凌厲無匹，算得上是一位刀中高手，可是，最有威力的只有十三招，反來復去，就是那十三招。

別看他區區十三招，如果不是柳雲飛，稍爲差一點的人物，眞還接他不下來，怪不得他是這樣的橫，這樣的目中無人。

這是那漢子第三次炒回鍋飯了，柳雲飛智珠在握，抓住一個瞬間的破綻，手中火叉一伸而出，叉在那漢子刀把之上，左脚一飛而起，把那漢子踏了一個跟斗。

那漢子腰刀脫手，一式「鷹飛魚躍」，便搶門逃出屋外去了。

柳雲飛算是打走了那個漢子，也無意再去追趕他，只是搖了一搖頭，嘆了一口氣……

這時，戶外忽然傳來一聲淒厲的呼號之聲。

柳雲飛一頓脚道：「該死的東西！」他心中又後悔又難過，他眞不該手下留情，讓那漢子逃出手去。

右手抄起剛放下的火叉，一長身射出戶外。

戶外不遠處，倒斃着一具屍體，鮮紅的血液，把雪地染紅了一大片，仔細打量那屍體，可不就是剛才逃走的那漢子。

他也是死於刀下，一刀斜肩劈落，雖未把身子分爲二截，却也分開了一半。

雪地上有一行來回的足印，足印很淺很輕，顯見那人的輕身功夫也很是高明。

柳雲飛沒有意思去追趕那殺人的人，因爲死者實有取死之道，只是他有點想不通，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他迷惘的在死者面前失神了片刻，這時候，一騎快馬，像紅雲般飛馳過他身旁，他一皺眉頭，叫了一聲：「美霞！」

馬上騎着一位紅衣女郎，她就是天虹山莊莊主顏春輝的掌上明珠顏美霞，她顯然是在外面玩昏了頭，這個時候才趕回莊去，顏美霞起先沒有注意柳雲飛，耳朵却是尖得很，急馳中一收韁勒，拉得快馬一聲嘶叫，人立而起，顏美霞就在快馬人立之際，像一朶紅雲似的飛落在柳雲飛面前：「小叔！你……。」

眼前的景象令她不由得又是一楞：「你殺了人？」

柳雲飛搖頭道：「不知是誰殺的，你怎麼一個人，玲兒呢？她那裏去了？」

玲兒是顏美霞的身前丫頭，年紀比顏美霞小了二三歲，和顏美霞一樣，也是一個刁蠻精靈的姑娘，往常玲兒總是不離左右，這時不見玲兒，難怪柳雲飛要問起來，何況，眼前又出了這檔子的怪事。

顏美霞道：「玲兒家裏出了事，我還要回去找人哩！小叔，我們回頭到玲兒家去。」躍身上了她騎來的紅馬，接着，又向柳雲飛招了一招手。

顏美霞雖然是柳雲飛的師侄女，其實顏美霞也有十六七歲了，她和柳雲飛的年齡相差並不大，顏美霞這一招手，却把柳雲飛的臉招紅了，他要和顏美霞併騎在一匹馬上，那還成什麼話。

柳雲飛一皺眉道：「你把玲兒一人留下，這不好，你快點回去吧，我還得去招呼老黃一聲，叫他把這死者去埋了。」

顏美霞道：「我等你。」

柳雲飛一轉身，那邊蔡勁章巳陪着王碩如走了過來，柳雲飛揮手一掌，把顏美霞的人和馬送了出去：「你先走！」

顏美霞的馬是被推得射了出去，可是顏美霞一帶馬頭，又走了回來，待柳雲飛向蔡勁章把話說完，顏美霞才接口道：「小叔，上馬來吧！」

柳雲飛暗嘆了一聲，道：「路又不遠，騎什麼馬，來！我們比比脚程。」雙肩一斜，人巳飛矢般射了出去，跑在前面。

比脚程，眞是最好的托詞，顏美霞一笑道：「好，我們就比比脚程。」話聲中，催動坐騎，直追了上去。

玲兒自小就死了父親，家中只有母親和老祖母兩位長輩，全家生活都靠玲兒維持。

現在，可更慘了，不知是什麼人，把玲兒的母親祖母給殺死了，玲兒成了孤苦零仃的孤子了。

這是一座左不靠隣，右不告舍的小農舍，屋外種了些菜蔬，屋內點着一盞孤燈，玲兒雖然心中悲慟，却正忍着淚水在替祖母和母親擦拭血污，換穿乾潔的衣服。

柳雲飛一路上心中就以爲玲兒祖母母親是死在那巳被別人殺死了的惡漢手中，細問之下才知道她們是被人用劍刺死的。

玲兒的祖母母親絕不會和人有什麼仇怨，顯見殺死她們的人和柳雲飛所遇見的那人一樣，是一個莫明其妙的惡漢。

這倒怪了，怎麼一下子出現了二個這樣的惡漢？

尤其在天虹山莊眼皮子底下，莫非是衝着天虹山莊來的？這不是敏感，而是合理的推測，憑天虹山莊在江湖上的聲威，柳雲飛自懂事以來，就沒有聽說有人敢在天虹山莊方圓百里範圍之內鬧事，何況，是殺人逞凶，更何況殺的人還與天虹山莊大有關係。

柳雲飛正默默探討整理情節之際，門外飛來幾騎快馬，莊主顏春輝巳親自趕來了。

天虹山莊莊主顏春輝年紀不算大，四十開外，將近五十，柳雲飛打從五歲左右被師父帶來交給顏春輝，師父就一去不回，於是顏春輝代師傳藝，把柳雲飛教養到今天的二十多歲。

柳雲飛與顏春輝的關係，名是師兄弟，實則眞正的情誼，就是父子的事誼，顏春輝愛柳雲飛如子，柳雲飛也敬顏春輝如父，但他們却還是師兄弟。

柳雲飛迎着顏春輝正要把他所遇見的和所想的說了出來，顏春輝却搖手止住他道：「小師弟，有話我們等會再說，讓我先看看玲兒祖母母親的傷口。」

顏春輝親自動手查視了玲兒祖母及母

親的致命之傷，吩咐帶來的人，把玲兒的祖母母親送回莊去辦理喪事。

一行人回轉天虹山莊途中，顏春輝暗示柳雲飛落退下來，當然，這時柳雲飛也有了馬，是顏春輝給他帶來的。

柳雲飛口中不說，心中却是覺得師兄今日的言行有點異常，可不是，師兄更怪的話出口了：「雲飛，你還記不記得師父的名號？」

柳雲飛道：「記得，他老人家不是號稱半瓢道士麼！」

顏春輝道：「你可知道他老人家的眞名實姓？」

柳雲飛一怔，道：「這……」臉色一紅，好慚愧的樣子。

顏春輝苦笑一聲，道：「可惜，我也不知道……」

話聲一轉，又道：「你可知道你自己的身世？」

柳雲飛一聽師兄提起自己的身世，雙眼一紅，道：「師兄，您忽然提起此話，是不是可以告訴小弟了。」

顏春輝搖了搖頭道：「要是師兄知道，早就告訴你了，不過，現在倒是瞭解你身世的時機到了。」

柳雲飛精神一振道：「此話當眞？」

顏春輝道：「師父留下了一包東西給你，我給你帶來了，憑此，你就可以查明你的身世，並且也可以找到師父。」

柳雲飛忽然冷靜下來，皺了一皺眉頭，道：「師兄，你想不想知道小弟這時的想法？」

顏春輝道：「你說。」

柳雲飛道：「小弟如果猜得不錯的話，似乎有什麼危機降落到天虹山莊了，是不是？」

顏春輝點頭道：「你沒有猜錯，這是事實。」

師兄的坦誠，大出柳雲飛意料之外，含着淚水道：「師兄，你這樣支走小弟，可曾站在小弟的立場想過？」

顏春輝平靜的道：「想過，但你會錯了師兄的意思……」

柳雲飛說道：「師兄，那麼你的意思是……。」

顏春輝道：「師兄不是要你去獨自逃走，而是把天虹山莊全莊的生死重担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柳雲飛惶恐地道：「師兄，小弟担得起這個担子麼？」

顏春輝道：「你担不起也要担，因爲你留在莊中，改變不了莊中的命運，徒死無益，倒不如你趕快去把師父找來，量師父才是挽救本莊唯一的救星。」

柳雲飛道：「到那裏去找師父？遠水又那能救得了近火，師兄……」

顏春輝搖手截口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師父，我不知道，那是你的責任，不過爲兄有把握支持三個月，如果你在三個月之內不能把師父找來，那就只有請你替愚兄報仇了。」

這是一個很難很難的抉擇，柳雲飛暗暗咬了一下鋼牙道：「師兄，你眞能支持三個月？」

顏春輝道：「如說力敵，天虹山莊三天之內必亡，如以智取，也許不止三個月，你放心的去吧。」

柳雲飛淒然欲泣的翻身落馬，拜倒地上，說道：「小弟拜別師兄，請師兄多多珍重。」

顏春輝在馬上回了一禮，道：「還有一件事情，不知你知不知道？」

柳雲飛一震道：「什麼事？」

顏春輝却是笑笑的道：「美霞很是喜歡你……」

柳雲飛還以爲師兄有什麼重大的事要說，一聽原來提的是這回事，面色不由一怔，叫了一聲：「師兄……」

顏春輝揮手道：「你聽我說，也許你這一去之後，天虹山莊就此風消雲散，如果美霞逃得命在，你就不要再自持世俗之見了，替我好好的照顧她，也不枉我這十幾年來用在你身上的心血了，你去吧！我走了！」一帶馬頭，雙腿一夾，坐下駿騎便遠去二三十丈外了。

柳雲飛年紀雖不大，由於在天虹山莊所見所聞甚多，加上他又不僅是一個四肢發達的人，他的頭腦也和他的四肢一樣，有着相當靈活的反應。

他先不上馬，冷靜的打開師兄給他的小包，先瞭解此去求救的目的地，然後又計較了一番，才飛身上馬，帶轉馬頭，向他經過攷慮的一條不大引人注意的小路走去。

時間已近午夜，冷風夾着雪花，打在柳雲飛臉上，柳雲飛一點都不覺得冷，他最關心的是，如何能趕快的找到師父，趕快的趕回天虹山莊來解救天虹山莊的危機，所以，他只恨座下的馬行得太慢，不住的催馬急行。

正急行間，斜刺裏忽然閃出一條人影，阻住了他的去路……

總算柳雲飛收韁得快，及時拉住了馬勢，未曾將那人撞倒。

柳雲飛一定神，看出那人竟然是蔡勁章，不由得一怔，道：「蔡老板怎會是你？」眞是大出人意料之外了，蔡勁章怎會有這樣高明的輕功身法，柳雲飛不禁楞住了，也不由得暗暗嘆了一口氣，眞是有眼無珠，一向小看人家了。

蔡勁章微微一笑道：「柳公子，你不認識在下了。」柳雲飛早就叫出了他的身份，怎會不認識他，顯見這句話他也說得並不冷靜。

柳雲飛飛身跳下馬背，抱拳道：「小弟有眼不識泰山，慚愧！慚愧！」

蔡勁章道：「柳公子，咱們也不用客氣了，在下請問你，你可是即將遠行？」

柳雲飛雖然把蔡勁章看走了眼，也不知道他深藏不露的用心何在，但他還是相信他絕不是惡人，當下坦誠點頭道：「小弟正有此意。」

蔡勁章疑訝地道：「此時此地，你放得下心就此遠行？」

柳雲飛道：「小弟當然放不下心，但敝師兄有命，小弟不能不遵行。」

蔡勁章臉色一正道：「柳公子，我們相交已經不少日子了，不知你相不相信得過在下？」

柳雲飛道：「我們相交以心，小弟自是相信得過蔡兄。」

蔡勁章道：「既承柳公子看得起在下

，並且相信在下，那就請柳兄見告此行的緣由吧。」

柳雲飛道：「好，我告訴你，我是奉命去求救。」

蔡勁章道：「求什麼人？」

柳雲飛微微一猶豫：「這……」

蔡勁章道：「柳公子，你去求的人很重要，差不多的人，你去求了也幫不上你們的忙。」

柳雲飛道：「你看家師如何？」

蔡勁章對他好像什麼都知道，目中精光一射道：「半瓢前輩，那好極了，快去吧，這裏有家師與在下暗中行事，儘可幫天虹山莊爭取些時間。」

柳雲飛聽他一說，信心更是大增，飛身躍上馬背，抱拳道：「多謝鼎力相助，大恩不言謝了……」

「且慢！」柳雲飛正要揚鞭之際，蔡勁章忽然又叫住了他。

柳雲飛一怔道：「蔡兄，還有什麼指教？」

蔡勁章道：「公子身上可曾帶得有防身兵刃？」

柳雲飛搖頭道：「小弟未及回莊，就被家師兄授命而行，來不及携帶兵刃。」

蔡勁章一探腰際，解下一條寬邊皮鞘，揚手拋給柳雲飛道：「在下這兵刃，你繫在腰中也不打眼，你就先帶去用吧。」

柳雲飛接住那寬邊皮鞘，覺得甚是沉手，當時也不及多想多看，撩起衣襟，便扣在腰間，這時，柳雲飛只覺一股沖鼻熱潮升了起來，眼眶一紅，扭頭說了一聲：「多謝……」雙膝一催坐騎，駿馬飛矢般射出去了。

不知是顏春輝見機得快，還是柳雲飛取的道路得當，柳雲飛這一縱馬疾馳，天色未亮之前，已遠出五十里之外，而路上居然沒有遇見任何阻攔。

柳雲飛暗暗吁了一口長氣，把脚程緩了下來。

天邊翻起了血肚白，新的一天就將開始了。

路邊有一行行樹，繁茂的枝椏，遮住了落雪，地上一片乾爽，而且，還有些枯草。

對馬匹來說，冬天裏的枯草也是最美味的美食，何況經過一番長途奔馳之後，柳雲飛沒有在意，但那駿馬已偏着頭表示了它的意願。

柳雲飛微微一笑，跳下馬背，像是對馬說話，也像是自言自語的道：「大家休息一下也好。」

他放任那駿馬自由自在的去啃枯草，自己便靠着一株大樹，閉目調息起來。

今天是一個大晴天的日子，暖暖的朝陽，斜斜的射到柳雲飛身上，暖意卜，柳雲飛忽然聽到一聲輕笑發自他的身旁。

柳雲飛嚇得出了一身冷汗，急急張目望去，原來眼前站着一個十五六歲的紫衣姑娘，他的馬旁邊也多了一匹純白色的駿馬。

柳雲飛望着那姑娘，舌頭一打結，也不知說什麼話才好。

他不說話，那姑娘可說話了：「喂！你是不是姓柳？」

柳雲飛大吃一驚，霍的站了起來，愕然道：「你……你怎麼知道我姓柳？」

那姑娘嫣然一笑道：「我不但知你姓柳，還知道你的名字叫雲飛，沒錯吧。」

柳雲飛自作聰明的「啊！」一聲，道：「我知道了，你一定是過去見過我。」

那姑娘一皺瑤鼻，嗤！笑一聲道：「誰會見過你這種喪家之犬。」

人不驚人話驚人，柳雲飛雙目猛然一揚，眞力一提，冷笑一聲，道：「姑娘，那你是有心人了，莫怪在下要得罪了。」

這姑娘是守株待兔，等着他的敵人了。

那姑娘肩頭一幌，退了開去，接着忙又搖着手道：「柳公子，打不得，小妹可擋不起你『小天星』掌力一擊！」

柳雲飛大喝一聲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那姑娘笑盈盈道：「小妹叫香兒，小妹告訴了你，你可不能告訴別人啊！」

「香兒」只是她的名字，柳雲飛問話的意思，可不是要知道她的名字，而是要知道她的來意，香兒也眞捉狹，給他來了一個似是而非。

柳雲飛望着香兒啼笑皆非，一咬鋼牙道：「你到底是什麼人物，不說實話，莫怪在下要出手了。」

香兒笑道：「別發火，有話好說，我年紀這麼小，會是什麼人物，你就出手打了我，也算不了什麼英雄好漢，你說是不是？」

柳雲飛眞不能向她出手，嘆了一口氣，道：「你可是有心等我的？」

香兒點頭道：「不錯，小妹正是奉命在此等你。」

柳雲飛冷笑一聲，道：「你們也太小看我柳雲飛了，姑娘，你出手吧。」

香兒翻着柳眉兒道：「出手，出什麼手？」

柳雲飛氣得臉色鐵青道：「好一個會做作的丫頭片子，好，你不出手，你道我就狠不下心來麼！看招！」他可說打就打，舉手揚掌就向香兒肩頭上劈去。

香兒還是那個笑嘻嘻的樣子，也不還手，展開身形，就在柳雲飛掌影之卜飛舞起來。

柳雲飛出了十幾掌，連香兒的衣角都沒有沾上，氣惱中不由得火上加油，使出了眞工夫。

柳雲飛所學雖是由師兄代師傳藝，但半瓢道士的武功可是武林奇學，柳雲飛資質又好，顏春輝又傾力相授，所以，柳雲飛實在不是等閑之輩，目前只差功力火候罷了，他這一狠心把師門絕學使了出來，香兒的身形步法雖神妙無方，却也被打得心驚肉跳，香汗淋漓。

柳雲飛本來有好幾次機會把香兒打成重傷，可是柳雲飛心中不忍，總是下不了手。

除了把香兒打成重傷之外，要想手下留情，給香兒負點輕傷，柳雲飛拿捏不準，無法做到了。

因爲，香兒的身法太快太玄，機會稍縱即逝，要想點到爲止談何容易。

眼看一動手就是四五十招，柳雲飛暗暗一狠心，就要下重手了……

「丫頭，又調皮了，還不與爲娘住手！」一個穿着家常便服的中年婦人，飛身

落了下來。

香兒呼叫一聲，道：「娘，這人不知好歹，要殺香兒哩！」身形一縮，躲到那中年婦人身後去了，她也眞氣人，躲到那中年婦人身後時，還向柳雲飛做了一個鬼臉，伸了一下舌頭。

柳雲飛可不是一個不分靑紅皂白的冒失鬼，既然收拾不了小的，對大的自是更無把握了。

這時，他腦筋一轉，可打定了「留得靑山在，不怕沒柴燒」的主意，眼珠亂轉，只待時機。

那中年婦人看在眼中，微微一笑，道：「家父姓王，是公子忘年之交，這是小女香兒，調皮搗蛋，不知輕重，倒叫公子見笑了。」

柳雲飛一怔道：「夫人說的可是王老夫子碩如？」

那中年婦人點點頭說道：「那正是家父。」

柳雲飛吁了一口氣，道：「老先生從來沒有提起過夫人。」

那中年婦人笑笑地道：「大姊閨名筱雯，夫家姓鄧，你可以叫我雯姐，也可以叫我鄧大嫂。」

柳雲飛想了一想，抱拳道：「小弟見過雯姊。」

王筱雯一推香兒道：「沒禮的孩子，去見過柳叔叔。」

香兒抿嘴道：「小不點，我不叫他叔叔。」

柳雲飛忍不住笑道：「我難道就這樣叫你看不起。」

香兒笑道：「你能和我外公忘年論交，難道小妹就不能和你忘年論交，這太不公平了，柳大哥，你說是不是？」

王筱雯喝聲道：「丫頭，無禮！」

柳雲飛哈哈一笑，道：「說得也是，那太不公平了，那我們就忘年論交，叫你一聲小妹吧。」

香兒聳了一聳瑤鼻道：「其實照年齡說，柳大哥，你也大不了幾歲，只不過拜了一個輩份大的師父，禿子跟着月亮沾光罷了，柳大哥，你不要以爲受了什麼委屈，小妹說的可是實話……」

王筱雯笑罵道：「小丫頭，越說越不成話了，還不住口。」

柳雲飛心胸豁然而開，點頭笑道：「說得有理，多謝！多謝你這一語之師。」

香兒一笑道：「柳大哥，你這人倒也眞不壞，怪不得外祖父要管你的閑事，來個飛鴿傳書，害得我們覺都沒有睡好，來！換匹馬，快騎了上路吧。」

柳雲飛想問的事，香兒都嘮嘮叨叨的自己說出來了，同時，也牽過白馬交給柳雲飛。

柳雲飛口齒一動，話還沒有說出來，香兒又搶先道：「柳大哥，別小氣了，雖說你的駿騎比小妹的小白好，可是你的馬上有天虹莊的烙印，騎了這匹馬等於插標賣，自找麻煩，倒不如小妹的小白馬，包你平安無事，沒人認得出。」

柳雲飛暗中嘆了一口氣，忖道：「朋友們的顧慮眞是細密週全，好不叫人感激。」望了香兒一眼，點了一點頭，盡在不言中了。

柳雲飛騎了白馬走了丈多遠，香兒又追上來道：「柳大哥，態度要鎭靜，不可驚慌，就像遊山玩水的小書生一樣，慢慢的走，慢慢的玩，這樣才不會引人注意，過了三百里外，你就可以飛騎趕路了。」

柳雲飛聽着走着，不知不覺之間，兩行眼淚，已是沿着兩頰流了下來。

柳雲飛走到前面市集上，心中一動，又換了一身灰藍色的衣服，收斂了些精神，這樣就更不惹人注意了。

該吃的地方吃，該喝的地方喝，該休息的地方休息，就這樣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走出了三百里外。

在這幾天裏，就是師兄交給他的那小包包，柳雲飛也不敢取出來仔細查看，他就怕發生萬一，被別人撞見了，又是一場痲煩。

這天，他在一座古刹之中借了宿，這座古刹不大，和尚也不多，一個老和尚，一個小和尚，還有一個火工和尚，入夜後靜悄悄的，正是柳雲飛瞭解那小包包的最好環境。

柳雲飛小心謹愼的關好了房門，取出小包包慢慢的探討。

小包的內容略可分爲三部份：一：一條十兩重的黃金，三顆價值百來兩銀的明珠；二：一封密柬，一張字條，密柬上註明三月後開閱，那張字條是找尋師父的說明，柳雲飛早已看過；三：是一個小錦囊，錦囊之內有一把寸多長的小金環和一枚斷了的玉釵。如此而已，想來這就是有關他身世的東西，可是，現在並不能告訴他什麼，他還是一樣的不明白。

柳雲飛皺着眉頭，把那密柬和那小錦囊貼身收好，那張找尋師父的紙條，在燈火上點燃燒了，金子明珠就另外收藏在方便取用的搭連裏。

查完師兄給的小包包，接着就解下了蔡勁章送給他的那件兵刃，他一直沒有用過這件兵刃，也沒取出來看過，現在也該取出來試試手，以免要用時失錯。

露在皮鞘外面是一個半圓形的鋼環，一拉鋼環，帶出來的是節節相銜的薄鐵片，不，不能說是鐵片，那是精光閃閃的鋼片，一片接一片，頗像一條鐵鍊，但那絕不是鐵鍊，薄薄的，扁扁的，平放在桌上，兩邊開刃，頂端似劍，說它是刀，也像刀，說它是劍，也是劍，但也可當鍊子使用。

不過，如果要把它當刀劍使用，可就非有相當的功力火候無法把它抖直發力。

總之，這是一件怪兵刃，也是一件多功用的兵刃，更是一件與內力修爲相輔相成的兵刃。

由這件兵器，不難想像到蔡勁章的功力，已經達到了相當的火候。

柳雲飛的內功修爲，很有幾分火候，把那兵刃試了試手，倒也還能抖得直，轉轉得開，他練了一趟刀法，又練了一趟劍法，都能運用如意，沒有太大的困難，但當他使用在鞭法上時，就困難重重難以上手了。

全寺靜悄悄的，房子也大，柳雲飛引起了鍥而不捨的探討精神，便在那兵刃上用起功來……

驀地，一聲：「阿彌陀佛！」隨之房

門也被一震而開，扭頭望去，原來是寺內的主持開智大師和小和尚靜遠。

震門而入，顯得來意不善。

柳雲飛警念立生，但還是保持着相當的禮數，收式抱拳道：「小生現醜，有擾大師清修，罪甚，罪甚！」

老和尚開智合十又念了一聲：「阿彌陀佛」道：「小施主原來是位文武雙修的英才，老僧慚愧，失敬了。」

柳雲飛微微一笑，說道：「見笑大師了。」

老和尚開智輕咳一聲，道：「小施主使的是什麼兵刄，武林之中倒是少見得很，可否賜借一觀，以增見識。」

柳雲飛心中提高了警惕，口中却又說不出拒絕的話來，略一猶豫之際，那老和尚却向小和尚道：「靜遠，去把小施主兵刄接來。」

柳雲飛但覺眼前一花，手中一輕，那兵刄已到了小和尚手中，那小和尚還向他裂嘴一笑，把兵刄送給了老和尚。

柳雲飛被那小和尚偷機將那功刄取了過去，心中又是震驚又是慚愧，更有學到用時方恨少的感覺。

其實，柳雲飛也不要過於小看了自己，眞要動趂手來，那小和尚又豈是他的對手，只因他這時雜念太多，心神不屬，又拉不下臉來抗拒，這才被那小和尚輕易的將兵刄得去。

老和尚兵刄到手，只隨便看了一眼，語氣一冷道：「小施主，這兵器不是你自己的吧。」

柳雲飛心想：這老和尚定然在外面看了我的練刀練劍，才說出這種話來，明人眼裏不揉沙子，謊言搪塞無益，倒不如實話實說的好，於是點了一點頭，道：「大師法眼高明，小生不敢相瞞，此物實非小生之物。」

老和尚道：「那你也不知道此物的名稱了？」

柳雲飛道：「有請大師指教。」

那老和尚道：「這兵刄似劍非劍，似刀非刀，又可當練子槍使用，在江湖上大大的有名，難道小施主眞的不知道？」

柳雲飛面色一紅道：「小生少學，確不知道。」

那老和尚點頭道：「好，那麼老僧就告訴你吧，此物不列於兵器譜，但口語相傳，都稱它『無常錯』這『無常錯』有其特殊的用法，小施主只怕也不知道吧。」

柳雲飛只有承認道：「是的，小生確實不知。」

那老和尚道：「你既然不知用法，留之無用，徒招奇禍，倒不如送與老和尚，由老和尚送你一把名劍作爲交換如何？」

柳雲飛搖頭道：「對不起，小生無權交換。」

老和尚道：「你無權交換？」

柳雲飛道：「因爲這件兵刄不是小生的。」

老和尚道：「不是小施主的，那是什麼人的？」

柳雲飛道：「是一個朋友的。」

老和尚道：「你的朋友總該有個姓名吧。」

柳雲飛一怔，道：「這……」他心中一動，想起自己目前的處境，萬一這老和尚存心不良，豈不又給蔡勁章找來不必要的麻煩，此念一起，他又搖了一搖道：「對不起，小生不便說。」

老和尚冷笑一聲，道：「你不說，老僧也知道。」

柳雲飛道：「那是誰？」

老和尚道：「因爲小施主來路不明，所以不知原物主是誰。」

柳雲飛暗暗一皺眉頭忖道：「這老和尚說話好無道理，莫非他在使用激將之法，激我說出蔡勁章的姓名？」不由得沉吟起來。

老和尚見柳雲飛半天不說話，更是哈哈一笑道：「小施主，老僧的話沒有說錯吧，此物既非小施主之物，老僧也不虧待你，你就收了老僧的寶劍吧，靜遠，去把寶劍取來。」

小和尚靜遠一幌身走了，柳雲飛想叫住他都來不及，不過柳雲飛却向老和尚正色道：「大師，小生實在不能交換，請大師將原物，歸還小生吧。」

老和尚冷笑一聲，道：「年輕人，最好招子放亮點，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那就太沒意思了。」

這時，小和尚也帶着一把寶劍回來，不問柳雲飛意向如何，便向柳雲飛抛去，柳雲飛只有伸手接住那把寶劍，他這一把寶劍接住想不到又中了那小和尚的計。

只見老和尚點頭道：「年輕人很識得時務，很好！很好。」袍袖一甩，轉身出了房門。

柳雲飛握着寶劍一楞，小和尚又向他擠眉弄眼的一笑，道：「小施主，別不知好歹，否則就只能對你這樣了。」話聲到此爲止，最後做了一個手式，一個殺人的手式。

柳雲飛可是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教養再好，修養再深，也不由得火氣一冒，大喝一聲，道：「大師，小生不換，請你把小生的兵器還來。」

房外是一座天井，老和尚已經過了天井，身形一回，怒視柳雲飛道：「你眞的不換？」

柳雲飛道：「眞的不換。」

那老和尚一嘆道：「看來老僧是無法成佛了，那你就領死吧！」

老和尚一下子沒有了半點和尚味道，眉毛倒豎，眼露凶光，舉手一掌，便向柳雲飛頭上拍來。

老和尚一邁腿就過了天井，掌勢也就到了柳雲飛腦門前。

快好的身手！

柳雲飛一拔寶劍，沒有一點聲音，但手上却是一輕，眼中餘光一照，他只差一點沒有當塲昏倒。

原來，那只是一把斷劍，劍身長不過五寸，而且銹得殺鷄都殺不死，那還能用來對敵。

而老和尚的掌力，已臨腦門不及五寸了，柳雲飛只得一偏頭，讓了開去，同時，一揚手，把手中斷劍當作暗器向老和尚胸口打去。

老和尚拂袖震開柳雲飛打來斷劍，這一緩之下，柳雲飛再一幌身，便脫出老和尚掌力範圍之外。

柳雲飛緩了一口氣，立時又大喝一聲：「還我兵刄來！」不逃反上，向老和尚撲去。

老和尚哈哈一笑，揮掌相迎，柳雲飛與老和尚掌力一接便被震得倒退了回來。

看來內力修爲上的火候，柳雲飛還差了那老和尚一大截，要想從那老和尚奪回那「無常錯」簡直休想，可是年輕人，就有那股子不信邪的脾氣，明知其不可爲，可也不願自認不如。

柳雲飛當然也不例外，寧可丟了命，也不願丟這個人，當下大喝一聲，又向老和尚撲了上去。

老和尚哈哈一笑：「來得好……」

驀地，一聲怒叱，從屋脊上爆出：「哼！惡和尚，你好大的胆子，看老娘的法寶……」

老和尚猛然一抬頭，只見漫天白霧從天井之上倒捲而下，白霧來勢又洶又快，片刻之間，便向老和尚身前湧到，老和尚眼前一片迷茫，心中一震一怕，趕忙閉住了呼吸，幌身急退。

同時，柳雲飛也是一楞，但他在這時候却被人拉住了左臂：「快走，你這樣死了算是對得起誰。」聲音還有點蒼老哩。

柳雲飛暗罵了自己一聲：「該死，怎會這樣糊塗，連事情的大小輕重都分不清不了。」心理上有了抉擇，柳雲飛便溫順的隨着那人的示意，一溜烟的逃出了那古刹，古刹不遠處的一棵大樹上，還正繫着他的馬匹哩！

救柳雲飛的那人，當先飛上了馬背，一招手道：「快上來！」這次聲音却有些變了。

柳雲飛也不多想，一墊步也上了馬背，上了馬背之後柳雲飛才發現有點異樣，到底是什麼異樣，他一下子也說不出來，反正就是異樣是了。

其實，這時也不容他多想，坐下的駿馬，已在那人催動之下飛馳了出去。

一陣急馳，駿馬停下來了，那前坐的人一躍下了馬背，柳雲飛這才有機會向那人表示謝意，他是一心誠懇，向那人一揖到地，叫了一聲：「老前輩……」

那人臉上原是幪了一片衣襟，這時忽然清脆的一笑道：「救你一命，算不得什麼，老前輩之稱，我可當受不起。」幪面巾一落，現在柳雲飛眼前的是一張春花般的笑臉。原來，她是香兒，怪不得柳雲飛總覺有點異樣的感覺。

柳雲飛也笑了：「是你這小鬼呀！你是怎樣來的？」

香兒笑道：「怎麼來的，還不是跟在你背後來的，我就知道你這公子哥兒會出事情，可不被我料着了。」

柳雲飛面色一紅，訕訕的笑道：「不會的，眞要不行，我還是會跑的。」

香兒笑道：「你道那和尚是什麼人？你跑得了麼？」

柳雲飛道：「那和尚是誰？這份公道我遲早要找回來。」

香兒又說道：「你聽說過八爪和尚沒有？」

柳雲飛道：「我聽說過，原來就是他呀，我知道……喂，他爲什麼又自稱開智大師呢？」

香兒一笑道：「人家說什麼，你就說什麼，你這江湖行得通麼？」

柳雲飛當然也懂這個道理，只有啞然笑道：「他本來很和善的，很像個有道高僧。」

話題一轉又道：「你剛才用的是什麼毒霧？我好像沒有什麼感覺似的。」

香兒笑得打跌道：「什麼毒粉，那是麵粉呀，拿他們的東西唬他們，可要氣死他們了。」她一面笑，一面向一叢矮樹後面走去。

柳雲飛問道：「你要到那裏去？」

香兒道：「牽我自己的馬去。」

兩人各自上馬，走了一程，這時也不過是午夜時分，寒風颯颯，眼前是一片白茫茫，兩人都覺得有找一處休息的地方的必要了。

可是這裏上不着村下不着店，那裏找得到休息禦寒的地方。

香兒一催坐騎道：「柳大哥，來，我們來賽一塲馬。」

柳雲飛打馬追了上去，兩人就這樣跑跑停停渡過了嚴冬的長夜。

天色亮時，前面的市集也在等着他們了。

在市集上好好的吃了一頓熱食，香兒黯然神傷的一嘆道：「柳大哥，你這一路上去，小妹實在不放心，可是你丟了蔡師叔的『無常錯』，小妹必需回去告知蔡師叔，設法追回，留在八爪和尚手中，又不知會惹些什麼亂子出來，小妹走了，你要好好保重啊！」

柳雲飛眼看着香兒上了自己的馬，緩緩的在他眼前越走越遠，可是他就說不出一句話來，既不知道表示感謝，也不知道請香兒帶句話回去，就那樣眼呆呆望着香兒消失在初升的朝陽之下。

千里迢迢 尋師解困

耳旁有人輕笑道：「二姊，你看這人是不是一個呆頭鵝，脖子雖然伸得長，却是塊木頭，一點不明白女孩子的心意。」

另一個聲音道：「你明白？」

「我當然明白，要是我呀，我只要輕輕的叫一聲，就不會教那可憐的小妹妹傷心了。」

柳雲飛聽出那是兩個少女的聲音，他轉頭望去，那兩位姑娘年紀相若，都只有十八九歲，穿着同樣的衣服，都是描金繡鳳的藍色衣服。她們像是兩姊妹，面貌也差不多，都是清麗脫塵的人間美女。

柳雲飛的目光剛轉向那二位少女時，當她們看清柳雲飛的面貌氣宇時，兩人的目光都是一亮，秀臉緋紅的向他笑了一笑，表示了一份歉意。

柳雲飛更是不好意思，一低頭上了自己的馬，揚鞭出了市集。

此後，柳雲飛一路上更是小心了，但也加快了速度趕路，一路無事，這天他終於趕到了目的地舒城。他在舒城住了一宿，第二天便向舒城不遠的桃溪走去。

他剛走出舒城城門，身後一聲輕笑，香風中搶出二騎，越過他走到前面去了。

柳雲飛一楞，說道：「怎麼是她們姊

妹！」

越過柳雲飛的雙姝原是急行飛馳而過，顯然也是看出了他，又慢了下來，還向他點頭而笑哩。

其中一個少女最是開朗，居然先向柳雲飛打招呼道：「喂，你這位公子可是要到桃溪去？」

柳雲飛點了一點頭，他還不好意思答話呢！

那少女皺了一皺秀眉道：「你不是本地人，到桃溪去做什麼？」

這話問得可有點唐突，也只有這樣問話，柳雲飛才不能不開口：「找朋友。」

那少女一笑道：「桃溪我們最熟了，找什麼朋友，我們可以告訴你。」

柳雲飛道：「桃溪可有一位梅雙清梅老前輩？」

那少女一搖頭，乾乾脆脆的道：「沒有，桃溪沒有姓梅的。」

柳雲飛臉上襲上一股失望之色，悻悻的道：「桃溪眞沒有姓梅的？」

那少女道：「當然沒有，你也不想想，桃溪姓梅的怎會住到桃溪去……。」

另外一個少女截口道：「三妹，別開玩笑了吧，公子，我們知道這姓梅的，請問你貴姓？」

柳雲飛心想離開天虹山莊巳有上千里的路了，就說出自己的眞名實姓，料也不會有什麼太大的關係，於是他坦然的說出了自己姓名：「小生柳雲飛，乃是湖北人氏。」

那位最調皮的姑娘清水般的眼珠向上一翻道：「原來你是糊白的……。」

那位姊姊嬌喝一聲：「三妹……」

那位妹妹伸了一下舌頭，再沒有說話了。

那位姊姊也就轉向柳雲飛一笑道：「公子，您眞是找對人了，不瞞公子說，愚姊妹正是姓梅，你要找的老前輩，也正我們的祖父。」

柳雲飛眞是高興得不知東西南北，口中「啊！啊！啊啊！」的，也不知該說什麼話了。

那位妹妹「噗哧！」一笑，輕聲地向姊姊道：「姊，這人只怕有毛病……」

柳雲飛聽得一震，紅着臉訕訕的笑了一笑道：「小生是太高興了，失禮之處，尙望二位姑娘見諒……」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抱拳爲禮，道：「小生斗胆，有請二位姑娘見示芳名，以便稱呼。」

那妹妹指着自己鼻子道：「我叫梅雪華，算是老三，姊姊叫霜華，是老二，我們還有一個大哥，他叫梅少華……。」她一說起來，好像沒有完。

柳雲飛抱拳又見了一禮道：「原來是二姑娘，三姑娘，小生失敬了。」

梅雪華話峯一轉道：「禮多人不怪，但太多了，也有點煩人，柳公子你說是不是？」

這丫頭專會挑人的毛病，柳雲飛却不便和她鬥氣，只有微微一笑，不多說話。

梅霜華橫了雪華一眼，另啓話題道：「柳公子欲見家祖父，不知有何貴幹？」同時，一面催動坐騎，緩步而行。

柳雲飛道：「向那老人家，請敎家師去處。」

梅雪華又插嘴道：「你師父是誰呀！我們爺爺怎會知道你師父的去處？」

柳雲飛道：「家師半瓢道士……」

梅雪華「啊！」了一聲，笑道：「原來你是那瘋道士的徒弟呀，那就怪不得你很像你師父……」

梅霜華可知道妹妹的嘴上工夫，忙截住她的話道：「柳公子文武全才，半瓢老前輩一定是傾囊相授了。」

柳雲飛道：「小生是師兄代師傳藝，家師一送小生到師兄處就一別至今，未見到他老人家了。」

梅雪華道：「你師兄教了你『九魁手』沒有？」

柳雲飛可不知道師兄會「九魁手」之學，怔了一怔道：「什麼『九魁手』？」

梅霜華接口道：「『九魁手』冠絕天下，非其人難傳其薪，令師只怕也沒學好『九魁手』，所以未能傳你。」

梅雪華點頭道：「對，你師兄一定沒學會『九魁手』，老道士也眞是，自己的徒弟都不教，怪不得別的人更不教了。」

從她們姊妹談話中，柳雲飛不難聽出師父與梅家的關係十分密切，這次尋師之行，總算十分順利，心中頓時開朗起來。

邊走邊談，不知不覺巳到了一片梅林之內，梅香陣陣，隨風迎來，令人心神皆暢。

忽然飄來二三聲琴聲，梅氏姊妹笑容一斂，兩人對望了一眼，收韁止步，下了坐騎，同時，也招呼柳雲飛下了馬：「家中來了惡客，只有請公子屈駕片刻了。」

柳雲飛不便多問，點頭而巳。

梅氏姊妹領着柳雲飛穿過梅林，走上一條小徑，進入一間馬房，把馬匹交給了馬房的人，同時，就請柳雲飛在馬房中休息，她們兩姊妹却蹓手蹓脚的繞過馬房向前面正屋去了。

馬房有二個看馬的人，一個老頭子，一個小孩子，老頭子年紀巳是六十開外，乾小瘦弱，走路做事都是慢吞吞的，明顯的他是做不動了，小孩子也只不過十二三歲，倒是活跳跳的孩子，柳雲飛和那孩子一問一答，兩句話不到，就成了朋友。

柳雲飛當然沒有這個本事，完全是那孩子靈活親人，所以才容易拉近。

從那孩子口中，柳雲飛知道了那孩子叫小六子，那老人最喜歡別人叫他雷大叔，雷大叔叫什麼名字，那小孩子就不知道了。

雷大叔任由他們談話，既不過來湊熱鬧，也不支使小六子去做別的事情，但他自己却一刻不停的在工作。

談着談着，小六子忽然問道：「柳公子，你和我們二位小姐很要好麼？」

這叫柳雲飛怎樣回答呢？他只是一個小孩子，就是說了實話，只怕他也不會相信，說不定怪問還會更多，只有微微一笑，不承認也不否認。

小六子笑哈哈的道：「我們夫人最愛吃荔枝，我們老太爺就愛福州的烟絲，你帶了這些東西沒有？」

這小六子想到那裏去了，把柳雲飛看成什麼人，這倒有意思得很。

驀地，傳來一聲呼喝之聲，小六子可

顧不得再和柳雲飛閒扯，「有人受傷了，我去看看。」話還沒有說完，他身子一矮，挨着地皮就溜出去了。

柳雲飛望着小六子的身形，不由大大的吃了一驚，暗忖道：「看不出他小小年紀，居然練就了『化尺成寸』。」這話原是心中想的，不知怎的，却把「化尺成寸」四字脫口說了出來。

柳雲飛注意到那雷大叔望了他一眼，皺了一下眉頭，却沒有說什麼話。

當然，這種熱鬧柳雲飛豈能不看，他試着舉步向外面走去，幸好那雷大叔並沒有阻止的意思，柳雲飛走出馬房不覺暗自吁了一口氣。

馬房離正屋中間阻隔着一叢矮樹，柳雲飛走到矮樹邊，伸頭望去，只見正屋之內一連飛出四條人影，急矢般向梅林之外逃去。

走在最後一人，一扭頭似是看到了柳雲飛，身形一折，便向柳雲飛撲了過來。

柳雲飛方一怔，只見那撲來之人，相距自己不過一丈多遠了，那人哈哈一笑道：「小子，你原來躲在這裏！」伸手便向柳雲飛抓來。

柳雲飛方待出手之際，眼前但覺人影一閃，耳中飄來一聲話語道：「梅莊之事，不勞少俠出手。」

柳雲飛連人都沒有看清楚，只見撲來那人，慘叫一聲，人就滾着倒飛出去了。

人影靜止下來，擋在他前面的居然是那位看馬房的雷大叔，根本不見他如何出手，就把那撲過來的凶神惡煞打跑了。

柳雲飛在天虹山莊苦練了十幾年，在沒有離開天虹山莊之前，柳雲飛可是豪氣干雲，一點也不小看自己，自遇見那位八爪和尚之後，第一次證實了人外有人的話，現在見了雷大叔，那又更開眼了，而這位雷大叔還僅是梅莊看馬房的老馬夫哩！准此以觀，那梅老前輩梅雙清的功夫又是一個什麼境界呢？柳雲飛簡直無法想像，他突然之間發現了自己的渺小和卑微。

「柳公子，請吧！」柳雲飛聞聲一怔，這才發現雷大叔巳不知去向，出現在身前的正是那口舌不饒人的梅三姑娘梅雪華，她明澈的雙眸，直射在他臉上。

柳雲飛手足無措的紅起臉，道：「去那裏？」

梅雪華笑道：「你不是要見我爺爺麼，我爺爺有請哩！」

柳雲飛忡忡地道：「我剛才被那些人看到了，不要緊吧？」

梅雪華笑了一聲，道：「怎麼不要緊，我們梅莊從此再無寧日了，爺爺在發脾氣哩！」

柳雲飛聽得心中一沉，暗嘆口氣，心中後悔不及，眞不該好奇跑出來看熱鬧。

「別聽三妹胡說八道，她是在開你的玩笑，梅莊要是這樣怕事，豈不要被江湖上笑掉大牙！」梅二姑娘也來了。

柳雲飛原也是個心高氣盛的年青人，但那是無憂無慮的時候，可是現在環境不同了，天虹山莊的生死重担正壓在自己肩頭上，自己一出來就在八爪和尚手上栽了一個跟頭，自己就好像一條金龍從半天雲裏翻落到地上成了一條泥鰍。

他如果少念幾年書，也許不會想得太多，想得太深太遠，也就不會過份重視肩頭上這份重担了。

頭掉了碗大個疤，十八年後又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死，死有什麼了不起，他要不是想得多，他又何嘗不可以，一拍胸脯，拚一個同歸於盡。

可是柳雲飛不能這樣，因爲他不是這種人，他做的是一個能伸能屈的大丈夫。

柳雲飛回報了梅二姑娘一個微笑，道：「三姑娘也是一片好意，這樣更能激厲小生的心志。」

也許這是一句客氣話，但聽在梅雪華耳中却使她心弦爲之一震，明眸生輝的重新打量了柳雲飛一陣。

梅三姑娘不是生性刻薄的人，反過來說，她却是一個正義感非常豐富的人，說穿了她對柳雲飛的這種態度，完全種因於她初次見到柳雲飛的時候，她看不過柳雲飛與香兒分手的那一幕，她誤以爲柳雲飛在裝聾作啞，其實却是個天性凉薄的人，所以，一開口就和柳雲飛嘔氣。

柳雲飛這句話很使梅雪華震撼，有了初起檢討的念頭，怔了一怔，忖道：「難道我錯怪了他？」

梅莊不大，但像梅花一樣清雅宜人，客廳竹椅上下首各坐了一個人。

上首坐的是一個長鬚清癯的老人；下首坐的是一個中年婦人。

梅霜華悄悄的招呼柳雲飛道：「上首是我們爺爺，下首是我們娘。」

柳雲飛踏入客廳時，梅雙清和梅夫人都有禮的起座相待。

柳雲飛可就邁前一步，以大禮參見了梅雙清：「晚輩柳雲飛拜見老前輩。」

梅雙清笑呵呵的道：「你就是柳雲飛，好，好，好，不用多禮，一旁坐下，好說話。」

柳雲飛轉過身來，又要向梅夫人行大禮，梅夫人笑道：「柳少俠，這可使不得，你可知道我叫你師父什麼？」

柳雲飛當然不知道，但也就沒有再拜下去了。

梅夫人笑笑的道：「令師，就是大姐乾爹，兄弟，難道你師兄沒有告訴你？」

梅雪華首先嚷道：「什麼？老道士是娘的乾爹，爲什麼從來沒有聽您叫過他乾爹？」

梅夫人微笑道：「那是他老人家的意思。」

梅雪華道：「爲什麼他不願您叫他乾爹？」

梅夫人搖頭道：「這個娘也不知道。」頓了一頓接着又含笑道：「你們姊妹也過來重新見過柳叔叔。」

梅霜華倒是老老實實的向柳雲飛行禮相見，梅雪華可就有點不大願意了，忸怩着道：「娘，平白無故的小了一輩，女兒太吃虧了，我不來……」

梅夫人一皺眉頭道：「雪華，不能這樣沒有規矩！」

梅雙清哈哈一笑道：「蓮兒，那就算了吧。」

梅夫人叫了一聲：「爹！」

梅雙清笑笑地止住她道：「蓮兒，柳少俠年紀輕輕，就逼着他做小大人，那也怪彆扭的，就讓他們自己交自己的吧。」

梅夫人微微的皺了一下眉頭，梅雪華却已是歡呼一聲，道：「還是爺爺通情達理，柳……現在我們該比比年齡了，你今年多大。」

柳雲飛暗自笑了一聲，想道：「小大人也實在不好做，這倒好減少了一份精神上的負担，也消弭她一些尖銳的反感。」當下一笑，道：「我今年二十二歲了，你有多大？」

梅雪華又叫嚷起來道：「不對，你做假。」

梅夫人一旁道：「不會錯，他是比你們大。」

梅雪華嘆了口氣道：「那就算你大吧，柳大哥！」還有點心不甘情不願哩！

梅霜華也笑哈哈的叫了一聲：「柳大哥！」

梅雙清朗笑一聲：「雲飛，這些年來，老夫也少問世事了，你大師姊什麼都知道，你有什麼事，就和她商量吧！老夫要去看看我的老朋友去了。」

梅夫人也站起身來，道：「雲飛，我們也到裏面去，好說話。」

梅夫人的丈夫早巳去世，她獨自住了一座小獨院，身邊有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和一個十七八歲的丫頭。

那三十多歲的女人，也就是梅夫人從前的貼身丫頭，長久的情誼，梅氏雙姝都尊稱她一聲秋姨，別看雪華天不怕地不怕，倒對這位秋姨有着三分懼意。

由此可見秋姨自有她值得人家尊敬的地方，就梅夫人對她也有着幾分敬意。

那小丫頭叫菊兒，也是一個很可愛的姑娘。

小廳裏坐上梅夫人母女三人，再加上柳雲飛和秋娘，顯得有點侷促。

梅夫人揮手命菊兒退出廳外，却把秋娘留在廳內，問柳雲飛道：「雲飛，天虹山莊出了什麼事，教你想起了師父。」

柳雲飛很會說話，說得清楚而扼要，費詞不多，該說的都說了。

梅夫人先不表示什麼，却望着秋娘道：「秋妹，你看這是不是投石問路？」

秋娘點頭道：「夫人所見正是，婢子也有此想。」從她對梅夫人的稱呼和自稱，就可以看出她是一個自尊自重和極有分寸的人。

梅夫人道：「這樣看來，天虹山莊是不會眞的有危險了。」

秋娘道：「應該如此，再加上王老前輩暗中相助，人家不會做那吃力不討好，而又無利可圖的事。」

聽她們的談話，好像所有一切事故，巳都在她們意料中，柳雲飛忍不住的問道：「那是些什麼人？」

梅夫人道：「我們只明白他們的企圖，却還不知道他們到底是什麼人。」

柳雲飛迷惘的道：「夫人，我這就不懂了。」當着霜華雪華的面，總不能再叫她大姐，他覺得「夫人」這稱呼最切實。

梅夫人很滿意柳雲飛這種稱呼，微微一笑，道：「禍源在於他老人家的『九魁手』，欲謀『九魁手』心法的人車載斗量，但發動這次行動的人，究竟是什麼人，就很難斷言了。」

柳雲飛道：「什麼叫『九魁手』？」

梅夫人道：「九魁手就是：拳中之魁；掌中之魁；脚中之魁；劍中之魁；刀中之魁；槍中之魁；棍中之魁和鞭中之魁，九魁九手，擋者披靡。」

柳雲飛點頭道：「啊，我明白了，因此師父成了衆矢之敵……不對……。」

梅夫人道：「有什麼不對？」

柳雲飛道：「師父有此絕學，誰敢對他如此無禮。」

梅夫人道：「話是說得不錯，但是一個受了傷的老人，情形就不同了。」

柳雲飛一震道：「誰能傷得了他？」

梅夫人道：「自己。」

柳雲飛眨動了一下星目，露出了滿臉疑訝之色，可是他沒有緊迫追問，只是有禮貌的注視着梅夫人，梅夫人必然接着說下去。

梅夫人換了一口氣，果然緩緩的道：「他老人家在遇到你之後，他已經發現體內受了一種捉摸不定的內傷，他老人家雖然喜愛你的資質，却也無法親自造就你了，所以將你交給了你師兄顏春輝，由顏春輝代師傳藝。」

「娘，老道士到底受了什麼內傷？」

梅夫人道：「他老人家的傷以他老人家練的『九魁手』有關係，到底有什麼關係，他老人家却沒有說，這也就與他老人家來到梅莊之後，不肯將『九魁手』傳給你們的原因。」

梅氏姊妹「啊！」了一聲，臉上現出了釋然之色。

柳雲飛道：「師父他老人家，什麼時候來梅莊的？」

梅夫人道：「離開天虹山莊三年之後才來。」

柳雲飛又問道：「他老人家現在那裏呢？」

梅夫人道：「他在梅莊隱居了二年，後來又離開了，以後在什麼地方，他也沒有信來，再也不知他老人家的下落了。」

柳雲飛喪然若失地一嘆道：「找不到他老人家這却如何是好？」

梅夫人道：「他老人家一身功力雖然未完全喪失，但長年被傷病折磨，就找到了他老人家，也於事無補。」

柳雲飛聽了長聲嘆道：「我還是想找到他老人家，不知道有沒有可資追尋的綫索呢？」

梅夫人皺了一下眉頭道：「照說應該沒有，不過一時清理不出來，你先安心的住下來，我們慢慢的找，有了確切綫索之後，我們再從長計議好了。」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柳雲飛道：「可是天虹山莊方面……」

梅夫人道：「天虹山莊方面你不用担心，不但有人送信去了，我也托人請了老爺子二個好朋友，暗中維護他們去了。」

柳雲飛感激無比的，當下說道：「多謝夫人。」

梅夫人一笑道：「你這聲『謝』字就見外了，以後不准說。」

柳雲飛應了一聲：「是。」

梅雪華忽然又叫了一聲：「娘，你說清楚找尋老道士的綫索，可能需要多少時間？」

梅夫人道：「這可不是現成的綫索，

要去蒐集找尋，最少也要二三個月的時間，你急什麼，將來可不准你跟了去起哄僨事。」

梅雪華一揚首道：「我才沒有興趣去啦。」

梅夫人道：「那你問這做什麼？」

梅雪華道：「我在想，柳大哥如何打發等待中的閑散日子？」

梅霜華笑道：「黃鼠郎給鷄拜年，準沒安着好心。」

梅雪華也笑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現在我可不能開柳大哥的玩笑了，柳大哥有了娘這大靠山，誰還惹得起。」

梅夫人也一笑道：「丫頭，你知道就好了。」

梅雪華道：「不過話又說回來，柳大哥人是不壞，只是多讀了幾句書，胸中缺少了一分豪邁之氣，到正好乘這機會培養培養，二姊，你說是不是。」拉上了二姊，氣勢就不同了。

可是二姊不幫腔，反而道：「三妹，你看錯了柳大哥，柳大哥只是心情鬱結，所以開朗不起來，其實柳大哥他是靜如處子，動如脫兔，不鳴則巳，一鳴冲天的人物。」

梅夫人眼中露着嘉許之色，望了梅霜華一眼，暗忖道：「這孩子倒生有一雙慧眼，唉……」

梅雪華瞄了二姊霜華一眼道：「要一鳴冲天，也要有冲天的本事，二姊，你說是不是？……」

不待二姊回話，梅雪華接着又道：「可是，柳大哥現在只怕沒有冲天的本事，你叫他如何冲天呀！小妹的意思，也就是說如何培養他冲天的本事呀！」她眞是能言善交，左說左有理，右說右有理。

梅夫人笑罵道：「小丫頭，你有什麼傻主意，就快說出來吧。」

梅雪華道：「娘，我的主意可不是餿主意，而是您聽了一定高興的主意……」有意吊胃口似的，該說的時候，却不往下說了。

梅夫人倒眞急於知道，笑道：「那就快說吧。」

梅雪華故意清了一下嗓子，才老氣橫秋的道：「咱們後山老梅坪，不是有點名堂麼！何不讓柳大哥去碰碰運氣，一則看看他的天緣，再則測測他的天賦，娘，您說這主意好不好？」

梅夫人目光一亮，點頭道：「好是好，只是……」

梅雪華笑道：「爺爺面前有我們姊妹去說去。」

梅夫人點了頭，柳雲飛被送進了「老梅坪」。

「老梅坪」位於後山一處絕峯之上，峯壁如削，矗立於雲烟飄渺之中，峯上大約畝許，中間一座石墩，高及一丈，石墩四週，圍繞了十二株年代古老的老梅。

那十二株老梅，枝椏盤結，各形其形，各趣其趣，其中蘊育着無盡的天機。

柳雲飛上得「老梅坪」之後，梅夫人只告訴他道：「老梅坪無盡天機，因人而異，是否有所得，那就看你靈性了。」

有什麼天機？梅夫人沒有說；如何去發現那天機？梅夫人更沒有說。只留下一腦子疑問給柳雲飛，梅夫人就走了。

這時，還是中午時分。

山峯高出雲表，天上一片清明，太陽洒在身上，被罡風一刮，了無暖意。

柳雲飛趁着天色未入夜之前，對「老梅坪」作了一番非常仔細的觀察，他發現那正中央的石墩，就是他以後日子裏最密切的伴侶。

天色入夜之後，罡風更是刺骨生寒，凜冽難當，坐在那石墩之上，運起神功，便有一股暖氣從石墩之上直透體內，把體內的寒氣，立時逼出體外，而再無寒冷之苦了。

這是一座非常神奇的石墩，也許在這石墩上長久坐下去，對內功修爲會有很大的助益，但這只是一件有目共覩的事實，算不了什麼了不起的天機。

柳雲飛在那石墩上坐了七天七夜，所得到的收獲，就是抗拒了凜冽罡風的侵襲，除此之外，可以說一無所獲。

柳雲飛不是一個性急的人，但是他身上的責任太多，他沒有時間窮磨下去，他非性急不可，他非找出「老梅坪」的天機不可。

退一萬步說，他也不能在梅雪華面前丟這個人。

往常白天他都是研究那十二株老梅樹的形態，希望從那形態上引發自己的靈感，到了晚上，他總是坐在石墩上運功吐納，神遊於太虛，置萬物於身外。

今日他心急一煩，他就靜不下心來做那自修的吐納工夫了。

天風獵獵，萬里無雲，高空之上，出現了一鈎新月，這倒是難得有的好天氣。

天風吹動了梅枝，梅枝被新月一照，樹影映在地上，舞起了一片新姿。

柳雲飛心中一動，從那梅影移動中，他似是看見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東西，可是，仔細看去，又好像什麼意義都沒有。

不管能不能理出一個頭緒來，這總是一個新奇的發現，柳雲飛不是一個容易放棄的人，心中有了這種發現，他是不會畏難退後的。

柳雲飛細細的看，靜靜的想，心中漸漸形成了一個概念，如果把它視同一種境界奇高的武功是不是可能呢？

他的答案是肯定的，不錯，這實在是一個巧奪天地造化的武學，只是一時之間，參悟不透其中的契機。

十二株老梅樹，姿態各別，奇形古怪之至。

柳雲飛由婆娑舞影，再回觀到每一株老梅樹的生態，這時，他又想出了一個重大的發現，那十二株老梅樹的生態，不正暗合十二經脈的走勢。

十二株老梅樹，由於每株老梅樹的生態不同，因之它的舞影也各不同。

同時風勢強弱大小，也影响了舞影的規律性，因而顯得雜亂無章，使人很難領悟它眞正的一點。

這眞正的一點，大約就是個人的領悟和天緣了。

柳雲飛此念一出，在觀念上有了突破性的收獲，因此他煩躁的心情，不知什麼時候消弭的無影無形，而又沉於無人無我，只有梅姿舞影的專一境界了。

這時，一條靈巧的身形以極為高明輕功身法，飛上了「金梅坪」，而且，一幌肩便到了柳雲飛面前。

柳雲飛心志專一，無人無我，自然也不知道身前來了不速之人。

那人靜立了片刻，忽然輕輕的發出一聲笑聲，笑聲之中居然暗含內力功勁，像鐵錘一樣擊在柳雲飛心弦之上。

柳雲飛心弦猛然一震，發現身前多了一個人。

「你……」雙目睜開之際，同時口中叫出了一個「你」字。

他原以為身前那人就是頑皮的梅雪華，「你」字出口，眼睛也看清了來人，原來是梅夫人房中的秋娘。

柳雲飛對秋娘也像他人一樣，心中存一份敬意，趕忙一改口，站起身來，稱了一聲：「秋娘，可是夫人有什麼吩咐？」

秋娘道：「夫人不知道我來看你。」

柳雲飛道：「您有何指教？」

秋娘道：「我想和你研究一件事情。」說着，人也轉身向着峯邊走去。

柳雲飛隨身跟了過去道：「我知道的事情很少……」

秋娘一笑道：「你的情形我很清楚，我要談的，當然是你知道的事情……」

話聲停了一停，接着又道：「你出來找尋令師，除了你師兄要你到梅莊來之外，還有沒有別的安排？」

柳雲飛道：「沒有。」

秋娘微微一皺淸眉道：「就這樣簡單？難道你師兄這樣有把握，你一到梅莊來，就知能找到令師。」

柳雲飛道：「敝師兄知不知道夫人與家師的關係？」

秋娘搖首道：「不知道。」

柳雲飛微微一怔道：「師兄不是粗心大意的人……」

秋娘道：「你師兄可有什麼東西交給你？」

柳雲飛點頭道：「有，有一個有關我身世的小包，另外有一封密柬和三顆小明珠一錠十兩重的黃金。」

秋娘道：「可否把那些東西給我看一看？」

柳雲飛取出了小包包和那封密柬交給秋娘，密柬是密封的，上面又註明了開啓日期，現在時間沒有到，尚不是開啓時候，秋娘看了那密柬只笑了一笑，就還給了柳雲飛，秋娘打開小錦囊，見了那小金環和小斷玉釵，臉上現出一種怪異神色，這次她却沒有馬上還給柳雲飛，接着又問道：「還有那三顆明珠，也取給我看看。」

柳雲飛交出了那三顆明珠。

秋娘一笑道：「這就是了，這三顆明珠，很有點名堂，你師兄也眞是，也不把話說明，你要是將這三顆明珠花費了，豈不弄巧反拙。」

柳雲飛一震道：「這三顆明珠有何玄機？」

秋娘點頭道：「是，大有玄機。」

柳雲飛又加了一句話道：「我的生活費很節儉，十兩黃金夠我用半年了，這些珠子我是不會用的。」

秋娘道：「你那密柬之內，也許說的就是這三顆珠子的事。」

柳雲飛覺得秋娘的話很有可能，點了一點頭。

秋娘將三顆明珠還給柳雲飛，但却沒有將那小錦囊還給柳雲飛，她不但沒有還給柳雲飛，而且還向懷中收了起來：「這兩件東西，我替你帶去給夫人看看，夫人見多識廣，也許很快就能把你的身世摸出來。」

眞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柳雲飛感激得話都說不出來，連連點頭：「秋娘……謝謝啊……」

秋娘聲音也是有點不自然的道：「柳少俠，夫人有一句話要我轉告你……」

她做了一個手勢，意思是要柳雲飛就耳過來。

柳雲飛自自然然的附耳過去，秋娘一笑道：「你師父就在下面……」

柳雲飛一怔，道：「眞的……」

「你也下去吧！」隨着話聲，秋娘左脚一閃，右手一掌拍在柳雲飛肩頭上，打得柳雲飛的身子向前直衝了出去……

這種突然之間的變化，不但柳雲飛做夢也想不到，除了秋娘她自己，只怕誰也想不到。

憑武功來說，柳雲飛已絕不是秋娘的對手，何況在柳雲飛毫無預感的心理狀況之下出手暗算，柳雲飛除了乖乖的向萬丈懸崖之下落去外，簡直毫無自救之道。

柳雲飛甚至連驚叫之聲都沒有發出來，身形就消失在飄渺的雲海之中了。

秋娘望着柳雲飛落身之後，輕嘆一聲道：「柳少俠，不是我心黑手辣，實在是你不該到梅莊來。」

「他能不來麼！」有人說話了，而且向着秋娘走來。

秋娘一點也不着慌，頭也不回的冷冷說道：「你為什麼還是來了，可是不相信我？」

那是一個身穿黑袍的人，臉上戴着人皮面具，是一個不敢以眞面目見人的人，他壓着嗓子道：「我怎會不相信你，那是怕你失手，暗中來接應你。」

秋娘冷笑着道：「我秋娘這點小事都辦不好，那還叫什麼字號，你也太小看我秋娘了。」

那人一笑道：「那我給你送銀子來成不成？」

秋娘身形一轉，道：「拿來。」伸出了手。

那人取了一張銀票，交給秋娘道：「這是五萬兩銀子的銀票，一毫不少你的，我們說話是不是擲地有聲？」

秋娘道：「哼！諒你們也不敢失信於我。」

那人道：「那小子交給你一隻錦囊，裏面是什麼東西？」

秋娘取出小錦囊，將小金環斷玉釵倒在手中，向那人眼前一送道：「是這個，想不想要？」

那人道：「多少銀子？」

秋娘道：「十萬兩銀子。」

那人一點頭道：「好，十萬兩就十萬兩，可是我身上現在沒有十萬兩銀票。」

秋娘道：「你什麼時候帶銀票來，這東西什麼時候就是你的。」轉身向峯下走去。

那人並沒阻止秋娘，只在秋娘身後道：「明晚此時此地，你就可以收到十萬兩銀子。」

秋娘走了，那人也走了，「老梅坪」上的風刮得更是猛烈了。

柳雲飛的身子飛落之際，柳雲飛一點也不驚悸，他只暗暗的嘆了一口氣，認了命，閉目等死。

忽然，他覺得有什麼東西兜住了自己，把自己下落的身子扯得向橫裏飛去。

柳雲飛張眼望去，可不是正有一人撒出一片網罟，把自己接住了。

他下落的勢子雖然又慢又沉，那撒網的人的功力更是了不得，硬把他的身子拉得向橫裏飛去。

當然，柳雲飛該死不死，他獲救了。

這裏是峯腰部份的一塊突岩，救柳雲飛的人是一個白鬍子白髮的老年人，那老年人放下柳雲飛之後，喟嘆一聲，道：「孩子，想不到你已經這樣大了。」

好奇怪的一句話，聽得柳雲飛摸不着頭腦，怔了一怔，道：「老人家，你在說什麼呀。」

那老人一笑，道：「你不認識我了是不是。」

柳雲飛一皺眉頭，這才注意到這老人穿了一身道士裝，柳雲飛心中一動，訕訕的道：「老人家可是？……」

那老道士哈哈一笑，道：「雲飛，我們一別十幾年，難怪你不認識為師了。」

「啊！師父！」柳雲飛高興得忘了自己的年齡，一頭衝向師父懷中，不自覺的抽泣起來。

半瓢道士含笑着抱了一抱柳雲飛，然後推開他道：「雲飛，男兒有淚不輕彈，別孩子氣了。」

柳雲飛面色一紅道：「師父，我是高興啊！」

半瓢道士道：「為師看你已經長大成人，也是高興得很，進來，我們到裏面去慢慢的談。」

半瓢道士伸手在石壁上一按，居然現出了一道門戶，門戶裏面是一座洞府，裏面有石櫈石桌，石桌上還點燃了一盞油燈，照亮了全洞。

柳雲飛坐下後，第一句話便問道：「師父，你老人家的內傷全好了吧？」

半瓢道士道：「你看呢？」

柳雲飛道：「應該是全好了，否則，你老人家也把不住徒兒下落的勢子了。」

半瓢道士含笑點頭道：「你果然長大了，知道觀察了。」

柳雲飛心中一動，道：「師父，你怎會這樣巧的救了徒兒？」

半瓢道士道：「為師早就知道你在峯上了，為師也知道秋娘心懷叵測，所以她把你一誘到岩邊，為師就有了準備了。」

柳雲飛道：「如果她把徒兒誘到另外一邊山岩之後呢？」

半瓢道士道：「其他三方都跌不死人的。」

柳雲飛一笑道：「徒兒眞笨。」

半瓢道士話題一轉道：「為師教你那套單足柱地的練功法，你練了沒有？」

柳雲飛點頭道：「練了，徒兒一直沒有間斷過，只是那法子功效不大，徒兒這點內功基礎，還是師兄教的另一套內功心法建立的。」

半瓢道士點頭道：「孩子，你沒叫師父失望，師父教你的那套練功心法你竟然能在毫無收獲下苦練不懈，很使師父高興，你知不知道那套心法叫什麼心法？」

柳雲飛搖了一搖頭，半瓢道士接着道：「你可聽說為師的『九魁手』？」

柳雲飛道：「徒兒來到梅莊之後，才聽師姊說起，從前徒兒並不知道。」

半瓢道士笑了笑道：「你那單足柱地的練功心法，叫『一柱擎天』，為修練『九魁手』的基本心法。」

柳雲飛不敢不相信師父的話，可是他皺了一皺眉，表示了他的存疑。

半瓢道士微微一笑道：「你不相信是不是，你好好坐着，為師這就叫你知道你這十幾年來苦修苦練的工夫沒有白費。」

半瓢道士大喝一聲，出手如風一連點了柳雲飛九處穴道，這九處穴道點下來，半瓢道士已是把外衣都汗濕了，可見那僅有的九處穴道，使半瓢道士使出了全身功力。

點完穴道，半瓢道士道：「雲兒，速速運轉『一柱擎天』心法，看看你的身體有什麼不一樣。」說着，半瓢道士雙目一闔，運功調息起來。

柳雲飛照着「一柱擎天」心法運起功來，第一遍與過去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第二遍行功時，有了一點稍異往昔練功時的感覺，當他練到第三遍時，他已發現眞元內力流轉的力道比平時陡然倍增，但覺急流奔放，有如山溪之水，通關過穴，一瀉千里。

當他練到第九遍時，只聽任督兩脈發一聲轟然巨响，接着他就昏死過去人事不知了。接着，他漸漸恢復了知覺，同時，體力另有一道緩和的力道，引導着他體內將眞元內力歸經走脈，然後，隱伏於丹田之內。

這時，柳雲飛也清醒過來，眼睛一睜，只見師父又出了一身大汗，又是師父帮了他的忙。

不過這時師父臉上堆滿了笑容，道：「你師兄教過你『小天星掌力』吧。」

柳雲飛點頭道：「學過。」

半瓢道士道：「你就用『小天星掌力』在這洞壁上試一掌吧。」

柳雲飛自己的功力火候，自己心裏有數，要他在磚頭上試試掌力，倒能一掌擊碎十幾塊磚頭，可是要他擊岩石，他可表現不出好的成績來，因此，他的態度顯得有些畏縮。

但望着師父的笑臉，他又只有硬着頭皮，提起十成功力，閉着眼睛，伸掌向洞壁上印去……

他的閉着雙目，那是因為他對自己毫無信心，不敢面對自己的掌力之故。

當他掌力一落之後，師父却大聲叫了一聲：「好，果然不負為師所望。」

總算沒有丟人，柳雲飛這才敢睜開眼睛來面對現實，但是，當他一眼看到自己一掌印下去的掌印時，他眞楞住了。

天吁！那掌印怕沒有半寸多深，而且掌印四週有稜有角，像神工鬼斧的作品一樣，完美極了。

柳雲飛張着眼睛問道：「師父，這眞是我自己的掌力印的麼？」

半瓢道士笑哈哈的道：「你不相信自己，爲什麼不用自己的手掌去比一比。」

這是一個好主意，一比之下，柳雲飛只高興得跳了起來，「啊……」他撞上了洞頂，一腦子高興，變成了一腦子痛楚。

柳雲飛頭上的痛楚方定，半瓢道士忽然嘆了一口氣道：「你沒有叫師父失望，但就目前情形，你還是不能學習師傅的『九魁手』。」

柳雲飛大叫一聲道：「爲什麼，雲兒有什麼失德之處？」忽然大起聲來，顯見他情緒上甚是失望。

半瓢道士道：「你沒有什麼不對，是爲師的『九魁手』有問題。」

柳雲飛道：「你老人家『九魁手』有什麼問題？」

半瓢道士道：「你道爲師過去是怎樣受傷的？」

「這……」柳雲飛當然說不出來。

半瓢道士苦笑一聲道：「爲師的『九魁手』號稱無敵於天下，其實爲師完全是打腫臉皮充胖子，爲師每與人動手一次，爲師的經脈也就受傷一次，起初爲師也未在意，只以爲功力尙欠火候，加深功力，便可無碍了，那知後來功力越來越弱，自創之傷越重，後來幾乎到了崩血散功的絕境……」

柳雲飛道：「這是什麼道理？」

半瓢道士道：「『九魁手』有毛病，『一柱擎天』神功也有毛病，那是自殺性的毛病，越用越練自傷越重，到最後就是死路一條。」

柳雲飛道：「後來你老人家找出了毛病？」

半瓢道士點頭道：「爲師也自行療好了我的內傷，所以爲師才能活到現在，並且有力量把你從半空救回來。」

說起來好像輕鬆容易得很，柳雲飛可是個頗有根底的練家子，深知要像師父一樣改正錯誤，扭轉乾坤，其困難的程度眞比登天還難，現在，師父都做到了，柳雲飛打從心底發出一聲非常誠摯的敬意：「師父！」

半瓢道士微微一笑道：「這沒有什麼，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耳。」

柳雲飛叫了一聲，道：「師父，你是說雲兒所練的『一柱擎天』神功也有缺失嗎？」

半瓢道士道：「照說，『一柱擎天』神功是爲師發現錯失之後改正了部份缺失的心法，如果不用在『九魁手』上，應是相當理想的內功修心法，不過，用在『九魁手』上，則仍有待更進一步的改正，才能無慮無失。」

柳雲飛「啊！」了一聲，道：「我明白了，師父是要雲兒改正缺失之後，才能修練『九魁手』。」

半瓢道人點頭道：「你的根基扎得很踏實，爲師又閉了你的穴道，未讓你把力道發出來，大約再有九十天工夫你就可以把『一柱擎天』神功的缺失彌補過來，然後基固而行，就不會再蹈爲師覆轍了。」

柳雲飛道：「爾後雲兒再練『九魁手』約需多少時光？」

半瓢道士道：「九魁手只是引力發力的形式，以你九十天後的功力基礎，大約再加八十一天，就可把力與形配合得天衣無縫，得心應手了。」

柳雲飛默然的計算一下，皺了一皺眉峯，道：「一百七十一天，那是將近六個月呀。」

半瓢道士道：「六個月算什麼，你可知爲師在這上面用了多少時光，多少心血？你六個月就不耐煩了？」

柳雲飛道：「徒兒不是不耐煩，是怕大師兄的天虹山莊出事。這次徒兒出來，就是有人找上了天虹山莊。」

半瓢道士一笑道：「你放心，有書呆子暗中保護天虹山莊，你師兄有足够的時間等你回去。」

柳雲飛聽得一怔，道：「書呆子可是姓王？」

半瓢道士道：「書呆子的本名很少人知道，不過他姓王是不錯的。」

柳雲飛道：「是不是你老人家重托過他老人家？」

半瓢道士一笑道：「你怎樣知道，他告訴你了？」

柳雲飛道：「他沒提過師父，但已經帮了徒兒不少忙了。」

半瓢道士道：「你已經知道他，就更該放心了，現在你什麼事也不要放在心上了，好好睡一天，明天起，你就一刻也不能放鬆了。」

忽然一彈指，點了柳雲飛「黑甜穴」，柳雲飛腦子一空，便進入了夢鄉。

好舒服的一覺，柳雲飛一覺醒來，但覺精神飽滿，意氣飛揚，洞外一片光芒。

原來，今天仍是大好的天氣，終年難得一見天日的雲海，也裂開了一道縫隙，讓陽光射了下來給柳雲飛一個精神鼓勵。

一股菜香飄來，半瓢道士大叫一聲，道：「雲兒，來！師父請客，大吃一頓之後，你就要加倍用功了。」

師父提了一大籃東西，從岩下翻了上來，籃中不但有燒鷄燒肉，而且還有一大壺二鍋頭。

酒醉飯飽之後，又坐息了一陣，半瓢道士叫起柳雲飛道：「雲飛，走，我們上『老梅坪』去。」

師父既然這樣說，當然有上去的辦法，柳雲飛跟着師父從內一道狹縫之中擠了出去，狹縫後面有人工在石壁上做好的小洞，洞的大小，正好容納一個脚尖和半隻手掌，平常人對這小小的洞口，也許毫無辦法利用，可是落在功力如半瓢道士和柳雲飛的身上，何異康莊大道，上下自如之至。沿着石壁手足並用，上得將近峯頂附近，又有一道突岩，阻住了他們的去路，又見突岩後面又有一道裂縫，穿過裂縫，放眼望去，前面三四丈之外又有一塊突岩，半瓢道士指着那塊突岩道：「我們登上那突岩之後，向右斜拔三丈，便是『老梅坪』了，爲師先去了，你仔細看好。」也沒有作勢，身子就輕飄飄的過去了，再見他一幌肩，人便消失了影子。

如果以昨天柳雲飛的情形來說，雖然是三丈左右的距離難不倒他，但下臨深淵的心上威脅，他定然提心吊胆，萬分小心，可是現在的他，他自己都知道，已非吳

下阿蒙，輕而易舉的便翻上了老梅坪。

這時已是上更時分，「老梅坪」一片寂靜。

柳雲飛只担心一點，輕輕的問道：「師父，不會有人來麼？」

半瓢道士道：「當然可能有人來，有爲師在此，誰又能不被爲師察覺，別說爲師，就你能瞞得過你耳目的人，應該也不會有幾個人了，你只要小心在意就行。」

師父的話好像是誇口說大話，其實這也實在是事實，別說今日的師父，就二十年前的師父，已是天下少有敵手之人，當然不是吹牛皮說大話。

柳雲飛點頭道：「跟着師父一起，雲兒有什麼不放心的。」

半瓢道士話題一轉道：「你在『老梅坪』上待了七天七夜，可有什麼心得？」

柳雲飛記着梅夫人的話，不由得問道：「可以討論麼？他們不是說得各憑天緣麼？」

半瓢道士道：「鬼話，誰說不能討論……不過……人各有性，各有所好，各有所適，未達某種程度之人，妄自討論，倒是有害無益，徒增紛擾，反而一無所得，至於你我師徒的情形就不同了。」

柳雲飛笑道：「徒兒明白師父的意思，聰明才智有高低，天緣巧合無厚薄，自己的機緣由自己掌握，適性而行可也。」

半瓢道士一笑道：「眞我徒兒也，你說罷，你有什麼心得？」

柳雲飛道：「徒兒看那十二株老梅的奇形別緻似是暗含人身十二經絡的運行玄理……」

半瓢道士脫口讚道：「不錯，你說對了，此外呢？」

柳雲飛說：「當月影照在坪上，山風吹起時，梅影交錯起舞的倒影似是某種武功的招式變化，不知師父以爲如何？」

半瓢道士笑道：「你說對了，爲師的『九魁手』便是從此領悟而得。」

柳雲飛心中一動道：「應是十二之數，師父爲何只得其九？」

半瓢道士道：「爲師當時急功好利，想先出山試手，準備以後回來再練全功，可是一誤再誤，爲師已受傷不能再練。」

柳雲飛道：「那麼師父的傷勢又是怎樣好的呢？」

半瓢道士道：「後來師父回到這裏，再對景答恩，雖不能修練，却能領悟，當爲師領悟眞締之後，心智一開，却又從死地發現一綫生機，爲師立時把握那綫生機，於是拾回了人生，也拾回了一身功力，同時又有了進一步的領悟，其實，十二之數都是多餘，歸一而已。」

柳雲飛仍懂非懂的道：「這……徒兒……一時還領悟不了。」

半瓢道士說道：「一數至小，但也至大……」

這時，月光忽然出現，樹影婆娑，又逞現在眼前。

半瓢道士指着一株梅樹的影子道：「你看這株梅樹，枝椏交錯，繁複無比，似千頭萬緒，其實……」

一語未了，柳雲飛接口道：「智珠在一，得其智珠，何用九魁，大道通矣。」

半瓢道士大喝一聲道：「對，你通了，你能把十二經化爲一經，十二式化爲一式，今後的成就是你的了，好好用功吧，爲師替你護法。」

有半瓢道士護法，柳雲飛安心進修，一旁又有半瓢道士的引導指撥，更收事半功倍之利，不到一百七十一天的預估日期，柳雲飛已脫胎換骨，成了一個新人，躍躍欲試了。

但這時柳雲飛忽然想起了師兄給他的密柬，大叫一聲，道：「師兄的密柬，徒兒忘記看了。」

半瓢道士笑着道：「你現在看也不遲呀。」

密柬的內容，以柳雲飛現在的情形看來，那也沒有什麼特別驚人之處，但是却表示了大師兄顏春輝對他的一片深愛與重托。

密柬內容的大意是要柳雲飛如果在三月之內找不到師父，就要柳雲飛留在梅莊，持着三顆明珠，苦求梅夫人助他進入「老梅坪」力求上進，同時，把女兒顏美霞再次重托柳雲飛照顧。

這都是明日黃花，沒有什麼重要性了，但師父却要柳雲飛把那三顆明珠交給了他，道：「過去的事不必再談了，而且也沒有再談的必要了，你也不必向善梅夫人提起有這三顆明珠的事。」

柳雲飛道：「這三顆明珠的事，只怕梅夫人已經知道了，徒兒曾把這三顆珠的事向那秋娘提過，而且，秋娘只怕早已告訴梅夫人了，師父，這三顆明珠到底有什麼含義？」

半瓢道士道：「其實這也沒有什麼，你師兄與梅夫人年輕時原也是有情人，後來因爲種種錯失未能結合，你師兄要你帶三顆明珠給她，只是要她念在過去的情懷，特别照顧你而已，你說這些事，還有再提的必要麼？只要你不再提，梅夫人知道了，也不過是稍感惆悵而已。」

柳雲飛點頭道：「師父說得是，但師兄這份友愛之情，徒兒是永世難忘。」

半瓢道士一笑道：「別老說好聽的，將來你好好照顧你師兄的女兒就是了。」

柳雲飛紅着面孔道：「師兄的意思徒兒懂得，只是……只是……」

半瓢道士一笑道：「師父只問你喜不喜歡霞兒那孩子？」

柳雲飛道：「徒兒過去沒有想過這問題。」

半瓢道士道：「你現在想想如何？」

柳雲飛的臉色更紅了，半天也說不上話來，他們原是青梅竹馬一塊兒長大的，要說他不喜歡她，那是昧着良心說話了，所以他說不出話來。

半瓢道士一笑道：「有件事實你必需認識清楚，如果以江湖輩份說，梅雙清還得叫爲師一聲師叔，而當今武林之中，能和你平輩的女孩子，只怕很難找得到了，除非你打一輩子光棍，否則，霞兒是適合不過，其實，你們既非同姓，又無血緣關係，你根本就用不着用世俗的稱呼去作無謂的約束，這一點你想通了沒有。」

柳雲飛想是想過了，可是還一時別不開世俗觀念，因此不免心中猶豫不已。

半瓢道士一笑道：「爲師還有一個最好的辦法……」

柳雲飛道：「甚麼辦法。」

半瓢道士道：「那就是爲師將你逐出師門，那你就甚麼顧慮都不會有了。」

柳雲飛猛然一震，拜伏在地，道：「徒兒想通了，再無任何猶豫了，師父萬萬不可將徒兒逐出門牆。」

半瓢道士哈哈大笑道：「雲飛，你這叫敬酒不吃吃罰酒了，爲師去也……」說罷人已飄身向山洞外走去。

柳雲飛大叫一聲道：「師父，你到那裏去？」

半瓢道士頭也不回的道：「師父有師父的去處，你有你的前途，你總不要師父保你一輩子吧。」

柳雲飛追了出去，叫道：「師父，徒兒該怎樣面對目前的問題啊？」

半瓢道士的身影已渺，但却飄來一陣話聲，道：「你看着辦吧。」

柳雲飛雖說已非吳下阿蒙，但和半瓢道士比起來，還是差了一大截，所以他追到洞外，師父早已不知而生。

柳雲飛無限緬懷的在洞中又留了一夜，第二晚風高月黑中，他翻上了「老梅坪」，他站在「老梅坪」上徘徊了一陣，一種不忍立時離去的感情油然而去。

柳雲飛正要離去時，下面又傳來一陣衣袂飄風之聲，有人到「老梅坪」來了。

柳雲飛倒要看看來人是誰？有何意圖，於是隱起了身形。人未到聲音已到，原來是梅霜華梅雪華姊妹，他們兩人唧唧咕咕一路到了「老梅坪」。

梅雪華的嘴巴還是話最多，只聽她一個勁的道：「二姐，你爲什麼就是不聽我的話，我一點不是鬼扯，我是親眼看到秋娘鬼鬼祟祟去和一個人約會，那是眞的，絕不是假話，也不是看花了眼……」

梅霜華嗤笑一聲，道：「三妹，你煩不煩，你說破了嘴也沒用，尤其你說的是秋姨，秋姨是怎麼一個人，難道你我還不清楚麼，你一天到晚說東道西，我看你這張嘴巴，要不改一改，怎麼得了啊！」

梅雪華急得跺脚道：「二姊，我說的是眞話，你怎麼不相信，眞急死人了。」

梅霜華道：「要是眞的，你爲什麼不和娘說去。」

梅雪華道：「向娘說，那才自找霉倒，你都不信，娘更不相信了。」

梅霜華道：「那你就忘記那白日夢了吧。」

梅雪華道：「二姊，我和你說，是想和你商量一個辦法，怎樣當面衝破他們一次，也叫秋姨有所顧忌，甚或有所悔改，免得身敗名裂……好，就算沒有那回事，我們向她開開玩笑行不行？」

梅霜華長嘆一聲，道：「三妹……」

梅雪華道：「就此一次，下不爲例，你要還不點頭，我就和你沒完沒了，看你煩不煩。」

梅霜華道：「我這一輩子被你煩得還不够麼，我已經習慣了，我才不怕哩！」

梅雪華有點生氣了，道：「你眞的不怕？」

梅霜華道：「眞不怕！」

梅雪華道：「那就算我要對不起你了，從明天起，我也要整天陪柳大哥了。」

柳雲飛聽得暗中一笑，忖道：「這丫頭眞是胡說八道，我不現身出來……」

一念未了，只聽梅霜華急急道：「三妹，你……」

梅雪華自言自語道：「柳大哥爲人不錯，你能够喜歡他，我當然也能喜歡他，這有什麼不對。」

梅霜華道：「三妹……你們的性情不會……」

梅雪華道：「我只要將就他一點，不就情投意合了麼！」

梅霜華氣得花容色變：「你……」

梅雪華一笑道：「我們姊妹談個條件好不好，我放棄柳大哥，你帮我的忙，不管我是不是做白日夢，你都要聽我的。」這丫頭好厲害在姊姊面前也要起手段來。

梅霜華其實也可來個相應不理，難道雪華還眞會搗亂不成，她到底是個性格與乃妹完全不同的女孩子，只笑了一笑道：「三妹，我知道你是個有口無心的人，你也不會那樣做，唬唬人而已，不過，誰叫我是姊姊，我就帮你一個忙罷。」

梅雪華一笑道：「這叫敬酒不吃吃罰酒，不過小妹還是謝謝你這好心的姊姊，」說着，還學着男孩子的樣子，向姊姊作了一個揖。聽她們話中的意思，好像那柳大哥現在就住在他們家中，難道不是說我，難道她們家中又來了一個柳大哥，把柳雲飛聽了個如墜五里霧中，莫明其妙。

「哼，我倒要弄個明白，」今天的柳雲飛可不是過去的柳雲飛，身形一動，人就到了她們身後，而且，半點風聲都沒有，梅氏姊妹一點也不知道。

梅霜華道：「你打算怎樣做？」

無意間，她一轉身，發現了柳雲飛，她嚇得發出一聲驚呼：「你…你是誰？」

梅雪華在霜華叫聲中，自然也看到了柳雲飛，別看她剛才對姊姊，又唬又哄，她可眞關心姊姊，伸手一拉姊姊，幌身擋在姊姊前面，喝過：「惡賊，你好大的胆子……」

柳雲飛一皺雙眉說道：「雪妹，是我呀。」

好熟的聲音，梅雪華一怔，道：「你是……」她眞不認得柳雲飛了。

一百多天的日子，就那一身衣服，也沒修過一次臉，柳雲飛自己不覺得有什麼改變，但在別人眼中，他不是個魔鬼，也和叫化子差不多，誰會看得出他就是風度翩翩的柳雲飛。

柳雲飛有點生氣的冷笑一聲道：「三姑娘，你就不認識我柳雲飛了……」

梅雪華格格一笑，道：「再笨的人也說不出這種笨話來，你也不照照鏡子，你像柳雲飛麼？」

柳雲飛一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衣服，再一摸臉上鬍子和頭髮，自己也笑起來道：「敢情我完全變了一個樣子，你們再仔細看看，我到底像不像你們的柳大哥？」

冷靜就是試金石，柳雲飛雖然衣服髒鬍子長，但他確是柳雲飛，經得起攷驗。

梅氏姊妹仔細辨認之後，她們兩個人都傻了，誰都無法不承認他就是柳雲飛。

尤其，梅霜華更是尖叫一聲：「惡賊，我要殺了他！」回身就跑。

柳雲飛伸手拉住她道：「別激動，把話說清楚，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梅雪華道：「半月前，你帶着重傷回到了梅莊……」

柳雲飛一笑道：「你是說我？」

梅雪華也笑了起來道：「不錯，不是你，是那冒牌的你。」

柳雲飛放開梅霜華道：「這是個陰謀，霜妹別衝動，我們要想個對策才好。」

梅霜華望着柳雲飛聲若柔絲的道：「我……我……」她一想起她對那假柳雲飛的一番情意，就臉紅心跳，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

梅雪華道：「我有辦法，乾脆把那小子殺了，柳大哥以眞當假，看他們有什麼花樣使出來。」

梅霜華一想起那人是假柳雲飛就惡心，接口道：「好辦法，我們就這樣辦。」

柳雲飛搖了搖頭道：「這不大妥當，我們能發現他是假的，難道他們就不能發現我是眞的，我對他的眞實情形一點不瞭解，萬一弄巧成拙，可就得不償失了。」

梅霜華道：「你的意思是……」

柳雲飛道：「將錯就錯，咱們張網以待，來個甕中捉鼈，豈不更好，同時，我也可以抽出身來，辦些別的事情。」

梅霜華一搖頭道：「不，我討厭他。」她心目中的人，實在是眼前的柳雲飛，當然，是百分之百的討厭那冒牌貨。

柳雲飛不是呆子，當然明白她的用心，可是能說什麼？眞的，他什麼都不能說，他只有一別頭，不說話了。梅雪華心直口快，接口道：「二姊，你討厭他，由我來對付他，我搶走了他，你可不要生氣啊！」末了，還開了霜華一個玩笑。

梅霜華紅着臉色道：「這是我自願的，你喜歡他，你就盡量去喜歡他吧。」

梅雪華做了一個鬼臉道：「二姊，你現在可大方了，柳大哥，你可把我二姊害苦了，背地裏不知替你流了多少眼淚。」她就是這樣爽朗，替姊姊想說而不敢說的話都說出來了。

柳雲飛苦笑一聲，別開話題道：「你們也不問問我這些日子那裏去了？」

梅雪華道：「對，你這些日子那裏去了？怎會落得如此淒凉？你可知道，你失踪之後，可把大家急死了。」

柳雲飛道：「其實我的去處，秋娘最是明白不過，難道她沒有告訴你們？」

梅雪華望了姊姊一眼，道：「你看，我沒說錯吧，秋娘眞的變了……」

忽然，柳雲飛皺了一皺眉頭，道：「有人來了，快躲起來。」

梅氏姊妹可什麼都沒聽到，梅雪華更是少不得開他的玩笑道：「柳大哥……」她的玩笑開不下去，眞的有人來了。

真假雲飛　撲朔迷離

來的人是梅氏姊妹的娘梅夫人。

柳雲飛本不想馬上和梅夫人見面，但梅雪華一見是梅夫人却叫了一聲：「娘！您看這是誰？」

梅雪華一叫，梅霜華一推，柳雲飛不想出來也不行。

梅夫人見了他毫無驚訝之色，只微微一笑道：「師父走了。」

柳雲飛點了一下頭，旁邊的梅霜華巳是大發嬌嗔，說道：「娘，原來你知道那人不是柳大哥，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害得我們……」

梅雪華笑道：「二姊，話可要說明白一點，那是你一個人的事，不能說是『我們』。」

梅霜華反唇笑道：「現在可成了你一個人的事了哩！」

梅雪華啐了一口道：「二姊，你可叫狗咬呂洞賓了，我不來了，你自己去應付他吧！」

梅霜華可急了，臉色一變道：「三妹，你說了的話，怎可言而無信？」

梅雪華笑道：「姊，放心，我說過的話一定算數，只是逗逗你而已，何必急成這個樣子啦！」

梅夫人說道：「你們姊妹又在搗甚麼鬼？」

梅雪華搶着把由她代替姊姊應付那假冒之人的事計劃說了出來。

梅夫人點點頭道：「雪兒，你雖然比你二姊多一份慧智，但千萬大意不得，要曉得人家敢於冒名而來，又豈會是省油之燈……」

梅雪華笑着打斷梅夫人的話道：「娘，女兒知道，可是您也不要把女兒看得太低了。」

柳雲飛插口道：「雲妹，你要這樣過份自恃，連我都有點替你担心了。」

梅雪華嬌嗔地叫道：「柳大哥，你也來了……」

柳雲飛笑了笑道：「這樣吧，這些日子，我在武學上，略有領悟，你把你在老梅坪上的坐功心得，說給我聽聽，我好給你增加一份自保之力。」

梅雪華笑道：「柳大哥，你好像也沒有從前謙抑了。」她那裏想到得這些日子來，柳雲飛脫胎換骨，完全變了一個人，不再是過去的柳雲飛了。

梅夫人望了柳雲飛一眼，向梅雪華點了一點頭道：「照柳大哥的話，把你領悟的心法做給柳大哥看一看。」

梅雪華心中更是有點不相信，可是她跳上石塊，把自己領悟的心法運行起來。

柳雲飛伸手輕輕按在梅雪華的肩頭上，默察着梅雪華血行氣機運行之道，然後一掌拍在梅雪華的背心穴上，梅雪華但覺有一股奇大無比的勁力，從背心一湧而入，與她本身的內力滙成一股洪流，衝向她平日一向衝不過的穴道衝去，梅雪華但覺水到渠成，平日通不過的穴道，這時已毫不費力的便通過了，只覺全身一輕一舒，睜開眼來，向柳雲飛一笑道：「柳大哥，謝謝你！」事實如此，她不服也不行。

柳雲飛又教了她一種運氣發力的訣竅，那訣竅甚是簡單，梅雪華又是一怔道：「就這樣簡單？」

柳雲飛微微一笑道：「會者不難，你何不照法施爲，向這石塊出指試一試。」

梅雪華當然要試，吐氣開聲，向那石上一指點去，指落去梅雪華眞不敢相信地傻了。

原來，她的那隻葱尖般的玉指，巳經插進了石塊之中，這簡直是她做夢也想不到的境界，如今她竟然隨隨便便就做到了，能不叫她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了。

柳雲飛笑笑地道：「雪妹，別發楞，其實，這都是你自己所領悟到的成就，我不過是順水推舟，幫你通過最後的玄關而已。」

梅雪華訥訥地道：「這叫甚麼『指』法？……」

柳雲飛道：「這就是『九魁手』之一的指法，你怎麼叫都成。」

梅雪華眨着眼睛道：「我叫它『飛雲』指可不可以？」

柳雲飛笑道：「我能說不行麼？」

梅雪華扭腰跑了開去，道：「你們談談，我去練指法去了。」

梅雪華走後，柳雲飛對梅霜華自亦不會例外，也幫梅霜華通過了最後玄關，梅霜華的成就在於脚法，梅霜華也學妹妹的樣，把那脚法稱之為「飛雲踢」，一聲「我去練脚法去了」，也留下梅夫人與柳雲飛跑開了。

梅夫人望着梅霜華消失背影，輕聲一嘆，柳雲飛知道她為甚麼有此一嘆，趕忙把話搶在前頭道：「夫人，你見過師父了嗎？」

梅夫人點了一點頭道：「他老人家要你回到『天虹山莊』去。」

柳雲飛說道：「你們這裏又如何應付呢？」

梅夫人道：「這裏本無事，都是因你而生，你可假扮師父，路上略現行踪，這裏的壓力，不解自解，你無需過慮。」

柳雲飛沉吟了片刻，道：「好，我這就回『天虹山莊』去，夫人還有甚麼吩咐嗎？」

梅夫人欲言又止的一揮手道：「你去吧。」

柳雲飛想起秋娘的狠毒，忍不住地道：「夫人，秋娘不是個好人，你要小心她了。」

梅夫人一怔道：「她怎樣？」

柳雲飛把自己被打落懸崖的事說了出來，道：「這是事實，如非我親身所受，我簡直不敢相信。」

梅夫人蛾眉微微一顰道：「會不會又是一個假冒的人呢？」似乎還是不相信柳雲飛的話。

柳雲飛一嘆道：「夫人，這可大意不得啊。」

梅夫人回答道：「我知道，你放心去吧。」

柳雲飛只有告別了梅夫人，但是要他放心的去，他又那能放得下心，於是他走了一程又悄悄的回到了梅莊，他不能在梅夫人身旁留了一條隨時可以吃人的惡狼，明知其惡，而不採取任何措施，萬一梅夫人將來有個三長二短，那他良心上所應受到的譴責，就將終身難以伴了。

他一去一來，不過半日時光，可是當他回轉梅莊時，他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是眞實的。

原來，梅莊雖然依舊，但梅莊之內却已不見了半個人影。

莊內沒有打鬥的痕跡，但人却走得清光，馬房裏的馬匹也不見了，當然雷大叔與小六子更不見了。

由於馬房裏的馬不見了，可以想見他們是有計劃的離開，而不是發生了甚麼意外事件。

他們為甚麼要離開呢？柳雲飛想破了頭，也想不出答案來。

他一間一間房子找去，希望找出答案來……

這時候，差不多已是將近天亮的時分了。

柳雲飛沒有找出答案，却發現莊外來了不速之客。

來人還眞不少，一共是十三個人。

為首一人，說巧還眞巧，他就是八爪和尚自稱開智大師的那惡僧，小和尚靜遠還跟在他左右。

其他十一個人，高矮精壯不一，但其中再沒有和尚了。

八爪和尚向小和尚一揮手道：「向前叫門！」

小和尚當然叫不開門，莊內沒有人，他那能叫得開門。

八爪和尚冷笑一聲說道：「打開門進去！」

小和尚一抬掌，拍向門門處，他只覺眼前人影一閃，不知道從那裏鑽出一個人，伸手接住了他的手掌，向他笑笑地道：「天還沒亮，就驚擾人家好夢，太沒有禮貌了。」輕輕一送，就把小和尚送到了八爪和尚身旁。

大家定神看去，才看出那是一個長髮披肩，似人非人的怪人。

這怪人當然就是柳雲飛，他為了要隱秘身份，也就沒恢復原狀了。

八爪和尚當然再也不認識他，也更想不到會是他，當下冷笑一聲，道：「朋友，你是梅家甚麼人？快去把梅老兒叫出來，老僧饒你不死。」

柳雲飛哈哈一笑道：「八爪和尚，人家正要找你啦！你可來得正好，自己送上門來了。」

八爪和尚一怔：「找老僧做甚麼？」

柳雲飛道：「你可知道柳雲飛是甚麼人，你强奪了柳雲飛的『無常錯』，居然還敢到梅莊來撒野，豈非自找霉氣，老和尚，你乖乖的把『無常錯』留下，梅莊念在你送還『無常錯』之勞，不為已甚，放你們活着離開梅莊，否則……」

八爪和尚翻眼道：「否則怎樣？」

柳雲飛道：「否則，你就死定了。」

八爪和尚把手中方便鏟向小和尚手中一送，拔出「無常錯」一抖道：「無常錯在這裏，有本事就來拿。」

柳雲飛緩步向前，到得八爪和尚近前，伸手向八爪和尚手中「無常錯」抓去。

柳雲飛出手很慢，八爪和尚的眼睛鼓得像銅鈴一樣盯着柳雲飛的來手，待得柳雲飛手指接近，八爪和尚冷笑一聲：「去你的！」手腕一翻，「無常錯」錯頭一甩，快如蠶蛇吐信啄向柳雲飛伸來的手腕。

柳雲飛微微一笑，五指一張一扣，接住了無常錯錯頭……

外人看來，八爪和尚的動作快如電光石火，柳雲飛却慢慢吞吞，而八爪和尚的出錯攻敵，似是毫無敵意送到手中一樣。

八爪和尚再次發出一聲冷笑：「轉……」反腕一吐力，欲待轉動錯身，報銷柳雲飛的五指！

可是這次八爪和尚却轉不動錯身了，

柳雲飛的手指揑在錯身上動也不動，像是生了根似的。

同時，八爪和尚但覺錯身之上傳來一股熱流燒得他手掌火熱，他五指一張，「無常錯」就到了柳雲飛手中！

看來，就好像是他乖乖的把「無常錯」交給柳雲飛一樣。

柳雲飛還有禮貌地笑笑地道：「錯鞘呢，請你一併相送吧。」

行家眼裏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柳雲飛一伸手接去「無常錯」，八爪和尚已是走了下風，他當然不肯認敗，一翻眼，不由倒抽了一口氣，只見柳雲飛手中的「無常錯」有意無意之間，正指向着他胸前七處生死大穴，只要他一動，柳雲飛一出手就可置他於死地。

八爪和尚不敢冒險與柳雲飛抗拒，只有乖乖的將錯鞘解下，拋給柳雲飛。

柳雲飛接着錯鞘，還錯入鞘之際，正也露出了空門，八爪和尚抓住這個機會大吼一聲，一式「雙風貫耳」，便向柳雲飛襲到。

柳雲飛低頭讓過八爪和尚「雙風貫耳」，右脚一抬，直取八爪和尚下檔，八爪和尚一斜身，柳雲飛收腿一鈎，右掌一推，八爪和尚的身子重心立失，柳雲飛再一抬腿，八爪和尚的身子便平飛了出去，轟然一聲，跌了一個元寶翻身。

八爪和尚翻身跳了起來，柳雲飛已將「無常錯」在腰中扣好了，空着兩手，向着八爪和尚一笑道：「大和尚，這次不算，取了你的順手兵器再來。」

八爪和尚伸手抓過小和尚手中方便鏟，大吼一聲，撲身向前，就是一鏟「開天劈地」。

這一鏟要是被他打實，柳雲飛的腦袋準得開花，他當然鏟不到柳雲飛，不但不曾鏟到柳雲飛，反而被柳雲飛伸手一帶，帶得衝了出去，他那一衝之勢，竟是力大無比，八爪和尚把千斤墜身法使出來，也無法收住勢子，鏟頭一垂插入地中幾將及柄。

八爪和尚也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人物，這時和柳雲飛動起手來，就像大人和小孩子玩打鬥一樣，誰都看得出來，八爪和尚根本不是敵手。

八爪和尚楞了半天，大喝一聲：「大家一起上！」

十三個人各出兵刄齊向柳雲飛攻去，但人多並不濟事，只見上一個，飛回來一個，簡直說不上打鬥，就像拋稻草人一樣，根本遞不上手，便會拋回來了，八爪和尚也不例外，並不比別人强多少，照樣被拋了回來。

最妙的是，他們十三個人雖然都被拋了回來，却沒有一個人受傷，甚至連皮肉都沒有擦破絲毫。

他們十三個人沒有受傷，但整個的精神都崩潰了，連八爪和尚也不例外，只見他口中發出一聲厲嘯，扭頭就跑，第一個跑出了柳雲飛視綫，其他的人一陣吆喝，頃刻之間，跑得沒了影子。

柳雲飛這是第一次初試身手，想不到心到意到，克敵效果竟是如此輕鬆愉快，心中一喜，直到他們跑得不見了人影，才想起忘了一件大事，忘了追問他們的來意，不由得一頓脚，道：「唉！眞是該留下他們一人問問才對……」

忽然有人接話道：「你要問什麼，老夫可以告訴你。」暗影中梅雙清緩步走了出來。

柳雲飛大喜過望，迎了上去，一禮道：「原來老前輩並未離去，倒教晚輩空自着急了一番。」

梅雙清一怔道：「你認識老夫？」

柳雲飛一笑道：「難道老前輩不認識晚輩？」

梅雙清眞不認識這功力奇高，怪聲怪氣的人，皺着雙眉道：「請恕老夫健忘，老夫……老夫……」

柳雲飛恍然大悟，笑道：「是！是！是！晚輩實在變得太多了，怪不得老前輩不認識晚輩了，晚輩……」

話聲一頓，猛然喝道：「什麼人？」

柳雲飛可以把自己的身份告訴梅雙清，但却不願讓別人聽去，這時正發現又有別人來到，柳雲飛不能再說下去了。

來人現身出來了，竟是柳雲飛最最頭痛的人物秋娘。

秋娘不知柳雲飛剛才大戰八爪和尚的事，更沒把柳雲飛放在眼裏，只向梅雙清行了一禮，道：「老爺子，請上路了。」

梅雙清望着柳雲飛，柳雲飛能當着秋娘的面說什麼哩？

柳雲飛只有傳意警告梅雙淸道：「老前輩，此女不是好人，你可要小心了。」身形一幌，急速的離開了梅雙清。

柳雲飛離開梅雙清之後算是吁了一口氣，總算給了他們一個警告，同時也知道他們沒有發生什麼意外，他們只是要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柳雲飛也無須為他們担心了。

柳雲飛不再回顧的離了梅莊，直向天虹山莊奔去。

柳雲飛滿面于思，一身破爛，使他看去又醜又髒，一路上人人側目敬而遠之。

這天柳雲飛到了一座村鎮之上，飽餐了一頓，正要付錢的時候，店小二忽然走過來向他微微一笑道：「朋友，你可眞遇上了貴人，有人替你付了帳哩！」

柳雲飛道：「什麼人？」

店小二一指柳雲飛身後道：「就是那二位公子。」

柳雲飛轉頭望去，他却有點訕訕的了，那二個人他都認識，一個就是梅三姑娘梅雪華，另一個就是自己——那個假冒他的人。

梅雪華捉狹得很，還朝着他擠眉一笑，道：「請過來共飲一杯如何？」

柳雲飛剛吃飽，本沒有再吃的理由，但這兩個人都有留住他的吸引力，人家不找他，他還想跟踪他們啦，梅雪華這一招呼，可正中下懷，柳雲飛現在這身份打扮，可不必拘什麼禮數，有意逗那冒牌人地故意一連看了他三眼，然後失驚叫道：「啊，你不是柳老弟麼，好，我們今天是不醉無歸，店小二，添酒菜來。」這份熟絡，表示他與柳雲飛不是泛泛之交。

這一來，可把那冒牌人楞住了，人家這樣熟絡，顯見不是初交，既然不是初交，就該知道他是什麼人物，他到底是什麼人物？只有天知道，他可不知道。

他楞了一下，倒也免强應付了下來，先是哈哈一笑，然後，一指梅雪華道：「梅三弟，剛才小兄向你提過三位奇人，這位就是其中之一，你想想這是那一位？」他可精得緊，把難題推到梅雪華身上了。

梅雪華打量着柳雲飛，揚着眉兒，裂着嘴道：「大哥，你可是二天前在梅莊打得八爪和尚抱頭鼠竄的變色金龍？」

柳雲飛可以窘窘那小子，但絕不可以逼出他的狐狸尾巴，順着梅雪華的話，哈哈一笑，道：「什麼變色金龍，我是泥鰍啦，見笑了。」

梅雪華笑着道：「龍裝泥鰍，遊戲人間，說來小妹倒要多謝大哥保全寒舍之德了。」

柳雲飛一怔道：「你是……」

假柳雲飛輕聲道：「梅三公子者，梅三姑娘也，大哥不可張揚。」

柳雲飛哈哈大笑道：「啊！原來如此，我知道了。」

梅雪華嬌靨微微一紅道：「大哥，柳大哥不願把你的眞名實姓告訴小妹，現在小妹親自請教大哥，大哥不會把小妹當外人吧。」

這丫頭倒眞會圓謊，簡直圓得天衣無縫，解決了假柳雲飛的窘狀，也給了眞柳雲飛一條接進的通道，柳雲飛笑笑地道：「我本來也姓柳，他叫雲飛，我叫飛雲，這也就是我們結交的始因。」

梅雪華笑道：「妙，妙，妙，可惜你們不相像，眞是老弟該多好。」

柳雲飛哈哈大笑道：「好說，好說，其實我們與親兄弟也沒有什麼差別。」

梅雪華道：「大哥，你準備到那裏去呢？」

柳雲飛道：「現在是聽你們的了。」

假柳雲飛一怔道：「聽我們的？」

柳雲飛道：「聽說你們天虹山莊有了不少麻煩，我自然不能袖手不管，原本想趕到天虹山莊去，現在遇見了你們，自然以你們的進退爲進退了。」

假柳雲飛笑道：「好極了，有你大哥走在一路，梅三妹也就不必女扮男裝，自找罪受了。」

梅雪華一瞄柳雲飛道：「不行，不行，我是穿男裝的好，要恢復了女裝，這……這……」

柳雲飛笑道：「我這爛鬼配不上你們是不是。」

梅雪華笑道：「眞人面前不說假話，你這副德行眞叫人打眼哩！」

柳雲飛道：「說得也是，那麼你們前面走，我跟在後面如何？」

假柳雲飛叫道：「大哥，別聽梅三妹的，小弟可……」

柳雲飛截口說道：「老弟，你別說了，小兄雖然遊戲風塵，但也兼顧事實，梅三妹的話沒錯，惹人打眼總是不好的，我還是單人獨行的好……」說着扭頭就要離開。

假柳雲飛叫住他道：「大哥，你向那條路走？」

柳雲飛道：「順着大路走。」

假柳雲飛道：「目前我們並不焉上回天虹山莊去哩！」

柳雲飛道：「去那裏？」

假柳雲飛道：「牽梅老前輩之命，去替他老人家送一封信，請一個人，我們還正爲這件事作難哩！現在遇見了大哥，可非請大哥同行不可！」

柳雲飛道：「請人送信，這有什麼作難的？」

假柳雲飛道：「那是一個怪人，脾氣一來，六親不認，我們就怕他的脾氣。」

柳雲飛道：「這樣的人，我也沒有應付之策。」

假柳雲飛道：「這人脾氣雖怪，却是一個怕硬吃軟的人，碰見了吃得住他的人，他就什麼怪脾氣都沒有了。」

柳雲飛道：「你是拉我去當打手？」

假柳雲飛道：「必要時候只有借重大哥了。」

柳雲飛皺了一皺眉道：「我要是打得過他，又何必請他。」

假柳雲飛忙道：「大哥有所不知，那人有一專長，當今之世無人能及，有件大事非他相助不可。」

柳雲飛道：「什麼事非他不可？」

假柳雲飛微微一笑，道：「現在不能說，到時候大哥自會知道。」

柳雲飛笑道：「你可摸清了大哥的性格，吊起大哥的胃口了，看來大哥只有跟着你們走了。」

他們離開那市集之後，柳雲飛找到一個機會，悄悄的問梅雪華道：「三妹，他在搗什麼鬼？」

梅雪華道：「你掌震八爪和尚等十三人，引起了他們頭兒的注意，他們頭兒對你很有意思，你可要小心了。」

柳雲飛道：「你撕破了他的假面具沒有？」

梅雪華道：「我本想和他裝糊塗到底，他却自己表露了身份，威逼利誘的要我順從於他……」

柳雲飛臉色大變道：「什麼，他欺負了你……」

梅雪華秀臉一紅，瞄了柳雲飛一眼，輕笑道：「你急什麼，是我說錯了話，他是要我聽命於他……」

「順從」與「聽命」，意義不同，差別也大，內涵更有天壤之別，柳雲飛恍然大悟，這丫頭在字義上捉弄他，測驗他的心意，當下訕訕的道：「三妹，我該知道，憑你的才智，誰也鬥不過你的。」

梅雪華幽幽的一嘆道：「那也不見得，我就……」言未盡意的話聲一斷，望着柳雲飛又是一嘆。

柳雲飛不是呆子，那有不明白她的心意，可是他能說什麼呢？他只有裝糊塗的道：「這樣說來，你已經打進他們圈子裏了？」

梅雪華狠狠的盯了柳雲飛一眼，道：「還早啦！倒不如你後來先到，馬上就可以見到他們爲首之人。」

柳雲飛道：「他們的巢穴在那裏？」

梅雪華搖頭道：「不知道，我也從來不打聽，不打聽，比胡亂打聽，你說是不是要來得好。」

柳雲飛還想再問些話時，兩人談話的機會消失了，假冒的柳雲飛走過來，他指着前面一座雲烟飄渺的山峯道：「那位奇人就住在那山峯之上，兩位得快走一步，



我們得在申時趕到，否則就犯了他的禁忌，見不到他了。」

反正他在胡說八道，管他怎樣說，柳雲飛也懶得和他囉嗦，跟在他身後放腿奔去。

地勢漸走漸高，走到後來樹木也不見了，是一座草木不生的石山，而石頭的顏色與往常所見的石山也完全不同，是一種暗紅色的石頭，非常別緻。

將近山頂有一片平地，走上平地，迎面是一座石洞，石洞門口，列着二個身穿豹皮的漢子。

那假柳雲飛取出一件信物，向那漢子面前一照，一抬手便領着柳雲飛和梅雪華進了山洞。

進入山洞之後，還在山洞內左拐右彎的走了半天，到了洞內的另一洞府之前。

這座洞門之前，是四個年青的妙齡少女，假柳雲飛要柳雲飛與梅雪華等在外面，自己先恭恭敬敬的走了進去。

過不多久，洞內走出一個青衣婦人，向柳雲飛一抬手道：「山主有命，着兩位晋見。」

好大的架子，那裏像是什麼淸修的高士。

好得柳雲飛與梅雪華都心裏有數，也未把假柳雲飛的話當眞，順着那青衣婦人走了進去。

洞內很太，上首坐着一位身穿赤紅色衣裳的老太婆，那老太婆眉髮皆白，但却面如滿月，只是滿月般的面容上佈着一臉秋霜，代替了他應有的慈顏。

她身後站着四個身穿黑袍的老太婆，閃着眼睛，動也不動一下像是死人似的。

老太婆左手邊站着那假柳雲飛，右手邊站着另一位丰神玉貌的年青人。

柳雲飛看那青年人的面貌像極了梅夫人，不由得轉臉向梅雪華望去。

只見梅雪華也是張大着眼睛，一臉驚愕之色，張着嘴巴像要叫什麼，却是叫不出聲來。

那座上老太婆冷冷的問道：「你叫梅雪華？」

梅雪華這才回轉神來，點點頭道：「是！」

那老太婆道：「那你見了你哥哥梅少華爲什麼不相認？」

梅雪華道：「晚輩不敢相信他就是我哥哥！」

那老太婆道：「你爲什麼不敢相信他就是你哥哥？」

梅雪華道：「晚輩想不出我哥哥在這裏的理由，所以也不敢相信他就是晚輩哥哥。」

那老太婆道：「你哥哥是老身的孫女婿，所以他在這裏。」

梅雪華叫了一聲，道：「哥哥你討了嫂嫂，爲什麼也不告訴我們一聲。」

梅少華冷冷的道：「現在不是談這話的時候，站過一邊去。」

梅雪華沒敢調皮，乖乖的向老太婆行了一禮，站到哥哥身邊去了。

那老太婆目光照在柳雲飛身上，瞧了一陣，道：「你叫柳飛雲？」

柳飛雲是柳雲飛亂說的名字，這時只有點頭道：「是，在下就叫柳飛雲。」他不自稱晚輩，而稱在下，表示了他應有的那份傲氣。

那老太婆道：「你可知老身是什麼人嗎？」

柳雲飛向假柳雲飛望去道：「雲飛老弟說得不清楚，在下也懶得多問，前輩是什麼人，好像對在下並不十分重要。」

那老太婆霜眉一挑道：「年輕人，你好無禮。」

柳雲飛道：「在下說的是實話，在下無求於人，也沒有什麼大志，只愛管點閑事，與人相處，合則留，不合則去，去，去，去，在下去也……」說着轉身就向洞外走去。

柳雲飛當然不是眞的要走，但太溫順了配合不上他現在的身份，爲了自高身份，他也非頂頂這老太婆不可。

假柳雲飛大叫一聲，道：「大哥，你

可不能拆小弟的台啊！」

柳雲飛無可奈何的轉回身形道：「也罷，我就等你片刻，你有什麼事，你就快辦吧。」

那老太婆冷笑一聲道：「聽說你一招之下，連敗八爪和尚十三人，此事可是當眞？」

柳雲飛回答道：「是眞是假，何妨一試。」

那老太婆輕喝一聲道：「當然要試你一試，看招！」手臂一抬，向柳雲飛劈空打出一掌。

柳雲飛哈哈一笑：「來得好！」單臂一揮，吐力相迎。

兩股力道一接，柳雲飛臉色大變，只覺那老太婆的劈空掌力强勁絕倫，自己的掌力迎上去如同泥牛入海，毫無威力，當即被那老太婆的掌力打得連退四五步。

還好那老太婆無心傷他，否則，他非身受重傷不可。

柳雲飛說不出的驚愕，據師父半瓢道士說，他目前的成就雖非天下無敵，却也很少敵手，想不到這個老太婆竟是這般厲害，他能不又驚且愕麼？

那老太婆却也點着頭道：「難怪你年紀不大，如此目中無人，你能承受老身一掌，而不身受重傷，已是難能可貴了，你先到外洞去等着，少頃柳雲飛便會與你一同上路。」

柳雲飛不能不服氣，抱拳一禮道：「前輩內力深厚，晚輩有眼不識泰山，尚請見賜名號，以誌不忘。」

那老太婆呵呵一笑道：「老身赤城山主是也。」

柳雲飛轉身退出外洞，不久之後，假柳雲飛與梅少華梅雪華一同出來，說是奉了赤城山主之命，一同去支援天虹山莊。

這眞是眞人面前說假話，假柳雲飛當着眞柳雲飛厚着臉皮冒充柳雲飛，天下竟有這種事情，柳雲飛每一想起，就要忍不住笑了起來。

柳雲飛心裏雖然忍不住要發笑，但也免不了甚是頭痛，那赤城山主的武功如此高明，將來眞不知如何對付她才好。

一路無話，他們一行四人，這天回到了天虹山莊。

柳雲飛原是半個主人，這時反而成了天虹山莊的客人，被招待在客房裏，假柳雲飛以假成眞，不但住進了柳雲飛的臥室，而且還享受着柳雲飛的一切特權。

柳雲飛左想右想，總不是味，暗暗一咬牙，就要去找大師兄說明眞像，可是他還沒走出房門，梅雪華在門外擋住了他，問道：「你要做什麼去？」

柳雲飛道：「我想把眞像告訴大師兄去。」

梅雪華搖搖頭笑道：「說不得，說不得，你大師兄萬一沉不住氣，可就誤了大事了。」

柳雲飛道：「我師兄修養功夫很好，不會沉不住氣。」

梅雪華笑了一笑道：「錯了，第一個沉不住氣的，應該就是你大師兄。」

柳雲飛一怔道：「爲什麼？」

梅雪華道：「你師兄不會喜歡那假貨和他的愛女過份親熱吧。」

柳雲飛長嘆一聲，道：「唉！美霞何辜……」

梅雪華接着也是一嘆道：「小妹也是何辜……」她吃味了。

柳雲飛道：「你不同。」

梅雪華道：「我有什麼不同，難道我就不是千金小姐！」

柳雲飛笑道：「你會錯了我的意思，我是說，你比她堅强，又比她聰明，更比她主意多，你應付那小子可說遊刄有餘，而她可就應付不了他啦！」

梅雪華一眨美目道：「你是挖苦我呢？還是眞的稱讚我？」

柳雲飛苦笑一聲，道：「我心煩都來不及，那敢挖苦你。」

梅雪華一笑道：「管你挖告也好，讚美也好，我這叫自作自受吧。」水汪汪的眼睛緊緊的盯在柳雲飛臉上。

柳雲飛聞弦歌而知雅意，可是他不敢答話，因爲他知道目前還不想在這個問題上傷腦筋，只有一扭頭，避開梅雪華的目光，提起另一個話題道：「三妹，你知不知道，他們眞正的目的何在？」

梅雪華道：「我和他們接近之後，反而越來越糊塗了。」

柳雲飛道：「此話怎講？」

梅雪華此時却反問道：「你原先的看法如何？」

柳雲飛道：「原先我是一無所知，後來見到令堂之後，才知道那些人的目的是『九魁手』心法，他們找天虹山莊，不過是投石問路，逼出師父他老人家而已。」

梅雪華道：「老道士怎樣說呢？」她這種稱呼實在大大的不禮貌和不敬，

柳雲飛知道她從小就是這樣稱呼師父，那也是師父自己的意思，並無半點不敬的意味，因此也不介意，只道：「他老人家什麼也沒說，他只把責任向我肩上一放，就那樣走了。」

梅雲華點點頭道：「這樣說來，我們原先的推測只怕有點不大對。」

柳雲飛道：「你又有什麼發現？」

梅雪華道：「事實上我什麼都沒有發現，我只是覺得原先那種推測，有點不盡不實，如說眞要找『九魁手』的心法，你是知道的，應該找我們梅莊才是，用不着去找顏春輝的麻煩……。」

柳雲飛截口道：「他們找大師兄，不過是逼我出走……」

梅雪華道：「其目的呢？」

柳雲飛道：「找出家師來。」

梅雪華道：「是爲了老道士的人呢？還是他的『九魁手』？」

柳雲飛做夢也沒有想到把一個問題分爲兩個問題的說法，而且這樣分開之後，更有深度，更有道理，不由得立起同感道：「對，你這一問，問得對……可是，他們的眞正目的是什麼呢？」

梅雪華說道：「以我的看法，他們要找的目的應該是人而不是『九魁手』的心法。」

柳雲飛道：「說個理由。」

梅雪華道：「你是見過那赤城山主魏婆婆了，憑她的身手，你說她會不會垂涎『九魁手』心法？」

柳雲飛道：「不會。」

梅雪華道：「這就是我的理由。」

柳雲飛道：「他們要找人的話，爲什麼早不找，這時候才來找，如果師父他老人家不是命長，只怕早就沒命了。」

梅雪華道：「這一點，我也是想不通，所以我說越來越糊塗了。」

柳雲飛道：「那人假冒我前來天虹山莊定有所圖，如能知其所圖，則眞像不難大白。」

梅雪華道：「所以我們只有不動聲色的等，等到眞象大白來臨。」

柳雲飛長嘆一聲道：「這要等到什麼時候啊！好不叫人替美霞担心！」

梅雪華道：「他傷害不到美霞的，小妹會暗中保護她。」

柳雲飛說道：「最好不要引起他的疑心。」

梅雪華一笑道：「女孩子吃醋是天性，我就把他盯得再緊，他也不會想到別的地方去。」

柳雲飛莞爾一笑道：「想不到吃醋也有好處。」

梅雪華輕嘆一聲，道：「現在小妹有件事拜托你了。」

柳雲飛道：「三妹，你怎麼忽然變得客氣了，什麼事？你說吧。」

梅雪華道：「我少華大哥的事。」

柳雲飛吃驚道：「他怎樣了？」

梅雪華哂然道：「不要大驚小怪，該吃驚的時候巳經過去了。」

柳雲飛點點頭道：「是的，他出現在赤城山主身旁，就是一件叫人吃驚的事……啊！我又想起了一件事……」

梅雪華道：「什麼事？」

柳雲飛道：「我想起了秋娘，秋娘的向我下手，只怕與你大哥大有關係。」

梅雪華嗯了一聲，道：「話別扯遠了，還是談我大哥的事吧。」

柳雲飛道：「好，你說吧。」

梅雪華道：「我大哥的個性很高傲，一經前往，就九頭牛也休想拉他回頭，所以，我不想勸他什麼，但我要阻止他這樣繼續下去。」

柳雲飛道：「聽你的語氣，你是巳經有了辦法了。」

梅雪華道：「辦法是有一個，只不知妥不妥當。」

柳雲飛道：「你想的辦法，一定錯不了。」

梅雪華說道：「我大哥既然是一個難以勸說的人，唯一的辦法就只有『釜底抽薪』……」

柳雲飛笑道：「你大哥可是人啊！」

梅雪華道：「但也是一件事，我覺得與其在他身上白費唇舌，倒不如在他身上動點手脚，使他暫時失去功力，以免他助紂爲虐，保住我梅家江湖上的令譽。」

柳雲飛一皺眉頭道：「你是要我去動手？」

梅雪華道：「你是最佳的人選。」

柳雲飛道：「你想到沒有，表面上我還不能和令兄反目，同時，我討厭『暗算』兩字。」

梅雲華道：「這實在是個難題，不過我相信難不倒你，話就這樣說了，請你帮我一定做到。」話聲一落，一扭嬌軀，人也走了。

柳雲飛張口欲叫住她，話到口邊，又忍住沒有叫出聲來，因爲他心中想到了一個辦法，有王老夫子在，他爲什麼不去找他去？

說做就做，柳雲飛出了天虹山莊，先去找蔡勁章。

這時天色巳晚，蔡勁章的小酒店巳經打烊，屋內一盞孤燈，照着孤獨的老黃在喝悶酒。

柳雲飛拍門道：「店家，買酒，請開門來。」

老黃心不甘情不願，但還是打開了店門，但却冷冷的道：「買酒帶回去可以，在這裏喝酒可不成。」

柳雲飛道：「怎麼，你們已經改了規矩？」

老黃望着柳雲飛這個樣子，那裏認得出他來，微現訝容道：「你知道我們的規矩？不錯，我們過去的規矩是只要有酒客上門，不分日夜，供應不缺，但今天時日變了，落黑之後就不做生意了。」

柳雲飛道：「不成，在下老遠跑來，你們可不能不供應酒菜。」

老黃雙手一攤道：「你要吃，你自己去弄，老夫可不侍候。」

柳雲飛一笑道：「桌上的酒菜就好。」抓起桌上的酒壺向口中就灌。

老黃這一來火氣可大了，伸手一掌便向桌上酒菜掃去，同時口中還不乾不淨的罵道：「兎崽子，老子受够你們的氣了，今天就叫你一份顏色看看。」

柳雲飛一伸手，接住了老黃的手腕，笑道：「老黃，蔡爺可不是教你這樣侍客的，你今天怎樣了？」

老黃一怔道：「啊？你知道老子叫老黃！」

柳雲飛道：「我不但知道你叫老黃，而且知道你家少爺叫蔡勁章，蔡勁章的師父叫王碩如，我沒說錯吧。」

柳雲飛扣在老黃手腕上的二根指頭，就像是一把鐵箝，雖然用力不大，也沒加給老黃什麼痛苦，老黃却是半點力道都沒有了。

老黃錯愕的大叫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柳雲飛道：「在下是什麼人，說了你也不知道，但我可告訴你，是友非敵。」

老黃冷笑一聲，道：「我們在這裏沒有朋友。」

柳雲飛放開老黃的手，一掀衣襟，現出「無掌錯」道：「你可見過這東西？」

老黃一震道：「這東西怎麼會到你身上？」

柳雲飛道：「我是來找你們少爺蔡勁章的，看來他今天是不在店中，但聽你一句話，說也在你，不說也在你，他現在在那裏？」

老黃說道：「蔡爺有半年不到店中來了。」

柳雲飛冷笑一聲，截口道：「我在『老龍坡』等他到三更時份，你要不通知他，或許是他不來，誤了大事，可不關我的事了。」

說完話站起身來，走出了酒店，任由老黃在身後呼叫，便不再答理他。

「老龍坡」是一座小土山，山上長了些松樹，山的一邊是一道長坡，長坡下面就是一道河流，河流旁有座小土地廟，土地廟前有一張石桌子和四個石墩，這裏也是平時柳雲飛和王老先生蔡勁章經常來飲酒消遣的地方。

柳雲飛離開小酒店之後，便沒有再去別的地方，一直到了老龍坡，在石墩上一坐，運功調息起來。

不多久，柳雲飛便發現附近來了人，但來人並沒有立時現身，只守候在附近，看樣子那人是在監視着柳雲飛。

柳雲飛不動聲息，知道了只當不知道，依然端坐不動，微風中飄來一陣淡淡的幽香，柳雲飛暗暗一皺眉頭忖道：「是個女人，那會是誰呢？」

那陣飄來的幽香陌生得很，既不是顏美霞的，也不是梅雪華的，除了她們之外，頗令人難以猜度。

忽然，柳雲飛心中一動，試探着化氣成絲，向着那人藏身之後，輕喝道：「你是香兒吧，還不走出來。」

香兒就是王碩如的外孫女鄧香君，她準是替蔡勁章來探虛實的，由此可見蔡勁章就在附近。

一聲輕笑，一條人影，直瀉到柳雲飛石桌之前。

可不正是香兒，她還是那樣胆大，還是那樣調皮，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神態，冷哼一聲，道：「你知道本姑娘的大名，當更知道本姑娘的厲害，小子，你到底是什麼人，報上名來。」

柳雲飛不禁笑道：「香兒，你眞是有眼無珠，連本大俠都不認識，還道什麼名號。」

鄧香君大發嬌嗔道：「誰和你打啞謎，快報上名來，否則別想見到我師叔。」

柳雲飛發出一股游絲般的細聲，投入香兒耳中，道：「聽了我的名號可不要大驚小怪，快帶我去見你外公……我就是你柳大哥，柳雲飛！」

鄧香君一聽是柳雲飛，想不驚都不行，還是大叫一聲，道：「你眞是……？」

柳雲飛大喝一聲道：「香兒，你怎樣了？」

鄧香君接着發出一聲輕嘯，嘯聲過後，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傳到，來人不止一人，但都停止於附近，現身而出的只有老夫子王先生一人。

王老先生蒼老多了，令人一見之下，不由感慨叢生，柳雲飛一面輕聲報名，一面向前行禮。

王老先生證實柳雲飛無誤之後，哈哈一笑：「此地不是談話之處，走，到老夫隱身之處去。」

柳雲飛與王老夫子盤桓了一個多時辰，才告別回到天虹山莊。

這時天還沒有亮，天虹山莊一片寂靜，但戒備並未鬆懈，可是以柳雲飛今天的功力，眞比身入無人之境還隨心所欲。

大師兄的書房裏射出一道燈光，柳雲飛心中暗忖道：「怎麼啦，大師兄還沒有睡？」

一種關愛之情，在柳雲飛心坎上油然而生，他不禁轉身向師兄書房奔去。

師兄轉嘆之聲，在窗外聽得非常清晰，和師兄對坐在燈前的居然是師兄的女兒顏美霞。

顏美霞滿臉淚珠，淚珠映着燈光，發出點點閃光，好清楚的畫面。

師兄深沉的聲音道：「霞兒，你眞能確定他不是雲飛？」

顏美霞道：「我一見他，就知道他不是小師叔。」

師兄道：「那你爲什麼不早說？」

柳雲飛暗忖道：「誰說她少不更事，沒有主張，原來她也一點不讓梅雪華。」

顏美霞道：「我不動聲色，是想查出小師叔的下落，他敢假冒小師叔的身份而來，一定有相當的把握。」

大師兄道：「結果呢？」

顏美霞道：「那人機警得很，也大胆得很，居然當面承認他是假冒的小師叔，他說小師叔死了。」說着，說着又哭起來了。

大師兄怒聲喝道：「好一個大胆的狂徒。」

顏美霞道：「那惡徒警告你老人家，要你老人家最好聰明一點，不要扯破臉皮，否則……」

大師兄氣得吼道：「否則怎麼？」

顏美霞說道：「那惡賊道，他巳在莊中所有的人身上下了最慢性劇毒，你老人家要不和他合作，他就要叫全莊之人毒發身亡。」

大師兄嗤笑一聲，道：「怕死的人，就不是天虹山莊的人。」

顏美霞道：「死並不可怕，含恨而死，孩兒實在不心甘。」

大師兄道：「對，我們就是死，也要殺了那小子，以洩心頭之恨。」

顏美霞道：「殺那小子一人，難消心頭之恨。」

大師兄道：「你是想把那幕後的指使人找出來，只怕不容易吧。」

顏美霞說道：「孩兒認爲要找出那指使人並不困難，只是孩兒請你老人家准許孩兒嫁給那小子，然後，孩兒才能進行孩兒的計劃，爲小師叔報仇，爲你老人家雪恨。」

大師兄聲音一啞道：「那小子可是巳經欺負了你？」

顏美霞道：「沒有，孩兒就是嫁給了他，也有辦法保持這清白之身，將來在泉下與小師叔相見，也決不會叫你老人家蒙羞。」

這是多麼感人的深情，大師兄未說話之前，柳雲飛巳是激動得發出一聲輕嘆。

「什麼人？」大師兄震破窗戶，猛然向柳雲飛立身之處撲來。

原先的顧慮沒有了，柳雲飛也就不再走避，迎着大師兄顏春輝撲來的身形，雙手一翻而出，把住大師兄顏春輝的雙手，輕喝了一聲，道：「師兄，是師弟我柳雲飛！」

大師兄顏春輝撲來的掌力可非同小可，可是被柳雲飛把臂一架，顏春輝的身形便被柳雲飛抓住了。

顏春輝先是一驚，接着又是一喜，開口叫了一聲：「飛弟……」

柳雲飛放下大師兄，拜倒地上道：「小弟無禮，請師兄恕罪。」

顏美霞這時也隨身掠了出來，見狀之下一楞道：「這是怎樣一回事？」

顏春輝拉起柳雲飛道：「有話到密室去談去。」

柳雲飛忽然扭頭向一株樹影之下，招呼道：「梅三妹，你也請來吧。」

梅雪華被叫破之後，不得巳現身出來，隨着柳雲飛轉入密室之內。

顏美霞望着柳雲飛一皺秀眉道：「你眞是小師叔麼？」

梅雪華笑道：「霞妹，你放心，我可担保，他就是你不折不扣的小師叔。」

顏春輝笑道：「傻丫頭，眞要死了還能站在這裏麼？雲飛，快先說明一下你的近況，否則，都要鱉死了。」

柳雲飛要言不繁的說完自己經過情形，顏春輝聽得歡呼一聲道：「你找到師父了，這就撥雲見日，天下太平了。」

柳雲飛一嘆道：「師父把一切事情一推，又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顏春輝一皺雙眉，問道：「師父怎樣說？」

柳雲飛道：「他叫小弟看着辦，什麼交待都沒有。」

顏春輝心中難以釋懷的一嘆，道：「師父他老人家也是……」

梅雪華道：「顏師伯，老道士可是把一身本事都傳給了柳大哥，他要柳大哥看着辦，自是相信柳大哥有這份能耐……」

顏春輝眉頭一皺，臉現不悅之色，柳雲飛忙道：「梅三妹他們從小就這樣稱呼師父，師父也喜歡他們這樣稱呼，師兄可不要介意。」

顏春輝點頭道：「啊！」了一聲，臉色這才和緩了下來。

顏美霞却又接口道：「雪姊姊，小師叔什麼時候又成爲柳大哥了。」

梅雪華冰雪般的聰明心肝，看透了顏美霞心裏起了發酵作用，於是索性氣她一氣，道：「現在不叫他大哥，將來就不好稱呼了。」

顏美霞秀臉一紅，幾乎要哭了出來，頭一低，訥訥地道：「你……你……」

梅雪華見好就收，哈哈一笑，說道：「霞妹，別難道，老道士有話，只要年齡相若，誰都可以和他平輩論交，你也不例外。」

好利嘴的丫頭，一句話能發又能收，逗了人，又叫人心裏又慰又甜的。

柳雲飛却沒看出顏美霞心中巳是釋然，忙又道：「美霞，師父他老人家確是這個意思。」

顏美霞一挑秀眉羞惱爲嗔道：「是這意思又怎樣，哼！」

顏春輝微微一笑道：「師父看過我給你的那封信？」

柳雲飛點點頭道：「是。」

顏春輝道：「你的身世，你問過師父沒有？」

柳雲飛搖了搖頭道：「小弟一心功練，忘了問師父了。」

顏春輝輕輕一跺脚道：「唉，你爲什麼不問呢？」

柳雲飛悻悻的道：「因爲信物被人取去了，所以，我就沒有想起問了。」

梅雪華微微一顰柳眉道：「被人取了，可是我娘？」

柳雲飛道：「是秋娘，也是她把我打落懸岩，才遇見師父的。」

梅雪華大驚道：「你說秋娘暗算了你，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們？」

柳雲飛一嘆道：「我向你娘提過，你娘不大相信，她認爲可能是別人假冒的，我也就不好堅持己見了。」

梅雪華情急地道：「你看她是不是假冒的呢？」

柳雲飛道：「以我的看法，她的語氣神態，無一不是秋娘本人，可是你娘那樣一說，我也不敢斷言了，而且，我也沒有再見到她，無法再作判定了。」

梅雪華點頭道：「可能就是她，我也發現她的心緒甚是不寧，沒想到她居然吃裏扒外，這……這……可如何是好……」

柳雲飛一嘆道：「我想她與你們家中感情深厚，受人所愚害我可以，要她害令堂，料她也昧不起心來，你盡可放心，不會有事的。」

梅雪華憂心忡忡的道：「人一味了良心，什麼事做不出來。」

其實這份憂心，並不能解決問題，就算有事，遠水也救不了近火，顏春輝輕咳了一聲，轉過話題道：「師父沒有看到那些信物，這就怪不得師父不聞不問了。」

這話裏面有話，柳雲飛銳敏的應聲道：「大師兄，您這話怎講？」

顏春輝道：「信物一共是二件，一枚小金環和一枚斷玉釵，小金環是與你身世有關，斷玉釵却是師父的東西，師父有過話，在某種情形出現時，速將斷玉釵送給他，他自有處理。」

柳雲飛道：「您可是發現某種情形出現了？」

顏春輝道：「正是如此，所以爲兄才要你去找尋師父，同時我又担心師父巳不在人世，這才將你重托梅夫人。」

師兄的話他完全明白，但他沒追問下去，會心而巳，柳雲飛心中一動道：「那些人可是衝着師父的『九魁手』來的？」

顏春輝道：「師父的『九魁手』天下無敵，自是爲人人所垂涎，事發之初，我也認爲是爲了師父的武功秘笈而來的，他們一定是懷疑師父把武功秘笈留在此處，但後來的事實發展，這種想法似乎不大正確。」

柳雲飛道：「什麼地方不對？」

顏春輝說道：「他們的來勢，如雷如霆，但是自你一走之後，他們就顯得雷聲太雨點小，不了了之了，由此可見，他們一定知道我這裏沒有什麼『九魁手』的武功秘笈，而他們所要找的一定是師父本人了。」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話聲一揚又道：「師父的『九魁手』天下無敵，說他們憑武功去找師父，那是太抬舉他們了，想必他們一定另有別的把握，所以才敢去找師父。」

柳雲飛道：「師兄，您猜想那是什麼把握嗎？」

顏春輝一搖頭道：「難，難，難！這個問題一直在我腦中困擾着我，我就是猜不出來。」

柳雲飛向梅雪華道：「梅三妹，你從令兄那裏可有什麼發現？」

梅雪華悻悻的道：「他對我是掩口葫蘆一個，一問三不知，他根本就沒把我當他的妹妹。」

柳雲飛問道：「那他問了你一些話沒有？」

梅雪華說來更是火大地道：「他帳本就不關心我的事，我的事他壓根兒就沒問過半個字，我們兄妹之間的情誼連普通朋友，半個點頭之交情都算不上，所以，我們現在碰面的時候，就像陌生人似的，誰也不理誰。」

柳雲飛進一步問道：「他過去對你們好不好？」

梅雪華道：「他在家時，對我們兩個妹妹倒是很好很愛護，不知怎樣會變成這個樣子，想想就叫人難過。」

顏美霞忽然以堅決的口吻道：「還是照我原來的決定辦吧。」

顏美霞這句話聽來好像沒頭沒腦，其實她的意思誰都明白，顏春輝面色一肅道：「不行，現在情形不同，你這種念頭，就從此打消，而且以後儘量避開他……」

顏美霞道：「這怎樣行呢？人家豈不要起疑心。」

顏春輝道：「他起疑心，就讓他起疑心好了，也許這樣反而更能明瞭他們的眞意。」

顏美霞道：「可是，他在我們全莊人身上下了毒呀！」

顏春輝道：「爲父就沒有中毒的感覺，誰知道他的話是眞是假？」

梅雪華忽然問柳雲飛道：「柳大哥，你有中毒的感覺沒有？」

柳雲飛道：「好像沒有，你呢？」

梅雪華道：「我也沒有。」

柳雲飛道：「師兄的話也許說得對，也許他們的話是假的，只是唬人的。」

顏美霞道：「也許那話不是假的，而是眞的哩！」

柳雲飛道：「就算是眞的吧，我們也要證明之後，才能相信，話再說得重一點吧，就算證明我們都中了毒，我們也不能任人宰割。」

梅雪華道：「柳大哥，你可是要改變你原來暗中行事的計劃了。」

柳雲飛道：「正有此意。」

梅雪華望着顏美霞微微一笑，道：「啊，我明白了。」

顏美霞道：「雪姊，你明白什麼？」

梅雪華酸溜溜的道：「沖冠一怒…」

柳雲飛臉色一紅，喝聲道：「梅三妹，你就留點口德吧。」

梅雪華幽怨的一嘆道：「天道也太不公平了。」

顏美霞皺了一皺眉頭道：「雪姊，你在說什麼呀！」

顏春輝却是暗中忖道：「小師弟接受了霞兒了，這可是太好了，這梅丫頭，一定也是爲了小師弟而來的……」

顏春輝想着不由得笑出聲來：「呵！呵！呵！皇天不負苦心人，雪兒，我想雲飛不是沒有心肝的人。」

梅雪華抓住這個機會，一瞄柳雲飛道：「柳大哥，是麼？」

說良心話，柳雲飛實在非常喜歡梅雪華的朗爽豪邁，他也知道她的一片苦心，只是，他不知道如何處理是好，現在可逼到他頭上來了。

他臉上一紅，訥訥地道：「我……」他忽然心中一動，把目光投向了大師兄顏春輝。

顏春輝接住話道：「雪兒，師伯的話，不會有錯。」師伯的話，眞比柳雲飛的話還更可靠，柳雲飛還得顧着顏美霞，而師伯作主，就沒有這層顧慮了。

梅雪華大喜過望，向顏春輝一禮道：「師伯，雪兒感激不盡。」

顏春輝哈哈一笑，道：「只是太便宜這小子了。」

顏美霞一心担心着目前的困境，竟沒有注意到他們三言兩語之間，解決了另一個困難的問題，兀自不覺的笑道：「爹，你們把話兒說到那裏去了。」

顏春輝一笑道：「沒有什麼，我們言歸正傳吧，雲飛，那麼我們明天就擺下鴻門宴，一鼓把他們擒下，以逸待勞，看他們下一步如何進行。」

柳雲飛點頭道：「好，就這樣辦，我現在就出去佈置一下，把他們設在附近的暗樁一網打盡。」

顏春輝道：「你還有帮手，那些帮手是什麼人？」

柳雲飛笑笑道：「我們正午十二時開宴，開宴前一刻鐘，他們都會來作客。」說着，起身向外走去。

梅雪華叫住柳雲飛道：「柳大哥，我大哥的事呢？」

柳雲飛道：「前議作罷，併在一起辦吧。」

風雲多變，人事也是多變，顏春輝不動聲色的作好了必要的準備。

一場惡鬥　結局團圓

天虹山莊大廳之上擺起了六席酒宴。

擺宴的說詞是：顏美霞的生日，家人爲她慶生。

外客只有假柳雲飛與梅氏兄妹。

顏美霞陪着假柳雲飛，梅雪華陪着哥哥梅少華，大家臉上都堆滿了笑容，誰都看不出笑容後面埋藏的利刄。

開席了，忽然不見了柳飛雲，假柳雲飛連連向梅雪華示意。要她查明柳飛雲的去處，這時梅雪華却置若罔聞，不要理會他了。

馬上就開席了，假柳雲飛雖然生氣，却也無可奈何。坐在酒席上，假柳雲飛雖然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心理上却是有着一種說不出的不祥之感。

酒過三巡，莊丁忽然進來報道：「莊主，莊外又來了一位柳……柳……」

顏春輝作色說道：「柳什麼？好好的說。」

那莊丁指着假柳雲飛，吞吞吐吐的道：「又回來了一位少莊主。」

顏春輝大吼一聲，道：「顏貴，你在胡說八道些什麼？」

「大師兄，顏貴不是胡說八道，是小弟眞的回來了。」果然又來了一位柳雲飛，他身後而且還跟來二個人，一位就是本

地的教書先生王老夫子，另一位就是那小酒家的老闆蔡勁章。

座上的假柳雲飛只皺了一皺眉頭，但却沒有絲毫慌亂的神色，只靜靜的坐在那裏，嘴角翹起一抹冷笑。

顏春輝一臉錯愕之色，望了望假柳雲飛，又望了望眞的柳雲飛，雙手一攤，哈哈大笑道：「眞雲飛，假雲飛，你們到底誰是眞雲飛呀。」

假柳雲飛冷冷的道：「師兄，您不會分不出眞假吧。」他已經向顏美霞表明過身份，當然也知道顏春輝知道他的身份，但却有持無恐的說出這種有把握的話來，那是表示吃定顏春輝，料想他不敢說自己是假的。

顏春輝搖了一搖頭，道：「你們兩人像貌一樣，語態神情一樣，爲兄實在分別不出來，不過眞雲飛的武功是爲兄親授，你們走兩招看看，爲兄便可眞假立判。」

假柳雲飛乾笑一聲，道：「師兄，人家有備而來，只怕武功也難分眞假啊！」

眞柳雲飛道：「那也不見得，你就下來動手吧。」

假柳雲飛的身份並未被點破，何況他自認功力過人，就利用這機會把眞柳雲飛制住，豈不更好，因此他點頭一笑，走出座外，向柳雲飛道：「朋友，你的胆子倒也不小，居然敢到天虹山莊來冒名行騙，想必有幾分眞才實學，那就請接招吧。」

說到動手，他可不再禮讓。話聲一落，人已射步而上，舉手便是一掌，攻向柳雲飛胸前大穴。

柳雲飛練的功夫，天虹山莊人無一不知，柳雲飛就用顏春輝所授的功夫和那假冒自己的人動起手來。

他們兩人這一動起手來，這時把所有的人都看儍了。

那假冒柳雲飛的人，舉手投足風行雷動，功力高得出奇，眞叫人替柳雲飛担心不已。

而柳雲飛就用天虹山莊的功夫和他動手，却也打得有板有眼，毫無遜色。

提起柳雲飛今天的成就，眞要全力施爲，痛下殺手的話，那假冒之人雖然功力奇高，只怕也非柳雲飛的敵手，可是柳雲飛現在沒有立施殺手，甚至也沒估那人的上風，儘量引誘那人全力施爲，暗中由王老夫子這位武林大家去瞭解那人的出身來歷，進一步去研究赤城山主的身份。

顏美霞只看得心驚肉跳，捏一把汗水道：「雪姊，你看，小師叔怕不行啦！」

梅雪華道：「你怎樣知道柳大哥不行了？」

顏美霞道：「我們一塊兒長大，他有多少斤兩，小妹那有不知道之理，他要不是近來功力大進，只怕連那人三招都接不下來，雪姊，我担心弄巧成拙，反而害了小師叔，這却如何是好？」

看她那付情急的樣子，好不叫人憐惜，梅雪華摸着她的手，安慰她道：「你小師叔的功夫，高低深淺已經到了不可思議的境界，你放心，不會有問題的。」

顏美霞憂心忡忡的道：「那人太厲害了啊！」

梅雪華一笑道：「再厲害也强不過你小師叔去……」

說話之際，梅少華忽然掩了過來，梅雪華幌身擋住梅少華道：「大哥，你可不能亂來。」

梅少華道：「你說，這柳雲飛到底是什麼人？」

梅雪華道：「柳雲飛自然就是柳雲飛，還能是什麼人？」

梅少華道：「他可是到過我們梅莊的那位柳雲飛？」

梅雪華點頭道：「正是他。」

梅少華訝然道：「他沒是死？」

梅雪華道：「他爲什麼要死？」

梅少華頓脚道：「糟了，快叫他們不要打了。」

梅雪華冷笑一聲，道：「你有本事你去拆解他們去，我可不行。」她對哥哥一肚子不高興，這時可不顧一切的表示出來了。

梅少華原是對人冷冷冰冰的，這時忽外熱心起來，大喝一聲道：「你們住手！」一幌肩，便向他們兩人之間衝去。

「這裏不用你插手，去你的。」蔡勁章一聲大喝，截住梅少華就是一掌。

梅少華立卽還掌相迎，兩人又打成了一對。

梅少華的舉動很奇怪，梅雪華不理會他，蔡勁章又截住他打了起來，他的想法根本沒有機會表示出來只有胎死心中了。

蔡勁章以往深藏不露，隱身於小酒店之內，這一顯露身手，居然與梅少華打了個秋色平分。

要知梅少華乃是梅莊的少莊主，除了家傳絕學外，也受過半瓢道士的指點，可說是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蔡勁章能和他打得不分勝負，蔡勁章的成就可想而知。

這時最驚訝不過的是天虹山莊莊主顏春輝，顏春輝與蔡勁章可說是緊隣鄉親，過去雖然很少親近，却也彼此有個認識，這時才發現他居然有這樣高的身手，眞是有眼無珠，慚愧不已。

一時間，只見王老夫子看着他們的打鬪，手捋青鬚，臉含微笑點頭不已，看來，他又是一位大行家。

顏春輝自王老夫子他們隨同柳雲飛進來之後，就沒機會去招呼他們，這時顏春輝趕忙走向王老夫子，抱拳爲禮道：「春輝有眼無珠，不知老前輩乃是隱世神龍，失敬失禮之處，尙望老前輩海涵，請！請老前輩上座。」

王老夫子微微一笑道：「莊主不用客氣，老夫與令師弟乃是忘年之交，此時亦非客氣之時，彼此隨便吧。」

可不是，就這幾句話之間，場中已經有了極大的變化。

這變化不是勝負已決，而是柳雲飛身上出現了可怕的情形。

柳雲飛和那假冒之人的惡鬪，柳雲飛雖然沒有使出全力以求獲勝，但却緊逼着那冒牌之人全力以赴，使出了壓箱底的本事。

這原是非常理想的情勢，但現在情形好像有點不對勁，柳雲飛的戰力沒有變化，但他的臉色却有了非常可怕的變化，變得一臉血紅，好不怕人。

顏春輝大驚失色，忍不住向王老夫子求救道：「老前輩，雲飛的情形看來不妙

，這却如何是好。」

王老夫子瞪大着眼睛，沒有答話，却搖了一搖手，要顏春輝不要打岔。

顏春輝的心神更是不安，不由得又踱到梅雪華身旁，道：「雪華，你看雲飛怎樣了？」

梅雪華皺着秀眉道：「師伯，你看他是不是中了毒？」她直覺的想到了中毒的事。

顏美霞驚叫一聲道：「他說得一點不假，他眞在全莊下了毒，這如何是好？」

顏春輝恨恨的一頓脚道：「美霞，去替爲父把『過天星』取來。」

「過天星」是一種非常惡毒的暗器，顏春輝得自無意之中，因其惡毒，顏春輝壓根兒就不準備用它，現在他可急了，準備什麼都不顧了。

顏美霞心急柳雲飛，要她的命都可以，莫說去取「過天星」，當下一點頭，回身就走。

王老夫子不知什麼時候，也走過來了，伸手攔住顏美霞道：「不要輕舉妄動，『過天星』更使不得，否則，天虹山莊眞要全莊皆亡了。」

顏美霞當然也認識王老夫子，只是她還沒意會到王老夫子的眞正身份，情急之下，口不擇言道：「老夫子，你懂什麼，還是回去吟詩作對吧。」移形換步，便要繞過王老夫子而去。

王老夫子微微一笑道：「顏姑娘，你要想你小師叔活下來，你就最好聽老夫的話。」不見他怎樣出手，他就擋住了顏美霞，不讓顏美霞過去。

顏春輝只有輕喝一聲，道：「美霞，聽老夫子的話，不要去了。」

顏美霞心不甘情不願的叫了一聲：「爹……」

顏春輝道：「聽老夫子的話，不會有錯。」

轉身向王老夫子一抱拳道：「老前輩，你看……」

王老夫子道：「顏莊主，老夫可以告訴你一句話，那假冒雲飛的人，來頭可大，就令師見了她，也只有退避三舍，你更是惹不起她了。」

顏春輝一震道：「老前輩，你知道他的來歷？」

王老夫子道：「老夫是從他武功上看出他的來歷的。」

顏春輝道：「他是什麼來歷？」

王老夫子不答他的問話，却話題一轉道：「你們看，柳雲飛的神色已穩定下來了。」

大家齊向柳雲飛望去，只見柳雲飛的臉色又由赤紅漸漸恢復正常了。

大家不由齊聲吁了一口長氣，只見王老夫子點點頭，一臉欣喜無比之色，道：「看來雲飛這年來的成就，比令師當年的成就有過之而無不及了。」

顏春輝一臉疑惑之色道：「老前輩，晚輩愚昧，尙請明示。」

王老夫子道：「你難道沒有看出來，雲飛中了他們的暗算。」

顏春輝道：「是不是中了毒？」

王老夫子道：「他是不是中了毒，老夫倒是不知道，老夫只知道他以本身的功力，一面消除身體上的困擾，一面與敵作戰，居然能够兼顧併進，這一點看來，當知他已經有了過人的成就。」

顏美霞喜笑顏開地道：「這樣說來，他是不會有什麼危險了。」

王老夫子點頭道：「姑娘放心，他絕不會有什麼危險。」

眞的，柳雲飛越打越是正常，臉色也由紅而淡，由淡而恢復了本色。

王老夫子忽然向柳雲飛傳聲，道：「拿下他來，結束了這場打鬥吧。」

柳雲飛在打鬥中確實遭到了極大的困難，原來，當他功力運轉到某種程度時，他忽然發現有二道經脈有滯澀受阻的現象，這種現象使他的功力只能發揮到某種程度，就無法加强運轉，也就是說，他的功力已經被限制了，只能發揮到這種程度爲止。

幸好柳雲飛在「老梅坪」悟透了梅嶺十二經的行功妙法，既能十二歸一，自然也能一化十二，於是他一面與那假冒之人打鬥，一面運功自通經脈，這才發生了那教人替他担心不已的現象。

當然，那假冒的人也看出了這一點，可是使盡了辦法，就是制不住柳雲飛，因此，使他暗中震駭到了極點。

眼看柳雲飛就要恢復正常了，那假冒之人，暗中一咬鋼牙，狠心忖道：「好，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你看我的『赤玉掌力』吧。」暗中運轉功力，向雙掌之上凝去，剛才是柳雲飛的顏面變成了赤紅色，現在他的手掌却變成赤紅色了。

正好這時王老夫子也發話要柳雲飛結束這場打鬥，柳雲飛功力一提，就要施出殺手，一分高下了……

就在這時候，忽然有人沉聲喝道：「都與老身住手。」喝聲從空而到，聲音不大，但却有着一股無比的震撼之力，尤其還在惡鬥中的四人，都被這種勁力震得心神皆顫，功力爲之一窒。

就在他們功力一窒之際，突然有一股奇大的力道，從上而下，向他們壓到。

爲了避讓那力道，惡鬥中的四人，各自晃身急退，場中的打鬥也自停止了。

說來話長，其實只是一刹那之間，大家一怔之下，只見一位老夫人領着四個老婆婆直闖了進來。

那老夫人一路走來，只見她所經之地，所有之人被一股無形力道逼得紛紛向兩旁退去。

來勢洶洶，令人側目。

那個假冒的人和梅少華都是面色一肅，垂手躬身，侍立相迎。

顏春輝冷笑了一聲，就要挺身而出問話，却被王老夫子示意保持冷靜，不可妄動。

那老夫人走到大廳上首之時，四位老太婆之一，已搶身而出，搬了一張太師椅放在正中央，老夫人向太師椅上一坐，目光像閃電般一樣，冷笑一聲，道：「好大胆的天虹山莊，居然向老身的人下起手來了。」

柳雲飛劍眉一揚，長笑了一聲，截口道：「老前輩，何其苛於責人，昧於責己，你赤城山的人，不欺凌到天虹山莊來，天虹山莊何敢冒犯前輩的人。」

老夫人當然就是那自稱赤城山主的人，柳雲飛識得她，她却不識得柳雲飛，因爲現在的柳雲飛已恢復了本來面目，不再是那又醜又髒的樣子，她自是認不得他。

赤城山主怒笑一聲道：「小子何人，你們天虹山莊有大人沒有？」

柳雲飛昂然道：「晚輩柳雲飛，老前輩的作爲不是正爲晚輩而來麼？」

柳雲飛三個字，倒眞使那老夫人楞了一下，目光正視了柳雲飛一下，微微皺眉道：「你就是柳雲飛？」

柳雲飛道：「晚輩就是眞眞實實的柳雲飛。」

赤城山主冷然道：「今師兄顏春輝呢？叫他出來見老身。」她對天虹山莊什麼都知道，眞是有心之人。

顏春輝一動身王老夫子已走在他前面，而且還打着哈哈笑道：「山主別來無恙，可還記得小弟王某人。」

赤城山主臉上微現訝然之色，但仍然冷傲的一笑，道：「王碩如，又是你從中作梗。」

王老夫子王碩如只笑了一笑，也不加分辯，身形一側，向顏春輝輕喝一聲，道：「春輝，還不向前拜見你師……」「師」什麼？

赤城山主沒讓他說下去，冷笑一聲，道：「你就是顏春輝？」

顏春輝雖然還不大知道王老夫子的身份來歷，但他也看得出這位王老夫子大有來頭，再由王老夫子推想到這位老夫人，不言可知這位老夫人更是難惹難纏的人物了。

顏春輝雖然不是長袖善舞一類人物，可也眼高眼低，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本身的修養加上一分做主人的道理，他倒是謙和有禮的道：「在下就是顏春輝，前輩有何見教？」

赤城山主一指那假冒柳雲飛的年青人道：「你知道他是什麼人？」

他那裏知道他是什麼人，不由得愕然道：「他是什麼人？」

赤城山主道：「他就是令師父半瓢道士的兒子，也就是天虹山莊眞正的莊主，顏春輝，你鵲巢鳩佔，也該把天虹山莊還給他了吧。」

天虹山莊最初確是半瓢道士的，那是他沒有當道士以前的事，後來，半瓢道士收了顏春輝這個徒弟，也就把天虹山莊交給了他。

顏春輝當場一楞，他可不是忘恩負義的人，更不是貪財好利的人，如說那人就是半瓢道士的兒子，他是除了拱手相讓之外，別無半個「不」字可說。

顏春輝目光投向王老夫子，希望王老夫子能給他一個啓示，因爲，王老夫子既然認識這赤城山主，剛才又說了一個「師」字，顯見王老夫子必知眞情，是以，抱着憑他一言而決的企望，企望王老夫子說出一句有份量的話來。

王老夫子這時忽然猶豫了起來，吞吞吐吐，說不出半句話來。

顏春輝渴望地等着王老夫子的話，柳雲飛却爲王老夫子的態度大爲不耐，向前一步，道：「老前輩，有什麼話，但請直說無妨，敝師兄胸心廣大，沒有什麼現實問題承受不住，老前輩無須顧慮了。」

王老夫子點頭下定最大的決心，道：「這位赤城山主夫人一向以令師的夫人自居，可是令師並不承認，奇怪的是，他更沒有否認過，至於，這位公子是否令師的公子，老朽就不大清楚了。」

赤城山主點了點頭道：「王碩如算你還是一個有良心的人，說的話很公道，你可知道半瓢老鬼爲什麼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的原因何在？」

王老夫子訕訕的一笑道：「老夫確實不知。」

赤城山主的目光轉向顏春輝道：「春輝，老身托大，要直呼你的名字了，你不見怪吧。」臉上居然有了淡淡的微笑。

顏春輝聽了王碩如的話，就作退一步的想法，這位赤城山主至少也是長輩身份，自己既是晚輩，就應有晚輩的禮數因此欠身道：「禮當如此，老人家請吩咐。」

赤城山主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說來這是幾十年前的老公案了，老身爲了云兒的身世，老身也只有老起臉皮舊事重提了。」

照赤城山主的說法：赤城山主與半瓢道士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之下，一見鍾情，有了他們的孩子古非云，可是他們沒有成禮完婚，半瓢道士不知爲了什麼原因招竟然棄她而去，做了個道士又不像道士的怪人。從此之後，一個追，一個逃，半瓢道士總是不與她見面，半瓢道士顯然是不承認他們過去的關係，但事實俱在，他又不能昧着良心否認這個事實，因此造成了這種尷尬的局勢。

後來，半瓢道士忽然在江湖上失了踪，她也就死了這條心，爲了孩子守在赤城山，準備終老是鄉。

前兩年，她忽然得到一個訊息，知道半瓢道士仍在人世，這才又勾起了她的舊情，決心找到半瓢道士，把孩子交給他，他可以不要她，孩子總是他的，他總不能叫孩子永遠做一個沒有父親的人吧。

赤城山主說這段話時，她似乎完全變了一個人，雖然有些話她不便出口，但却聽得大家無不爲她的不幸付以極大的同情之心。

尤其顏春輝更是聳然動容，跨前一步，向赤城山主拜了下去道：「請恕晚輩不知之罪，前輩如有所命，但請吩咐，晚輩無不遵命。」

因爲師父沒有承認她的身份，所以，顏春輝也不能直稱她爲師娘，但他却肯定了這份情份，以大禮表示了他的誠意。

赤城山主含笑揮手道：「不知者不罪，你起來吧。」

顏春輝起立垂手站在一旁。

赤城山主一揮手，向那古非云道：「非云，向前見過大師兄。」

古非云走向顏春輝一面說道：「小弟古非云叩見大師兄。」雙膝一屈，就要拜了下去。

顏春輝拉住古非云一笑道：「賢弟少禮，見過就是了。」

古非云身子一沉，顏春輝那裏還拉得住他，只有受了他一禮。

顏春輝受完古非云一禮之後，便向柳雲飛招手道：「雲飛，你還不拜見古老前

輩與二師兄。」

柳雲飛眨着眼睛，臉上是一片疑訝之色，方待勉强向前之際，赤城山主喝聲道：「且慢。」

柳雲飛一震道：「老人家……」

赤城山主道：「你眞是柳雲飛麼？」

柳雲飛道：「老人家何以認爲晚輩不是柳雲飛？」

顏春輝一旁也道：「老人家，他實在就是柳雲飛師弟。」

赤城山主道：「你柳雲飛師弟有這樣高的武功麼？」

顏春輝一怔，忖道：「說得對呀，就算柳師弟遇見了師父，師父也不能在一年不到的時間之內，將他脫胎換骨改變成一個功力如此深厚的高手呀。」

想想實在有道理，不由得望了柳雲飛一眼，不說話了。

人，心中就不能有猜疑之心，顏春輝猜疑之心一起，他雖然沒有說什麼，但給柳雲飛的心理打擊可就大了。

柳雲飛劍眉一軒……。

忽然，顏美霞尖叫一聲，搶身出來道：「不，我知道，他是小師叔柳雲飛。」

赤城山主道：「霞兒，不要激動，老身說他不是柳雲飛，還有人證哩！」

接着大喝一聲，道：「來人，把秋娘帶上來。」

秋娘被推進大廳之中來了，看她那樣子，不知受盡多少折磨，人也不成了人形，但認識她的人，一定還認得出她絕對是秋娘。

秋娘精神萎靡，兩眼無神，兩人挾着她，她的雙腿都站不直了，完全是拖了進來。

赤城山主得理之下，更表現了她的風度，示意讓秋娘坐在地上，然後輕言細語地道：「秋娘，你說，你是怎樣謀害柳雲飛的？」

秋娘的意志好像完全崩潰了，赤城山主要她說什麼，她就說什麼，一句不假的把謀害柳雲飛的經過情形說了出來。

聽得柳雲飛直皺眉頭，因爲她說的都是眞話，沒有半句假話。

赤城山主長嘆一聲，道：「你說柳雲飛被打落那懸岩之下，有無活命機會？」

秋娘道：「懸岩之下，深不可測，萬無可活的機會。」

赤城山主只望了柳雲飛一眼，沒說他什麼，但她的意思沒有人不明白，那是肯定了柳雲飛的身份的可疑。

赤城山主接着又道：「你爲什麼要謀害柳雲飛？」

秋娘說道：「我跟了梅家一輩子，臨老一無所有，有人給我銀子，所以我就下手了。」

赤城山主道：「銀子不少吧！」

秋娘答道：「我一共得了二十萬兩銀子。」

赤城山主道：「是誰要你謀害柳雲飛的。」

秋娘道：「那人幪面出現，其爲何人不得而知。」

赤城山主一笑道：「老身知道……來人，帶雷朋！」

雷朋帶上來了，原來他就是梅莊的雷大叔。

赤城山主道：「雷朋，那暗中主謀要你買通秋娘殺死柳雲飛的人是誰，你說給大家聽一聽。」

雷朋恨恨的道：「他就是梅雙清那老賊！」

「不，不是我爺爺，雷大叔，你說話要憑良心！」梅雪華尖聲叫了起來。

赤城山主嘆惜一聲，道：「雪華，你放心，一人做事一人當，我們不會爲難你的，你是無辜的，……唉，老身眞不明白，以梅雙清的一生清譽，爲什麼要謀害柳雲飛？只可惜，他機警到極，聞風先跑了，沒有找到他，難以知道他眞正心意。」

古非云忽然接口道：「孩兒知道他的心意，因爲父親有一本武功秘笈存在他那裏，他不願交還秘笈，所以狠心謀害了柳雲飛。」

一言一語，合情合理，絲絲入扣，除了柳雲飛，沒有人不相信她說的話，連王碩如的目光都蒙上了一層暗影。

柳雲飛當然不相信她這一套，因爲他根本就沒有死，由於他沒有死，他就是活的反證，證明赤城山主的話大有文章，只是他一時想不透其中玄機而已。

赤城山主點點頭，目光向柳雲飛身上一落，道：「你到底是什麼人？爲什麼冒充柳雲飛前來頂罪，老身不爲已甚，又愛惜你這身工夫，只要他直言道來，老身作主，放你安全離去。」

柳雲飛找不出反駁的理由，却忍不住大聲叫道：「不，你說得不盡是事實，我就是實實在在的柳雲飛。」

赤城山主一笑道：「有誰能證明你就是柳雲飛？是你自己？」

蔡勁章大叫一聲道：「晚輩可以證明他就是柳雲飛。」

赤城山主冷眼一射，道：「你是什麼人？」

王老夫子道：「他是老夫的徒兒蔡勁章。」

赤城山主道：「王老弟，你是不是也想出來攪局？啊！是了，你和梅雙清的交情一向深厚，是不是不相信梅雙清會做這種事？可是，你別忘了，你也是半瓢道士的朋友啊！你難道……」聲音一啞，下面的話就說不下去了。

王老夫子說道：「就因爲小弟是雙方面的朋友，所以小弟才不敢說半句不實的話。」

赤城山主道：「照你說來，那他眞是柳雲飛了。」

王老夫子道：「老夫仔細想了一想，他確是柳雲飛不假。」

赤城山主冷笑一聲道：「那我問你，剛才我看他武功的修爲不讓你我，請你告訴我，你有什麼法子能在一年不到之內，把他造就得這般精進！」

柳雲飛雖然與王老夫子作過一番長談，柳雲飛不願過份顯現自己，所以也沒詳談武功精進的事，這倒難爲王老夫子了，他搖了搖頭道：「小弟無此能耐。」

赤城山主道：「誰有此能耐。」

王老夫子道：「半……」他本待把半瓢道士的名字提出來，話到口邊，心中一動，馬上改口道：「這就不知道了。」

赤城山主嘿嘿一笑道：「王碩如，料想你也去過梅家的老梅坪，如果你從那懸岩上跌落下去，你能生還麼？」

王老夫子苦笑着回答道：「老夫不能生還。」

赤城山主道：「那麼柳雲飛又如何能够生還？」

梅雪華忽然接口道：「晚輩知道。」

赤城山主訝然道：「你知道！」

梅雪華可是聰明絕頂之人，她發現柳雲飛絕口不提半瓢道士，想必其中必有原因，因此便挺身而出，亂說一通，道：「是的，晚輩知道，因爲那懸岩之下，並非絕無生路。」

赤城山主道：「此話怎講？」

梅雪華道：「因爲那懸岩之下也有一排老梅，平日爲雲霧所掩，人目難見，如果下落之時，落在那些老梅之上，則大有絕處逢生之可能。」

赤城山主怒聲道：「你怎麼知道？」

梅雪華道：「因爲晚輩就是大難不死之人。」她以身作證，雖是一片假話，却令人不能說絕無此事。

赤城山主怒目一橫望向梅少華，梅雪華一笑道：「老前輩，你可不要怪我哥哥沒有提起那事，因爲那是我家一件秘密大事，晚輩若非親身有此經歷，也是不知道的。而且事後也被嚴加告戒，不得說與任何人知道。」

赤城山主一笑道：「既有告戒在先，你爲什麼說出來。」

梅雪華道：「柳雲飛死裏逃生，這便不再是機密了，外人遲早都會知道，自當此時說出來，以釋羣疑。」

赤城山主忽然出口罵道：「胡說八道，老身不相信。」

梅雪華理直氣壯的道：「老前輩不相信，儘可派人去一探，便知晚輩沒有說假話。」

去查就要花時間，那時時移境變，誰知會發生多大的變故，不去查，你就絕不能說她不對，這一招倒確實高明，橫蠻如赤城山主也被說得一楞，點頭也不是，搖頭也不是，她只有橫了梅雪華一眼，表示了她的恨意。

當然，事情並不能就此作罷，赤城山主想了一想，一搖頭道：「就算柳雲飛沒有死，但也不能證明他就是柳雲飛。」

「老夫說他就是柳雲飛可成！」話是從半空中飄傳而到，人却在話聲進入大家耳中之後才慢慢走了進來的，而且進來的不只一個人，共有三人之多，一個清癯長衫老人，一個中年婦人和一位文文靜靜的少女。

那正是梅雙清和他的兒媳婦秦碧蓮孫女兒梅霜華。

赤城山主哈哈一笑，道：「梅雙清，你來得正好，你案子可發了。」

梅雙清微微一笑道：「老夫有什麼案子？」

赤城山主說道：「你謀害柳雲飛的案子。」

梅雙清一指柳雲飛道：「柳雲飛不是沒有死麼，那來謀害案子。」

赤城山主道：「他不是柳雲飛，現在我才想通其中道理，這假柳雲飛必是你安排出來的，用以掩飾你的罪行。」

梅雙清笑笑地道：「說起罪行二字，老夫倒想起了一件事。」

赤城山主道：「什麼事？」

梅雙清道：「逸城仙子可好？你待她怎樣了？」

赤城山主臉色一變道：「休提那賤人，老身把她宰了。」

梅雙清道：「據老夫所知，你雖困住了逸城仙子，但你却對她毫無辦法，更別說宰她了。」

赤城山主一怔道：「你怎樣知道？……」她的腦子馬上就想到了，目光一轉，投向梅少華，那知梅少華這時早已隱身到梅雙清背後去了。

赤城山主氣得大叫一聲道：「梅少華你這小子過來！」

梅少華欠身一禮，道：「梅家的人豈是厚顏無恥之人，要說有錯的話，那是錯在老前輩的識人不明。」

赤城山主恨恨的道：「梅少華你別得意太早，老身要你死之時，任是誰也保不住你。」

梅少華毫不在乎的笑哈哈的道：「晚輩知道老前輩練成了三屍絕戶掌，而且也在晚輩身上動了手脚，但偏偏晚輩身上有得這個東西，倒够老前輩白費心機了。」伸手懷中取去一隻碧玉蟾蜍。

碧玉蟾蜍善解百毒，爲武林奇寶之一，赤城山主差不多把嘴巴都氣歪了，怒極狂笑道：「這樣看來，老身倒是中了你們的詭計了，哈！哈！哈哈！當今之世，除了死道士之外，老身就不相信還有誰是我的敵手，你們這叫做壽星公上吊，自尋死路。」

梅雙清的態度就是那樣的冲和，緩緩的道：「古大姐，你可知道我們這詭計叫什麼名稱？」

赤城山主當然不是等閒之輩，一驚之下，大叫道：「調虎離山之計。」

梅雙清點點頭道：「你說對了，只怕這時瘋道士已經和逸城仙子會面了。」

赤城山主臉色大變道：「你說死道士沒有死？」

梅雙清道：「他要是死了，又有誰能把柳雲飛造就得這樣傑出。」

赤城山主這時已是心神大亂，語無倫次的道：「他眞是柳雲飛？」

梅雙清道：「他不但是柳雲飛，而且，他就是逸城仙子的兒子。」

赤城山主哈哈大笑道：「有他兒子在此，老身還不算失敗，梅雙清，你這老奸巨滑，也有失算的時候，竟然不顧利害把他的身份洩露出來了。」

梅雙清道：「古大姐，我是有意告訴你的。」

赤城山主一怔道：「我不信。」

梅雙清道：「老夫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你，誠如你所言，當今之世，除了瘋道士外，再無制得住你的人，但瘋道士念在舊情，不願向你下手，只有這位少年人，他與你有囚母之恨，他是當今之世唯一能殺你的人。」

赤城山主哈哈狂笑道：「憑他，別做春秋大夢了。」

梅雙清目光一轉，落在柳雲飛身上，

道：「雲飛，有些事情只怕你還不知道，老夫就此告訴了你吧。」

柳雲飛欠身道：「請老前輩指教。」

梅雙清道：「首先老夫要告訴你的是令堂逸城仙子仍在人世，現被她囚禁在赤城山區一處險地之內。」

柳雲飛一聽親娘還在，立時熱血沸騰，道：「晚輩這就去救她老人家去。」

梅雙清道：「你這一走，把我們丟在這裏，還要我們死在赤城山主掌下？」

柳雲飛悚然道：「是，晚輩一時情急，計不及此。」

梅雙清一望赤城山主道：「赤城山主與你娘本是表姊妹，說來你應該尊稱她一聲表姨。」

柳雲飛倒是有禮貌的向赤城山主欠身叫了一聲：「表姨。」

赤城山主一側臉，報之以一聲冷笑。

梅雙清接着道：「照說，你父親認識赤城山主在前，而認識令堂在後，但令尊不愛她，却愛令堂，於是她一氣之下就把令堂用計囚禁起來了。」

赤城山主喝道：「胡說，他父親不愛老身，他這兒子是那裏來的。」這句話她指的是古非云，現在古非云隨母姓。

梅雙清一笑道：「這就要由瘋道士自己解說了。」他不是不知道，只是說不出口而已。

不錯，半瓢道士確是認識赤城山主在先，但他之與赤城山主所發生結體之緣，那是赤城山主設下的圈套，中了她的迷藥而造成的錯誤，本來，半瓢道士也就認了，那知赤城山主的醜事太多，終於被半瓢道士知道了，同時，也發現這兒子並不是他的兒子，這才一怒之下移情別戀，愛上了逸城仙子，逸城仙子中計被囚之後，半瓢道士用盡了心機只救出了柳雲飛，這才一氣之下，做了半瓢道士。

其實半瓢道士的身受暗傷，又何嘗不是赤城山主所爲，只是半瓢道士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而已，當然，他練功不當，也是原因之一，不過沒有赤城山主的暗算，他練功的缺點，不會發生這樣快，這樣嚴重。

話又說回來，如果他練功的缺點不是發現得早，他也永無補救的一天，這又未嘗不是「因禍得福」。

柳雲飛現在可完全瞭解自己的身世，敢情，所謂師父者，其實就是自己父親。

柳雲飛聽完梅雙清之話後，肅然向赤城山主道：「雲飛還是尊你一聲表姨，本來長輩的事，晚輩不便置喙，不過有關家母被囚禁之事，爲人子女者却不能不過問，現在晚輩請求表姨放了家母，不知表姨能否化干戈爲玉帛，讓我母子重獲天倫之樂，而晚輩也不爲已甚，願意就此前嫌盡釋，恭送表姨回府。」

梅雙清哈哈一笑道：「好，柳雲飛你有這片心，眞不愧是柳長空的兒子。」

赤城山主冷笑着截口道：「你可知道我的想法？」

梅雙清道：「但願你能放下屠刀，圖一個下半世的清福。」

赤城仙主道：「柳雲飛，說來你就叫老身母親，也是應當的，現在老身就以你大娘的身份，吩咐你隨老身轉回赤城山去，你可聽話。」

梅雪華急口大叫道：「柳大哥，她的話最是聽不得，千萬不要上她的當。」

赤城山主怒喝一聲道：「丫頭討打！」揚手一掌，劈向梅雪華。

柳雲飛錯身而過，接住了赤城山主的掌力，救了梅雪華，正色道：「表姨，我們的話還沒有談完啦。」

赤城山主道：「那你是答應跟老身回赤城山去了。」

柳雲飛道：「我可以答應你，但有一個小小的請求。」

赤城山主道：「有話好好說出來，老身總會令你滿意的。」

柳雲飛道：「請你草木不驚的退出天虹山莊，然後我陪你回赤城山去。」

赤城山主道：「好，我們就此一言爲定，你過來，讓老身點住你三處穴道。」

柳雲飛說道：「你爲什麼要點我的穴道？」

赤城山主道：「你嘴上無毛，怕你言而無信呀，萬一在途中跑了哩！」

柳雲飛道：「晚輩如果任你點住穴道之後，你言而無信，晚輩豈不是上了你的當。」

赤城山主大怒道：「雲飛，你太無禮了，大娘可以騙任何人，總不會騙自己的兒子吧，你有這種想法，就是大大的不敬和不孝。」

梅雪華嗤笑一聲，道：「這種話只能唬三歲小孩子。」

赤城山主怒喝道：「死丫頭你少插嘴，否則，我要叫你們梅家死光殺絕。」

梅雪華笑道：「我想你早就有這種打算，只怕你沒有這個本事。」

赤城山主冷笑道：「沒有這種本事，你看吧，老身就叫你知道老身的厲害。」話聲一落，接着，張口發出一種奇怪的嘯聲。

那嘯聲揚起在空中忽而低沉，忽而高拔，忽而尖銳，忽而柔細，就這樣高高低低變化起來。

說實在的，那尖銳高拔的聲音就像一把尖銳的刀鋒插入了每個人的心弦，令人顫動激揚，呼吸急促，一顆心就要裂腹而出似的。

可是，那種難受的程度，也只到此爲止，並未有人因此遭到人生的危險。

赤城山主的臉色變了，憤怒的目光投到了她自己的兒子古非云身上。

古非云全身一顫，不自覺的移步向後退……

梅少華一挺胸說話了：「老前輩，你不能怪非云兄，非云兄都照你的話做了，只是晚輩不同意這種暗中下毒的做法，正巧手中又有這碧玉蟾蜍，於是，少不得又管了一管這件事……。」

一語未了，赤城山主嘯聲立歛，大喝一聲：「氣死老身也，老身今天與你們梅家誓不兩立。」

她可眞是恨死了梅家，話聲未了，人已從椅子上射了起來，直向梅雙清撲去。

柳雲飛大喝一聲道：「要動手有晚輩奉陪。」身形斜飛而出，雙掌一翻，接住了赤城山主的掌力。

柳雲飛在赤城山吃過赤城山主的虧，

這次可提高了警覺，但又不敢全力施爲，生怕出手就打傷了她，也是不好，於是只在掌力上用了八成眞力遞了出去。

兩掌相交，柳雲飛但覺赤城山主的掌力確然相當深厚，硬拚之下雖然不一定怕她，但又顧忌她又出手暗算，於是一接而退，退了三步，守住門戶。

在旁觀之人看來，柳雲飛是掌力不及，被震了回來。

但在赤城山主來說，却使她臉色一變，暗罵一聲：「好狡猾的小子，這次他居然不把掌力接實，分明是怕我暗算於他，這小子不除，終成心腹大患，饒他不得。」一心中惡念陡生，眼中冒出二道厲芒。

柳雲飛與她目光一對，知道她已動了殺心，不由暗嘆一聲，忖道：「她殺心已動，只怕已非言語所能化解，我如果不全力施爲，一個失手，就有被傷於她掌下之虞，如果全力施爲，萬一把她打成重傷，又違了父親的素願，這却如何是好。」

赤城山主如此這般橫行霸道，半瓢道士始終忍讓於她，顯見半瓢道士是不願傷害於她，也令柳雲飛知道自己就是半瓢道士的兒子，他却一片孝思，上體親心，不願有違父親心願，有失仁道，所以他的顧慮就多了。

兩個人各有所思，掌力一接之後，並沒馬上展開狂風暴雨般的惡鬥，反而沉靜了下來。

這是暴風雨即將來臨之前的徵兆，王老夫子與梅雙清對望了一眼，相與一點頭，由梅雙清喝了一聲：「退！」一揮手指揮天虹山莊這方面的人退向一邊，而梅雙清與王老夫子兩人却向前一橫，站在衆人之前，嚴陣以待劇變。

同時，梅霜華一幌肩，遞給了梅雙清一把古樸的寶劍，王老夫子一抬手，蔡勁章把自己手中的「無常錯」送給了師父。

兩老的戒備，使得全廳之人緊張起來，各自準備好了兵刃。

赤城山主方面又由古非云發出一聲輕嘯，召來二十多個好手，列陣相對。

赤城山主目光左右一轉，裝出一副悲天憫人的姿態，發出一聲輕嘆道：「柳雲飛，你看到了沒有，天虹山莊就要變成屠場了，難道你就沒有半點惻隱之心，硬要激怒老身，造成死傷累累的結果。」要殺人的原是她，這倒好，過錯好像都是柳雲飛造成的。

柳雲飛既然不願造成流血慘局，可是他更看得清楚，有時這份的忍讓，反而更培養對方的惡念，終於自陷絕境而害了大家。

柳雲飛心中打定主意，皺了一皺劍眉道：「老前輩的意思是？……」

赤城山主道：「照剛才說的，隨我回赤城山去，老身也就不計較梅雙清那一家子的卑劣可惡之事了。」

柳雲飛說道：「還要不要點住我的穴道？」

赤城山主心中一動忖道：「我且把他騙出去，圍攻於他，豈不更好。」當下故作思索之狀，又作無限委屈之色道：「也罷，老身就不點你的穴道，但只准你一人隨同老身同返赤城山。」

柳雲飛想也不想的點頭道：「好，晚輩遵命。」

話聲才了，梅雪華也是大叫一聲，道：「柳大哥，千萬不可答應她，一個人獨往，小心她沒安着好心，羣起而圍攻你一個人，你就後悔莫及了。」

赤城山主冷笑一聲，敬佩地道：「嘴上無毛，說話不牢，柳雲飛老身念你年輕，准你三思再思，自食其言也可以。」

柳雲飛一笑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你就人多圍攻，晚輩又何怕之有。」

赤城山主哈哈一笑道：「年輕豪氣干雲，確實可愛，那就請吧。」

柳雲飛大步向山莊之外走去。

梅雪華大叫道：「柳大哥，你眞笨，我陪你一道去……。」

梅雙清伸手攔住梅雪華，道：「雲飛有雲飛的看法作法，不要干擾他，由他去吧。」

赤城山主丟下一句話道：「梅雙清，老身很欣賞你這份氣節，哈哈！哈哈！」

赤城山主一陣笑聲，把帶來的人完全帶走了。

離開天虹山莊幾里路之後，柳雲飛忽然停了下來，道：「老前輩，你把晚輩騙出來了，晚輩也把前輩調出了天虹山莊，老前輩若要動手，現在是最好的時候，最好的地方了。」

赤城山主冷酷的道：「你很聰明，但你却也很笨，我們先殺了你，再回去血洗天虹山莊也是一樣。」

柳雲飛道：「問題是你殺不殺得了晚輩。」

赤城山主不再理會柳雲飛，更不打算親自和他動手，身形一幌，退出二丈開外，一揮手道：「四姥上，給老身把這小子宰了。」

那四個老太婆一湧而到，就把柳雲飛圍在中央。

柳雲飛道：「四位要動手，可防着點在下的『九魁手』。」

「九魁手」名震天下，四姥聞言一震，柳雲飛却在他們分神一震之際，身形雲飄而出，雙手一翻一印，四個不可一世的老太婆轉念都來不及，便被柳雲飛震傷了「氣海穴」。

「氣海穴」乃是人身眞元內勁的總樞紐，「氣海穴」一傷，眞力不聚，那四個老太婆連出手的機會都沒有，就被廢了一身功力。

這還是柳雲飛心存仁念，不願殺死她們，只破了她們「氣海穴」，讓她們得以善終天年。

這四個老太婆可是赤城山主以下四個最厲害的高手，赤城山主打着密底算盤，由她們四人久戰柳雲飛，打得柳雲飛精疲力竭之後，自己再出手檢現成殺死他。

那知柳雲飛只那麼一轉就把四個老太婆毀在當場，這可把赤城山主看得一震，道：「你用什麼鬼蜮技倆暗算了她們？」除了暗算之外，她還不相信柳雲飛能這樣輕鬆愉快的解決她手下的四大金剛。

柳雲飛此舉不但震驚了赤城山主，對其他的人更是有着無比的震撼力，使人人心氣上產生了懼意。

（以下轉入62頁）



俠儀傳奇故事／古龍·文
盧令·圖

飛刀，又見飛刀（上）

刀光如冷月 殺氣似濃血

刀不但是一種武器，而且在俗傳的十八般武器中排名第一。

可是在某一方面來說，刀是比不上劍的，它沒有劍那種高雅神秘浪漫的氣質，也沒有劍的尊貴。

劍有時候是華麗的一種裝飾，有時候是一種身份和地位的象徵。

在某一種時候，劍甚至是一種權利和威嚴的象徵。

刀不是！

× × ×

劍是優雅的，是屬於貴族的。

刀却是普遍化的，平民化的。

有關劍的聯想，往往是在宮廷裏，在深山裏，在白雲間。

刀却是和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的。

人出世以後，從剪斷他臍帶的剪刀開始，就和刀脫不開關係，切菜、裁衣、剪布、理髮、修鬚、整甲、分肉、剖魚、切烟、示警、揚威、正法，這些事沒有一件可以少得了刀。

人類的生活裏，不能沒有刀，就好像人類的生活裏，不能沒有米和水一樣。

奇怪的是，在人們的心目中，刀遠比劍更殘酷更慘烈更兇悍更野蠻更剛猛！

× × ×

刀有多種，有單刀、雙刀、朴刀、戒刀、鋸齒刀、砍鬼頭刀、雁翎刀、五鳳朝陽刀、魚鱗紫金刀。

飛刀無疑也是刀的一種，雖然在正史很少有記載，却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性與傳奇性。

至於「扁鑽」是不是也屬於刀的一種呢？那就無法可考了。

× × ×

李尋歡這個人物是虛構的，李尋歡的「小李飛刀」當然也是。

大家都認為這個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李尋歡這樣的人物，也不可能有「小李飛刀」這樣的武器。

因為這個人物太俠義正氣，屈己從人，這種武器太玄奇神妙，已經脫離了現實。

因為大家所謂的「現實」，是活在現代這個世界中的人們，而不是李尋歡那個時代。

所以李尋歡和他的小李飛刀是不是虛構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人物是否能夠活在他的讀者們心裏，是否能激起大家的共鳴，是不是能讓大家和他共悲喜同歡笑。

× × ×

本來誰也不知道李尋歡和他的飛刀究竟是什麼樣子的，可是經過電影的處理後，却使得他們更形象化，也更大衆化了。

從某一角度看大衆化就是俗，就是從俗，就是遠離文學和藝術。

可是我總認為在現時這麼樣一種社會形態中，大衆化一點也沒有什麼不好！

那至少比一個人躲在象牙塔裏獨自哭泣的好。

× × ×

有關李尋歡和他的飛刀的故事是一部小說，「飛刀，又見飛刀」這部小說，當然也和李尋歡的故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他們之間却有很多完全不相同的地方。

雖然這兩個故事同樣是李尋歡兩代間的恩怨情仇，却是完全獨立的。

× × ×

小李飛刀的故事雖然已經被很多次搬上銀幕和螢光幕，但是他的故事，已經被寫成小說很久了，「飛刀」的故事現在已經拍攝成電影了，小說却剛剛開始寫。

× × ×

這例子就好像蕭十一郎一樣，先有電影，才有小說。

這種情況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枝節，使得故事更精簡，變化更多。

因為電影是一種整體的作業，不知道要消耗多少人的心血，也不知道消耗多少物力、財力。

所以寫電影小說的時候，和寫一般小說的心情是絕不相同的。

× × ×

幸好寫這兩種小說還有一點相同的地方，總希望能讓讀者激起一點歡欣鼓舞之心，敵愾同仇之氣。

我想這也許就是我寫小說的最大目的之一——當然並不是全部目的！

在昔年某一個充滿了暴力邪惡動亂的時代裏，江湖中忽然有一種飛刀出現了，沒有人知道它的形狀和式樣，也沒有形容它的力量和速度。

× × ×

在人們心目中它已經不僅是一種可以鎮暴[illegible]武器，而是一種正義和尊嚴的象徵，這種力

量，當然是至大至剛，所向無敵的。

然後動亂平息，它已跟着消失了，就好像巨浪消失在和平寧靜的海洋裏。

可是大家都知道，江湖中如果有另一次動亂開始，它還是會出現的，依然會帶給人們無窮無盡的信心和希望。

× × ×

楔子

段八方身高七尺九寸，一身銅筋鐵骨，十三太保橫練，外門功夫之強，天下無人能及。

段八方今年五十一歲，卅歲時就已統領長江以北七大門派，四十二寨，並遙領齊豫四大鏢局的總鏢頭，聲威之隆，一時無倆。

至今他無疑就是江湖中最重要的幾個人物之一，他的武功之高，也沒幾個人能比得上。

可是他却在去年除夕的前三天遇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遇見幾乎沒有人會相信的事。

× × ×

段八方居然在那一天被一張上面只畫了一把小刀的白紙嚇死了。

除夕的前三天，急景凋年，新年已在望。

在這段日子裏每一個繫留在外的遊子，心裏都只有一件事，趕回去過年。

段八方也一樣。這一天他剛調停了近十年來江湖中最大的一次紛爭，接受了淮陽十三大門派的衷心感激和讚揚，喝了他們特地爲他準備的眞正瀘洲大麯，足足喝了有六斤。

他在他的好友和扈從呼擁之下走出鎭海樓的時候，全身都散發着熱意，對他來說，生命如一杯乾不盡的醇酒正在等着他慢慢享受。

可是他忽然死了。

而且可也說是死在他自已的刀下，就好像那些活的已經完全沒有生趣的人一樣。

× × ×

這樣的人會發生這種事，有誰能想得到？

段八方是接到一封信死的，這封信上沒有稱呼，沒有署名。

這封信上根本連一個字也沒有，只不過在那張特別大的信紙上用禿筆醮墨勾畫出一把小刀，寫寫意意的勾畫出這把小刀，沒有人能看得出它的式樣，也沒有人能看得出它的形式，可是每個人都能看出那是一把刀。

這封信是一個落拓的少年送來的，在深夜幽暗的道路上，雖然有幾許的餘光反照，也沒有能看得出他的形狀和容貌。

幸好每個人都能看出他是一個人。

× × ×

他從這條街道最幽暗的地方走出來，却是規規矩矩的走出來的。

然後他規規矩矩的走到段八方面前，規規矩矩的把這封信雙手奉給段八方。

然後段八方的臉色就變了，就好像忽然被一個人用一根燒紅的鐵條插入了咽喉一樣。

然後每個人的臉色都變了，甚至變得比段八方更奇特詭秘可怕。

因爲每個人都看見段八方忽然拔出了一把刀，用一種極熟練極快速乾淨俐落而且極殘酷的手法一刀刺入了自己的肚子，就好像對付一個最痛恨的仇人一樣。

這種事有誰能解釋？

如果說這件事已經不可能解釋，那麼發生在段八方身上的另外還有一件事遠比這件事，更無法解釋，更不可思議，更不能想像。

× × ×

段八方是在除夕的前三天橫死在××城的長街上，可是他在大年初一那天，他還是好好的活着。

用另一種說法來說，段八方並不是死在除夕的前三天，而是死在大年初一的晚上。

一個人只有一條命，段八方也是一個人，爲什麼會死兩次？

送信來的落拓少年已經不知道到那裏去了？段八方七尺九寸高一百四十二斤重的雄偉軀幹，已經倒臥在血泊中。

沒有人能懂，誰也不知道應該說什麼。

第一個能開口的是淮陽三義中以鎭靜和機智著名的屠二爺。

「快，快，快去找大夫來！」他說。

其實他也知道找大夫已經沒有用了，現在他們最需要的是一口棺材。

× × ×

棺材由小路兼程並運，從××地運回段八方的故鄉××地時，已經黃昏了。

大年初一的黃昏。

大年初一母親沾滿油膩的雙手，兒童欣喜的笑臉，大年初一——新衣、鮮花、臘梅、鮮果、爆竹、餃子，元寶壓歲錢。

大年初一，祝福，喜歡，笑聲……

大年初一是多麼多姿多彩的一天，可是八方莊院特別的却是一口棺材。

這口棺材雖然價值一千八百兩白銀，可是棺材畢竟是棺材。

在這時來說，沒有棺材絕對比有棺材好。

八方莊院氣象恢宏，規模壯大，屋宇比櫛鱗次，也不知有多少棟多少屋。

八方莊院的大門高兩丈四尺，寬一丈八尺，漆朱漆似金環，立石獅。

棺材就是由這扇大門抬進來的，由卅六條大漢用長槓抬進來的。

卅六條大漢穿白布衣，繫白布袋，赤腳穿草鞋，把一口閃亮的黑漆棺材抬到院子裏，立刻後退，一步步向後退，連退一百五十六步，退出大門。

然後大門立刻關上。

後院中又有卅六條大漢以碎步奔出，抬起了這口棺材，抬回後院去。

後院中還有後院。

後院的後院還有後院。

最深最後的一重院落裏，庭院更深沉，深如墨。

黑色的庭院裏，只有一點燈光，一點燈光，襯着一片慘白。

靈堂總是這樣子的，總是白得這麼慘。

卅六條大漢把棺材抬入靈堂裏，擺在一個個面色慘白的孤兒寡婦面前，然後也開始向後退，一步步用碎步向後退。

他們沒有退出門口。

從那些看起來好像一陣風把他們吹倒的孤兒寡婦手裏忽然發出幾十縷淡淡如鵝黃色的閃光之後，這卅六條鐵獅般的大漢就忽然倒了下去。

一倒下去就死了。

就在他們身體接觸地面的一刹那間就已經死了，一倒下去就永遠不會再起來。

× × ×

段八方有妻，妻當然只有一人。

段八方有妾，妾有廿九。

段八方有子，子四十。

段八方有女，女十六。

現在他們靈堂中的除了他的妻妾子女八十六人之外，還有兩人。

兩個看起來已經很老很老的人，好像已經應該死過好多好多次的人，臉上完全沒有一點表情。

只有刀疤，沒有表情。

可是每一條刀疤，也可以算是一種表情，一種由那些充滿了刀光劍影，熱血情仇恩怨的往事所刻劃的悲傷複雜的表情。

千千萬萬道刀疤，就是千千萬萬種表情。千千萬萬種表情，就變成了沒有表情。

× × ×

黑暗的院落，本來也只有一點燈光，燈光就在靈堂裏，靈柩前，靈案上。

忽然間，也不知從那裏有一陣陰慘慘的涼風吹來，忽然間燈光就滅了。

等到燈光再亮起時，棺材已不見。

密室是用一種青色的石磚砌成的，一種像死人骨骼般的青色。

燈光也是這種顏色。

兩個老人抬着棺材走進來，密室的密門立刻自動封起，老人慢慢的放下棺材，靜靜的看着這口棺材，臉上的刀疤和皺紋看來更深了，彷彿已交織成一種凄艷而哀怨的圖案。

他們靜靜的站在那裏看了很久，沒有人能看得懂他們臉上的圖案，所以也沒有人知道他們心裏在想什麼，要做什麼。

他們也做了一件讓人絕對想不到的事。

因爲他們忽然一頭撞死在石壁上。

燈光閃爍如鬼火。

棺材的蓋子居然在移動，輕輕的慢慢的移動，然後棺材裏伸出了一隻手。

這隻手輕輕的慢慢的推開了棺蓋，然後段八方就從棺材裏站了起來。

他環顧密室，臉上不禁露出了欣慰而得意的笑容。

因爲他知道他現在已經是絕對安全了。

現在江湖中每個人都知道他已經橫刀自刎於某地的長街上，他生前所有的恩怨仇恨都已隨着他的死亡而勾消了。

現在再也沒有人會來追殺報復了，因爲他已經是個死人了。

一個還好好的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死人。

這個秘密當然不會洩露，所有知道這個秘密的人都已經死了，眞的死了。

還有什麼人的嘴比死人的嘴更穩？

段八方長長的吐出一口氣，拉起了石壁上的一枚銅環，拉開了石壁上的另一道秘門，然後他的臉色就忽然變了。

他以爲他可以看到他早已準備好的粮食水酒應用器皿。

可是他沒有看到。

他以爲再也看不到追殺報復他的人了。

可是他看到了。

× × ×

他的臉色突然慘變，身體的機能反應却沒有變。

他的肌肉彈性和機智武功都保持在最巓峯的狀況，隨時都能夠在任何情況下用一根針刺穿一隻蚊子的腹。

只可惜這一次他的反應却不够快。

他開始動作時，已經看不到了刀光。

飛刀。

他知道他又看見了飛刀，無論他用什麼方法，無論怎麼躲都躲不了的飛刀。

所以他死了。

一個人用自己的預藏在身邊的一把刀，一刀刺在自己的肚子上，縱然血流滿地，也未必是眞的死。刀是可以裝機簧的。

可是他這一次看見的是飛刀，從不失手的飛刀。

所以這一次他眞的死了。

× × ×

於是江湖中重又見飛刀。

× × ×

山城。

這個小城在遠山，遠山遠在千里外。

× × ×

李壞又回來了，回到了這座城。

這裏的飛沙黃土和這裏的人，他都久已熟悉。

因爲他是在這裏長大的，他是個浪子，他沒有根，他的童年也只不過是一連串惡夢而已，可是他在惡夢中最不能忘懷的還是這地方。

× × ×

饅頭舖並不一定只賣饅頭，老張被人叫做老張的時候也並不老。

可是現在他老了。

每天他總是用他那雙昏花的老眼，看着沙塵滾滾的街道，總好像會有時能奇蹟般在這條他已經居留了幾十年的街道上出現一樣。

他永遠也想不到的奇蹟眞的會在今天出現了。

× × ×

他看見一個風塵僕僕的少年人，穿一身灰樸樸的衣裳，懶洋洋的走到他那間小店門口的饅頭攤子前。

饅頭籠子裏正在冒着熱氣，熱騰騰的白烟迷漫了老張的老眼。

他只能看得見這個少年人是個蠻好看的少年，有一雙清銳的眼，有一種很特別的樣子。

老張從來沒有看過這種樣子，他敢說這個少年人一定從來沒有到這裏來過。

「客官。」老張問：「現在小店的灶還沒有開，可是包子饅頭鹵菜都是現成的，客官你想吃什麼？」

「我想吃你。」

這個少年用一種很溫和的口吻對他說出了這麼樣的一句話，這句話可眞是讓老張吃了一驚。

「你要吃我？」老張簡直嚇呆了：「你爲什麼要吃我？我有什麼吃的？」

「你當然好吃，」這個少年說：「如果我不吃你，我怎麼活到現在？」

老張吃驚的看着他，忽然笑了，大笑，笑得比看見了什麼都開心。

「原來是你，你這個小壞蛋！」老張笑得臉上每一條皺紋都打起了摺子：「你以前天天吃我，吃了我好幾年，好幾年不見，你還要來吃我？」

「我不吃你吃誰呢？」

這個少年人眞絕，不但說的話絕，做的事更絕。

他居然眞的把老張饅頭攤子上的籠子打開了，把籠子裏所有的包子饅頭全部拿了出來，而且眞的全都吃了下去。

「你眞吃？」

「我當然眞吃。」

老張又笑了：「你記不記得你在十一歲生日那一天，半夜裏偷偷的溜進來吃了我多少包子？想不到今天你比那天吃得更多。」

「我是練出來的。」

這個少年的笑容好像變得有點哀傷了：「一個從六個月大就開始挨餓的人，別的事練不出來，這種事總可以練出來的。」

「你吃吧！」老張故意嘆了一口氣：「你儘管吃，反正我已經被你吃習慣了。」

「你當然也習慣了不收我的錢。」

「你既然已習慣不給，我當然也只好習慣不收。」老張苦笑：「反正我也收不到。」

× × ×

可是老張在說這句話時，却好像跟他習慣上說話的樣子有點不一樣。

因爲他忽然看見了一種很少看到的事。

在這條沙塵滾滾的街道上，忽然有四個圓臉、圓眼、圓髻的小孩子，身上穿一身大紅色的圓袍，頸上戴一隻黃澄澄的金環，腕上戴一對亮閃閃的寶鐲，耳上穿一雙金環，用一雙圓圓的白白胖胖的小手，捧着一面圓盤，圓盤上

圓圓的堆滿了無數圓圓的金元寶，圓圓的笑臉上，掛着一對圓圓的酒窩，往這個四四方方的饅頭店這邊走過來。

老張傻了。

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人出現在這裏。

可是這四個圓圓的小孩子，却不但眞的走到他這裏來，而且還把四個圓圓的盤子捧到他面前。

老張看着盤子上一堆堆圓圓的金元寶，眼睛也圓了。

「這是什麼意思？」他問這個少年：「難道這些元寶是你叫人送給我的？」

「元寶？什麼元寶？那裏來的元寶？我連一個元寶也沒看見！」

「你看見了什麼？」張老頭兒巴巴看着這個故意在裝傻的少年：「你看到的不是元寶是什麼？」

「我只看見了饅頭。」這少年說：「只可惜你給我吃的饅頭救了我的命，我給你的饅頭却是吃不得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老張這次眞的嘆了一口氣。

「你要報答我，你以前就說過你要一百倍一千倍來報答我。」老張說：「那時候我就相信你總有一天會做到的，可是我現在反而有點不相信了。」

「爲什麼？」

「因爲我沒法去相信一個像你這樣的小孩子，會在這麼極短的幾年裏，發這麼樣的一大筆財。」

這個少年英俊却又瀟酒風塵，衣着簡樸却又揮金如土的少年人臉上忽然露出一種非常神秘的微笑。

「你不相信？」他說：「老實告訴你，非但你不相信，其實連我都不相信。」

張老頭滿是皺紋的臉上，忽然露出神秘兮兮的表情，故意壓低了聲音說：「聽說江湖中最近出現了一個獨行盜，武藝高强，膽子之大，連大內的庫銀都敢搶。」

「哦？」

「你沒聽說過這個人？」

「沒有。」

「可是他的脾氣倒好像跟你差不多，我也知道你從小的膽子就大。」

張老頭看着他，一雙昏花的老眼睛充滿了詭譎的笑意。

「如果我是個被官府追緝的大盜，我也一定會躱到這裏來。」張老頭說：「躱在這種鷄不飛、狗不跳、兔子不撒尿的地方，誰能找得到。」

這個少年也笑了：「那倒是眞的一點都不假。」

× × ×

這個小姑娘出現的時候，正是這個少年笑得最可愛的時候。

憑良心講，這個少年笑起來的時候，實在有點壞樣，尤其是當他看見一個小姑娘在笑的時候。

她生氣了。

她雖然沒有騎馬，手裏却提着一根馬鞭子，好像根本就不像用它來打馬，而是用它來抽人的。

她用這根馬鞭子指着這個少年的鼻子，問張老頭：「這個人是誰？」

張老頭沒有開口，少年已經搶着說：「這個人是誰，天下恐怕再也沒有比我更清楚的人了。」他用兩根手指揑住鞭梢，還是用鞭梢指着自己的鼻子：

「我姓李，我叫李壞。」

× × ×

「你壞？」

小姑娘好像也有點忍不住要笑出來的樣子：「你自己也知道你壞！」

「名字叫李壞的人，並不一定眞的就是壞人。」李壞一本正經的說。

小姑娘顯得更好奇了。

「你的名字眞的叫李壞？」

「眞的，當然是眞的。」少年說：「我另外還有一個四個字的名字。」

「四個字的名字？」小姑娘用一雙大眼睛吃驚的看着李壞：「你那個四個字的名字叫做什麼？」

「叫做李壞死了。」

「李壞，你眞的壞死了。」

小姑娘笑了。

× × ×

她笑得好可愛好可愛。

如果說李壞是男人中笑得最可愛的一個人，那麼這個小女孩絕對可以算是女人中笑得最可愛的一個。

李壞痴痴的看着她，好像已經看得有點失魂落魄的樣子。

就在這時候，這個小姑娘手裏的馬鞭子忽然一抖，像是一條蛇樣，纏住了李壞的脖子！

她另外一隻手已經「拍嗒，拍嗒」在李壞臉上打了兩個大巴掌，下面還有一個掃堂腿。

於是我們這位剛發了財回來的李家大少爺就好像一隻大狗熊一樣，四脚朝天，摔倒在黃沙滾滾的道路上，嘴裏還被人塞了個大饅頭。

張老頭看看灰頭土臉的李壞直笑。

「你不是那個獨行盜。」老張笑得嘴都歪了：「天底下沒有你這麼窩囊的獨行盜，被一個小姑娘隨隨便便一擺，就擺平了。」

「那個小姑娘可眞兇，我沒招她，又沒惹她，她爲什麼要這樣子對我？」

「誰說你沒惹她？」

「我幾時惹過她？」

「難道你眞的忘了她是誰？」張老頭又開始笑得老奸巨滑，「難道你忘了你小時候逮着機會就喜歡把一個穿一身花衣裳的小女孩弄得泥巴臉？」

李壞嚇了一跳。

「難道她就是可可？」

「她就是。」

李壞苦笑：「想不到她還在恨我。」

張老頭笑得却很愉快：「你當然想不到她會變得像現在這麼漂亮。」

× × ×

這個世界上無疑有很多種不同的人，也有很多相同的人，同型、同類，他們雖然各在天之一方，連面都沒有見過，可有在某些地方他們却比親生兄弟更相像。

方天豪和段八方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方天豪幾乎和段八方同樣强壯高大，練的同樣是外門硬功，在江湖中雖然名聲地位比不上段八方，可是在這邊陲一帶，却絕對可以算是個擧足輕重的首腦人物。

他平生最喜歡的只有三件事：

權勢、名聲，和他的獨生女兒可可。

現在方天豪正坐在他那間寬闊的大廳中，坐在他那張如大炕的梨花木椅上，用他那一向慣於發號司令的沙啞聲音吩咐他的親信小吳：

「去替我寫張帖子，要用那種從京城帶來的泥金筆，要寫得客氣一點。」

「寫給誰？」小吳好像有點不太服氣：「咱們爲什麼要對人這麼客氣？」

方大老板忽然發了脾氣。

「咱們爲什麼不能對人客氣，你以爲你吳心柳是什麼東西？你以爲我方天豪是什麼東西？咱們兩個人加起來，也許還比不上人家的一

根汗毛。」

「有這種事？」

「當然有。」

方大老板說：「人家赤手空拳不到幾年就掙到了上億萬的身價，你們比得上嗎？」

小吳的頭低了下來。

有一種人在權勢在財富之前永遠會把頭低下來的，而且絕對是心甘情願，心悅誠服。

小吳就是這種人。

「那麼咱們爲什麼不多準備幾天再好好的招待他們，爲什麼要訂在今天？」

方大老板臉上忽然露出眞正的怒容。

「最近你問得太多了。」他瞪着他面前的這個聰明人說：「你應該回家好好的學學怎麼樣閉上你的嘴。」

× × ×

今天是十五，十五有月。

圓月。

月下居然有水，水月軒就在月色水波間。

× × ×

在這個邊陲的山城，居然有人會在家裏建一個水池，這種人簡直奢侈得應該送到沙漠裏去活活的被乾炙。

方大老板就是這種人。

水月軒就是他今天晚上請客的地方，李壞就是他今天晚上的貴賓。

所以他坐上上座的時候，害羞得簡直有一點像是個小姑娘。

× × ×

小姑娘也和大男人一樣是要吃飯的，既然是被人請來吃飯的，就該有飯吃。

可是酒菜居然都沒有送來。

方大老板有點坐不住了。

既然是請人來吃飯的，就該有飯給人吃。爲什麼酒菜還沒有送上來？

方大老板心裏明白，却又偏偏不敢發脾氣，因爲漏子是出在方大小姐身上。

方大小姐她把本來早已準備送上桌上的酒菜都已經砸光了，因爲她不喜歡今天晚上的客人。

「我那個糊塗老子今天晚上請來的那個客人，根本就不能算是一個人，根本就是一個小王八蛋。」她振振有詞的說：「我們爲什麼要請一個王八蛋喝人喝的酒，吃人吃的菜？」

× × ×

幸好李壞總算還是喝到了人喝的酒，吃到了人吃的菜。

有很多眞的不是人的人，却有這種好運氣，何況李壞？

方家厨房的人當然都是經過特別訓練的人，第一巡四熱葷四冷盤四小炒四凉拌，一下子就全都端了上來。

用純銀打的小雕花七寸盤端上來的，被八個青衣素帽的男僕和八個窄衣羅裙的小鬟用雙手托上來的。

然後他們伺立在旁邊。

李壞在心裏嘆氣，覺得今天晚上這頓飯吃得眞不舒服。

這麼多人站在他旁邊看他吃飯，他怎麼會吃得舒服呢？如果他能吃得舒服，他就不是李壞了。

如果他能吃得舒服，他就應該叫李好。

× × ×

幸好他還不知道眞正讓他不舒服的時候還沒有到，否則他也許連一口酒一口菜都吃不下去。

李壞吃了三口菜。

吃完第二口菜時，他已經喝了十一杯酒，方大老板和吳先生眞的都是好酒量。

滿室燈光如晝，人笑酒暖花香，主人殷勤待客，侍兒體貼開窗。

窗外有月，圓月有光。

李壞剛開始要把小酒杯丟掉，要用酒壺來喝的時候，忽然聽到了遠處有一聲慘呼。

× × ×

慘呼聲的意思就是一個人的呼聲中充滿了淒厲恐怖痛苦絕望之意。

慘呼聲的聲音是絕不會好聽的。

可是李壞這一次聽到的慘呼聲，却已經不是淒厲恐怖痛苦絕望和不好聽這種字句所能形容的了。

他這一次聽到的慘呼聲甚至已經帶給他一種被撕裂的感覺，血肉、皮膚、骨骼、肝臟、血脈、筋絡、指甲、毛髮都被撕裂。

甚至連魂魄都被撕裂。

× × ×

因爲他這一次聽到的慘呼聲，就好像戰場上的鼙鼓聲一樣，一聲接着一聲，一聲接着一聲，一聲接着一聲……。

杯中的酒濺了出來。

每個人的臉色都變成了像死獸的皮。

然後李壞就看見了一十八個着勁衣持快刀的少年勇士，如飛將軍自天而降落在水月軒外的九曲橋頭，如戰士佔據了戰場上某一個可以決定一戰勝負的據點般，佔據了這個橋頭。

「這是怎麼一回事？」

李公子臉上那種又溫柔可愛又害羞又有點壞的笑容已經看不見了。

「方老伯這裏是不是出了什麼事？讓我從後門先溜掉。」

方大老板微笑搖頭。

「沒關係的，你放心。」方天豪的笑顏裏充滿了自信，「在我這裏，就算出了一點鷄毛蒜皮芝麻綠豆的小事，也沒關係的，就算天塌下來，也有你方老伯頂着。」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笑容已消失。

× × ×

方天豪對他手下精心訓練出來的這一批死士一向深具信心，深信他們如果死守住一座橋頭，就沒有人能闖上橋頭一步。

從來也沒有人能夠改變他這種觀念。

不幸現在有人了。

一個臉色黝黑，穿一身烈火般的大紅袍，身材甚至比段八方和方天豪更高大魁偉的大漢，背負着雙手就像是一個白面書生在月下吟詩散步一樣，從橋頭那邊的碎石小徑上幽幽閒閒的走過來。

他好像根本沒有動過手。

可是當他走上橋頭時那些死守在橋頭的死士就忽然一個接着一個帶着一聲聲淒厲的慘呼遠飛了出去，遠遠的飛了出去，要隔很久才能聽見他們跌落在池後假山上骨頭碎裂的聲音。

這時候紅袍者已經坐了下來。

× × ×

水月閣裏燈光燦爛如元宵花市。

花市燈如晝。

紅袍者施施然走入，施施然坐下，坐在主人方大老板之旁，坐在主客李壞對面。

他的臉看來絕不像元夜的春花。

他的臉看來也絕不像一張人的臉。

他的臉看起來就好像是一張用純精鋼打造出來的面具一樣，就算是在笑，也絕沒有一點笑的意思，反而使人看着從脚底心發軟。

他在笑。

他在看着李壞笑。

「李先生，」他用一種很奇特充滿了譏嘲的沙啞聲音說：「李先生你貴姓？」李壞笑出了一口雪白的牙齒。

「李先生當然是姓李的，」他的笑容中完全沒有絲毫譏嘲之意：「可是韓先生呢？韓先

生你貴姓？」

紅袍者笑容不變。

他的笑容就像是鐵打般刻在他的臉上：「你知道我姓韓？你知道我是誰？」

「鐵大判官韓峻，天下誰人不知。」

韓峻的眼睛裏射出了光芒，大家這才發現他的眼睛居然是青藍色的，像萬載寒冰一樣的青藍色，和他烈火般的紅袍形成了一種極有趣又極詭秘可怕的對比。

他盯着李壞看了很久，才一個字一個字的說：「不錯，在下正是實授正六品御前帶刀護衞，領刑部正捕缺，少林南宗俗家弟子，蒲田韓峻。」

方天豪驚慌失色的臉上終於擠出了一絲微笑，而且很快的站了起來。

「想不到名動天下的刑部總捕韓老前輩，今夜居然惠然光臨。」

韓峻冷冷的打斷了他的話。

「我並不是你的老前輩，我也不是來找你的。」

「你難道不是來找我的？」李壞問。

韓峻又盯着他看了很久：「你是李壞？」

「我就是。」

「從張家口來到這裏，你一共走了多少天呢？」

「我不知道，」李壞說：「我沒算過。」

「我知道，我算過，」韓峻說：「你一共走了六十一天。」

李壞搖頭苦笑：「我又不是什麼大人物，又不是御前帶刀護衞，又不是刑部的總捕頭。爲什麼會有人把我的這些瑣碎事計算的這麼清楚？」

「你當然不是刑部的捕頭，一百個捕頭一年裏掙來的銀子也不夠你一天花的。」

韓峻冷笑問李壞：「你知不知道你在這六十一天裏花了多少？」

「我不知道，而且我也沒有算過。」

「我也算過。」韓峻說：「你一共花了八萬六千六百伍拾両。」

李壞聽後用口哨的聲音吹了一口氣。

「我眞的花了這麼多？」

「一點不假。」

李壞又笑得很愉快了，「這麼樣看起來，我好像眞的是蠻有錢的樣子。」

「你當然是。」韓峻的聲音更冷：「你本來只不過是個窮小子，你花的這些錢是從那裏來的？」

「那就是我的事了，這跟你一點關係也沒有。」

「有。」

「有什麼關係？」

「大內最近失竊了一批黃金，折合白銀是一百七十萬両。這個責任誰都擔不起，只好由刑部來擔了。」韓峻的眼睛釘子般的一直盯着李壞：「而在下不幸正好是刑部正堂屬下的捕頭。」

李壞長長的吐出一口氣，搖頭嘆息。

「你眞倒霉。」

「倒霉的人總想拉個墊背的，所以閣下也只好跟我去刑部走趟。」

「跟你到刑部去幹什麼？」李壞瞪着大眼睛問：「你刑部正堂大人想請我吃飯？」

韓峻不說話了。

他的臉變得更黑，他的眼睛變得更藍。

他的眼睛還是像釘子一樣，慢慢的從椅子上站了起來，一寸一寸的站了起來。

他的每一寸移動都很慢，可是每一寸移動中却潛伏着令人無法預測的危機，却又偏偏能讓每個人都感覺得到。

每個人的呼吸都改變了，隨着他雄偉軀幹的移動而改變了。

只有李壞還沒有變。

「你爲什麼要這樣子看着我？難道你居然傻得會認爲我就是那個刼金的獨行盜。」

李壞直在搖頭苦笑嘆氣：「我倒眞希望我有這麼大的本事，要是我眞有這麼大的本事，也就不會有人敢來欺負我了。」

韓峻沒有開口，但却發出了聲音。

他的聲音不是從嘴裏發出來的，是從身子裏發出來的。

他身子裏三百多根骨骼，每一根骨骼的關節都發出聲音。

他的手足四肢彷彿又增長了幾寸。

雖然他還沒有出手，可是已經把少林外家的功夫發揮到極點。

方天豪忍不住嘆了口氣，因爲他也是練外家功夫的人。

只有他能夠深切瞭解到韓峻這出手一擊的力量，他甚至已經可以看見李壞倒在地上痛苦呻吟的樣子了。

× × ×

李壞嚇壞了，掉頭就想跑，只可惜連跑都沒地方可以跑。

他的前後左右都是人，男女老少都有，因爲他是貴客，這些人都是來伺候他的。

韓峻的動作雖然越來越慢，甚至已接近停頓，可是給人的壓力越來越重，就好像箭已經在弦上，一觸即發。

方天豪當然也不會管這種閒事的。

李壞急了，忽然飛起一脚踢翻了桌子，居然碰巧用了個巧勁，桌上的十幾碟菜，被這股勁一震全都往韓峻身上打了過去。

碟子還沒有到，菜汁菜湯已經飛濺而出。

鐵火判官如果身上被濺上一身齋菜豆腐羹，那還像話嗎？

韓峻向後退，迅如風。

趁這個機會，李壞如果還不逃，那麼他就不是李壞了。

可惜他還是逃不掉。

× × ×

忽然間，急風驟響的寒光驟動，七柄精鋼長劍，從七個不同的方向刺過來。

以李壞那天對付可可的身手，這七把劍之中，只要有一把是直接刺向他的，他身上就會多出一個透明的窟窿！

幸好這七劍沒有一劍是直接刺他的，反聽叮、叮、叮、叮、叮、叮，六聲响，七柄劍已經接在一起，搭成了一個巧妙而奇怪的架子，就好像一道奇形的鋼枷一樣，把李壞給枷在中間了。

江湖中人都知道，被七巧鎖心劍困住的人至今還沒有一次脫逃的紀錄。

無論誰被他困住，就好像初戀少女的心被她的情人困住了一樣，休想脫逃。

× × ×

這七柄劍的長短寬窄重量形式劍質打造的火候劍身的零件都完全一樣。

這七柄劍無疑是同一爐煉出來的。

可是握着這七柄劍的七隻手，却是完全不相同的七隻手。

唯一相同的是他們剛才都曾經端過茶送上這張桌子。

李壞反而不怕了，反而笑了。

「想不到，想不到，七巧同心劍居然變成了添茶送飯的人。」

他看着這七人中一個身材高挑，臉上長着幾片白癍子的俏麗夫人。

「胡大娘」李壞說：「既然你喜歡做這種事，幾時有興趣，也不妨來爲我鋪床疊被。」

他又看着韓峻搖頭：「這當然也都是閣下

安排好的，閣下還安排了些什麼人在附近？」

「難道這些人還不夠？」

「好像還是有點不太夠。」

× × ×

韓峻的臉沉下，低喝一聲。

「鎖！」

在這個劍式中，鎖的意思就是殺。七劍交鎖，血脈寸斷。

劍鎖已成無人可救。

× × ×

李壞的血脈沒有斷，身體四肢手足肝腸血脈都沒有斷。

七柄劍的劍尖都在李壞手上。

誰也看不出他的動作，可是每個人却能看得見他手上七截閃亮的劍尖。

斷的是劍。

斷的是七巧同心那七柄精鋼百煉的鎖心劍，七劍皆斷。

斷劍仍可殺人。

劍光又飛起，又斷了一截。

斷劍如珠落玉盤。

× × ×

每個人的臉色都變了，韓峻身形暴長，以虎撲豹躍之勢猛擊了李壞。

李壞側走，走偏鋒，反手切。

他的出手遠比韓峻的出手慢，他的掌切中韓峻脅下軟肋時，他的頭顱已經被擊碎。

可是這一點大家又看錯了。

韓峻忽然踉蹌後退，退出五步，身子才站穩，口角已流出鮮血。

李壞微笑鞠躬，笑得又壞又可愛。

「各位再見。」

× × ×

月色依舊，水波依舊，橋依舊，閣依舊，人却已非剛才的人。

李壞悠悠閒閒走過九曲橋，那樣子就像韓峻剛才走上橋頭一樣。

大家只有看着他走，沒有人敢攔他。

月色水波間，彷彿有一層淡淡的烟霧弃起，烟霧間彷彿有一條淡淡的人影。

李壞忽然看見了這條人影。

沒有人能形容他看見這條人影時他心中的感覺，那種感覺就像是一個瞎子忽然間第一次看見了天上皎潔的明月。

× × ×

那條人影像在月色水波烟霧之間。

李壞的脚步停下！

「你是誰？」他看着這烟霧般的白衣人問：「你是誰？」

沒有回答。

李壞向她走過去，彷彿受到了某種神秘的吸引力，筆直的向她走過去。

雲開，月現，月光淡淡的照下來，恰巧照在他的臉上。

蒼白的臉，蒼白如月。

「妳不是人。」李壞看着她說：「妳一定是從月中來的。」

蒼白的臉上，忽然出現了一抹無人可解的神秘笑容，這個月中人忽然用一種夢囈般的神秘聲音說：「是的，我是從月中來的，我到人間來，只能帶給你們一件事。」

「什麼事？」

「死！」

× × ×

淡淡的刀光，淡如月光。

月光也如刀。

因爲就在這一道淡如月光的刀光出現時，天上的明月彷彿也突然有了殺氣。

必殺必亡，萬刼不復的殺氣。

× × ×

刀光淡，月光淡，殺氣却濃如血。

刀光出現，銀月色變，李壞死了。

一彈指間已經是六十剎那，可是李壞的死只不過是一剎那間的事。

就在刀光出現的一剎那。

「飛刀！」

刀光消失時，李壞的人已經像一件破衣服一樣，倒掛在九曲橋頭的雕花欄杆上。

他的心口上，刀鋒直沒至柄。

心臟絕對無疑是人身致死要害中的要害，一刀刺入，死無救，可是還有人不放心。

韓峻以箭步竄過來，用兩根手指揑住了挿在李壞心口上的淡金色的如月光般的刀柄，拔出來，鮮血濺出，刀現出。

窄窄的刀却已足够穿透心臟。

「怎麼樣？」

「死定了。」

韓峻儘量不讓自己臉上露出太高興的表情：「這個人是死定了。」

× × ×

月光依舊，月下的白衣人彷彿已浴入月色中。

晴天。

久雪快晴，寒冷更甚，擦得鏡子般雪亮的青銅大火盆中，爐火紅得就像是害羞小姑娘的臉。

方大老板斜倚在一張鋪着紫貂皮的大炕上，炕的中間有一張低几，几上的玉盤中除了一些蜜餞糖食小瓶小缸之外，還有一盞燈，一桿槍。

燈並不是用來照明的那種燈，槍，更不是那種要將人刺殺於馬下的那種槍。

這種槍當然也一樣可以殺人，只不過殺得更慢，更痛苦而已。

× × ×

暖室中，充滿了一種邪惡的香氣。

人是有弱點的，所以邪惡永遠是最能引誘人類的力量之一。

所以這種香氣也彷彿遠比江南春天裏最芬芳的花朵更迷人。

「這就是鴉片，是紅毛人從天竺那邊弄過來的。」

方大老板瞇着眼，看着剛出現在暖室中的韓峻。

「你一定要試一試，否則你這一輩子簡直就像是白活了。」

韓峻好像聽不見他的話，只冷冷的問：「人埋了沒有？」

「早就埋了。」

「他帶來的那四個小孩子呢？」

方天豪詭笑：「覆巢之下還會有一個完整的蛋嗎？」

「那麼這件事是不是已經結束了？」

「圓滿結束，比蛋還圓。」

「沒有後患？」

「沒有。」方天豪面上有得色：「絕對沒有。」

韓峻冷冷的看了他很久，轉身，行出，忽然又回頭。

「你最好記住，下次你再抽這種東西，最好不要讓我看見，否則我一樣會把你弄到刑部大牢去，關上十年八年。」

× × ×

卵石外是個小院，小院有雪，雪上有梅。

一株老梅孤零零的開在滿地白雪的小院裏，天下所有的寂寞彷彿都已種在它的根下。

多麼寂寞。

多麼寂寞的庭院，多麼寂寞的梅，多麼寂寞的人。

韓峻走出來，迎着冷風，長長的吸了一口

氣，又吁出一口。

他的呼吸忽然停頓。

他忽然看見紅梅枝葉中，有一張蒼白的臉，正在看着他鬼笑。

× × ×

韓峻也不知看過了多少人的臉，雖然大多數是哭臉，笑臉也不少。

可是，他從來沒有看過這麼一張笑臉，笑得這麼歪，笑得這麼邪，而且笑得這麼曖昧可怖。

千百朵鮮紅的梅花中，忽然露出了這麼樣一張笑臉，而且正在看着你笑。

你會怎麼樣？

韓峻後退一步，擰腰，冲天躍起，左手橫胸自衛，右手探出鷹爪，準備把這張蒼白的臉從紅梅中抓出來。

他這一爪沒有抓下去，因爲他忽然認出這張臉是誰的臉了。

同心七劍中的二俠劉偉，是個魁偉英俊的美男子，可是他死了之後，也跟別的死人沒有太大的分別了。

尤其是死在七斷七絕傷心掌下的人，面容扭曲，彷彿在笑，可是他的笑容却比哭更傷心更悲慘更難看。

劉偉就是死在傷心掌下。

韓峻飛身上躍，認出了他的臉，也就看出了他是死在傷心掌下的人。

× × ×

同心七劍，劍劍俱絕，人人都是高手，尤其是劉二和孟五。

第二個死的就是孟五。

他是被人用一輛獨輪車推回去的。

他的致命傷也是七斷七絕傷心掌。

× × ×

七斷。

心脈斷，血脈斷，筋脈斷，肝腸斷，腎水斷，骨骼斷，腕脈斷。

七絕。

心絕，情絕，思絕，慾絕，苦痛絕，生死絕，相思絕。

七斷七絕，傷人傷心。

這種功夫漸漸的也快絕了，沒有人喜歡練這種絕情絕義的功夫，也沒有人願傳。

× × ×

方天豪問韓峻。

他問了三個問題，都是讓人很難回答的，所以他要問韓峻，因爲韓峻不但是武林中有數的幾大高手之一，而且，頭腦極精密，精密得就像是某一位奇異的天才所創造的某一種神奇機械一樣。

只要是經過他的眼，經過他的耳，經過他的心的每一件事他都絕不會忘記。

「傷心七絕豈非已經絕傳了？現在江湖中還有人會這種功夫？誰會？」

「有一個會。」韓峻回答！

「誰？」

「李壞。」

「他會？」方天豪問：「他怎麼會的？」

「因爲我知道他是柳郎七斷和胡娘七絕生前唯一的一個朋友。」

「可是他豈非已經死了？」方天豪問：「你豈非說過，月神之刀，就好像昔年小李探花的飛刀一樣，例不虛發。」

韓峻轉過頭，用一雙冷漠冷酷的冷眼，望着窗外的一勾冷冷的下弦月。

月光冷如刀。

「是的。」

韓峻的聲音彷彿忽然到遠方，遠在月旁。

「月光如刀，刀如月光。」他說：「月神的刀下，就好像月光下的人，沒有人能躲得開月光，也沒有人能躲得開月神的刀。」

「沒有人，眞的沒有人？」

「絕沒有。」

「那麼李壞呢？」

「李壞死了。」韓峻說：「他壞死了，他已經壞得非死不可。」

「如果這個世界上只有李壞一個人能使傷心七絕掌，如果李壞已經死了，那麼同心七劍是死在誰手下的？」

× × ×

韓峻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因爲這個問題誰都無法回答。

但是他却摸到了一條綫，摸到了一條綫的綫頭。

他的眼睛忽然又發出了光。

「不錯，是在五年前。」韓峻說：「五年前的二月初六，那天還在下雪。」

「那天怎麼樣？」方天豪問。

「那一天我在刑部値班，晚上睡在刑部的檔案房裏，半夜睡不着，起來翻檔案，其中有一卷特別引起了我的興趣！」

「哦？」

「那一卷檔案在玄字櫃的，說的是一個名字叫做葉聖康的人。」

「那個人怎麼樣？」

「他被人在心口刺了三劍，劍劍穿心而過，本來是絕對必死無疑的。」

「難道他沒有死？」

「他沒有死。」韓峻說：「到現在爲止他還好好的活在北京城裏。」

「利劍穿心，死無救，他爲什麼還能活到現在？」方天豪問。

「因爲利劍刺透的地方，並沒有在他的心臟。」韓峻說：「換句話說，他的心並沒有長在本來應該有一顆心長在那裏的地方。」

「我懂。」方天豪臉上的表情就好像看見一個人鼻子上忽然長出了一朵花一樣。「我眞的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好，那麼我就用最簡單的方法告訴你。」韓峻說道：「那個叫葉聖康的人，是個右心人。」

「右心人？」方天豪問：「右心人是什麼意思？」

「右心人的意思，就是說這種人的心臟不在左邊，而是在右邊，他身體組織裏每一個器官都是和一般普通人物相反的。」

方天豪楞住了。

過了很久他才能開口說話，他一個字一個字的問韓峻：「你是不是認爲李壞也跟葉聖康一樣，也是個右心人。」

「是的。」韓峻也一個字一個字的說：「因爲除此以外，別無解釋。」

「就因爲李壞是個右心人，所以並沒有死在月神的刀下，因爲月神的刀雖然刺入了他的心臟，可是他的心並沒有長在那個地方。」

方天豪盯着韓峻問。

「好，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子的？」

「是的。」

× × ×

「一個人的心如果沒有長在它應該長在的地方，這個人會覺得自己怎麼樣？」

「他一定會覺得很快樂。」

「快樂？爲什麼會覺得快樂？」

「因爲這件事是錯的，而錯誤往往是很多種快樂的起因。」

× × ×

李壞現在一定很快樂。

他沒有死，要他死的人，沒有一個知道現在他在什麼地方！

在這種情況下，他一定樂死了。

× × ×

搜捕令已發下。

由附近各縣府州調來的捕快高手已到達。

「把李壞找出來。」韓峻發下命令：「他一定還在附近，我們不惜任何代價，都要把他找出來。」

× × ×

他們沒找到。

因爲李壞現在正躺在一個他們連做夢都想不到的地方睡大覺。

這個李壞可眞的壞死了。

× × ×

李壞把兩隻脚高高的擱在桌子上，睡他的大覺。

眞奇怪，他實在是條男子漢，甚至可以算是個很粗野的男子漢，可是他的這一雙脚，却偏偏長得像女人的脚又白又嫩又乾淨。

據他自己說，有很多女孩子都愛死他這雙脚了！

我們的李壞先生說出來的話，當然並不是完全可以相信的，可是也並非連一點可以相信的地方都沒有。

× × ×

這個地方實在是很適於睡覺，不但適於睡覺，而且適於做任何事，各式各樣的事。

這個地方實在太好了，太舒服了。

像李壞這麼樣一個小壞蛋，實在不配到這種地方來的。

可是他偏偏來了，所以才沒人會想得到。

這個地方究竟是什麼地方呢？

× × ×

一個女孩輕輕巧巧的推門走進來，輕輕巧巧的走到李壞面前，用一雙溫溫柔柔的眼睛，溫溫柔柔的看着李壞，看着他的臉，看着他的睡眼，看着他的脚！

李壞好像睡得像是個死人一樣，可是這個死人的手偏偏又忽然伸出來了。

這個死人可眞不老實，眞壞。

他的手更不老實更壞，他的手居然伸到一個最不應該伸進去的地方伸進去了！

「你壞。」這個女孩子說：「李壞，你這個小王八蛋，眞的是壞死了。」

× × ×

這個女孩子又是誰呢？

她跟李壞有什麼特別的情感，特別的關係，爲什麼要在李壞如此危急的情況下陪伴着他，又有什麼特別的力量能保護他的安全，讓人找不到他？

× × ×

「你倒眞的是逍遙自在。」這個女孩子說：「你知不知道韓峻和我爸爸找來了那批人，爲了要抓你，幾乎已經把城裏每一寸地都翻過來了。」

「我知道，我當然知道。」李壞說：「可是我一點都不擔心。」

「爲什麼？」

「因爲他們都認爲城裏最恨我的人就是妳，而且妳又是妳爸爸的女兒，如果他們找到這裏來，他們簡直就不是人，是活鬼了。」

× × ×

李壞這一次碰到了活鬼了。

× × ×

第一個讓李壞碰到的就是韓峻，他推門走進來的時候，李壞眞的好像看見一個活鬼，活生生的從天上掉下來一樣。

韓峻用一種溫和得幾乎接近同情的眼光看着面前這個吃驚的人！

「我知道你想不到的，就連我自己都想不到。」韓峻嘆着氣說：「我們都以爲今生今世再也看不到閣下這張臉了。」

李壞那張壞兮兮又可愛兮兮的臉上，居然又露出了他那種特有的微笑。

「那個小姑娘呢？那個從月亮裏飄下來的漂漂亮亮的神神秘秘的，專門喜歡殺人的小姑娘呢？」李壞問韓峻：「她今天也沒有來？」

「沒有。」

「其實，我也知道她是不會來的。」

「妳知道？」

「我怎麼不知道。」李壞說：「月光如刀，刀如月光。我已經差一點在她刀下把我這條命送掉了，我怎麼會不知道月神的刀幾乎已經和昔年的『小李飛刀』一樣例不虛發，我又怎麼不知道要月神出一次手是什麼代價。」

李壞的聲音裏彷彿也帶着種奇怪的感情。

「最重要的一點是，我也知道月神和昔年的『小李探花』一樣，殺人只殺一次，一次失手，絕不再發。」

「所以你認爲她今天絕不會再來？」韓峻問。

「是的，她今天絕不會再來。」李壞說：「因爲你再也請不起她，就算你請得起，她也絕不會再來殺一個她已經殺過一次的人。」

韓峻沉默了很久。

「你說對了，你完全說對了，月神絕對是現在這個世界上代價最高的殺手，她今天的確是不會來的。」

李壞笑。

「可是我相信你也應該知道今天我也不會一個人來的。」

「我知道。」

李壞笑：「你當然不會一個人來，如果你今天是一個人來的，你還想走得了。」

韓峻又用一種和剛才同樣的溫和得接近同情的眼色看着他。

「那麼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帶了一些什麼人來？」

「我不知道。」

× × ×

李壞當然不會知道，李壞也想不到。

沒有人能想得到。

沒有人能想得到刑堂總捕，名滿天下的「鐵大判官」韓峻會爲了一個默默無名的年輕小子，而出動這麼多江湖中的一流高手。

所有和官府刑部六扇門裏有關係的高手，這一次幾乎全部都出動了，就好像變戲法一樣忽然間就從四面八方各種不同的地方到了這個山城，而且忽然間就到了李壞自己認爲全世界最安全的一個小屋。

× × ×

李壞這一次可眞壞了。

× × ×

不管什麼樣的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碰上了今天李壞碰上的這些高手，都一樣沒路可走。

連死路都沒有。

因爲有些人還不想他死得太早。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麼你說李壞應該怎麼辦呢？

李壞如果完全沒有辦法的話，那麼李壞就不是李壞了。

× × ×

李壞忽然做了一件大家連做夢都想不到的事，尤其是可可，連她在做一個最可怕的噩夢的時候都想不到。

她的手忽然被握住，被李壞握住。

她的手當然常常會被李壞握住，她全身上下有許多地方都常常被李壞握住。

可是這一次和以前的每一次都不同。

李壞這一次竟然是用七十二路小擒拿手中最厲害的一招去握她的手。她的手就好像忽然

被一個鐵銹子銹住一樣，忽然她就聽見李壞在說：「各位現在已經可以開始恭喜我了，因爲我已經死不了了。」

李壞的笑容眞可惡。

「因爲各位一定都不願意讓這位方大小姐在如此年輕貌美的時候就忽然死了，所以我大概也可以繼續活下去。」李壞說：「如果我死了的話，可可小姐當然也活不了。」

李壞嘆了一口氣，又說：「這一點我相信各位一定都跟我一樣非常明白的。」

× × ×

這一種卑鄙下流無恥的話，居然從李壞嘴裏說出來，可可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非但她不信，別人更不信。

方大老板的臉在這一刹那間就已經變成了豬肝色。

「你這個小王八蛋，你是不是人，你怎麼能做出這種事來。」方天亮怒吼，「我女兒這麼樣對你，你怎麼能這麼樣對她？」

「這一點都不奇怪。」李壞心平氣和理直氣壯的說：「我李壞，我本來就一個壞人，我本來就壞死了，如果我連這件事都做不出，那可奇怪。」

他用一種很優雅的態度鞠躬。

「我相信各位一定很明瞭現在這種情況。」李壞說：「所以我也相信各位一定會讓我走的。」

他又說：「李壞是什麼東西？李壞只不過是個壞蛋而已，怎麼能用可可小姐的一條命來換李壞這個王八蛋的一條命呢？」李壞說：「所以我相信我現在一定已經可以對各位說一聲再見了。」

× × ×

就這樣，李壞就眞的和這些一心要置他於死地的武林一級高手再見了。

他居然眞的太太平平的走出這龍潭虎穴。

這一點，連他自己幾乎都不敢相信是眞實的。

他手裏雖然有人質，方天豪雖然心疼他的女兒，可是他還是不應該如此輕易脫走。

來對付他的人，每個人都有一手，就算他手裏有人質，也一樣能想得出辦法對付他，何況，別人對我們這位方大老板的掌上明珠的生死存亡，也並不一定很在乎。

他們爲什麼會讓李壞走呢？

這一點誰都不懂。

快馬，狂奔，山城漸遠，更遠更遠。

× × ×

山城已遠。

山城雖然已遠，明月仍然可見，仍然是在山城所能見到的那同樣的一輪明月。

在此時，月光當然不會利如刀，在此時，月色淡如水。

淡淡的月光，從一扇半掩着的窗戶裏，伴着山間凄冷的寒氣，進入了這間小屋。

小木屋在羣山間，李壞在這間小木屋裏。

可可當然也在。

她人在一堆熊熊的爐火前，爐火把她的臉照得緋紅。

李壞的臉却是蒼白的，臉上的壞相沒有了，臉上的壞笑也沒有了。

他居然好像在思索。

因爲他不懂，却又偏偏好像有一點要懂的樣子，因爲他在逃竄的時候，他好像看見了一條淡淡的白色人影，淡得好像月光那麼淡的人影，從他的身邊掠過去了，就好像月光和山峯從他身邊掠過去一樣輕柔。他確實看見了這麼一條人影，因爲就在那時候他也聽到了一個人，一個女人用柔美如月光般的聲音說：「你們全都給我站住，讓李壞走……」

× × ×

李壞不是在做夢，他從很小很小的時候，就已經不再做夢。

他確實聽到了這個人說話的聲音。

可是他更不懂了。

如果說他能夠如此輕易走脫，是因爲月神替他阻住了追兵。

那麼月神爲什麼要這麼做呢？

× × ×

火光閃動，緋紅的臉更紅。

「我決定了。」可可忽然說：「我完全決定了，絕對決定了。」

她說話的聲音好奇怪。

「妳決定了什麼？」李壞問。

「我決定了要做一件事。」可可說：「我決定要做一件讓你會覺得非常開心，而且會對我非常非常感激的事。」

「什麼事？」

可可用一雙非常非常有感情的眼光看着這個男人，看了很久，然後又用一種非常非常有情感的聲音對他說：「我知道你聽了我的話之後，一定會非常非常感動的，我只希望你聽了之後不要哭，不要感動得連眼淚都掉下來。」

「你放心，我不會哭的。」

「你會的。」

李壞投降了，「好，不管我聽了之後會被你感動得成什麼樣子，你最少也應該把你究竟決定了什麼事告訴我。」

「好，我告訴你。」可可眞的是一副下定決心的樣子，「我決定原諒你了。」

她用一種幾乎像是諸葛亮在下定決心要殺馬謖時那種堅決的態度說：「不管你對我做了什麼事，我都決心原諒你了，因爲我知道你也有你的苦衷，因爲你也要活下去。」

她忽然跑過來，摟住了李壞的脖子。可可說：「既然我已經原諒你，你也就不必再解釋。」

× × ×

李壞沒有再解釋。

他根本連一點想要解釋的意思都沒有。

他自己雖然不想解釋，別人却偏偏要替他解釋。

——有些話你自己既不想說也不能說，可是別人却一定要替你說！因爲這些話正是那個人自己想聽的，也是說給自己聽的。

「我知道你絕不是一個忘恩負義，恩將仇報的人，你那樣子對我，只不過想要活下去而已。」

可可在替李壞解釋。

「不管什麼人在你那種情況下，都會像你那樣做，一個人想要跟他心愛的人在一起，就得要活下去才行。」可可頓然一笑：「在那種情況下你要跟我在一起不把我帶走怎麼行，你想把我帶走不用那種法子，用什麼法子呢？」

她笑得越來越開心：「所以我一點都不怪你，因爲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你呀！你眞是個小壞蛋，幸好我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 × ×

她笑得開心極了，因爲她說了這些話正好是她自己最喜歡聽的。

所以她根本沒有注意到李壞的瞳孔裏已經出現了一條淡淡的白衣人影。

——難道那個從月中來的人又出現了？而且已出現在李壞的眼前？

× × ×

「我要走了。」李壞忽然說。

「你要走了？」可可吃驚的問：「你要到那裏去？」

「我不知道。」

「你爲什麼要走？」

「我不知道。」

「你什麼都不知道？」

「是的，我什麼都不知道。」李壞說：「我只知道現在我一定要走了。」

這個聰明絕頂也壞透了頂的小壞蛋，現在臉上居然有一種痴痴呆呆的表情，連他的眼睛裏都有這種表情。

——那條夢一樣的白衣人影，當然也依舊還在他的眼睛裏。

可可看着他，就好像一個溺水的人，眼看着一根他本來已可攀住的浮木忽然又被海浪冲走一樣。

她就這麼樣眼看着李壞從她身邊走出門。

她完全無能爲力。

× × ×

門外月色如水。

月下有個白衣人，人在烟雨山樹水月間。

人靜。

甚至比烟雨水月中的山樹更靜，只是靜靜的看着李壞。

她沒有說一個字。

可是李壞却像是聽到了一種神秘的咒語。

她沒有招手，連動都沒有動。

可是李壞却像是受到了天地間最神奇的一種魔力的吸引。

她沒有叫李壞追隨她。

可是李壞已經從最愛他的女人身邊走了過去，走入清冷如水的月光下，走向她。

× × ×

這一次李壞好像一點都不壞，但非不壞，而且比最不壞的乖小孩都乖。

每個壞蛋在某一個人面前都會這樣子，也許這就是壞蛋們最大的悲哀。

「我並沒有叫你來。」

「我知道。」

「你爲什麼要來？」

「我不知道。」

「你知道什麼？」

「我只知道現在已經來了，我也知道既然我已經來了，就絕對不會走。」李壞說。

「不管這裏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你都不走？」

「我絕不走。」

「你不後悔？」

「我絕不後悔，死也不後悔。」

× × ×

所以李壞就到了這個世界來了。

這個世界是一個從來都沒有一個人到過的世界，也不屬於人的。

在這個神秘遙遠而美麗的世界裏，所有的一切，都屬於月。

沒有人知道它在那裏。

沒有人知道它那裏的山川風貌和形態。

甚至沒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 × ×

所以李壞就從此離開了人的世界。

春雪已經融了，高山上已經有雪融後清澈的泉水流下來。

可是在山之顚的白雲深處，那一片亙古以來就存在的積雪，仍然在閃動着銀光。

在這一片銀白色的世界裏，萬事萬物都很少有變化，甚至可以說沒有變化。

只有生命才有變化。

可是在這裏，幾乎完全沒有生命。

李壞到這裏的時候，就已感覺到這一點。

他不在乎。

因爲他已經擁有了他夢想不到的那一種神秘的感情，一個他從未夢想過他會擁有的女人，使得他得到了一份新的生命。

他也爲這個世界帶來了生命。

× × ×

可是在今天早上對李壞來說，天地間所有的萬事萬物都已毀滅。

李壞在這裏已經待了一百二十七天，一千四百零四個時辰。

每一天每一個時辰每一刻都是濃得化不開的柔情蜜意。

月並不冷。

月色的輕柔，是凡夫俗子們永遠無法領略的。

李壞爲自己慶幸，也爲自己驕傲，因爲他所得到的，是別人永遠無法得到的。

× × ×

寶劍有雙鋒，每一件事都有正反兩面。

得到了你所最珍視的東西，往往也就會失去你所最珍惜的東西！你得到的愈多，失去的往往也就更多。

在萬般柔情裏，李壞常常會忽然覺得自己忽然有了一種從未曾有的痛苦。

他怕失去。

他怕失去他生命中最愛的一個女人。

從一開始，他就有了一種他遲早必將會失去她的感覺。

× × ×

今天早上這種感覺靈驗了。

這天早上，奇靜，奇寒，奇美，和另外一個一百二十七個早上完全沒有兩樣。

不同的是，今天早上，李壞的身邊已經沒有人了。

人呢？

人已去，去如夢如烟。

× × ×

沒有留下一句話，沒有留下一個字，就這麼樣走了。

——你眞的就這麼樣走了？

眞的，每件事都是眞的，情也是眞！夢也是眞！聚也是眞！離也是眞。

——人世間那裏還有比離別更眞實的。

（未完）

下期預告

千門點將錄——「野馬」

龍乘風・新著

千門高手，一直是令人感到莫測高深的，他們可以在賭桌上呼風喚雨，逢賭必贏，這是何等神奇，又是何等可怕的事？

千門點將錄故事集，說的不是一個老千，而是一個又一個完全不同類型的老千，他們每一個人都很特別，而在他們身上所發生的每一個故事，當然也特別精采、奇妙、緊張刺激！

說千門，寫千門，譽滿東南亞的年青作家龍乘風君，自有他的一手，他的一套，一向對龍乘風君作品有信心的讀者，萬萬不容失諸交臂！

・編者・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龍引

黃鷹·文
盧令·著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裕王率衆攻入景王府，兄弟相遇，景王在衆寡懸殊之下，自知不敵，乃引刀一快，了却帝王之夢。裕王隨即護駕回京。前此裕王曾派南宮絕前往殺虎坡伏擊景王府的人馬，這時雙方經已接戰，祖鶩虹獨戰南宮絕，金虎，方浪率領羣賊與南宮絕的殺手混戰，雙方激戰多時，戰況非常慘烈，南宮絕的殺手，幾乎傷亡殆盡，而南宮絕與祖鶩虹交手，又未能稍佔上風，他盱衡情況，這一仗輸定了，戰也難，不戰也難。正在他躊躇未決時，留在山坡上的歐陽易，看見這種情形，也和南宮絕有同樣的感受，不過他判斷南宮絕一定敗亡，所以他便一走了之……



霹靂炮聲響　驚破陞官夢

南宮絕終於倒下。

這早已在他的意料之內，他到底也是一個高手，一眼就能够看出對手的强弱，書齋的一戰親身體驗，已經知道自己的武功與祖鶩虹有一段距離。

當時他志在必得，祖鶩虹顯然有餘未盡，也所以他才會帶着所屬急急的撤退。

現在他却是非生則死，毫無選擇的餘地，也所以他的劍勢，更加凌厲。

只可惜祖鶩虹實在太冷靜，在他搶攻之下，一些破綻也沒有露出來，也不急着反擊，完全不予他可乘的機會。

南宮絕一再搶攻，劍勢變化層出不窮，再配合暗器出其不意偷襲，始終都不能够攻破祖鶩虹的防衛，不由得急燥起來。

他的劍勢因而一變，少了變化，却更加急勁，祖鶩虹一再給他迫退，彷彿已抵擋不住他凌厲的攻勢，可是他並不高興。

祖鶩虹被他迫退，劍勢並沒有被他迫亂，所以退，絕無疑問只是一時摸不清他的劍路，一摸清，便能够反制先機。

祖鶩虹也的確是這個意思，也看出南宮絕的急躁，只是他仍然不急着反撲，這當然主要是因爲他看出方浪金虎等已佔盡上風，控制了整個大局，用不着他的插手，現在他惟一要做的只是將南宮絕擊倒。

南宮絕這樣搶攻，始終沒有氣力接不上，露出空隙的時候，祖鶩虹等的也就是這個時候。

他沒有再等上多久，南宮絕一而再，再而三，劍勢終於因爲內力消耗得太多而一緩。

祖鶩虹也就在這個時候搶進，回攻向南宮絕的咽喉，用的是達摩劍法中最普通，也是開劍第一式的「一葦渡江」。

這一式在他的劍施展出來，並沒有任何特別，只是速度比他方才快了一些。

不過他用劍的速度本來就經已快得驚人，否則也難以封擋得住南宮絕的攻勢，現在這快了的一些，差不多已是他用劍速度的極度。

這一劍立時將南宮絕的劍勢擊亂，他的劍回截不及，用了三種身法才將祖鶩虹反攻的一劍化解。

這三種身法施展過，南宮絕露出來的破綻已出現了三處。

祖鶩虹沒有向這三處破綻出擊，又是一招「一葦渡江」，攻向南宮絕咽喉。

南宮絕一聲歎息，回劍封開，那三處破綻只是他故意露出來，若是祖鶩虹搶進，立即會遭遇他凌厲的反擊，偏就是祖鶩虹瞧出來，不上這個當。

祖鶩虹却也算準了南宮絕的劍勢，身形變化，長劍展開，在南宮絕一封劍同時，一圈一搭，貼着南宮絕的長劍迫前。

南宮絕的劍與人立時彷彿陷入一個漩渦內，越陷越深，脫不出來。

他也知道再不脫出來，不堪設想，可是一任他劍勢怎樣變化，祖鶩虹一柄劍吞吞吐吐，始終將他的劍圈住，不讓他脫出去。

他的身形劍勢立即又變得飛雲巧幻，這一次，祖鶩虹的劍勢身形亦有了飛雲巧幻的變化，較之南宮絕甚至只有過之。

南宮絕眨眼間被迫退兩丈，倒不是祖鶩虹的劍勢如此凌厲，乃是南宮絕一心要脫出祖鶩虹長劍所及的範圍，祖鶩虹却是如骨附蛆。

一退再退，南宮絕第三次後退。

祖鶩虹緊接迫近，一連十三劍，最後三劍連擊南宮絕右腕。

南宮絕腰一轉再轉，第三次終於轉不來，只有棄劍，祖鶩虹那一劍便擊在劍柄上，那柄劍立時長了翅膀也似，飛上了半天。

南宮絕面色驟變，右手從衣袖中拿出了一支只有七寸的小劍，右手按扣了一把暗器。

暗器飛蝗般射向祖鶩虹，小劍在掌心一旋，立即在飛蝗般的暗器中射出，直取祖鶩虹的眉心。

祖鶩虹長劍一探，迫住了南宮絕的左手，在他的暗器出手那刹那復將之擊下，也沒有回劍擋那支小劍，左手却一抬一夾，正好將那支小劍夾在二指之間。

這一招，用得很險，却也用得很準很快。

南宮絕的手中隨即出現了第三柄劍，這一柄長約二尺，正刺向祖鶩虹的要害。

祖鶩虹若是以劍去擋方才那支小劍，一定難以封擋閃避這一劍，這一劍非常迅速，而且詭異。

現在祖鶩虹只是長劍一抹，便將之封擋下來，左手一翻，夾着的小劍同時射出，射進了南宮絕的眉心。

南宮絕下意識伸手往眉心摸去，還未摸實，一個身子已然仰倒向地上。

那其實只是電光火石間的事情，所有的動作也都在電光火石間完成。

高手相鬥，生死也往往就決定在電光火石的刹那。

祖鶩虹看着南宮絕倒下，心頭亦不免有些感慨，武功練到南宮絕這個地步的南宮世家子弟不多，他也還是第一次遇上傳說中南宮世家的三絕劍。

那些殺手原都是死戰不退，但現在看見南宮絕倒下，鬥志立時完全都崩潰，倉皇退後，他們已剩二十個不到。

金虎揮動一雙鐵爪，便待率衆追前去，却給方浪截下。

「怎麼不乘勝追擊，將他們斬盡殺絕？」金虎顯然正殺得性起。

方浪搖頭道：「他們也都是身不由己，只剩下這些人相信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一頓接又道：「而且我們要立即趕回去。」

話說到這裏，祖鶩虹已然走了過來，道：「裕王與那四個伊賀派高手到現在仍然不見現身，只怕眞的已瞧出我們這又是一個陷阱，走了去王府那邊。」

方浪微一頷首，金虎插口道：「不是說花豹他們一定能够支持到我們回來？」

祖鶩虹道：「到王府去的若是那四個伊賀派高手，我們得重新考慮。」

金虎道：「老子總不相信他們四個人强得過南宮絕與這些殺手。」

祖鶩虹道：「在尋人方面，他們却只怕比南宮絕等人做得更成功。」

方浪沉吟道：「以常理推測，裕王應該將南宮絕留在身旁才是，難道他反而信任那四個伊賀派的高手？」

祖鶩虹道：「應該不會。」

「可是他現在分明寧願放棄南宮絕等人，在現在他當然是不得不放棄，問題在南宮絕等人動身之前，他便應該知所取捨，考慮到這可能又是一個陷阱。」

祖鶩虹點頭道：「不錯，這絕無疑問在動身之前他便已決定，如果這是一個陷阱他便放棄南宮絕等人，由南宮絕來牽制我們。」

方浪道：「南宮絕却顯然深信裕王絕不能沒有他的扶助，一定會帶人來接應，才會孤注一擲，與我們在此決一死戰。」

祖鶩虹道：「南宮絕是一個聰明人，對裕王的情形也應該很清楚。」

方浪接問道：「看來這只有一個解釋，南宮絕並不如我們想像的聰明，對裕王的事情知道得也並不多，也是說，裕王也並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愚笨，他能够利用南宮絕，騙信南宮絕爲他拚命，最低限度，也比南宮絕聰明得多。」

祖鶩虹連連點頭，面色越來越凝重。

方浪沉吟着接道：「我就是不明白，何以裕王竟然會信任四個倭奴，難道那四個倭奴的力量比南宮絕與那些殺手加起來還要厲害？」

金虎插口道：「若是如此，那些倭奴當時也不會給我們殺得落花流水，狼狽逃去。」

方浪道：「這件事也是不假。」

「除非——」祖鷥虹面色更凝重，欲言又止。

方浪追問：「除非什麼?」

祖鷥虹沉聲道：「裕王的左右另有能人，他們比那些伊賀派忍者，比南宮絕等人更加厲害。」

方浪聳然動容，祖鷥虹接道：「只有這樣，他才會不惜放棄南宮絕等人。」

方浪道：「不是說，這個人一直都一些表現也沒有，公認是一個愚人?」

「有句老話，大智若愚——」祖鷥虹歎了一口氣。「果眞如此，非獨我們，大家都走眼了。」

方浪變色道：「連徐階等人都被騙信，這個人城府的深沉也未免太可怕了。」

祖鷥虹面色一變再變，方浪突然跳起來。「不成，我們得立即趕回去!」

祖鷥虹嘟喃道：「只怕已太遲了。」

方浪面色更難看，翻身上馬，飛騎奔出，祖鷥虹一騎隨亦奔了出去。

金虎揮動鐵爪，忙亦指揮衆手下殺回去，他們都有很親密的人留在景王府中。

花豹是金虎的結拜兄弟，一直與金虎出生入死，祖秋霞是祖鷥虹的妹子，方浪的愛侶。

景王是他們的希望。

× × ×

祖鷥虹這一次並沒有說錯，的確太遲了。

路奔到一半，他們便遇上祖秋霞，知道王府的情形，不由都替祖秋霞捏一把冷汗，若非紅葉倒戈相救，祖秋霞亦是必難逃一死。

花豹死了，其他的人如徐階呢?

祖秋霞不能肯定，他們能夠肯定的，就是裕王一定不會再留在景王府內，一定立即帶着皇帝趕回皇城去。

也是說，一切都應已無望，所以到他們看見徐階，不由都大感詫異。

× × ×

徐階就坐在王府大堂上，在他的面前，放着景王的屍體，在他的後面，站着惟一生存的一個侍衞。

坐在那裏的徐階簡直就像是一具沒有生命的木偶。

祖鷥虹等人那刹那都有這種感覺，他們都以為徐階已經被嚇呆，想不到這木偶一樣的人的思想非獨沒有停頓，而且一直轉動不休。

事情到現在不錯已經告一段落，也因此他更加要立即想辦法看如何打發祖鷥虹方浪金虎等人。

他們都是他為了景王先後張羅座下，他也看得出他們的性格，尤其是祖鷥虹，要是反過來侍候裕王，是絕沒有可能的事情。

最令他為難的是，他還得好好的向這些人解釋為什麼這個官還要做下去，為什麼不為景王殉死。

他很明白這些江湖人的感受，也希望這些江湖人明白他並不是一個江湖人，也莫要怪責他沒有江湖氣。

到現在為止他仍然只是想着怎樣向祖鷥虹等人解釋，還沒有動殺機，想到殺人滅口。

他終於開口，用很簡短，很明白的說話向祖鷥虹等將發生的事情以及他的決定說了一遍。

這麼多年來他從未話說得這麼辛苦，在祖鷥虹他們回來之前，他已經將要說的話細度清楚，默默的重複了幾次，可是到現在出口，仍然是那麼生硬，但無論如何，總算讓祖鷥虹他們徹底明白他萬不得已的苦衷，明白他只是一個政客，並不是什麼英雄豪傑。

一面說他一面留意祖鷥虹等人的表情變化。

祖鷥虹看來非常感慨，但沒有說話，祖秋霞一副滿不在乎的表情，方浪顯得很激動，隨又像有所覺悟，聳聳肩膀，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

這都在徐階的意料之內，只有金虎，竟反而令他不知道如何是好。

金虎本來是一個很衝動的人，現在的表現却是異常的沉着。只是聽，既沒有話說，表情也沒有任何變化。

徐階實在很奇怪，金虎到底在想着什麼?

祖鷥虹聽罷，考慮了一會才道：「大人既然這樣決定，屬下亦無話可說。」

徐階道：「本官不會勉強你繼續追隨左右。」

祖鷥虹道：「事情已經告一段落，屬下留在大人身旁，亦是無所事事。」

徐階微喟道：「本官非常明白你的心情。」

「大人能够明白，最好不過。」

徐階轉問：「你準備到什麼地方?」

祖鷥虹道：「屬下原是一個江湖人，江湖中來，自是江湖中去。」

「很好——」徐階歎息着。「有什麼我能够帮助你的。」

祖鷥虹搖頭。「做一個江湖人最起碼的條件就是要學會照料自己，在多年前，屬下已經學會了。」

徐階又道：「很好——」目光轉向方浪。「方英雄當然是一起走的了。」

方浪笑問：「徐大人以為這裏還有什麼是值得方某人留戀的?」

他顯然還有話要說，却給秋霞伸手牽着袖子搖了一下，沒有繼續下去。

徐階只當聽不懂，轉顧金虎。「金英雄意下又如何?」他眞正要問的其實只是金虎。

金虎如夢初覺，抓了抓那一頭亂髮，大嘴一咧，正要說什麼，猛給方浪一把抓住，道：「你這個老小子，當然也是跟我們一起走。」

金虎立即搖頭，道：「老子不走，老子還要留在這兒侍候徐大人。」

方浪一怔。「你侍候他幹什麼?」

金虎道：「當然是要做官了!」

「做官?」方浪又是一怔，但他到底沒有忘記金虎此來的目的也就在做官。

金虎笑接道：「老子若是這樣回去連雲寨，如何有面目去見老子的娘親，還有為這件事情殉死的那些兒郎的家屬?」

方浪皺眉道：「你說得不是沒有道理，問題只是在，景王爺經已……」

金虎道：「他雖然死了，可是徐大人仍能够繼續做他的官，只要徐大人有官做

，老子那還用担心沒有官做?」一頓轉問徐階：「徐大人，你說是不是?」

徐階口應道：「是——」心裏却突然一陣不適。

金虎道：「徐大人一諾千金，何況還有玉帶給老子為憑。」

徐階微喟：「做官只是一件小事，只要金英雄不在乎要侍候裕王爺就是了。」

金虎大笑道：「他們是兄弟，那一個做皇帝還不是一樣，老子才不會在乎。」

徐階道：「金英雄不在乎，本官便給金英雄安排官職就是。」

金虎笑得更開心，喜道：「那老子便去接連雲寨的人下來，到皇城找徐大人的了。」

徐階點頭道：「你只要到來便成，其他的事本官自會替你打點。」

金虎道：「老子可是什麼也不懂。」

徐階微笑道：「做官也並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尤其是武官，一學便懂。」

「還得請徐大人多多指教。」

徐階道：「這個你放心。」轉顧祖鷥虹方浪。「有金英雄在本官身旁，本官也比較安心。」

祖鷥虹道：「屬下也是，只是要大人費心指點他的了。」

徐階點點頭。「你們若是都留下，那多好。」

「人各有志，大人不必再說這些。」

祖鷥虹的語氣異常决絕。

徐階歎了一口氣，沒有再說話。

方浪目光又落在金虎面上，道：「你眞的要做官?」

金虎道：「這還會假的。」

方浪道：「我還是要問清楚，你我到底是……」

金虎道：「老子就是官做到怎樣高，與你這個小子也還是朋友，無論你什麼時候到來……」

方浪搖手道：「這些話咱們早就說過，不必再說了，我也不會強迫你改變初衷的。」

金虎笑顧方浪道：「什麼時候你跟秋霞妹子成親，可莫要忘記給老子說一聲，那怕走上千里萬里路，老子也會依時趕到去，喝你們那杯喜酒。」

話口未完，秋霞一張臉已羞紅到脖子去，有意無意，偏過半身。

方浪看在眼內，心頭一蕩，目光再轉向金虎面上，道：「你若是有這個日子，却不用特別去通知我們，反正是機會多着，這麼巧碰上了才去喝也不遲。」

金虎詫異道：「這可是什麼意思?」

方浪道：「好像你這種花花太歲，難道竟然只會娶一個老婆?」

金虎一怔，放聲大笑，方浪目光轉向祖鷥虹，接道：「留在這裏既沒有意思，還等什麼?」

祖鷥虹淡笑搖頭，向徐階一拜，道：「大人請好自珍重。」

徐階歎息道：「本官送你們一程。」

祖鷥虹再搖頭：「不敢有勞大人。」

徐階又歎息。「你跟了我這許多日子，我一些好處也沒給你，現在……」

祖鷥虹截道：「我並非為了要得到什麼好處才追隨大人左右，這一點大人應該明白。」

徐階頷首，祖鷥虹接道：「況且送君千里，終須一別，何必多此一舉。」

徐階道：「那就只有珍重一聲了。」

祖鷥虹側身避開，抱抱拳，轉身舉步，疾奔了出去。

方浪祖秋霞同時轉身，緊跟在祖鷥虹身後，方浪有意無意再看了金虎一眼，看見金虎並沒有多大反應，亦加快腳步。

× × ×

出了景王府，方浪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腳步一快又再快。

祖秋霞看着，道：「你担心金虎?」

方浪道：「這個人頭腦簡單，而政治如此黑暗多變，我實在担心他如何能應付得來。」

祖秋霞亦道：「我亦覺得，他不是一個適合做官的人。」

方浪道：「連你也有這種感覺了。」

秋霞道：「可惜他也很固執，又熱衷做官，連你也勸他不來，別的人，更就不用說。」

方浪道：「這倒是不錯。」

祖鷥虹淡然插口道：「你們不用担心，官塲雖然險惡多變，但也很易適應，他既然做慣了山大王，多少也有點官威，何況又是去做武官。」

方浪看看祖鷥虹，忽然笑起來。「想眞我們的確是不用担心。」

秋霞笑接道：「可不是，要担心，在他做山大王的時候便該担心的了。」

方浪大笑道：「過去他做賊的時候我不担心，現在他做官反而担心起來，這不是笑話?」

祖鷥虹道：「只要他收斂一些，不開罪權貴，這個官應該會做得很好，這方面，徐大人應該會指點他，提醒他。」

方浪轉問道：「方才姓徐的說他只是一個政客，其實什麼才算做政客?」

祖鷥虹苦笑。「其實我也不太清楚，否則我也不會替他這樣子賣命。」

方浪詫異的望着祖鷥虹，秋霞亦一樣，祖鷥虹歎口氣接道：「我只知道他很熱衷政治，很喜歡做官，而從他的出發點看來，似乎都只是為了天下黎民百姓。」

方浪道：「我看他是為了自己多一些呢。」

祖鷥虹沒有作聲，方浪接道：「看來你還是只適合做一個江湖人。」

祖鷥虹點頭。「現在才知道，也還不算太遲。」

秋霞道：「其實我也不喜歡大哥做官的。」

祖鷥虹笑笑道：「現在你是如願以償了。」

秋霞忽然一笑，道：「可是到現在我才懂得怎樣勸告大哥。」

「是怎樣?」祖鷥虹笑問。

秋霞道：「徐大人若是眞的如大哥所說，是一個忠君愛國，正直不苟的好官，又怎會在嚴嵩之下委屈了十年有多，又懂得迎合皇帝癖好，寫那些獻給神仙的『青詞』?」

祖鷥虹笑道：「方才我已經考慮到這個問題了。」

秋霞道：「雖然比我早一些，却也早不了多少。」

祖鶩虹道：「這些事既然已成爲過去，也就不要再放在心上了。」

秋霞道：「我正要這樣勸告大哥。」

祖鶩虹長長的吁了一口氣，轉問方浪道：「你現在是否覺得我瞧來較順眼？」

方浪一怔，笑道：「順眼多了。」

祖鶩虹道：「其實你也不用担心，我這個妹子既然已對你痴心一片，我就是怎樣阻止，也阻止不來的，是不是？」

話說到這裏，秋霞的一雙小拳頭已落在祖鶩虹身上，祖鶩虹左閃右避，縱身一躍上了馬。

秋霞一頓足，目注方浪。「你就是懂得瞧熱鬧，怎麼不替我將他截下來。」

方浪縮一下脖子，不敢作聲的模樣，秋霞看在眼內，不由笑了。

祖鶩虹即時笑道：「他這個小輩又怎敢對我這個長輩無禮？」

方浪一聽這句話，苦着臉，彷彿又矮了半截。

也就在這時候，脚步聲响，金虎飛步從府內奔出來一面大呼：「小方──」

方浪回身就勢一揖，道：「金大人有何吩咐？」

金虎笑駡道：「你這個小子是存心挖苦老子來了。」

方浪道：「早晚也是要這樣稱呼，這一別，也不知什麼時候再見，這時候不跟你金大人打過招呼，可不知等到什麼時候了。」

金虎道：「你這是以後不將老子當做朋友的了。」

方浪道：「我即使仍然在江湖上行走，進皇城的機會也不會太多，何況說不定我會自此退出江湖？」

金虎看看方浪、秋霞。「一個人有了家，退出江湖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秋霞偏開臉，方浪目光從秋霞的臉上一轉，回到金虎臉上，道：「你這個官做成了，跟着要做的，還不是成家立室。」

金虎大笑道：「到時候，老子就是找遍天下也要將帖子送到你們手上。」

方浪道：「只要你不嫌棄我們衣着寒酸，失禮你請來的賓客就成了。」

「這種話你也說得出？」金虎揮手一拳擊去。

方浪伸手架開，轉問道：「你追出來就是要揍我一拳？」

金虎搖頭道：「我要告訴你，下個月初一我便會結束連雲寨上的一切，與各人上京。」

方浪道：「初一是好日子啊。」

金虎道：「你若是够朋友，便在無風亭等老子喝兩杯。」

「無風亭？」方浪眨眨眼。「那是我們第一次認識的地方。」

金虎道：「我們是不打不相識，一場架打下來，結果反而成了好朋友。」

方浪看看金虎，點頭。「好，初一那天，我們一定在無風亭那裏跟你一聚。」

金虎接上一句：「不見不散！」

方浪再點頭，翻身上了坐騎，與祖鶩虹秋霞打了一個招呼，策騎奔出，秋霞一笑，追了上去。

祖鶩虹走在最後，道：「初一見。」

金虎一怔，道：「你也來？」

祖鶩虹笑道：「我們不也是朋友？」

隨即策騎疾奔了出去。

金虎看着他們，心頭一陣熱血奔騰，生出了一陣上馬追上去的衝動，但他到底還是呆立在那裏。

也許他並沒有厭倦江湖人的生活，只是做官的誘惑現在對他來說比任何事情都要濃厚一些。

三騎終於遠去，金虎也這才轉過身子，神情落寞，若有所失。

急風吹過，吹下了幾片落葉，金虎走在落葉之下，看來是那麼的孤獨。

× × ×

十月初一。

在連雲寨來說，這實在是一個大日子，所有人都穿上全新的衣服，尤其是女人，無不打扮得花枝招展，就連孫大娘也不例外。

金虎也不知那兒找來了一頂轎子，刻意修飾一番，弄得簡直就像是新娘子坐的花轎一樣，硬要孫大娘坐進去。

孫大娘笑得合不攏嘴，塗在臉上的花粉給笑得不住洒下來。

她活到這把年紀，望到頸子也長了，總算望到這一天，所以無論寨中的女人將她弄成怎樣子，她也都毫不在乎。

金虎又穿上那襲盔甲，經過刻意的打磨，那襲盔甲更加明亮了。

看到這個寶貝兒子這一身打扮，孫大娘更加高興，一雙眼笑得只剩下一條縫。

其他的女人一樣興奮得很，小孩子們雖然不大清楚，不大明白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但大人如此高興自然也高興起來。

吉時終於到了，無數串鞭炮在連雲寨中燃點起來，「劈拍」聲中，紅紙飛揚。

也就在劈拍鞭炮聲中，金虎一馬當先，帶着一羣山賊，以及他們的眷屬，浩浩蕩蕩的離開了連雲寨。

連雲寨於是變成了一個空寨，所有人走得一個也不剩。

願意一生做賊的人當然並不多，官賊兩途任擇其一，相信任何人都會選擇做官一途。

金虎要做官雖然說是還了他母親的心願，但其實亦爲了他那些手下的將來。

他雖然魯莽，亦知道連雲寨話雖說天險，只要官府眞的有這個決心，並不難將之攻下。

水糧都是他們的致命傷，何況他們大多數都已成家，兒女成羣，即使不爲自己設想，也得爲兒女將來的前途設想。

又有那一個希望自己的兒女將來也成爲盜賊。

金虎這年來已考慮到這個問題，他本來就不是一個太壞的人，對於小孩子更就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喜愛，在連雲寨內不時與那些小孩子玩在一起，突然有一天，他發覺寨內的小孩子竟然已那麼多。

也就由那一刻開始他担心到那些小孩子的將來，所以這一個機會，他無論如何是不會放過的了。

方浪其實也很明白金虎的心意，他們到底是好朋友，也所以，在祖鶩虹找到來，提到金虎之前，他已經考慮到這個問題

，也所以他非但沒有拒絕，沒有破壞，而且全力促成。

一直到景王被殺，徐階反投裕王，他總覺得裕王心太狠，手太辣，徐階也不是好東西，替這種人效命實在太沒有意思，可是他並沒有因此就反對金虎的仍然要做官心願。

在他的眼中，無論什麼官也差不多，而做官也無論如何比做賊的好，他也相信金虎這個官做下來，絕不會變得怎樣壞。

沒有人比他更清楚金虎的了。

× ×

走盡了山路，眼前是一片草原，雖然不少草經已枯黃，但急風吹過，仍然翻湧起一陣綠浪。

金虎放馬草原上，心情輕鬆之極，回頭看見跟着來的連雲寨歡樂的一羣，忍不住一連打了幾個哈哈，放聲唱出了一首歌來。

是一首牧歌，雄壯而歡樂，羣賊跟着唱起來，歡樂的歌聲隨風遠吹天外。

金虎放馬奔走草原中，勒住了坐騎，只等各人追上來，歌唱過不絕。

衆人很快追上，簇擁着金虎歌唱着繼續前行。

也就在這個時候，草原的四周冒起了無數盔甲鮮明的官兵。

那些官兵並不是胡亂冒出來，而是一排一排的，動作整齊劃一。

最前的一排是刀盾，跟着是長槍，最後是一連三排的弓箭手。

箭已經上弦，陽光下閃閃生輝。

金虎就是怎樣蠢也不會以爲這些官兵是等在這裏歡迎他們一夥，他抬頭再望，只見東面山坡上，亦有十數騎出現，擁着一個身穿官服的老人。

相距雖然遠，金虎仍然一眼就認出，那是要提拔他做官的當朝首輔──徐階。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金虎心緒一剎那大亂，在他周圍的連雲寨一夥亦惶然不知所措。

一個心腹手下忍不住問：「大哥，他們好像並不是來歡迎我們。」

金虎還未回答，就聽到接連無數下震耳欲聾的巨响，數十團火球緊接從四面山坡後飛出來，劃過長空，四面八方向他們落下。

──火炮！

金虎心念一動，面色不變，急喝道：「大家快散開！」

連雲寨男女老幼經已被這天崩地裂一樣的「轟轟」火炮响聲驚呆，但給金虎這一喝，亦慌忙散開。

他們本來是聚在一起，這一下突然散開，立時亂成一片，胆小的婦孺不由得哭叫出來。

那刹那，一個個火球經已落下，爆炸開來。

一個個土坑在爆炸聲中出現，泥土飛激，不少連雲寨的人亦隨同泥土飛起來，混身浴血地墮下。

土坑旁的野草緊接着火燃燒，慘叫聲，驚哭聲此起彼落，大好一片草原迅速變成了一個人間地獄。

無數弩箭隨即暴雨般四方八面射至，一批緊接一批，連雲寨餘下各人在草原中完全沒有掩蔽的地方，紛紛倒在亂箭下。

到弩箭停下的時候，活下來的人已不到十分一、二。

金虎沒有死。

他剛要策馬向徐階那邊衝去，就已給身旁幾個心腹抓住，硬將他拉下馬來，擋在他前面。

那幾個人迅速被射成刺蝟。

金虎將他們掙開，弩箭已經停下！一看周圍，到處都是死屍，慘不忍睹。

第一第二排的刀盾手，槍手也就在這時候向他們衝殺過來，喊殺連天！

金虎亦發出了撕心裂肺的吼叫，揮舞雙爪，向來人衝殺過去。

跟在他後面的只有二十來個山賊，有的身上還帶着傷，却每一個的眼都紅了。

一場惡戰，迅速展開。

× × ×

徐階居高臨下，看得很清楚。

那些官兵就像是潮水般迅速將金虎一夥淹沒。

盾牌擋住了兵器，長刀鐵槍空隙中刺入，差不多三十個人對付一個山賊。那些山賊又何有活命的機會？

他們雖然驍勇善戰，但是在平地之上，一身本領根本施展不開，有幾個甚至給四方八面撞來的盾牌活活撞死。

那些官兵仍然將刀槍斬刺下去，他們得到的指示就是，要將連雲寨一夥山賊一網打盡，殺一個片甲不留。

徐階甚至要他們確保事後每一個都必死無救。

──未完──

武俠小說擂台接力賽

臥龍生·獨孤紅
司馬翎·黃　鷹聯合執筆
司馬紫烟·諸葛青雲

神劍山莊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面夫人與銀面夫人被鄧漁發現了她們的秘密行踪之後，於是便分別出擊，想消滅鄧、李這兩家的人，以圖滅口。銀面夫人遇上李秀，兩人一交上手，即殺得天昏地暗。最後，李秀一劍當中劈落，將銀面夫人的銀色面具劈成兩片，跌落地上，銀面夫人面具破毀，露出本來面目，原來是一位艷婦。這時，銀面夫人大發雌威，雙手齊揮，忽掌忽指，掌風如刀，指力似劍，一雙銀光閃閃的玉手，變化無窮，每一掌、每一指，簡直連石頭都可以擊碎。但李秀也非弱者，連斬三劍，劍氣衝破一切反抗的障碍，「神劍」之所以稱雄武林，决非無因……

巨網從天降

（第九章由司馬紫烟執筆）

白銀夫人的臉上現出了恐懼的神色，她不相信人間會有如此霸道凌厲的劍式，更無法相信眼前這個年輕的小伙子能發揮出如此精湛的劍藝。

劍氣彌穹，遠在半丈之外，就彷彿是無數細長尖銳的釘子，由一股巨大無匹的力量釘擊下來，把人的每一處穴道，每一條筋絡都釘得死死的。

白銀夫人只覺得全身像針刺般的錐身，她那一件亮光閃閃的銀衣本來是可以用來避刃禦堅的。

可是在劍氣的籠罩下，都變得全無作用，只聽得釘釘一陣疾響，那是她本能地用手去迎向劍勢，這是個極無意識的行動，她明知道憑自己的功力是難接下這一劍的，但現在却是無可奈何之際，而尋常的劍式，如此一抓，早就把劍刃抓斷了，然而面對此威力無儔的一劍，却有如螳臂擋車。

前五個變化，總算是被她亂拂的手指拂開了，到了第六個變化，她只覺得無名指上一凉一痛，然後是耀眼的劍光照目而來，嚇得她尖聲大叫起來。

隨後他聽得有一個清脆柔婉的聲音叫道：「不要殺死她，讓我問問她！」

接着是斜裏一道劍光劈到以及鏘鏘的幾聲，然後是李秀愕然而驚怒的聲音叫道：「青青，妳瘋了……」

白銀夫人不敢看那個掠入的影子，更不敢聽見那柔婉的聲音，尖叫一聲，回頭就逃。

青青的聲音仍在後面叫道：「喂！不要走，請妳告訴我，妳究竟是不是我的母親？」

可是這呼喊並不能拉住白銀夫人，反而使她跑得更快，像一溜銀光似的，竄入遠處的樹叢，然後就不見了。

× × ×

李秀的臉色蒼白，她以手中的長劍支地，用以支住自己的身體不倒下來，嘴閉得緊緊的，臉上的肌肉直跳，好似在忍着極大的痛苦。

青青悵然地望着白銀夫人的背影，好一會兒後，她看不見那銀色的影子，才回頭看見了李秀的樣子，不禁上前關懷地問道：「秀哥兒，你是不是受傷了？」

伸手想要拉他，却被旁邊伸出的一隻手攔住了：「青青姑娘，不能動他，否則妳就害死他了。」

那是靈芝，青青啊了一聲，忙問道：「嬸嬸，這是為了什麼，秀哥兒他……」

靈芝的臉上含笑着，語氣中却有着十分的興奮與激動：「少主不要緊，他已經把神劍九大式中的八式，雷動九天練成了，這是最具威力的一式劍招，共分九個動作，一式强於一式，發到最後，可如霹靂山河，大地俱動，眞想不到少主的成就，已經超越過主人了。」

「啊！秀哥兒的劍技已經是超過了慕雲伯伯？」

靈芝點點頭道：「是的，當然，在穩健與凝練上的火候是追不上的，但是在劍藝上，確已超過了主人，神劍之學共分九大式，是以外間所傳神劍之式數，有為三十六、五十四、或七十二式的，都是未明其奧之故，眞說起來，應該是九大式，衍生為八十一手。」

青青聽得不禁入神，追問道：「這八十一式劍招，都是一氣相承相連的？」

靈芝搖搖頭道：「不，它們雖是循序漸進的，必須要悟徹了上一式，才能摸索到下一式的頭緒與門徑而進入一個更新的境界。老主人後來的進境如何不得而知，但我們在離開他之前，只知道他僅練成了七大式。」

青青神往地道：「七大式，六十三招劍式，就已經能夠無敵於天下了。」

靈芝黯然道：「老主人揚名天下時只用到五大式，也就是說四十五手變化，就已經足夠縱橫於天下了。」

說到這兒，她似有所覺地道：「對不起！鄧小姐，我說得太狂了，令尊劍傲五湖，威力亦是無敵的。」

青青微微一笑道：「靈芝嬸，妳眞會說話，假如家父也夠資格稱作無敵，豈非與李大俠一樣高低了嗎？」

靈芝道：「是的，一樣高低，不分上下並稱無敵。」

「但是劍道總有個優劣高低之分的。」

靈芝笑道：「他們是成名之後才成為知己好友的，都了解到盛名得之不易，大家互相敬佩、互相尊重對方的成就，從不比試切磋，因此也就無論高低了。」

青青道：「要做到那樣很不容易吧。」

靈芝道：「其實也並不太難，只要沒有爭競之心，不存勝過對方的心理，那就可以做到了。」

青青道：「就是這種心思難以克服，一個學劍的人，在遇到一個相等的對手時，很難遏制那種一較之心。」

靈芝道：「青青姑娘，他們是男人。」

「這與男女之別有關係嗎？」

靈芝道：「應該是沒有關係的，但是却又不能說絕對無關，男人在心胸氣度上，多少比女人開闊些，他們可以承認別人的長處或優點，女人却不能了，總是想超過對方，甚至於連自己的丈夫都在所不免。」

青青低頭不語，靈芝又道：「我想這與我們的主母及令堂大人之突然離去不無關係。」

青青忙問道：「李夫人是為了要在劍技上超過李大俠才離開的嗎？」

靈芝道：「眞正的原因我不清楚，但是我相信這多少有點關係，因為老主人每次指點我們劍法時，總是對我們姊妹幾個特別要求嚴格，總要我們比我們的丈夫略勝一籌。而後，他在跟我們姊妹單獨聚首時，也總是一再地叫我們要尊敬丈夫，在劍藝之外去發現他們別的優點。」

「他這麼要求是為了什麼呢？」

「他說欲求家室和美、生活幸福，這是很重要的，我想他是語重心長有所感而發的。」

說到這兒，她略略有些哽咽，青青却毫無所覺地道：「據我所知，李大俠夫婦伉儷情深，應該不是如此吧。」

靈芝道：「我知道還有很多其他的原因，但是我也可以舉一個自己的例子，有一次我與外子練劍切磋，突然發現他的進展以及悟解已超出我了，我心中雖也替他高興，但也因此而有些不服氣，暗下苦功，發誓要追上他。」

青青十分關切地問道：「結果呢？」

靈芝輕嘆道：「結果反而越來越落後，相去更遠了，我再問問其他姊妹，知道她們也有同樣的結果，我們在一起悉心地探討了一番，才知道神劍山莊的技藝，必須要與心胸並進的，心中無求勝之念，才能在渾樸無爭的情況下進入更新的境界，否則適得其反……」

青青似有所悟地道：「不錯，不錯，秀哥兒跟劍飛搬到我家潛居時，我跟他們一起練劍，起初他們都不如我，後來竟超越我去了，我也下勁苦練，竟是越差越遠，後來我乾脆放棄了，想不到居然日有所進。」

靈芝點點頭道：「青青姑娘，妳有這份悟解更好，因為我看出妳與少主已經有很深的感情。」

青青的臉紅了，低頭不語，靈芝更為懇切地道：「少主人能夠得到妳這麼一位聰慧多才的玉人為伴，我們是十分高興安慰的，唯一担心的便是妳對少主的爭競之心。」

「我沒有；我早就不跟他計較上下了。」

靈芝道：「可是妳心中仍然是不服氣，仍然想試一試妳的劍技能否比他高明，就像剛才那樣，妳從旁邊出擊，要化解少主的攻招。」

青青道：「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只是情急之下，怕他殺了那個女人，因為那可能是我的母親。」

靈芝道：「那妳只要出聲喝止就行了，不必要把妳自己也投進去的。」

「我怕他收不住手。」

「不會的，神劍山莊之學是十分王道的，不管多厲害的攻勢都能在發劍人的控制之下，即使是最重要的關頭，也能把勁力撤除，可是妳由旁邊突出，使他心中毫無準備，緊急間止住勁力，無法把勁力轉移到他處，回攻軀體，在體內造成一場衝突……」

說到這兒，李秀才啊的一聲，吐出了一口瘀血。青青緊張萬分地道：「啊！秀哥兒，你吐血了。」

李秀搖搖頭笑道：「不要緊，這是我內力自相衝突的結果，但那口瘀血若是淤積體內，倒能形成大患，我剛才一面要鎮壓浮動的氣血，一面要以內力將這口瘀血擠出來，那才是危急關頭呢，妳如果來動我一下，我就完了，幸好靈芝嬸把妳拉住了，使我能不受干擾地運功自療。」

青青恍疚地低下了頭，靈芝却笑道：「其實也沒什麼，青青姑娘情切關心，那是難免緊張的。」

李秀嘆了口氣：「青青，鄧老伯說妳學識如海，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難道妳連受傷的人不能驚擾也不知道？」

青青抬頭張口欲言道：「我……」

但她僅只是說了這一個字，底下就說不出來了，靈芝道：「青青姑娘自然懂得這個，可是受傷的是你就不同了，所謂事不關心，關心則亂……」

青青嚶然哭出了聲，掩面向一角跑去，靈芝道：「少主，你看，你把人家青青姑娘氣哭了，還不快向她道歉去？」

李秀微愕道：「我去道歉？我沒有做錯什麼呀！」

靈芝道：「你還說自己沒錯，對女孩兒家心事摸不準，唐突佳人，就是大錯，還不好好安慰她兩句去？」

青青就在不遠處站住了，背對着這邊，雙肩不斷地抽動着，似乎在等待李秀過去示歉。

李秀不懂這些，靈芝是過來人，對這種小兒女情懷，豈有不明白的，一面推着李秀，一面向他連連眨眼示意，硬把他往青青那兒送去，然後悄悄地走了。

× × ×

等她走到二十多丈外，李秀才低聲道：「好了，別哭了，一切都是我不好……」

他伸手扳住青青的肩頭，將她的身子轉了過來，只見青青淚痕滿面，似乎很傷心，一下子怔住了。

但見頰上淚痕，雙目緊閉，睫毛上猶沾動着淚珠，却使那張臉更具有一股淒艷動人的美麗。

李秀忍不住就要向那嘴唇上吻下去，但是却被青青撐住了，低聲嗔道：「別胡鬧，讓人看見了像什麼？」

李秀笑道：「沒人會看見的，靈芝嬸早就走開了。」

青青四下看了一眼：「沒人也不可以如此胡鬧，人家心裏難過死了，你倒還有心情！」

李秀道：「青青，妳難過什麼？是為了我說了一句，我可沒有怪你的意思。」

青青慢慢地止住了抽泣道：「我難過的是你已經把劍術練到那個境界，却還跟我裝糊塗呢！」

李秀道：「我自己也不知道，以前跟爹在一起，他都是背着人，偷偷地教我練劍，白天更不准我摸劍，不讓人知道我會武功。」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難道他寧可任由神劍山莊沒落下去？」

「爹說，唯有這樣，才可以使我遠離災禍呢！」

青青默然片刻，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你若眞的不會武功，或者你的劍法平庸無奇，或許人家就不會再來找你的麻煩或傷害你了。」

李秀道：「可是遇上另一種人我就慘了，不問是否會武功，都要殺我。」

青青道：「胡說，你與人無怨無仇，誰會要殺你？」

李秀道：「像剛才那銀面的女人就好兇好兇，好像跟我有着大仇似的，非要殺死我不可，被她逼急了，我糊裏糊塗施展出了爹口傳的劍法。」

「什麼？那一式雷動九天只是口傳的！」

「是的，我只是練過一些單調而不同的姿勢，既不能連貫，又不能單獨施展，似乎一點用都沒有，然後爹又教了我一些口訣，說這些口訣自有妙用，要我死記猛背。」

「結果你是如何把它們融會貫通的呢？」

「我也不知道，就在決鬥中，我忽然發覺到一個招式跟某一句口訣是相連的，心到意隨，自然而然地就施展了出來，接着下一個招式與下一句口訣也湧了出來……」

「你施的那一招『雷動九天』，果眞是十分厲害嗎？」

「我倒不清楚，但是我却感覺到劍式一展開，對方已經在我的控制之下，必將倒於我的劍下。」

「可是我從旁一劍橫迎，却沒有感到太強的壓力嘛！」

「那是因為我突然見到了妳撞入劍式中來，唯恐傷了妳，硬把勁力回收之故。」

「若是你不收回勁力，又將如何呢？」

「我不敢想像，若是聽任我的勁力施發出去，在我周圍的一切，都將成為碎粉。」

「有這麼強大的威力嗎？」

「口訣是這麼說的，想來不會假，祗可惜這種劍招無法演練試招，不能讓妳體會一下它的威力。」

他想了一下又問道：「青青，妳突然出劍，救下了那個銀面的女人，莫非她眞是妳的母親嗎？」

青青沉重地道：「不錯，是你母親告訴我的。」

「我的母親？是那個戴金色面具的人？」

「是的，我聽見響動，出來就碰到她。」

「妳是否殺了她？」

「沒有，知道她是你的母親，我怎麼還會殺死她，何況她對我也沒有敵意，只說我的母親找你來了，恐怕會對你不利，要我來帮助你的，那知反而救下了她。對不起！」

「沒什麼，知道是妳的母親，我也不會殺她的，不過妳只要叫一聲就行了，實在不必要插進來的。」

「我怕你的劍氣太猛，無法收得住。」

李秀笑笑：「這一式雷動九天不會，它一直都在控制中，妳看過雷擊大樹沒有，霹靂一響，將一株合抱的大樹劈成兩片，可是築在樹上的鳥巢却完整無恙，霹靂之威是因人而施，因人而異的。」

青青道：「我怎麼知道，我又沒學過你家的神劍。」

李秀歉然地一笑道：「青青，對不起，這是我爹的遺訓，非李家門人子弟，絕對不准習授神劍之訣，不過將來妳總是有機會的。」

「這是怎麼說的？」

「將來妳若嫁給了我，成了李家的人，不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學習神劍之訣了嗎？」

青青的臉又紅了，啐了一口道：「不害臊，誰希罕嫁給你呀，我這一輩子都不出嫁！」

她一扭頭，飛快地跑了，李秀忙在後面追

着，口中也不斷地喊着：「青青，青青……」

× × ×

在遠處，一株濃密的大樹上，悄悄地爬下了兩個人，却是白菱與金蘭兩人，下來後兩人都默不作聲，向着東南方向疾行，那正是與青青及李秀相反的方向。

奔出一陣後，才在一塊大石上看見竚立向前瞭望的靈芝，她似乎已經知道兩人到來，連頭也不回，向上揚了一下手，叫她們兩人一起上來，然後問道：「他們離開了？」

「是的，往西北去的，大概是回屋子去了吧。」

「我……」之後，他們又說了些什麼？」

白菱搶着把兩小的情形說了，靈芝却一直點頭。沒有作任何的置評，金蘭忍不住道：「二嫂，我們是否會懷疑錯了，青青那女孩子應該不會有問題。」

靈芝默然片刻才輕嘆道：「我也希望她是沒什麼，不過劍飛會說主人在遇害瀕絕前，喊出了青青這個名字。」

「那或許是小孩子聽錯了呢！」

「劍飛的年齡雖小，但機智靈巧不遜成人，資質之佳，猶在我們之上，如此重要的事情，他不會記錯。」

「那只是主人喊出的一個名字，並不一定意味着青青就是兇手，或許主人是要將秀哥兒託給青青照顧。」

靈芝道：「我想過各種可能，在未能確證之前，我不作任何推定，但是可疑的蛛絲馬跡，也不應該放過，青青曾極力地帮助過我們，而且與我們一起浴血奮戰，同進共退，照理不該有什麼可疑的地方，但是今天她却說了一句謊話，今天只有銀衣人來了，那個金衣人沒有來，而且她一出門就趕到決鬥處去了，並沒有遇到任何人。」

「也許她遇上時我們沒看見，這些人都是神出鬼沒的。」

「今天却不可能，我一直在盯着她，她既未遇上金衣人，何以確知金衣人就是主母，銀衣人就是她的母親？」

金蘭沒什麼話說了。白菱道：「如此說來，我們擔慮的事情果然成了事實，主母怎麼會跟主人作對，害死了主人，而且對少主人也不放過呢？」

靈芝一嘆道：「三妹，四妹，妳們別以為我是神仙，凡事都能先知，我只是心思細一點，對事情肯多想而已，有很多事我還是不知道的。」

白菱也嘆了口氣：「我也知道問了等於白問，但是這種撲朔迷離的情勢實在叫人納悶，別說是敵人在那兒不知道，連誰是敵人也摸不着一點頭緒。」

靈芝一嘆道：「那只怪我們離開江湖太久了，否則像這樣一連串的大事件，江湖上多少都有些踪跡可尋的，我們十年來不出江湖，不但跟江湖脫了節，而且連舊日那些可信賴的朋友，也都一個不見了，像這樣盲人瞎馬的闖法，實在叫人擔心。」

他的語音一轉，又略帶興奮地道：「不過今天之後，或許能摸出一點頭緒來了。」

白菱忙問道：「妳又作了什麼安排？」

靈芝道：「我聽說有警之後，知道來人不多，足可應付，所以把人手都分開來佈在四周，追踪由此地逃出去的人，那個銀衣人匆促離開時，劍東他們已經追踪下去了。」

「會有結果嗎？」

「我不知道，不過我要他們這次務必行動隱秘，不要衝動，不要輕舉妄動，以求探出個結果來。」

金蘭笑道：「神劍門下弟子潛影追踪之術是天下第一的，像我們隱身監視青青，那麼一個精明的女孩子居然也一無所知。」

靈芝道：「妳們也別太自信了，像主人與鄧老爺子是何等功力，可是在對方激烈的逼迫下，連還手都不能，由此可以想見對方是多麼厲害……」

三人又陷入了沉默，白菱才又問道：「鄧老爺子呢？」

「跟劍飛一路，也追踪敵人去了，一定也是有所發現，否則應該回來了。」

金蘭道：「二姐，妳既然對青青有了懷疑，那麼對鄧老爺子是否也要注意呢？」

靈芝笑道：「妳認為他有什麼地方不妥的嗎？」

金蘭想了一下道：「他對所受的迫害似乎十分痛恨，但是却又不肯暢所欲言，態度曖昧，叫人啓疑。」

「嗯！不錯，很入微，還有呢？」

「還有就是他隱居十年，始終沒人找過他，我們一到，仇家就接二連三上門了，我們一再遷居，地方都十分隱秘，連我們自己都沒弄清楚是什麼所在，對方却又已經侵入，若說眞是對方神通廣大，何以十年來，也沒能找到他呢？」

靈芝笑笑道：「很好！三妹，妳也越變越精明了，大概是受了劍南的教導與薰陶吧！」

金蘭笑道：「那裏，這是受了二姐妳的教導，他們兄弟三個人自從退出江湖後，都變得好懶，凡事都不肯動腦筋，他們說，有二姐在，用不着他們費心。」

靈芝笑道：「這三個大男人家，居然說出這種沒出息的話，還像男人嗎？」

金蘭道：「劍南跟劍北是弟弟，凡事都要跟兄長的，輪不到他們來出主意。因此，眞正該負責的是劍東二哥，他可是妳的老公，妳罵他沒出息，不就是糟蹋自己嗎？」

白菱也道：「可不是嗎？為人婦者罵老公沒出息，就是彩鳳隨鴉，二姐嫁了頭大烏鴉，難怪心裏一直叫委屈。」

靈芝笑道：「兩個鬼丫頭，好事沒學會，磨牙的功夫倒是一等的了，臉皮也老了，整天老公漢子不離口……」

她們三個人雖是在說笑，但也只是在排遣心中的緊張而已，因為瞭望來路，不見一個人影。這意味着他們一定有了重大事故，否則縱有發現，也一定會先派個人回來通知一聲的。

不過這三個女子都很鎮定，沒有什麼慌亂的樣子，她們已久經風浪，經得起各種打擊，而且她們對自己的丈夫有着無比的信心。

神劍門下三劍合璧，相信沒有一種力量能困住他們的。

× × ×

不過劍東與劍南、劍北弟兄，也的確是遭遇到一些難以排解的困擾，使他們不知如何才好。

他們潛伏在隱處，果然沒多久，看見那個銀衣人踉蹌地奔來，神情困頓，好像是吃了大虧。

劍東興奮而低聲地道：「這婆娘好像吃了大虧，多半是在鄧老手中挨了釘子。」

劍南却不以為然地道：「鄧老眞有這麼厲害，她也不敢如此肆無忌憚地上門生事了，依兄弟看，多半是碰上那三位母夜叉了。」

劍東不信道：「靈芝她們沒有這麼厲害，這婆娘一枝劍實在不弱，我們三人力拚，也不敢說穩能佔先，靈芝她們怎麼可能勝過她？」

劍南笑道：「二哥，也許二嫂在你面前故隱實力，據金蘭說，二嫂在私下單獨練劍時，功力勁透，成就已在我與劍北之上，縱不如二哥，也差不了多少。」

劍東微微一怔道：「這丫頭倒是會裝神弄鬼，想不到會在暗中加勁練，她若能超越我們，一定也比我高明了！」略略一頓又道：「她們姐妹三人事事都在一起，靈芝既有長進，其他兩個也差不多吧，我們兄弟三個都被比下去了，看來有空倒要好好加點勁才行。」

說着那銀衣人已經掠過他們身前，三人連忙屏氣而伏，銀衣人似乎很小心，諦聽了一會兒，確定附近沒人，才折入一條小路而去。

三個人一直在遠遠地追着，神劍山莊的潛形與追踪之術，在江湖上並不出名，但神劍弟子却知道這一手足可凌駕於江湖所有人之上。

他們追得很小心，可以說無聲無息地向前跟踪，路很曲折，不時還有岔路，假如不是跟着人走，是很難把路走得正確的，約莫十幾里後，終於看見了一座山莊。

事實上他們也一直在山區中走着，劍東登高一望，發現附近已別無建築，而銀衣人也確是進入了山莊。他們才慢慢地摸近過去。距山莊還有二、三十丈遠，前面的劍東忽而警覺止步，但是已經遲了。

颼的一聲，一張巨網自天而降，正好將他們網在裏面，接着四面跳出十幾個執劍的漢子，個個都是穿着天青色的勁裝，長劍隔了網比住他們。而後，他們也看見了一個全身金衣的女人，這次她沒有戴面具，可以看清她的面貌，他們都怔住了。

這個女人確是他們主母。李慕雲的妻子。

第十章：由司馬紫烟執筆

主母訴根由

神劍門下三大高弟，居然被人像野獸般的用網困住，說起來的確是很令人感到窩囊。

但是這網並不能眞正地困住他們，網索雖粗，却敵不過他們手中的利劍，那些執了兵刃的漢子，也困不住他們的，眞正令人他們手足無措的還是那金衣人，那應該是他們的主母李夫人才是。

他們三個人對李夫人都不陌生，剛被李慕雲收養時，李夫人就曾親切地照料過他們。

那溫馨的笑容，慈祥的態度，曾經令他們一個個感激心脾，尤其是劍北，入門時年齡最幼，有時李慕雲教他練劍或讀書，功課給得太多，他完成不了，發急大哭時，李夫人經常會來溫言安慰，幇着他一起做……

他們一直管李夫人叫大姐，而在他們的心目中，這個大姐，其地位較母親還重，她的份量也比李慕雲更重。

一直到李夫人神秘的失踪後，他們才跟李慕雲較爲爲多作接近，而將全副的孺思都移在李慕雲身上去了。但李夫人的音容笑貌，却一直深鐫在他們的印象中。

這當然已經是多少年前的往事了。

而這張熟悉的臉，一下子又出現在他們面前，那麼親切、那麼逼眞，使他們難以相信，但決不懷疑。

因爲存在他們記憶中的臉，一直是這個樣子，但也使他們困惑，困惑於這張臉的年輕。

其實這張臉所表示的年齡並不年輕，她已快接近到女人遲暮的風韻了，約莫總在三十到三十五歲之間。

一個三十到三十五歲的女人，決不可能給人年輕的印象，她們所表現的是一種成熟的美，但是劍東他們却感到異常的困擾，那是因爲十幾、二十年前，還是小孩子時，李夫人是這個樣子，現在仍是這個樣子。

連受她一手撫育的靈芝，白菱等人，看起來都會較她略見年長了，這怎麼可能呢？

兒時的情景與親情的孺慕，使得三個大男人的心情都在激盪中，也使他們忘却了抵抗。

雙方都在沉默中，李夫人的表情很平靜，但她的眼睛中却有波光閃動，很明顯的，她的情緒也在激盪中。

終於，還是李夫人先開了口：「小東，小南，小鼻涕蟲，你們都不認識大姐姐了！」

親切的聲音，親切的稱呼，使他們再無疑問，這個女子的確就是李夫人，大姐姐是他們兒時對李夫人的稱呼，其中尤其是劍北，因爲他小的時候，常常拖着兩條鼻涕，李夫人每替他擦一次，就要叫他一次小鼻涕蟲，後來漸漸長大，拖鼻涕的毛病已經沒有了，小鼻涕蟲的暱稱却偶而還掛在大姐姐的口中，聽來倍感親切。因此，劍北最受激動，大聲叫道：「小媽媽，眞是妳！」

「小媽媽」是劍北對大姐姐的暱稱，他被抱來時，年紀還太小，小得離不開媽媽，李夫人對他的呵護最多，因此，開始時，劍北叫她媽媽，後來則叫她小媽媽，直到靈芝她們來了後，因爲有了女孩子加入，他才不好意思，改口跟大家一起叫大姐姐了。

這一聲「小媽媽」終於把李夫人的眼淚叫得流了下來，她哽咽地道：「是的，小北，是我！」

但她也只說了這麼一句話，因爲他們雙方不約而同地記起了此刻的立場仍然是敵對的。

劍東是兄長，修持的功夫較深，他首先鎭定心神道：「大姐看起來還是從前的樣子，絲毫不見老！」

李夫人輕喟一聲：「就是爲了這點虛榮，我付出了太多的代價，而今後悔也晚了，現在我已經領悟到，形體上的青春毫不足戀，一個女人的內心若已蒼老，就算有了嫦娥的昇天靈藥，也無法使她年輕起來。唉！嫦娥應悔偸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這等心情，你們是不會懂的……」

她雖是在對三個人說話，但語氣與內容，都是在說給自己聽，別人是絕對無法理解的。

劍東只有再次沉重地道：「大姐，大哥被人害死了！」

李夫人身子一震，慢慢點頭道：「這我知道。」

「大哥是被人用劍刺死的。」

「我全知道，殺他的人是誰我也知道，慕雲雖是被人殺死的，却不能算是被人所害，他是自己專心求死，而且殺他的人也不是有意要殺他，只想給他一點傷害而已，是他自己把要害湊上去的。」

「大姐怎麼知道得那麼清楚？」

「因爲那天我也在場，親眼看見一切的經過。」

「什麼？大姐那天也在場，妳眼看着大哥被殺！」

李夫人有點憤然地道：「不錯，那天我在場，眼看着自己的丈夫向另一個女人懺悔，請求那個女人寬恕他的負情，那個女人恨他絕情，刺了他一劍，而他竟爲了要求贖罪，就把自己的身體對準劍尖撞過去！」

三個人都大感困惑。劍南叫道：「大哥會是這種人？」

李夫人垂淚道：「我也不希望見到這種事，但他們的確發生了戀情，而且還生了一個女兒。」

劍東等三個兄弟都呆住了，李夫人黯然地道：「你大哥在你們心目中是個完人，但在我心目中，他却不是一個專情的丈夫，他把你們帶回家來，交給我照顧，絆住了我，自己却出去跟別的女人偸情。」

劍東與劍南對李慕雲敬愛最深，視若神明，兩人幾乎異口同聲地叫道：「不，大哥不是

這樣的人！」

李夫人低聲道：「我知道你們不會相信，我初聞消息時，也難以相信，可是我悄悄去到他們幽會的地方，當場看到了他們幽會，這才使我離開了他！」

劍東漸入沉思，而後才問道：「大姐姐，妳有沒有再確實調查一下呢？」

李夫人道：「當然有，就在他們一起登床時，我突然地闖入進去，他一見我，居然越窗而逃，而那個女的則拔劍要殺我，我力敵不過，在危急時，幸而有一個人上來救了我，所以他偸情別戀之事，已經證實無誤。」

劍東等三人不得不信了，因爲李夫人失踪之後，李慕雲終日痛苦不言，對李夫人的去向，諸多支吾，而且充滿了悔恨的情緒，可見這一節內情決不虛假。

空氣似乎變得很沉悶，很久之後，劍東才道：「大姐，對於過去的事，我們不太清楚，不說也罷，大哥的死，連妳都說非出於仇殺，自然也不必報仇了。」

李夫人點點頭道：「不錯，李慕雲再怎樣也是我的丈夫，我不會讓他白白死在別人手上的，若要報仇，我自己也會動手的。」

劍東道：「好，大哥的事自然以妳爲準，妳說了就算，可是有人要害少主，這個我們該不能不理吧？」

李夫人道：「你們說的是秀兒吧。」

「是的，我們一連幾次遭到了截殺，更有人要對少主不利，尤其是那個銀衣人，好像對少主有深仇大恨似的，非要殺死少主不可。」

李夫人道：「那只是試試李慕雲是否把他的劍法留傳下來給他的後人，並不是眞要他的命，只要秀兒的劍技不超過李慕雲，就不會有危險的。」

「假如少主的劍技能勝過大哥呢？」

李夫人道：「那怎麼可能呢？秀兒才多大歲數……」

劍東道：「或許您還不清楚，在您離去之後，大哥已經灰心於世事，他自己是把武功擱下了，却寄望於我們身上，雖然不要我們行走江湖，却把一身技藝，毫無保留地傳授了給我們。」

李夫人居然笑了一笑道：「這個我知道，最近圍攻你們的人都是好手，却被你們殺個落花流水，受挫而回，可見你們的功力大有進步了。」

劍東道：「如以成就而言，我們弟兄三個人，都可以超過昔日的大哥了？」

李夫人仍然微笑道：「那只是你們自己以爲而已，實際上還差一截，那是由於資質之故，你們永遠也追不上李慕雲的。對李家神劍，我比你們更清楚。」

劍東點點頭道：「這點我們自然無法與大姐相比的，因爲大哥將神劍之訣交給靈芝掌管，要她視各人的進展而分發下一步的功課，據靈芝說，我們幾個人之中，最高的是小師弟劍飛。」

李夫人道：「這倒可能，神劍九式，成於靈巧二字，要刁鑽古怪的人，學起來才有進展，你們都太老實了。」

劍東道：「不過異日成就，將是少主最高呢。」

李夫人目射異光道：「哦！高到什麼程度呢？」

劍東道：「高出每一個人所想像的程度，而達到一個無人能及的境界。」

李夫人失聲地道：「眞的嗎？」

劍東很仔細地觀察着，要想看出她的態度反應是歡喜還是失望恐懼，抑或是憤怒。但都不是，她只是驚奇，對一切新奇的事，表示出適當的詫異而已，並沒有特別關心的地方。

劍東只有繼續說下去：「這是靈芝說的，各人的成就只有她看得懂。」

李夫人道：「這個丫頭，那天我要找他談談。」

談話似將告一段落，因爲莊中響起了一陣哨音，這是一種蘆笛，是用蘆葦的葉子，捲成口哨，含於口中，吹奏出聲，技巧好的人，能效鳥鳴及吹奏歌曲，此刻吹奏的人却是十幾個人一起吹，而且奏的是同一支歌曲，很好聽，也很陌生，說不出是什麼歌曲。

一名青衣漢子道：「使者，莊主在催促了，請示……」

李夫人點點頭道：「好，收網，把他們帶進去。」

那十幾名漢子答應一聲，用力收緊繩索，把劍東等三人拖倒在地，劍東等三人凝神運勁，將劍鋒貼在網繩上，他們三人在一起，合作已久，心意相通，雖未經過相商，互相已有默契，在等待一個適當時機，同時破網而出。

網越收越小，持劍在四周監視的漢子也越圍越近，突然有一個漢子看出不對道：「不好！他們要反抗，殺！」

招呼同伴舉劍要刺過去，劍東等見不能再延遲了，同時奮力割斷網繩，向外翻滾出去。

在同時，他們也聽得李夫人喝道：「讓開，由我來對付他們，你們不行的。」

劍東等三人滾出兩丈許，才彈身一躍而起，正想與來人展開一陣搏殺時，却又呆住了。

因爲地上一片斷肢殘骸，那些青衣漢子每個人都是身首異處，或是被腰斬成爲幾截。

李夫人執劍站在他們面前道：「走吧。」

劍東一怔道：「大姐姐，這些人……」

「是我殺的，不殺掉他們，我無法交代，我總不能眞把你們綁了去吧。」

劍東心中一陣溫暖，因爲李夫人畢竟還是跟他們一起，沒有把他們視作敵人。

他興奮而安慰地道：「大姐姐，你還是關心我們的。」

李夫人的聲音微顫道：「廢話！李慕雲對不起我，你們却仍是我的好弟弟和好妹妹。」

她的臉上微微有一絲激動，忽又催道：「快走吧！回去這個莊子不是你們去得了的。」

劍東却問道：「裏面是些什麼人？」

李夫人頓了一頓才道：「我不能說，我若洩了機密，非獨我自己性命難保，連你們也活不成了。」

「那爲什麼要對付我們呢？」

「看看你們把李慕雲的神劍之學，學到什麼程度，照目前之能，你們還不足以言勝，因此還不會引起太多的注意，但你們最好是躲起來，少露鋒芒。」

「爲什麼呢？神劍山莊從不怕誰！」

李夫人冷笑一聲，指着滿地的殘屍冷笑道：「你們能夠在一劍之下，將這些人全都殺死嗎？」

劍東等人都怔住了，他們脫網而出時，只有一刹那的時間，而這十幾個人却都已屍橫就地了。雖不知他們的技術如何，但由身手矯捷的樣子看來，多少也夠得上是二流的好手了，而且每個人都執着劍，更分得很散。李夫人却以一招，將他們悉數腰斬，不聞一點聲息，這將是何等兇狠的劍式！

李夫人道：「上次我蒙面相試，受了一點傷，那是我故意失手，若是我施出了這一招，你們還活得成嗎？」

劍東等人都不作聲，他們無法否認這個可能，而且他們就是合三人之力，也不可能抵過那一劍之威的。李夫人一聲輕嘆：「走吧！去躲起來，在神劍九式未能完全練成前，最好別

出來，回去帶着你們的妻子悄悄地走，誰都別告訴，然後找個無人的地方，潛居練劍。」

劍東道：「只是我們走？劍飛小弟跟少主呢？」

「不要去管他們了，他們已經被人盯牢，再也擺脫不了了，不過你們可以放心，他們不會有性命之危的，我會照料他們，回去後別說見到了我，最好什麼都別說。」

這時莊中哨聲又起，李夫人兩個急縱，如星丸起落，眨眼間已落入莊中不見了。

劍東等三兄弟又怔住了，他們的輕功已經算得上是卓絕的了，但是看了李夫人的身法，他們不禁氣沮，因爲他們連一半都不如。

半晌，劍東才輕輕一嘆道：「回去吧！」

劍南道：「我們就這麼回去，不去探個究竟了？」

劍東道：「探什麼？這裏若是對方的重要據點，一定佈防十分嚴密，我們這點本事，進去只有送死！」

劍南道：「那也許是大姐姐言過其實，沒那麼厲害。」

劍北不以爲然道：「不！大姐不會騙我們的，至少她那一身功力就高出我們很多吧！」

「可是大姐不會對我們太認眞的。」

劍東苦笑道：「大姐也許會照料我們一二，但是她剛才殺死這些人，就是爲了不讓人知道她見過我們的事，而且她語多顧忌，可見對方中有着極爲厲害的人，大姐那麼大的本事尚且如此，我們去了又能如何呢？」

劍南也傻了，半晌才問道：「對方究竟是些什麼人，大姐姐爲什麼會跟他們在一起的，這些人要幹什麼？」

劍東道：「剛才你爲什麼不問大姐呢？」

劍南道：「問了她也不會說的！」

劍東道：「這不結了，我問過了，沒有得到回答，現在又怎麼會知道呢？」

劍北道：「我們還是回去吧，把這一切的情形告訴二嫂，她或許會比我們多想一些，今天若是二嫂在，她一定會問些比較技巧的問題，多了解一些的……」

× × ×

靈芝的確會找出一些較爲技巧的問題，他們六個人在房間裏秘密相聚時，劍東說出了追踪的經過，對鄧飛龍、青青、劍飛和李秀，他們只說追近那所山莊時，爲層網所困，他們奮力破網而出，殺死了十幾個人，脫困而回，他們不敢進一步深進，因爲已經驚動了莊內，對方有了準備，去了必定討不了好……

結果除了劍飛埋怨他們太過謹愼小心，其他人都贊同劍東謹愼的態度，鄧飛龍道：「小老弟，這是對的，你要明白，我們此刻的人手有限，經不起任何一個折損，好在有了着落，明天我們一起去摸個明白。」

劍飛道：「爲什麼要明天去呢，今夜去不好嗎？事不宜遲，打鐵要趁熱！」

鄧飛龍道：「夜間固然是利於掩蔽活動，可是劍東他們已經在附近殺死了不少人，對方有了警覺，也認爲我們必然會在夜間前去，必然是嚴加戒備，甚至於佈下陷阱等我們去入彀，那對我們太不利了！」

劍飛問道：「那麼明天去又對我們有利了嗎？」

鄧飛龍微笑道：「對方緊張了一夜，我們沒有去，認定我們白天更不會去了，他們會休息，等待晚上再行佈伏，那正好是一個防禦的空檔，我們才可以趁虛而入。」

薑是老的辣，鄧飛龍不愧爲雄踞五湖的英傑，他雖已失勢，卻沒失去他的智慧與經驗。

這番話把一批年輕人說得心服口服，於是大家被他趕得早點去休息，養精蓄銳，明天一早好出發去直搗黃龍。

這次借居的地方，屋子也比較多，較爲分散，每對夫婦都能分配到一處小院落，那是使他們夫婦間的生活有個隱秘性，卻也方便了他們的私聚。

大家都擠在劍東與靈芝的屋子裏，先聽靈芝說她們此問的發現，然後又聽劍東敘述追踪的結果，兩方面的發現與收穫都非常驚人，有的固足以喜，但是仍然不免有過多的惆悵。

尤其是李慕雲之死，竟然是爲了另一個女人，李慕雲在劍東心中已形成了一個偶像，所以他很難接受這個事實，說完後立刻反問道：「靈芝、二位弟妹，妳們說，大姐的話可以相信嗎？」

靈芝道：「可信，我們知道大姐的爲人，她生性高傲，而且對感情的事極爲執着，她認爲一個男人移情別戀，是做妻子的恥辱，因此，她不會用這種事來侮辱大哥。」

「可是我們也該知道大哥的爲人。」

靈芝道：「是的，我們也相信大哥的爲人，既非好色之徒，也不是輕易變心的負心薄倖之人，他與大姐兩情極篤，絕難可能又去愛上一個女人。」

「那麼大姐說的事又將如何解釋呢？」

靈芝道：「我相信這其中必然另外有一個詭異的內情，這內情必然牽涉到今天所發生種種不可思議的一切，祇可惜你們少問了一個問題，否則必將簡單得多。」

「我們漏問了一個什麼問題？」

「你們該問問，那個介入的女人是誰。」

「這問了她也不肯說的，否則她會自動告訴我們了。」

靈芝道：「你們那樣問，她也許無法回答，但你們若換一個方式問，她就難以規避答覆了。」

劍東不禁追問道：「那要用什麼方式？」

靈芝道：「你若問，那個女子是不是鄧飛龍的妻子。我相信大姐縱不直接回答，也會有所暗示。」

劍東爲之一震道：「這……怎麼可能呢，鄧大爺是大哥的好朋友，大哥怎麼會跟鄧夫人有了曖昧之情呢？」

靈芝一嘆道：「男女相悅，並不一定是有情，有時是爲了一些不可抗拒的原因，有時是一件無可如何之事。」

劍東道：「我決不相信是她。」

靈芝道：「我也希望不是，但是種種跡象卻顯示極有可能，第一，大姐說大哥與那女人已經生了一個女兒。」

劍東道：「那也不能扯到鄧夫人身上，雖然鄧夫人也有一個女兒，慢來，她的女兒不就是青青姑娘嗎？」

靈芝低聲道：「是的，所以劍飛才聽見大哥臨終前，似乎提到青青這個名字。」

「妳是說青青是大哥的孩子？」

「應該是的，否則那人在刺殺大哥時，大哥沒有必要提到這個名字了，大哥不會是青青殺的，但青青必與大哥有密切的關係。」

「這實在叫人難以相信！大哥怎麼會與好友的妻子有染？這是殺了他也做不出來的。」

靈芝愼重地道：「我相信此事的內情一定很曲折，所以他與鄧飛龍仍然維持着一深厚的友誼，但鄧飛龍放棄五湖水寨，大哥放棄了如日中天的神劍榮譽，該不無關係。」

劍東敲敲腦袋，這些發展是他難以相信的，但靈芝的分析卻又絲絲入扣，最重要的還是靈芝最後的一番話。

她說：「據我的猜測，這種種的一切，恐怕還有一個極爲厲害的人物，處心積慮，多年來就籌劃的一個大陰謀，而大哥與鄧飛龍，都

是他要打擊的對象，所遭遇的一切，正是他打擊的手段。」

劍東道：「這點我似有同感，大姐也好，鄧夫人也好，似乎都屬於一個邪惡的勢力中，這股暗中的勢力，還網羅了不少的牛鬼蛇神，正因爲這個人太厲害，這股邪惡的勢力太強，所以大姐才不肯告訴我們。」

靈芝笑道：「你總算也有點知覺了，否則明天我就想跟你一起臨陣脫逃，照大姐的吩咐，找個地方躲起來，永絕江湖了，因爲一個不用腦筋的人，在險惡的江湖上瞎闖是最危險的事。」

劍東也笑道：「靈芝，妳別笑我笨，妳也許比我們細心一點，想得深、看得遠一點，但處事之明斷果決、臨變的從容鎮定，妳還是比不上我們弟兄的。」

靈芝笑笑道：「這當然，男人在這些地方，天生就比女人強，因此，英雄豪傑才大部份是你們男人的天下。」

她是個可愛而聰明的女人，總不忘記適可地滿足一下三個男人的虛榮，維持他們尊嚴，振起他們的雄心壯志。

× × ×

第二天，一大早，大家就在劍東三兄弟的帶領下，向昨日追踪銀衣人的那所山莊進發。

神劍山莊有一套識路辨路的暗號，不着痕跡地留在不爲人注意的地方，所以路雖曲折多變，但劍東仍能引着他們走向很正確的地方。

在林間山徑中穿行了將近大半個時辰，終於又遠遠可以看到那一片山莊了。山莊在半山間，陽光被山頭擋住了，還照不到那兒，因此看來仍是顯得十分的陰森、詭異。

來到他們昨天殺人的地方，地下的殘骸以及斷去的繩網都被收去了，除了草上隱約的血漬，簡直看不出像發生過什麼事情。

鄧飛龍偵查得很仔細，最後才欣慰地道：「對方把這兒整理得很乾淨，掩去一切殺過人的痕跡，這表示他們對這個地方還很重視，捨不得放棄，現在莊中一定還有人，青兒，妳來帶路吧，這林中似有不少奇門生尅的佈置，妳對這一套較爲熟悉。」

青青走在頭裏，李秀似乎不捨得分開，緊緊地跟着她，兩個有時還作低聲的小談，劍飛是一直跟着李秀，像是他的守護神一般，倒是鄧飛龍變成斷後了。

對青青與李秀的感情，劍東頗爲擔憂地道：「我們是否該設法叫他們疏遠一點，他們可能會是同父異母的姐弟……」

靈芝道：「這倒不必操之過急，目前只是猜測，並不能確定，萬一不是那回事呢？」

劍東道：「我倒希望不是，但是萬一證實了……」

靈芝道：「那也沒什麼關係，他們仍然是姐弟，姐姐與弟弟親熱一點也是人倫之常。」

劍東道：「我是怕他們萬一陷入那種不克自拔的境地！」

靈芝道：「放心，我敢保證絕不可能。」

「妳又根據什麼來保證呢？」

「根據我對少主的了解，妳別看他像個傻呼呼的大孩子，但他內涵極深，大智若愚，他會有分寸的。」

青青終於將一行人寸草不驚地安全帶到莊院臨近，可以清楚地看到莊院內裏了，他們才發現這地方比他們想像中更要大，更陰森，像是一頭巨獸張開了大口準備將他們吞噬下去。

鄧飛龍觀察了很久，然後只沉聲說了句：

「進去！」他一人當先開路，像是位率兵征伐的大將軍，威風凜凜，又恢復了他五湖龍王昔日的氣概！

（未完）

（下期由諸葛青雲執筆）

變色金龍

・本文承自第36頁・

柳雲飛掃視了大家一眼，心裏已是有數，更表現一種威猛的姿勢道：「『九魁手』天下無敵，晚輩何屑於暗算她們，她們都已被晚輩破去了『氣海穴』，從今以後，再也不能助你橫行霸道了。」

赤城山主道：「老身不信你練成了『九魁手』，大家還不上，殺了這小子。」

在場之人人數雖然多，顯然沒有一人比得上那四個老太婆，生命是自己的，誰都有點害怕，因爲，誰都不願向前送死，大家一猶豫之下……柳雲飛已移形換位到了赤城山主面前道：「老前輩，他們都不是晚輩一招之敵，要殺晚輩，還是老前輩親自動手吧。」話聲微微一頓，接着語氣一緩道：「如果老前輩顧上體天心，就此放過晚輩，晚輩也答應老前輩不提舊事，以前種種一筆勾銷，但望老前輩三思。」

赤城山主狠狠的道：「老身已經練成『三屍玄功』，豈怕你小子初學乍練的『九魁手』，好，老身就親手宰了你小子，以消我心頭之恨。」一聲厲嘯，箕張着十指，形同厲鬼般，撲向柳雲飛。這一場生死之戰，就這樣狂風驟雨地展開了。

赤城山主的「三屍玄功」確有她過人之處，功力施展到極點之後，勁氣懸空，腥風四溢，柳雲飛要想不傷她性命而制服她已是不容易了。柳雲飛心存仁念，始終下不了殺手，久戰之下，柳雲飛耗費眞元內力不少，自己反而被赤城山主的「三屍玄功」逼得落了下風。

一個失誤，柳雲飛左肩着了赤城山主一掌，左臂一垂，人也被震得倒退三步。

赤城山主得理不饒人，陰森森的一笑：「小子，你認命了吧！」一招「屍骨無存」，又遞了出來。

赤城山主眞是高興極了，過份的高興，她自己也露出了送命的破綻。

柳雲飛也看到了她露出的破綻，只要全力出手，他就可死裏逃生，反敗爲勝。

他已沒有選擇的餘地，他要活，就得出手。柳雲飛大喝一聲，運掌擊向赤城山主的破綻之處……

赤城山主一驚，可是已來不及了。

「雲飛，不得無禮！」話到人到，勁力也到，輕輕一托把赤城山主送了出去。

赤城山主死中得活，看清了來人，一怔道：「是你！」

那是個氣度幽雅的老年人，那老年人身後隨來一位中年以上的半百婦人，那婦人也是一樣的清雅脫俗。

那老年人向赤城山主點了一點頭道：「你也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你去吧。」

赤城山主大叫一聲，轉身狂奔而去，她的人也跟着一哄而逃。

柳雲飛望着那老人似曾相識，卻又想不起他是什麼人。遠處飛來二條人影，那正是梅雙清和王老夫子。梅雙清哈哈大笑道：「老瘋子，你怎樣變了。」

柳雲飛恍然大悟，喜極而泣的拜伏在地：「爹！娘！」

（全文完）



民初俠義故事

飛刀小李

曹若冰・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風與藍海山結為拜把兄弟，在這個江北的小鎮上，他一時成為傳誦的人物，尤其是該鎮的縉紳徐五爺，對凌風的人品，器宇，文才，武功，最為賞識。某日，徐五爺獨邀凌風到家裏赴宴。同日，豈料凌風又接獲一張未具名的邀柬，約他到泰山頂赴會。凌風本來想不予理會的，但因該柬措辭刻薄，為了一探究竟是誰約他？約他有何目的？所以他當天依約赴會。這天，細雨紛紛，當他登上泰山時，見到一個身穿黑衣的漢子背向他而立，對於凌風的到達，好像全然不覺，於是凌風向對方問訊，原來對方竟是一名殺手，受僱於人，要來殺他的……

人在屋簷下　怎能不低頭

那黑衣漢子道：「他是這麼說的，他是個有名的人，所以只對有名氣的人出手，而你，只不過是一個無名小卒。不過，從你走上這最後一級石階的時候起，我已經發覺你絕不是個無名小卒。尤其是你所表現的沉着、冷靜，都比我強。」

「你總算運用你的頭腦了！」凌風的嘴角上泛起了一絲笑意。

「可惜已經太遲。」

「在你還沒有倒地不起之前，都還不遲。」

「遲了。」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收下了大洋。」

「我替你想個辦法，怎麼樣？」

「什麼辦法？」

「回去對那化錢僱你的僱主說，我沒有來赴約。」

「你不怕別人譏笑你是沒有種，說你不是個男子漢？」

「讓他去譏笑好了，我不在乎。」

「不行。」

「又為什麼？」

「你不在乎我在乎。」

「你在乎什麼？」

「說你沒有來赴約，這種謊話，絕對瞞不住人，我必須守住我的職業信用。」

「我為你惋惜。」

「為我惋惜？」

「嗯！因為你除了死路之外，已沒有別的路可以走了。」

「你以為我死定了？」

「我認為是如此。」

「你要是這麼認為，那你的眼光就未免太差了。如果我是一個不夠份量的殺手，在目前的情況下，一定會有兩種愚蠢的表現；一是倉促而動，一是落荒而逃。可是我却在這裏和你有說有談，並且一直背對着你。由此可見，你是估計錯了。」

「你剛才曾經說過，你對自己很有把握。但我對我自己也同樣的很有把握。」

「所以，我認為你說我除了死路之外已無別路可走，這話是不公平的，勝負生死，你我應該是五五之數。」

「可惜！」

「你又可惜什麼？」

「從各方面看，你可能是個血性漢子，却要與我為敵，這豈不可惜。」

「你的眼光實在很差勁。」

「哦！怎麼差勁了？」

「一個有血性的漢子，有良心的人，是不會去作殺手的。」

「我想你該轉過身來了。」

「不行，我現在還不能轉身。」

「可是怕我認得你？」

「不是。」

「那是為什麼？」

「我們現在正在談話，如果我一轉身，便是勝負生死之分，那時就不能再談話了，我還不想太煞風景。」

「你一轉身就分勝負生死？」凌風心裏突然想起了個人。

「是的。」

凌風默然了一下。「你剛才曾問我身上可有什麼貴重值錢的東西……」

「是的，現在我再重覆的問一次。」

「沒有。」

「沒有最好，免得麻煩。」

「不過，我却想麻煩你一件事。」

「什麼事？」

「回答我一個問題。」

「作為一個殺手，是從來不回答任何問題的。」

「對我，你最好例外一次。」

「……」

「我想請教你的姓名。」

「你是想知道死在誰的手裏？或者是想知道誰死在你的手裏？」

「都不是。」

「那你這一問豈不多餘。」

「並不多餘。」

「你有道理？」

「嗯！請見告，好嗎？」

默然了一下：「如果你一定想知道，那也無所謂，別人都叫我小葉。」

「小葉？」凌風突然笑了。

「你知道我？」

「鼎鼎大名的殺手，我怎麼會不知道，有人給你取了個外號，叫做『鬼影子』，對不對？」

「我沒有料錯，你果然不是個無名小卒，竟連我的渾號也知道，你亮個萬兒來吧！」

「凌風。」

「凌風？沒有聽說過。」

「有個人你一定聽說過。」

「誰？」

「你的生死兄弟馬志英。」

「你認識馬志英？」

「嗯。」

「你怎麼認識他的？」

「我帮過他一次小忙。」

「在什麼地方？」

「開封城內。」

小葉的身子震動了一下，霍然轉過了身，兩隻眼睛睜得老大的望着凌風，臉上的神情是驚愕與喜悅的揉合。

「你……是三少……」

「你知道了。」凌風的臉上含着笑。

「我做夢也想不到是您。」小葉忽然輕吁了口氣，說：「幸好我沒有冒然動手，否則那倒下去的一定是我，我一定逃不過您的那三把飛刀！」

「小葉！我曾經聽馬志英說過，說你的飛刀也很快很準，絕不比那個飛刀小李差。」

「三少！您高抬我了，我的飛刀可能不比那小李差，但絕對比不上您。」

「好了，我們不談那些了，首先你要記住一件事，在這裏我叫凌風，你只可以叫我凌風，千萬不能叫我三少，也不能洩露我的來歷。」

「這是為什麼？」

「待會兒再告訴你，現在我問你，咱們的事怎麼辦？你考慮了沒有？」

「咱們的事？」小葉好像忘記了。

「別忘了你已經收過別人的錢。」

「您說該怎麼辦？」

「掛點紅，回去退錢。」

「掛點紅？」小葉的眼睛瞪得很大，聲音也提高了，「我是塊什麼招牌，您又不是不知道，怎能掛紅退錢？」

「如果你不是小葉，你知道你會怎麼樣？」凌風的臉色神情很冷肅。

「怎麼樣？」

「你會永遠睡在這泰山上！」凌風冷冷地說：「你該聽說過我的為人，在生死邊緣上，我對任何人都不會手下留情，尤其是對付你們這一行。只因為馬志英談起過你，說你是他的生死兄弟，也是一條血性漢子……」

「好啦！別說了，碰上你，算我走了背時運，自認倒霉好了……如今只有一個法子。」

「什麼法子？」

「幹掉那個付錢給我的人，免得他將這樁事情洩露出去。」

「你有把握殺得死他？」

「絕對。」

「你可知道他的武功有多高？」

「武功和殺人是兩回事。」

「對了！我忘了你們幹殺手這一行的人從不苦練武功，一天到晚只研究殺人的技巧。但是這個人你不能殺。」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還不能死！」

「奇怪？他恨你無比，你竟然還要他活着。」

「他恨我無比？」

「是的，他說，如果我在殺死你之後，再毀去你的面目，他可以另外加付一筆錢。」

「好毒的心腸！」凌風皺了皺眉頭。

「唉！」小葉嘆了口氣：「我既不能殺你，又不能殺他，看來我這個人是丟定了。」

「小葉！能告訴我那人是誰嗎？」

「這個……」

「你不便說就算了。」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不便說的，反正我丟人已經丟定了。」

凌風靜靜地望着他，沒有開口。

「是玉面虎宮少秋。」小葉吁了一口氣。

「玉面虎宮少秋是何許人？」

「你不知道？」

「沒有聽說過。」

「他出身江南望族，一身武功很不差，是個花花公子型的人。」

「哦！這就奇怪了。」凌風皺起了眉頭。

「奇怪什麼？可是奇怪他爲什麼要殺你？」

「我從未聽說過這個人，可能連見也沒有見過，他爲什麼要殺我呢？」

「你該知道，殺手只管收錢殺人，是從來不問彼此間的仇恨原因的。」

「他現在什麼地方？」

「我只知道他住在城裏，詳細地點不清楚。」

這時雨雖然已停，但兩人的衣服已全被淋透。

凌風抬眼望望灰雲低垂的天空，深吸了口氣，這口氣却久久沒有吐出。

「你來這裏有多久了？」

「快二十天了，你呢？」

「五天。」小葉忽然壓低聲音說：「你不會無緣無故到這裏來吧？」

「你也不會是只爲殺我而來的吧？」

「不瞞你說，我是聽到了一個大消息，追踪來的。」

「什麼大消息？」

「一筆大財富。」小葉聲音更低。

「你知道主兒是誰嗎？」

「據說是飛刀小李和雲裏飛花玉燕二人。」

「你這消息是從那兒得來的？」

「南京。」

「你認識他二人嗎？」

「從未見過面。」

「那麼，他二人和你走上個面對面，你也不認識了。」

「是的。」

凌風默然了，兩道眉毛緊緊地糾結在一起。

「你也是爲這件事情來的麼？」

凌風點了點頭，沒有說話。他在考慮一個問題，要不要對小葉說？

「你眞爲這筆財富而來？」小葉雙目忽然一凝。

「你不相信？」

「我實在有點不敢相信。」

「爲什麼？」

「開封凌家，錢莊銀樓遍佈北六省大都市碼頭，財富何止千萬，那筆財富雖然不小，但我却不相信會在你的眼內。」

「那麼，你以爲我是來這裏幹什麼的呢？」

「這我怎麼會知道呢，總之，我不相信。」

「事實上，我確是爲它而來。」

「眞的？」小葉雙目灼灼的盯視着凌風。

「絕不騙你。」凌風臉色神情一片肅穆。

「既然如此，冲着你，這筆財富，我放棄了，明天我就走。」

「不行！」

「爲什麼？」小葉一怔，詫異地望着凌風。

「你必須留下來。」

「幹什麼？」

「幫我！」

「你要我跟你合作？」

「你聽清楚了，不是合作，是帮我。」凌風嚴肅冷冷地說。

「所有的珠寶統統歸你？」

「不錯。」

「我得什麼？」

「什麼也沒有。」

「要是我不答應呢？」

「你今天就要下不了這座泰山，縱然僥倖，北六省內你也別想踏入一步！」

小葉傻了！呆了！

從凌風那冷峻肅穆的神情上，他看得出來，凌風的話決不是隨便說說的，他心裏也明白，凌風是個說得出做得到的人。

「我們打個商量，如何？」

「沒有什麼好商量的，」凌風斷然地說。

「你難道一點酬勞也不分給我？」

「沒有酬勞，不過，我可以答應你，日後你經濟上如果有困難時，我准許你向我凌家任何一地的錢莊取錢用，每一次數目不得超過五百大洋，而次數不得超過三次。」

「一次五百，三次只不過一千五百大洋，你未免太小氣了。」

「你應該滿足了，這一千五百大洋，純是我凌家的錢。」

「那筆珠寶難道不是錢？」

「那雖然也是錢，而且價值遠超過一千五百大洋的十倍以上，但那是別人的錢，我不能慷他人之慨。」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麼？」

「你是要將那筆珠寶物歸原主，對不對？」

「不錯。」

「你是那失主請出來的？」

「你該明白，我不是個隨便請得動的人。」

「那麼，你一定和那位失主是好朋友了？」

「他是南方人，我這還是頭一回到南方來，連見都沒有見過。」

「那你爲何要……」

「有道義，也另有原因。」

「另有什麼原因？」

「別問了，現在我只問你，你怎麼說，答不答應？」

小葉嘆了口氣：「你吃定了我，碰上你，我只有自認倒霉，還能怎麼說？」

「這麼說，你是答應帮我了。」

「我不答應你行嗎？」

凌風笑了，小葉也笑了。

凌風笑什麼？小葉又笑什麼？

「現在，我派給你一個任務，盯緊兩個人。」

「兩個什麼人？」

「康家班子裏的劉正福和杜紅菱。」

「盯住那麼兩個小角色幹什麼？」

「當心點，那兩個可能不是小角色，很可能就是小李跟花玉燕。」

「根據什麼？」小葉吃了一驚。

「別問我根據什麼，我要你盯緊他兩

個，你只盯緊他兩個就是。」

「沒有問題，跑了他兩個，你唯我是問。」

「注意，只能盯，不能輕舉妄動，打草驚蛇。」

「你放心，這我懂得。」

「你懂得就好，如果辦砸了事，你這塊『鬼影子』的招牌，可就眞砸了。」

「我有把握，絕對砸不了，噢，你住在那裏？如果有事，我該到那裏找你，怎麼跟你連絡？」

「我住在藍海山家裏，只要是藍海山手下的「，你隨便找一個一問，就能找到我。」

小葉不禁一怔：「你跟藍海山是怎麼認識的。」

「慢慢你就會知道了。」凌風含笑地揮了揮手，「你該走了。」

小葉點點頭，抱拳一拱，飛躍而去。好快，刹那便走得不見了影子，的確不愧「鬼影子」的渾號。

× × ×

這兩天，一直滴滴嗒嗒下着毛毛細雨，時下時停，天空，也始終是灰雲密佈。

在江北地方，九月裏，正是黃梅雨的季節。

下雨天，地上濕濕的，康家班子沒法擺塲子，只好在客棧裏蝸着，等待晴天。

杜紅菱大概是蝸不住了，她向康大廝子說是「到外面去透透氣兒」，便走出了客棧，一出客棧她就跳上了一輛黃包車。

她這裏剛走，斜對面的小茶館裏立刻走出了小葉，也跳上了一輛黃包車，跟在杜紅菱那輛車的後面。

杜紅菱大概眞是想透透氣兒，她去的地方竟是縣政府後面的公園。

當然，小葉不管她去什麼地方，他是跟定她了。

車子在公園門口停下了，小葉的車子也在三四丈以外停住，兩隻眼睛眨也不眨的盯着杜紅菱的車子。

可是，十幾分鐘過去了，杜紅菱的車子裏沒有一點動靜，也沒見杜紅菱下車。

杜紅菱在攪什麼鬼？……

天空又在下雨了，而且越下越大。

車夫不高興了，突然嚷了起來。

「先生，這算什麼意思，你坐在車子裏，我在外面淋雨，萬一淋出病來……」

「別吵！」小葉沉聲說：「我和前面那輛車子標上了，他們停我也停，他們走我也走。」

「那可以，你肯出多少錢？」

小葉沒再說話，伸手從口袋裏掏出一塊大洋，遞給車夫。

車夫樂了，不再嚷了。

又過了約莫有十來分鐘，仍沒見杜紅菱下車或是有什麼動靜。

小葉的頭腦漸漸冷靜下來，忽然發覺事情似乎有點不妙，於是他立即撩起油布車簾，下了車，直朝杜紅菱的那輛車旁走了過去。

他眞大胆，竟然絲毫沒把車裏的杜紅菱放在眼裏。一走到車旁，立即伸手掀起了車門上的油布車簾。

他不禁傻了眼，車子裏那有杜紅菱的人影。

幸好車子裏是空的，要是杜紅菱在車子裏，趁他伸手掀起油布的當口，猛然出手，他非挨上一刀不可。

「人呢？」小葉眼睛望着站在一邊的車夫。

「你是問那位姑娘嗎？」

「嗯，她到那裏去了？」

「進公園裏去了。」

「進去多久了？」

「二十多分鐘。」

「她已經進公園裏去了，那你怎麼還待在這兒不走幹嗎？」

「那位姑娘給了我五塊大洋，她說還要回去，要我在這兒等她。」

這全是鬼話，杜紅菱要是還回來，那才有鬼哩。

小葉知道上當了，差一點氣炸了肺。他出道不少年，想不到今天竟被一個丫頭耍了。

他懶得和那個車夫嚕嗦，連忙拔腿就往公園裏急步走了進去。

他剛走到荷花池旁，前面出現了四個人，併排站着，擋住了路。

「好狗不擋路，讓開！」小葉心頭正冒着無明火沒處發洩，這四個人遇上了。

「鬼影子，我們早聽說過你的大名，原以爲你是個很有修養的人，沒想到你竟然也是個滿嘴髒話，粗俗之人，眞是令人失望得很。」

內中一個三十左右的漢子冷冷地說，神色很沉着。

小葉立刻冷靜下來，他很少到江北這種地方來，一照面，對方就抖出了他的萬兒，很明顯地，這帮人決不能輕估小看。能够成爲一個傑出的殺手，就一定要具備有極銳利的目光。

小葉目光一瞥之下，立刻發現這四個人都是徒手，身上都沒有帶武器，甚至連一把刀都沒有。

爲什麼？

這有兩種可能：

一是這帮人從來不使用武器，如是從來不使用武器，那麼，這帮人的拳頭一定都很够硬的。

一是這帮人奉命不准帶武器，因爲小葉是玩刀與玩槍的能手，不論他們在小葉面前玩刀或是玩槍，那都只會加速他們的死亡。

這兩種可能 如是前者，那眼前的這四個人，實在够他小葉應付的，如是後者，那麼，他們攔在這裏的目的是什麼？

不言可知，他們只是要留難他，絆住他……

情形很明顯，這是杜紅菱佈下的一着棋，用意也只是不讓他追踪她。

小葉明白了，他的追踪，杜紅菱早就發現了。

他再也想不到，這回到江北來，先碰上凌風吃了癟，如今竟又栽在杜紅菱的手裏，他眞是霉運當頭。

「鬼影子！」那個三十左右的漢子又開口了，「借一步說話怎麼樣？」

「上那兒？」小葉神情顯得很冷靜。

「幾步路，轉眼就到。」

「可以，不過，有個問題你們得先回答我。」

「什麼問題?」

「你們的頭兒是誰?」

「和你是老朋友，見面就知道了。」

「我的老朋友太多了，你們最好先亮亮他的萬兒。」

「鬼影子，聽說你是個很乾脆的人，去，不去，給我們一句話，你好意思讓我們在這裏淋雨。」

「笑話，你們在這裏淋雨，是我請你們來的麼?」

「你雖然沒有請我們來，但我們却是為你而來。」

「倘若你們不說出頭兒是誰，我是一定不會去的。」

「你這不是存心給我們過不去，讓我們交不了差麼?」

「那可就是你們的事啦。」小葉冷冷地說：「你們讓開路吧。」

四個人站着沒有動，沒讓路，也沒說話。

情形似乎就這樣僵住了。

小葉突然發覺這樣並不是辦法，倘若對方的目的只是在要絆住他，豈不是正中其計?於是，他邁開大步，筆直的向前走去。

路當中，併肩排立着那麼四個人，他這麼筆直的向前走去，一定非撞上不可。

小葉往前走，那四個人沒有閃避，也沒有任何行動。

他們沒有行動，小葉却有了行動。

小葉的行動快捷而有力，這也是作為一個殺手的先決條件，一個殺手的行動，不但要快要有力，而且要永遠爭取主動。

尤其是在以寡敵衆的情勢下，更不容許有一絲遲疑，否則，躺倒在地上的決不是敵人，而是自己。

那四個人，似乎都經過相當嚴格的訓練，在小葉那快捷有力的攻擊下，他們只是後退了幾步，陣式並未潰散，人也未受到任何傷害。

小葉是往前走了幾步，也只不過是幾步而已，那四個人仍然攔立在路中。

如果以這種方式向前推進，小葉最少要發動數十次的攻擊才能走出公園的後門，時間也要拖延到幾個小時以後。

幾個小時以後，杜紅菱要辦什麼事都已經辦完了，人也必然已經回到客棧裏去了。

小葉的心裏可真急了。

這種只守不攻，只閃避而不還擊的戰略，已經充份的顯示了對方的目的——絆住他，不讓他跟踪杜紅菱。

小葉最怕這個了，這比要了他的命還令他感到棘手。

在情急無奈，不得已之下，小葉衝動地拔出了盒子槍。

在敵人赤手空拳時拔槍，這是一個殺手最忌諱的事，無酬殺人更是大忌，但是這時小葉已經顧不了那許多了。

此刻，在他的腦子裏只有一件事——凌風要他盯緊杜紅菱和劉正福，而他却將杜紅菱盯丢了。

盯丢了人，這雖然不是很失面子的事，但是他此刻心中所想到的並不是面子問題，而是凌風那嚴肅的神情與叮囑。

在小葉心目中，凌風那嚴肅的神情就像是一尊神。

為凌風，小葉忘記了身為一個殺手的忌諱，忘記了江湖規矩，忘記了一切一切，甚至忘記了他自己的生命。

「小葉，你應該看得出來，站在你面前的人，個個都是赤手空拳，身上連一塊鐵片子都沒有，你竟然動槍，這算是什麼門道?」

聲音突然起自右邊數丈以外，那語聲好冷，好冷，冷得像一塊冰。

側臉望去，沒見人影，只看到一座假山，顯然那說話之人是藏身在假山後面。

小葉在拔槍時，曾有過一瞬間的衝動，但很快地便恢復了冷靜。

話聲一入耳，他立刻覺得這聲音有點耳熟。

他腦子裏的思路一轉，頓然想到了是誰?

是城裏地方上「混」字輩的老大——張英順。

「是那一位?」小葉雖然心裏已經有數，但還是明知故問的問了一句。

「我是誰，你難道還聽不出來?」

「是張大哥!」小葉的口氣很客氣。

「不錯。」

「這四位都是你的人?」

「唔。」張英順漫應了一聲，仍然藏身在假山後面。

「我沒想到會是張大哥找我。」

「現在你已經知道了。」

「不知張大哥找我有何見教?」

「你是明知故問?」

「我眞的不知。」

「昨天上午我曾經替你介紹了一筆生意?怎麼樣了?」

「哦，張大哥找我就為了這件事?」

「我是介紹人。」

「昨天下午我去過泰山上，但是我沒有見到任何人。」

「眞的沒有見到任何人?」

「沒有。」

「凌風難道不是人?」

「凌風?他當然是人，而且是個大男人，但應該不是我要去殺的人。」

「那化三千大洋僱你的人，要你去殺的正是凌風。」

「眞的?」

「我決不會和你開玩笑。」

「那可眞是個天大的笑話。」

「這是生意買賣，不是笑話。」

「天大的笑話，誰要是為三千塊大洋去殺凌風，他不是個大嬰蛋，也必是個瘋子。」

「但是事實上，你已經拿了那三千大洋。」

「那只是因為你沒有說明是要殺凌風的。」

「說明了你就不幹了，是不是?」

「不錯，別說是三千大洋，就是三萬塊大洋我也不幹，縱然幹也無法完成。」

「小葉，這似乎不該是你說的話。」

「事實却出於我的口。」

「小葉!你是個一流殺手，你應該遵守你職業上的信用。」

「這不是我不遵守職業信用，是你不該不告訴我要殺的人是誰?」

「當時你為什麼不問?」

「我忘了。」

「這是你自己的錯誤，怎能怪我?」

「哼，我雖有點錯誤，但是我覺得這是你們事先商量好了的，有意欺騙我。」

「小葉，聽你的口氣，你不但認識凌風，而且跟他還有關係，是嗎?」

「豈只是有關係。」

「那麼，你跟凌風是……」

「他在我心目中簡直就是一尊不可侵犯的神!」

「哦，這倒是我意想不到的事……那麼，你教我如何對化錢的人交代?」

「退錢。」

「你打算退錢?」

「嗯，這已經是夠給他面子了。」

「你以為事情就這麼簡單，退錢就能了事?」

「你的意思呢?」

「遵守你職業殺手的信條，去殺掉凌風。」

「辦不到。」

「辦不到你也得辦。」

「張老大!」小葉揚着雙眉，「我警告你，你最好別惹火我。」

「惹火你便怎麼樣?」

「我會追究到底，你們為什麼要殺凌風?」

「怎麼?你是說要幫凌風反過來找我們?」

「哼，若不是凌風關照我不要管這種閒事，我已經找上你的門去了。」

張英順突然嘿嘿陰笑了。

「鬼影子，你的口氣實在很大，不過別人怕你鬼影子，我姓張的可不含糊你，現在我要告訴你一個對你很不利的消息，在你的前後左右，至少有五枝槍瞄準着你，只要我一聲令下，你立刻就會被亂槍打成馬蜂窩。」

小葉不由猛地打了個冷噤。

他對張英順這個為人的人行徑很明白，向來心狠手辣，這絕不是唬人的。

小葉的槍仍然握在手中，憑他快而準的槍法，循聲辨位，他很有把握一槍將張英順擊倒，但是後果呢，他心裏很明白，毫無疑問地會死於亂槍之下。

小葉有時雖然很衝動，但在這種情況下他是絕不會衝動的。他深深的吸了口氣，使自己的情緒盡量平衡，保持高度的冷靜。

然後，他緩緩地將手中的短槍插回腰間。

「哈哈……」這使張英順在假山背後放聲發出了大笑：「果然名不虛傳，一個高級殺手應該有這種鎭定功夫。」

「張老大，這不是鎭定。」

「那麼，是什麼呢?」

「是屈服。」

「屈服?」

張英順幾乎有點不敢相信，像「鬼影子」這樣的高級殺手會說出「屈服」兩個字。

「不錯，你用五支槍包圍了我，除了屈服之外再沒有別的路可走。」

「識時務者為俊傑，小葉，我很佩服你這種能勇於接受現實的胸襟……」

小葉接口說，「這也叫做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

「哈哈，我沒想到，你還是個這麼風趣的人。」

「張老大，我已經屈服了，你想怎麼樣?現在你可以說了。」

「你說的也是，我想要請教你幾個問題。」

「這沒說的，既然已經屈服，當然是你問什麼，我就答什麼，不過，我很關心，在回答過你的問題之後，你將如何處置我?」

「小葉，你用『處置』二字未免用得太嚴重了，只要你的回答令我滿意，我絕不敢留難你。」

「那你就請問吧。」

「你跟凌風究竟有什麼關係?」

「間接的關係。」

「我不明白你這話的意思。」

「我有個生死之交的兄弟，承蒙凌風救過他一命，我倆為報救命之恩，發誓從此以後對凌風敬如神明，雖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你以前見過凌風麼?」

「昨天下午尙是初見。」

「那麼，你怎能斷定這一凌風就是那凌風?」

「別人絕不知道我那個生死之交兄弟的秘密。」

「哦，你知道凌風到這裏來是做什麼的?」

「我不知道。」

「是你沒有問他呢?還是他沒有告訴你?」

「是後者。」

「你來公園裏幹什麼?」

「跟踪一個人。」

「誰?」

「杜紅菱。」

「你為什麼要跟踪她?」

「是凌風的意思。」

「杜紅菱人呢?」

「被她溜掉了。」

「這他不能怪你，跟踪並非你的專長……小葉，現在，我有個最重要的問題問你，希望你一定實答我。」

「那是當然。」

「凌風到底是個幹什麼的?」

「這問題太大了。」

「是大得你能不回答，還是不敢回答呢?」

「都不是。」

「那你這太大的意思是……」

「我既然答應你有問必答，這問題自然也不例外地會據實回答，不過，因為關係太大的緣故，恕我不能當衆回答你。」

「你可是要單獨告訴我?」

「不錯，我只能告訴你一個人。」

「那不要緊，在塲之人，都是我的心腹。」

「你敢確定這附近絕對沒有別的人隱伏着?」

「小葉，你好像在危言聳聽。」

「不得不防。」

沒聽見張英順再說話，一陣沉默之後，張英順由假山背後走了出來，他的步子

走得很慢，很小，兩隻眼睛灼灼地盯注着小葉，在距離小葉約莫五尺的地方停了下來。

顯然，他心中懷着高度的警惕戒備。

這也是必然的，面對一個高級殺手，他怎敢不提高戒備。

小葉招招手：「請再走近一點。」

張英順遲疑了一下，又向前跨出了兩步。

這兩步雖然也很小，但如今的距離已只有三尺左右了。

如果以「閃電」二字來形容小葉行動的快速，那似乎還嫌不够，他飛快地撲前，飛快地出手。

當張英順發覺不妙時，他的頸項頸子已落入小葉的臂彎控制之中。

因爲暗中有五支槍的威脅，所以小葉的臂彎一勾住了張英順的頸項頸子，他立刻就帶着張英順的身體一齊倒向地上。

這是小葉的小心之處，雖然，他明知只一控制住張英順，那五支槍爲投鼠忌器，決不敢向他射擊，但他仍然作了萬一的措施。

他是以左臂彎勾住張英順的頸項頸子的，身子一倒向地上，右手已極快地拔出短槍，抵住了張英順的太陽穴。

原本攔立路中的四人飛快地前衝，假山、矮樹等後面也同時竄出四個大漢，張英順並沒有吹牛恐嚇他，確實是五支槍，其中一個用的是雙槍。

只是，在現在的情況下，他們的那五支槍已經沒有小葉手裏的一支槍管用。

張英順心中大驚，他非常了解眼前的嚴重 八人如此衝過來 首先遭殃的一定是他自己，於是，他連忙大聲吼喝：「站住！不要亂動！」

那八人聞聽喝聲，立時都停止了前衝的動作。

小葉緊接着沉喝地說：「你們都睜大眼睛看清楚，我的槍口正抵在你們老大的太陽穴上，誰敢亂動，你們老大就得先挨槍。」

「小葉，你先放開手，有話我們可以好好商量。」張英順的口氣軟了下來。

這也難怪，現在情況變了，他的性命完全掌握在小葉的手裏他如何還敢强硬？

「張老大！別說那種幼稚話了，我也不會那麼幼稚，我一放開手，在九對一的情勢下，你就不會和我有話好好商量了。」小葉冷冷地說。

張英順一見來軟的不行；他心臟雖然不住在收縮，很怕，但他口裏立刻又說了狠話。

「小葉！你是個聰明人，應該明白，你殺了我，絕對逃不掉；不殺我，也絕對逃不掉，何苦呢？只要你放開我，我保證絕不難爲你。」

小葉自然不會聽信他那一套，何況他早已想好了退路。繞過荷花池，便是公園的後門，只要走出公園後門他便安全了。

「張老大！逃不逃得掉，那是我的事，現在你必須聽我的；叫他們把傢伙丟過來。」

「有此必要？」

「別廢話。快說！」小葉勾着張英順頸項頸子，臂彎加了點勁。

張英順立刻有似乎要窒息的感覺，連忙說：「你先放鬆一點。」

小葉的臂彎略微放鬆了一些。

「黃平！你們都把槍丟過來。」

四個握槍的大漢猶疑了一下，隨即全部都把槍丟了過來。

五支槍都丟在小葉身旁不遠處的地上，小葉緩緩地移動着下體，運脚連掃。

「咚！咚！咚！……」

五支槍全被踢落入荷花池中。

小葉吁了口氣，勾着張英順的頸項頸子緩緩站起了身子。他心中很明白，那四個握槍的大漢，身上可能還帶有短刀，不過，那已經不要緊了；短刀不如槍快，就算那四個大漢每人身上有兩把短刀，他也不在乎，他有把握能對付得了。

因爲他控制了張英順，張英順的身體等於是個擋刀牌，縱然是八把短刀齊發，他自信也無法傷害得了他。

於是，他利用張英順的身體擋在身前，背向荷花池以防意外。

「張老大！請命令你的人全都退向西邊去。」

張英順雖然是一隻虎，現在却連一點虎威也發不出來了，溫馴得像一頭綿羊。

「黃平！你們全退到西邊去站着，不要亂動。」

黃平等八人只有乖乖地聽話，一齊移步退向西邊站立；他們老大的性命在別人的手裏，他們怎敢不聽話？何況話又是由他們老大的口裏說出來的。

「叫他們都站在那裏不要動，不許跟過來。」小葉勾着張英順的頸項緩緩向公園的後門處退去。

張英順此刻已別無選擇，只好依言吩咐黃平等八人。

繞過荷花池到公園的後門，這一段路最少有三百公尺以上，小葉心中雖然很急，恨不得一步就退出公園後門，但這是急不得的事，他不敢稍爲大意，將背後賣給那八個虎視眈眈，隨時有可能攻擊他的張英順的手下。

因此，他只得耐心地，儘量保持着沉靜，勾着張英順的頸項緩緩向後退。

這三百多公尺的路，走得比三十里路還要吃力——在小葉的心中此刻就有着這樣的感覺。

終於退出了公園的後門。

小葉的臂彎鬆開了張英順的頸項，用力一推，使張英順的背貼在牆壁上，左手拔出一把短刀抵着張英順的咽喉，右手收起短槍。

「說吧！你要死還是要活？」小葉沉聲喝問。

「小葉！我們可從無過節，你又……何必……」

「少廢話！你到底是要死要活？」

「我當然不想死。」

「那就好，老老實實的回答我的問題，如果有一句不實在，我就在你咽喉間劃上一道口子……」

張英順心裏不禁打了個冷顫！短刀抵着他的咽喉，他連動也不敢動一下：「你問吧！我一定實答就是。」

「你帶人在這裏攔道的目的爲何？」

「興師問罪。」

（未完）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溫涼玉・文
盧令・圖

大俠傳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莘倖村被九臉龍王殺死。接着，公子襄與九臉龍王交起手來，又被九臉龍王從背後刺了兩戟，公子襄雖然被刺，但却若無其事，原來他穿了柳五所遺下的護身寶甲。九臉龍王因無法置公子襄於死地而深感遺憾。但他對天書神令仍存覬覦之心，但公子襄當衆宣稱天書神令確實不在他手上。無如在場衆人均不相信，且衆口一詞，都說這消息是唐甜說的，唐方一聽甚感奇怪，何以唐甜無中生有？後經唐藕說出原委，原來當日唐甜偷看唐門一本「毒經」，被唐藕撞見，因怕她練到走火入魔，乃轉告唐方，豈知唐甜已溜走，且在外大造謠言，衆人信以爲眞……

和尚吃狗肉　蘊有禪機在

客來客棧

唐方別過頭去，望向公子襄，眼眸裏有詢問的神色：公子襄了解，無可奈何的攤攤手，道：「有人說陶醉指我已得天書神令。」

唐方「哦」了一聲：「陶醉也這樣說？」隨即問道：「那傳話的人呢？」

公子襄答：「不見了。」

唐方莞爾一笑：「說話的人不敢出來見人，這種話眞亦有限。」

九臉龍王打從鼻子裏哼了一聲：「不過，還是要去當面對質的好。」

公子襄哂然一笑道：「這個容易，陶前輩就住宿在城裏『客來客棧』中。」

九臉龍王冷冷加一句：「寅字房。」

落花娘子莫承歡幽幽一嘆，向江傷陽道：「十八爺，看來人家早有準備，事事比我們精，比我們靈，我們這一趟，算是白走定了。」

甄厲慶在旁冷冷地插口道：「那也未必，至少，熱鬧還是有得瞧的。」

× × ×

一行人衆勢洶洶，先後搶入「客來客棧」。

公子襄與九臉龍王走在前面，以兩人武功及地位而言，自然是「走在前面的人」，而且兩人實力，也足以併起平坐。

——雖然照現在看來，公子襄只有子弟七十一名，還不及來「奪寶」的羣衆三分之一。

——而九臉龍王的手下，却連一個都沒有出現。

但是誰都知道，他們這兩人的份量。

江傷陽、甄厲慶，以及秦歌衫、秦誓、仲孫湫三人，緊躡公子襄與九臉龍王之後。江傷陽與甄厲慶，對「氣伯歌衫正人君」，自是仇人見面，分外眼明，在他們手下吃過虧，但又忌於三人武功高强，不敢發作，又不到黃河心不死，怎樣都要看個究竟，肯定無便宜可檢，才告罷手。

一千武林人物，以及公子襄子弟們，

亦隨其後。

行人之末，倒是唐方、唐藕與落花娘子。

唐方認爲公子襄不是武林中所傳言的那種人，只要她是認爲一個人確不是那種人，無論別人說什麼，她都會爲對方辯護，無論別人講什麼，她都不會相信。

有人說女人永不可信，那是因爲得不到一個紅顏知己——有時候，一個紅顏也許比十個壯士更知己。

× × ×

「姊姊妳是不是落花娘子，我好喜歡妳。」唐方說。

落花娘子受寵若驚，她好喜歡唐方，因爲她在唐方身上、眼中、臉容，看到了她一直不曾或有的好美和青春。可是她沒想到唐方會先招呼她。

她立即放慢了脚步，很多人都越過了她，但她不知說些什麼好。

唐方道：「姊姊的名字我聽聞巳久，今日一見，才知道風韻有那末好。」

落花娘子的臉紅了。她也沒料到自己居然還會臉紅的。她巳經十幾年沒有臉紅過了。

而今她自度自己所做出來的事，別人聽了一小部份要把臉藏到褲襠裏去，但她做事却絲毫不會有任何赧然。

她以爲自己的臉巳又厚又老，再也不會臉紅了。

誰知今日，爲這「好姑娘」的一句話，竟然臉紅了起來。

臉紅是一件沒辦法的事，縱然不去照鏡子，也可以感受到臉上的一陣熱辣，手脚也不自然起來，便心裏分曉：自己巳臉紅了，這時越要掩飾，越想不要臉紅，但這心情却會使「不爭氣」的臉更紅。

落花娘子面對所有的男子都不會臉紅，而今却在她自己心裏所注重的「小妹妹」前紅了臉，她不由微喟一聲：「唐……姑娘，我也好喜歡妳。」

唐方笑了：「眞的？」

落花娘子有一份眞心的慈愛，很想撫拂唐方的烏髮，「妳有我所羡慕的青春、美麗、純眞、可愛、堅定……和一切。」

唐方嫣然一笑：「但落花姊姊有我所沒有的成熟和風韻。」

落花娘子目光一黯，但她胸口心跳不止。「我老了。」她悠悠一嘆。

唐方一仰下頷道：「誰說姊姊老？」

唐方向唐藕道：「才不老呢，又好看，心底又好。」

唐藕也接道：「是呀，又好看，心底又好。」

落花娘子聽了，心頭一陣激動，她一面隨唐方、唐藕向前奔馳，但心中却有一陣楚愴，又似滂沱大雨洒在餘燼上，灼熱的濕透。

她決定爲這她從來未想過仍保有的形象去做點事。

正在她想到這裏的時候，忽聽前面一陣騷動，似發生了什麼事，打斷了她的思潮。

× × ×

公子襄和九臉龍王當先，巳走入「客來客棧」，這時一道人影正自門隙閃出，公子襄、九臉龍王行得極快，那人也閃得極其巧妙，一點也沒碰着人。

這人匆匆行去。

却在這一瞬間，公子襄心裏有一種感覺，覺得這人年紀不算大，但氣魄却很不得了。

九臉龍王也同時生起一種感覺，覺得此人有迫人的氣勢，但又有種十分熟悉的感覺。

只是此刻間兩人都無暇細想，因爲巳到了寅字號房前，秦誓和仲孫湫一個箭步巳搶到門前，公子襄一頷首，仲孫湫輕咳一聲，輕輕叩門……

「陶先生……陶老先生……陶醉陶老前輩……」

× × ×

——門打開之後會怎樣？

——要是陶醉一口咬定是自己拿了天書神令，該怎樣應對羣衆的爭奪？

公子襄自己心裏知道，他確實沒有做過此事，他的朋友信任他，但是，他的敵人也正在環視着他。

——究竟是誰主使陶醉蔑栽於他？

陶醉曾被人削斷左手三隻手指，對方只威脅他說一句無關重大的謊話，在「插翅虎」萬人日的女友面前說一句：萬人日是條好漢！僅僅這七個字，對他人並無影响，而純粹是萬人日爲了要討得女友青睞——誰知陶醉就是不肯說，累得兩人大打出手，陶醉左手失去了三根手指，萬人日也不能「插翅」足足三個月。

——陶醉不是個說謊的人，他外號叫「君無戲言」，眞是一點也沒錯。

——那末，陶醉爲何誣陷於他？又如何才能迫使陶醉說出內情？……

× × ×

可是局勢有了變化，使公子襄不能再想下去，也不必再想下去了。

叫了很多聲，叩了很多次門，並沒有絲毫回應。

公子襄偏首去問：「陶先生是不是眞的在裏面？」

元三遷立即企了出來，答：「一定在的。」

覃九憂也站了出來，補充道：「他自午飯後一直在裏面，沒有出來過。」

就在這時，一陣微風吹過，公子襄和九臉龍王都皺眉頭。

別人還沒有嗅得出來——但是九臉龍王和公子襄巳一齊發覺，房間內傳來血腥味。

公子襄揚聲道：「陶前輩，你再不回應，我們就要無禮撞門了。」

他話說完，仍沒有回答，九臉龍王忽道：「你難道要把兇手叫走才甘心？」公子襄揮了揮手，「砰」地一聲，氣伯秦誓運氣全身，巳撞開了木門。

但就在他撞開木門刹那，兩道人影巳向他撞勢而掠入門內，這兩人就似粉碎的木板一樣，飛飄在秦誓之前，更令氣伯歎服的是，這兩人在他未撞開門前，還是站在他身後，而門口又十分狹窄，可是這兩人居然一點也不阻滯他閃了進去，其中還有一個是極之痴肥的人。

這兩人當然就是公子襄與九臉龍王。

這兩人掠入房間，立時站住。

房裏的情形，已一目瞭然。

房裏亂糟糟一片，痰盂、櫈子、桌椅、鏡子、床架、蚊帳、箱匣、櫃子，全被掀翻打碎，顯然曾有一番惡鬥，進行在這裏。

房裏地上，一片血腥。

一人倒在地上，腰間一壺老酒，巳被擊破，人也死去多時，左手正缺了三隻手指。

× × ×

公子襄稍爲看了一下，立即叫：「覃九憂。」

一人閃出來，應道：「公子吩咐。」

公子襄隨即問：「你何時離開陶先生的？」

覃九憂道：「他飯後回到房中，約莫子時，我們就派人在外邊監視，沒見他出來。」

公子襄即又問：「那你怎知他沒有出來？」

覃九憂道：「因爲我們的人一旦見他出來，就會立即通報我們。」

公子襄接着又問：「你派駐守在這裏的是誰？」

覃九憂答：「『白髮童』屈仁。」

公子襄緊接又問：「你有沒有叫他留意，除了陶先生行踪外，還有沒有別人來找他的情況？」

覃九憂直截了當的答：「有。」

公子襄簡單地下令：「叫他進來。」

覃九憂說：「元三遷巳去叫了。」

這時元三遷巳飛步趕來，臉色很有不妥，公子襄問：「屈仁怎麼了？」

元三遷微微喘氣：「死了。」

公子襄問：「怎麼死的？」

元三遷答：「被殺於溝邊，有人從後面用鏈鍊，幾乎拉斷了他的脖子。」

這時，大部份武林豪客巳上樓來，知道了客房陶醉被殺的消息，議論紛紛，有人說：「好哇，這可死無對證了！」有人說：「你看，這不是不打自招嗎？」也有人說：「難怪公子襄一早派人跟踪陶醉了，原來早有預謀的。」又有人說：「居然用此劣鄙手法殺人滅口，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眞是可惡。」

九臉龍王和公子襄對望一眼，兩人都覺察到對方狐疑的神色，忽然兩人向後拔起，不顧衆人，飛撲出樓，因在這同一刹那，兩人心頭都掠起了一個孤獨的影子。

× × ×

就在公子襄與九臉龍王雙雙掠出客棧大門時，公子襄忽見唐藕一人，便急問了一句：「唐姑娘呢？」

「唐姑娘見到一可疑的人，匆匆追去了——」唐藕的話未答完，公子襄巳宛若白鴻，飛投而去，但就在這稍稍一頓間，九臉龍王只剩下一點人影，遠在前面了。

長江會黃河

九臉龍王奮起追了一陣，才發覺那人的輕功，遠超過他的估計，他追了一程又一程，一里又一里，可是那人影踪全無。

——只要是跟天書神令有關的綫索，他都會不惜一切犧牲的要獲取的。

他自覺自己有獵犬一般敏感的鼻子——但是對方却有專門躱避獵犬的技能。

九臉龍王追到了一處地方，這地方沒有什麼，只有低矮的岩壁，高聳的野草，乾燥的礫石，深沉的山影，追到這裏，連一絲應有的「痕跡」，都巳斷了。只聽到遠處有淙淙的流水聲。

九臉龍王的臉上，露出了一種很奇怪的神色來。十一年前，天下間巳沒有誰能逃得過他的追踪，就在他要狙殺一個強敵時，他的追踪忽然斷了訊，然後那強敵却在他以爲失去影踪之際出來，把他打下了懸崖。

——幸好他能借水遁逃，否則他就喪命在那一役中。

那個人他就算挫骨揚灰也清楚記得：那人就是「血手屠龍」歐陽獨！

× × ×

他揚手打出一個花旗箭，「嗖」地冲到半空，劈劈拍拍一陣燦若花開，很快衣袂風動，兩條黑衣，黑褲、黑腰帶、黑皮馬靴、黑頭巾繫額的猶如黑鴉一般的人，巳無聲無息地掠到九臉龍王的身側，垂手而立。

九臉龍王問：「人去了那裏？」

左邊黑子道：「剛才還在這裏。」

龍王問：「多久前的事？」

右邊黑子應道：「像水流十里遠的時間。」

龍王的眼睛亮了，他揮揮手，這兩人又神秘地不見。他一向追踪人，喜歡憑自己追獲，因爲他自恃以他的輕功技能，天下間巳很少人能逃得過他的追踪，但是他是一個穩重的人，他的手下巳伏在附近，就於他在門口心頭一震遇到那人低首匆匆而出時，他巳用暗號叫人追踪，也幸好如此，今日才不叫那人逃得開去。

他的神態完全變了。

世界上恐怕沒有人能相信，像他那末一個臃腫肥胖的人，現在看來有多精悍、多兇狠！

他從水流倒溯而上，未久就聽到瀑布花啦花啦的聲响，眼前也一片陰涼。

瀑布不大，而且簡直嬌小玲瓏，水花却很大，白得猶如冰雪，潑拉潑拉的洒下來，像很多冰涼的魚，撻在人臉上脚心。

可是，九臉龍王一點都沒有詩意的感覺。

因爲他看到有一個人，就在瀑布下陰涼處喝水洗臉。

× × ×

那是一個少年。

而且就是那個昔日在「龍王廟」一戰的少年衞悲回！

× × ×

九臉龍王的瞳孔開始收縮，他知道今日再不除掉這少年，以後，他就不一定有辦法除得掉了。

那少年說話了：「我洗臉的水從上面流到你那邊。」

龍王說：「流過我的脚下。」

那少年一笑：「如果我放毒藥在水中，你的脚下恐怕連鞋子都腐爛掉了。」

這句話還未說完，九臉龍王巳跳出溪邊，正在用一隻脚站一隻脚撩起來看看，那少年又說：「如果我要殺你，你這一慌失無疑是最好的時機。」他的話尚未說完，九臉龍王又巳雙脚落地，注視衞悲回，衞悲回又笑道：「我沒有在溪水下毒，血

河派雖有各種令人想都想不到下毒方法；我沒有在那時攻你，因為我不會這樣做。」衞悲回的笑容有說不出的孤誚，「如果我要殺你，我就要正正當當的殺你，絕不用其他卑鄙的方法。」

九臉龍王冷笑，忽然反問了一句：「你真的以為我相信？你怎麼不知道我是佯作慌亂，等你來襲？」

這時忽聽一陣掌聲傳來，兩人殺氣頓被這掌聲衝破，只見一人笑着行近，正是公子襄。「好，果然是好！九臉龍王難怪雄稱武林；」公子襄接着向那少年道：「小兄弟年紀輕輕，有此胆魄耐力，實屬難得，只是……」

公子襄目光驀變得鋒銳如劍：「只是，你為何要殺陶醉？」

衞悲回小小的雙肩但筆挺的胸膛，雙目發出了光芒：「我沒有殺陶醉。」

九臉龍王冷笑道：「這種人的話都可以聽的麼！」

公子襄却道：「為什麼不可以聽？」又轉首望向少年：「那你為什麼要到『客來客棧』去？」

少年道：「因為我師父要我去見見陶醉。」

公子襄問：「尊師是那一位？」

少年答：「歐陽。」

公子襄倒是一震，道：「小哥就是衞悲回？」

少年頷首，公子襄再問：「恕我饒舌，令師派小兄弟去找陶醉，所為何事？」

衞悲回似對公子襄頗為好感，答：「為你。」

公子襄一呆，重覆道：「為我？」

衞悲回道：「為了殺你。」

公子襄大惑不解：「為了殺我又為何去找陶醉？」

少年衞悲回笑了。他笑起來好像春風又綠江南岸。「我因為聽信了別人的話，以為你欺騙唐姑娘，所以特別來問陶醉先生，看你是不是真的像傳言中那末卑鄙。因為你與他齊名，你若無恥，怎配與師父平起平坐，不如早殺了。」

公子襄也覺好笑，對歐陽獨印象更深刻，有趣地問：「結果怎樣？」

衞悲回瞧着公子襄，眼中也有笑意：「結果是我到時陶醉已臥斃在地，我已來不及問他，只好憑自己近日來對你的觀察來判別。」

公子襄隨即問：「那據你判斷我怎樣？值不值得一殺？」

「不是不值得，」少年衞悲回眼光有一絲如春日的溫暖：「而是不能殺。」

公子襄的眼睛也如沐春風：「你的判斷可能不對。」

衞悲回笑了一笑，他的笑容有說不出的孤傲和譏誚，簡直不可能在他這個年齡所具有的：「判斷錯了我自會負責。」

九臉龍王冷冷地加問了一句：「你怎麼負責？」

少年衞悲回道：「我會來殺他。」

九臉龍王冷笑道：「殺不着呢？」

衞悲回道：「就自刎以謝師恩。」他說這句話時連眼睛都不多眨一下，可是誰都會感覺到他是說到做到。

九臉龍王又道：「那你有沒有看見殺陶醉的兇手？」

衞悲回道：「沒有。」

九臉龍王道：「那你既沒做虧心事，又何必躲躲藏藏溜出客棧？」

衞悲回猛抬頭，目光陡然變得寒冷似冰，其凜寒處令九臉龍王也不覺心頭一突：這簡直不似是少年人的眼光，而是殺人飲血、償恩報仇的大梟雄殺手，才具有的眼神！

但他還是要說：「你今日還是要交代得一清二楚，因為不單是我要問，普天之下，英雄豪傑們也在問！」

「沒有。」少年衞悲回一字一句道：「我沒有做虧心事，也沒有躲躲藏藏出客棧。」

「我只是不願跟你們這一羣自以為是武林豪傑、江湖好漢，其實自私自利，你虞我詐的大人物大丈夫碰在一起。」

「好哇，你把天下英雄都罵在內了，你這乳臭未乾的小子！」九臉龍王哇哇叫道。

公子襄却笑道：「小兄弟把我也罵在內了，罵得好！」

衞悲回却搖首。「不過我沒有罵你。」他補充道：「我從不罵朋友的。」

公子襄雙眼亮了，比劍客看到寶劍，少女看到明珠時的眼神更亮：「你當我是朋友？」

少年衞悲回咬咬牙，點了點頭，用力地：「是。」公子襄立刻走過去，伸出手來，在瀑布下，水花中，陽光盎然裏，四隻手緊緊握在一起。

「好哇！」九臉龍王慕容不是氣得連鼻子都歪了。這恐怕是他一生裏所最不願見到的場面之一。「這回『長江公子』和『黃河歐陽』大結合了！」

——只要「歐陽」與「公子」眞是結成一氣，他「龍王廟」就是第一個先吃虧的！

兩人的手握在一起，九臉龍王這時殺意陡生。但是他很快又壓制了下來。

——這少年衞悲回的武功，已很了不得，加上公子襄，萬一兩人合擊，他勝算極微。

只見兩人站在瀑布下，一個孤傲冷峭的好少年，一個翩翩俗世的佳公子，兩人眼中充滿友誼的光輝。

「我一生中，想見蕭大俠一面，」衞悲回道：「你呢？」

「我也是，」公子襄道：「近年來蕭大俠失踪，從前對他很多的讚美都成了誹謗，但我知道他的為人，就算錯了也會有應該錯的理由，」公子襄加强語氣又道。

「我好想見見他。」公子襄望着衞悲回笑道：「也想拜會令師。」

少年衞悲回的眼睛更亮了，他說：「黃河長江，早該匯合。」

九臉龍王冷笑道：「黃河長江會合？那決堤氾濫定了！」

公子襄回頭笑道：「怎麼？龍王怕水麼？」轉頭向衞悲回問：「唐姑娘可是跟踪你來了？」

衞悲回一怔，道：「沒有。」

公子襄心頭不由一陣緊張：「你……沒見着唐姑娘？」

衞悲回肯定地點頭，問：「唐姑娘…

…是蕭大俠的生死紅顏知己。」

公子襄頓足道：「正是，她——不是追你來了嗎？」

衞悲回沉吟了一下道：「她如果是去追踪可疑的人，也許不是我，而是……」

公子襄急問：「而是誰？」

衞悲回忽然改變了話題，問：「你可曾見過不怕死的人？」

公子襄忽也變換了話題：「我不怕死，怕水！」

他說話的同時，瀑布上的水忽然變了顏色，白花花的水，倏然變成黑赤赤的濁流，本來瀑布一直奔騰，驀然換了顏色，是誰都來不及察覺的事，一定會被黑水迎頭淋着的。

瀑布源頭已發黑，但瀑布洒落未變其白，就在這將落未落的時刻，公子襄平平掠出，孤雁穿林，雁落平沙，衞悲回却一飛冲天，其疾如矢，驚鴻一瞥。

就在他們掠出之際，瀑布源頭落下二人。

黑衣、黑衫、黑腰帶、黑頭巾、黑皮靴黑披風黑手套的人，兩柄黑劍，分刺公子襄、衞悲回兩人。

公子襄大喝一聲：「黑殺！」

×　×　×

「黑殺！」是一羣人的代號。

這一羣人善跟踪，殺人一擊必中，他們常常也不求功成身退，只求達成任務。

所以這一撮人，雖然不多，但是可以算得上是武林中最令人頭痛的一撮人。

這撮人，不要名，只要命，也因為這樣，江湖上不少轟動四方的大案子，不可能被殺的人，就是死在他們的手上。他們不出名，反而能較易達到殺人的目的，就如一位江湖前輩所說：「眞正好的殺手都是無名的。」

他們也是無名的。他們要的東西也很簡單，只有一樣：——

錢。

×　×　×

所幸這羣人並不多，而且錢來得快，去得也快，殺的人多，被殺更不少，所以現刻這個組織在武林中並無剩下多少人。

這兩人顯然是其中之二。

這兩人的劍身是墨黑色的，他們的劍法更黑。

他們兩劍刺出，公子襄、衞悲回都避了開去，避得已非常之險，但是他們刺空的劍，「錚」地一聲，又暴長三寸！

這三寸突起的劍，只要劃傷皮膚任何一點，這淬有厲毒的劍，定必可將生人致於死。

看來他們黑的不是人，不是劍，而是手段！

但是他們兩柄劍，却全都不能移動半分。

因為公子襄一揚袖，捲住一柄墨劍，而衞悲回雙手一拍，挾住另一柄墨劍，他的雙手手掌，也隱出一種淡淡的血紅！

公子襄在旁，不禁脫口道：「血河神掌！」

——血河派的掌法，向不畏世間百毒，專破內外家罡氣，力道氣魄凌厲恢宏，可謂天下第一玄奇掌功！

公子襄大為放心，這少年既會使「血河神掌」，定必已得歐陽獨眞傳，所以大為放心。

但是他放心得無疑是太早了。

又一道黑光飛起！

黑色劍光直貫向衞悲回的後心。

公子襄正想撒手飛掠替他抵擋，就在這時，他已瞥見九臉龍王已衝了過來，雙戟寒芒一閃，截擊第三個黑衣人！

他更放心：有九臉龍王出手，大局更穩若泰山！

只是他又驀然發現：九臉龍王的雙戟竟中途改了方向！

兩柄銀戟閃電般刺向衞悲回！

在這一刹那間，衞悲回總共受兩名黑衣人一前一後，及九臉龍王打橫而來，三大高手的截殺！

公子襄大喝一聲，從一隻袖變成兩隻袖子，一絞一扭一帶，那黑衣人被他袖勢牽動，斜裏跌撞出去，而他自己，全力直撲衞悲回那兒！

他只盼望少年衞悲回能頂得住這一下，只要撐得過這一照面，他就會及時來救了。

但他心中也知道，就換作是他自己，也未必一定能在毫無防備下接得來這三大高手的狙殺！

尤其是九臉龍王的狙擊！

龍王的雙戟

九臉龍王的雙戟「哧嗤」兩聲，沒入了衞悲回的體內！

九臉龍王却知道自己雙戟並未插中對方要害——要害就在眼看要刺中的剎那間給他險險地移開去了！

他極希望他的兩名「黑殺」高手及時出手，置衞悲回於死地，他想得很清楚，寧願讓公子襄活也要先一擊狙殺這少年。

因為這少年只是少年，少年尚且如此，老年怎麼得了？

他知道久經塲面的「黑殺」組員一定能及時出手——但是他錯了，他們不但不能「及時」下殺手，而是倒了下去。

衞悲回就在中戟的一刹間，先殺了兩人！

九臉龍王怒吼，拔出雙戟，就要再刺出去！

但他自己也不及再下殺手，因為淡青色的刀光閃起，他雙戟一封，「噹」地一聲，星花四濺、眩燦了他的雙目，而在這眩眼間，刀風大起。

公子襄已對他作出了全面的攻擊！

這時他雙目被兵刄星火灼濺，一時睜不開眼，只能一面打、一面封、一面退！

但是對方一刀接一刀，刀勢凌厲無匹，又濤濤不絕，他接得十分狼狽，心中納悶公子襄怎麼藏了一柄大關刀，驀然間，却又聽不到刀風。

——但是刀還是存在！

只是刀法變得飄逸無聲，不定閃動，這樣的刀法，無疑比適才大開大闔的刀法可怕十倍！

九臉龍王只好一面擋、一面求退，不知如何才闖得過這刀網十三重，只聽公子襄在刀風中叱道：「慕容不是，你好卑鄙！原來『黑殺』是你領導的組織，吸了多少人的血，害了多少人的前程，今日却還

不放過一個少年人的命!?」

却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天外飛來，一柄黑劍，直刺公子襄，那人正是適才公子襄交手被捲飛的黑衣人。

公子襄迴刀，吐氣揚聲，將那人斬殺於刀下。

再回頭時，九臉龍王已不見，那笑聲却仍傳來：「你殺不了我的。」那笑聲帶着仇恨：「總有一天，我殺了你。」

公子襄橫刀抬頭，朗聲道：「慕容不是，你的人白，但良心黑，你才是『黑殺』。你天天叫人殺人，總有一天，被殺的人是你。」

慕容不是沒有再應。公子襄却知道他一定已經聽到了的。

× × ×

他回過頭，俯身下地，那少年的身子，已被鮮血染遍。

——黑劍塗有劇毒，而雙戟却幸好無毒。

因爲九臉龍王太自負，他自以爲自己的雙戟，一擊必殺，不必餵毒。

否則，衞悲回便死定了。

此刻衞悲回全身已被鮮血染滿，但仍呼吸着——

公子襄一探他的氣息，心跳與脈搏，微微吃了一驚。

慕容不是的雙戟雖未刺中要穴，但九臉龍王的眞力貫戟，使受創之處爲之崩裂，大量失血——

可是公子襄一探之下，這種換作旁人早已重傷身死的巨創，在這少年的身上，生命力仍極盛極强！

他立刻替少年止血，就在同時，也發出了訊號。

就在他的弟子叔梁訖與老貞木趕到之前，他已將一股眞力，傳到了衞悲回體中去。衞悲回勉强睁開雙目一會兒，說了半句話：「我飛鴿傳書給師父說你行騙唐姑娘……你要小心……」話未說完，又不省人事。

——九臉龍王的雙戟，畢竟傷得太深了。

公子襄倒不關注歐陽獨誤會的事。人在世間，許許多多的誤會，是在所難免的。但聽少年衞悲回提起了唐方，公子襄心中一陣惶急：唐方，唐方她不知怎麼了？

就在他想起唐方的刹那，那一種焦慮關切，却不知怎的，他覺得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彷彿這世界上，有一個像他那末關心唐方的人仍活着，或者比他更關切，這個人以前曾這樣極端地想念唐方，而今也如此激烈地想念着唐方，以致在冥冥中，使他產生這種恍錯的感覺。

他問：「有沒有見着唐姑娘？」

叔梁訖立即答：「沒有。藕姊兒她們也好像正在找唐方。」叔梁訖在七十一子弟中，行事穩重，武功極高。

公子襄想了想，咬了咬牙，道：「你們二人，將這小兄弟送回『血河派』歐陽掌門去，告訴歐陽先生，說這小哥兒是慕容不是所傷。」公子襄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了以下的話：「這人沿途中要妥爲保護，不能有絲毫損傷！」

叔梁訖、老貞木一齊斬釘截鐵地答：「是！」老貞木還加了一句「我們寧可一死，也要達成任務。」老貞木在七十一門生中排行四十二，輕功極好，辦事以決斷明快、敢作敢爲。

「你們辦事，」公子襄歎了一口氣，說：「我很放心。」他雖覺有些不妥，但又不知不妥在何處，事實上，九臉龍王已被打跑，以叔梁訖、老貞木之才智，一定曉得如何喬裝掩飾身份，將衞悲回送回「血河派」去。而少年衞悲回的身體硬朗，一定受得住那兩戟，只要不致惡化，到得了「血河派」，以歐陽獨蓋世神功，沒理由治不好他徒兒的傷！

公子襄又嘆了一口氣：現在他不放心也得放心了。他眞正放不下心的，應是唐方才對。

× × ×

他撲返「客來客棧」時，人羣已走得七七八八，剩下三四隊人，見他重返，也沒什麼看頭，便也紛紛走了。

要知道衆下心裏明白，公子襄武功高過自己等人多多聲，要眞的來個反口不認，衆人那裏奈得了他何？何況見公子襄追那可疑人的輕功，衆人更是連趕都趕不上，打起來就算倚多爲勝，公子襄要跑，還不是照樣給他跑了！衆人也是聰明人，知道既放不過公子襄，跟九臉龍王這等人合作更是與虎謀皮，只見他一上來就殺了辜倖村，可謂六親不認，殺手無情，沒那個份量，沾上他只是徒惹殺身之禍。

而且衆人看在眼裏，心裏雪亮，公子襄怎麼說都不像是眞的篡奪「天書神令」的人。

所以公子襄再回到「客來客棧」的門口前，武林人士大部份已散去，剩下的倒是官差衙役，這些差人見着他倒是「小侯爺」長「小侯爺」短的，比江湖無賴還惹人厭，幸虧他七十一門生中，倒有五六個是專門應付這一類欺善怕惡，魚肉百姓官差的人。公子襄才得以脫身，找到唐藕，只見唐藕和秦歌衫兩人正在對話，滿面惶急，公子襄心中自是一沉。

唐藕見着公子襄，急得什麼似的，問：「公子，可有把姑娘找着了？」

公子襄道：「沒有見着，姑娘不是追踪一可疑的人去嗎？」

唐藕跺足道：「唉呀，這可怎麼是好！」她是唐方的近身婢女，唐方待她如同姊妹，她跟公子襄也極攏合，公子襄待人也無婢僕主人之分，所以她都能暢所欲言，並無禁忌。

秦歌衫牽牽唐藕的衣袖，勸道：「藕姊兒，妳先靜靜，回答公子的話要緊。」

唐藕仍急得眼淚都快自眼眶裏掉下來了：「姑娘是覺得有一人可疑，追了去了呵。」

公子襄緊接着又問：「是不是一個少年？」

「不是，怎會是呢！唉呀！」唐藕着急地說：「是一個和尚。」

公子襄一怔：「和尚？」

唐藕道：「一個吃狗肉的和尚。」

公子襄仍是不解，又問：「吃狗肉的和尚？」

唐藕說：「是呀。一個老和尚，蹲在門口大吃狗肉，那時正匆匆要入店門，而店內有了騷動，有個少年急急而去，姑娘

却認爲那和尚問題更大，我聽她說了一句：『天下那末大，這僧人眉慈臉正，却偏當衆面前大吃狗肉，有所示意，我去問問。』便要走過去，誰知還未開口，那和尚竟抱了保狗肉就走，姑娘便去追，落花娘子也跟了過去，公子知道，我輕功那及她們呀……我只好叫住歌衫，歌衫姊來到時，姑娘和落花娘子早已影踪不見了……」

公子襄沉吟了一下問：「唐姑娘是跟落花娘子一起失踪的？」

唐藕委屈的說：「是呀。要不是落花娘子，姑娘一定會扯我一把，同我一起去的了。」

公子襄又問：「那是一個，吃狗肉的老和尚？」

唐藕扁了扁咀道：「是啊，還是臉目慈仁的呢！眞不知他除了吃狗肉外，還會不會吃人肉？」說完了這句話，自己想一想，可又担心又害怕，眼淚珠兒便像斷綫般掉落了整串兒來。

公子襄轉向秦歌衫問：「妳都叫人找過了？」

秦歌衫答：「我已請七十一子弟中五十三人，分五起追索，而今已有四起回來，全無下落。」

公子襄銳利雙目如電般在全場疾巡一下，問：「仲孫湫呢？」

秦歌衫說道：「他就是還未回報的一批。」

公子襄喃喃道：「可不要連他也出事了……他往那個方向走？」

琹歌衫道：「仲孫大哥帶六人自史家大宅那邊一路搜索過去——。」

她話未說完，公子襄已不見了，只拋下了一句話：「妳們在這裏守着，我去接應仲孫兄一下，妳們一有消息，就放信號通知我。」

× × ×

——唐方，妳在那裏？

公子襄已經找了好一段時間，已回到「梁王府」前。想到唐方，他心裏就疼了一下，驟然間，黃澄澄的夕陽光下，有熱風和着瓦簷刮來，吹得屋頂上一陣灰揚，迷茫了他的雙眼。

遠處好像有一聲呼喊，也在呼喚些什麼，推心泣血，似有千般的痛楚，公子襄想再仔細聽聽，忽聞馬嘶長鳴，街市繁盛，算卜、叫賣、索價聲滿耳，晚上夜市剛剛擺好等待客人逛街的路攤。

他自塵沙漸漸落定中隱約看到，街市上一個陰暗小角落，正生有一爐火，一個着袈裟的人正蹲在那裏，火光映在禿頭上，晃晃的像一面帶有刺青的銅鏡。

公子襄用力眨了眨眼，想走前去看個究竟，但仍看不清楚那僧人的面目，只見那爐火醒醒恐恐的漾動着，映得那僧人的禿頭似有無數蚯蚓在蠕動着一般，從皺紋上來看，那僧人似已年歲甚長，而鍋裏像是煮着一盤什麼東西。

公子襄想再走前去，忽覺背後有一種芒刺在背的感覺。

他沒有立即回頭，只保持原來的姿態，他可以感覺到那刺骨的感覺已經很接近他的背後，而且繼續的接近着。

公子襄沒有動。

那接近的「芒刺」也顯然感覺到前面一道鐵壁一般的氣態，也止住了腳步。

在此刻，公子襄的背門向住那人，那人隨便那一招，至少有一千招，可以立即致公子襄於死地。

但那人也知道，只要他一擊不中，公子襄也立即至少有一千一百招立時取他性命。

所以他沒有動手。

公子襄也沒有動手。

那爐火還是醒醒恐恐的焚燒着，肉香帶着極濃濁的味道，飄郁這巷尾兩人的鼻覺。這時，鍋湯已沸了，不住的冒着熱泡，那和尚拿了個髒杯子，居然往沸湯裏洗了洗，又把汚糟至極的酒壺，往湯裏一放，意思是熱一熱燒酒。

接着下去他的動作更奇特：他拿起雙筷子，居然挾了個熱湯冒出來的泡泡。

他一個個泡泡挾出來，像挑米糠裏的沙粒一般，泡泡都似是皮鞏製的一般，都完然無損，一個個泡泡狀像肥皂沫泡，飛飄了起來，然後才在空中風中，一一碎去了。

這景象公子襄是看到了。

那人顯然也看到了。

那人似稍稍遲疑了一下，因爲公子襄可以感覺到背後的劍勢稍挫了挫。

然後，背後的「芒刺」，全然不存在了。

那人已越過他肩膀，走向和尚。

公子襄立刻見到火爐裏的火，燒成了青燄，極其旺盛，映出了那和尚一張老而多皺紋如層層摺摺海波般的臉！

× × ×

公子襄這時也立即感覺得到，那熊熊的火焰，是那人越走近去時才越盛烈的。

那人却只是一個年青人。高而筆挺，劍佩腰間而無鞘，他的人年輕一如他的劍的銳利。

那人走過去，在那老和尚蹲着的姿勢前，站住。

老和尚依然在爐邊，騷首抓腮的，就像全心全意在等鍋子裏的肉煮熟了可以下酒來吃。

那人俯下身子來，可是雙膝仍是挺直的，只要有任何一絲微動作，都可以使他彈跳一丈，揮劍殺人一般。

那人俯下身子去，那張木頭的矮桌上，醮了醮那又髒又破的盃子所餘下的一點殘酒，在木桌上用指頭點了七個小點。那和尚笑了：「蕭七？」

（未完）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天魔

（大結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不是葉南溪的葉南溪，一進入鳥帮總壇，他便極力掩飾，雖然一時瞞過曹廷，但終於引起鳳棲梧的懷疑。鳳棲梧便將他自己對這位葉南溪所感覺到的可疑之處向曹廷說出。曹廷對鳳棲梧的見解，也表同意。他們認為要進一步證實現在的葉南溪，便要多方搜集佐證。這時，鳳棲梧接到該帮飛鴿傳書，便命燕南帶領中原五義的弟子，快馬前往胡家莊，就地訪尋日前留守在莊內的弟子，同時在莊內詳加搜索，結果在莊中的一口古井內搜出幾具弟子的屍體，於是燕南立即轉回鳥帮。與此同時，葉南溪尚蒙在鼓裏，正在帮內溜達……

妖物終消滅　仍難明其奧

「在這裏！」鳳棲梧應聲從高牆旁邊一道石級上走下來。

昨夜他事實就臥在高牆上，等候鳥帮的弟子將消息送來，他也算準了消息這個時候無論如何也該送來的了。

那幾騎立即停下，其中一匹馬前蹄一屈，便已倒了下去，不看人，只看這匹馬，便知道他們趕得多急。

鳳棲梧才下石級，那幾個弟子便已奔到，齊呼一聲：「二爺。」無不氣急敗壞，汗流披面。

鳳棲梧把手一揮，道：「不要緊張，慢慢說清楚。」

為首的探懷取出一個銅管子。「二爺先看這封信。」

鳳棲梧接在手中，從管子裏取出一卷紙條，抖開看一遍，一張臉便沉下來。「沒有其他？」

「鴿組清水鎮那邊的兄弟送出了百二十四隻鴿，送的都是同一的消息，因為太晚，不能用鴿子，我們只有分成七撥，負夜飛馬送來。」

「你們是第一撥？」鳳棲梧問。「路上平安？」

「是！一路上平安，沒有出事兒，」為首的接道。「可見那東西並不知道我們已發現了這個秘密？」

「最主要的是，證明那東西沒有同侪。」鳳棲梧揮手：「你們先到那兒歇息一下，一會參加圍捕！」

那幾個弟子齊應一聲，放步奔出去，在高牆下臥下來。

四個堂主已經侍候在鳳棲梧身旁，一個這時候問道：「是不是那個葉南溪真的有問題？」

鳳棲梧點頭。「那東西絕無疑問就藏在葉南溪體內。」隨即吩咐：「謝堂主立即去找曹廷到來，其餘三位馬上去通知所有的兄弟準備。」

四個堂主應命退下，鳳棲梧目光一轉，咬牙握拳。「光天化日之下，這一次看你還能夠兇到那兒？」

×　　×　　×

葉南溪不知道消息已經送到來，但已經發現自己的處境實在很不妙，那些鳥帮弟子一兩個倒還罷了，細看之下，幾乎每一個都是有意無意的在留意着他的行動。

「難道他們已經發現了我的秘密？」葉南溪不能不有這個念頭：「不可能，若是如此，曹廷又怎會仍然到來探望，那些弟子又怎會對我如此恭敬？」

「難道鳥帮仍然不忘鳳生的被殺，準備對中原五義採取行動？得要抓個人來探聽一下。」葉南溪心念一決，沒有再前行，順着院子繞過去，只看那個鳥帮弟子落單，便找機會施展他特殊的本能一探。

一個圈走下來，葉南溪却發覺一件事，那些鳥帮弟子三個一組三個一組，一組與一組之間距離很接近，相互呼應，要等待他們落單，非要有很好的耐性不可。

葉南溪自問沒有這種耐性，一面繼續繞圈子，一面看那兒有破綻，又是否能夠將三個鳥帮弟子同時控制。

到現在為止，鳥帮弟子仍然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他也沒有聽到任何的說話，就是有一種已置身在陷阱，危險已迫近的感覺，若說這是他的本能亦未嘗不可以，每當危險接近的時候，他總是有這種感覺，之前已經有多次經驗，但經驗告訴他每當這種感覺到來的時候，這種危險已經是危險得很？

這一次又如何？葉南溪不知道，第二個圈子才走了一半，心頭便感到前所未有的苦惱。再轉一個彎，一個人正好走來，幾乎就與他相撞在一起。

——是小李，在小李還未看清楚之前，葉南溪已經看清楚，隨即展開了笑臉。

小李看到這笑臉，却不知何故由心底寒出來。

「三師叔——」他脫口一聲，語聲在顫抖，他已經盡力使自己鎮定下來，也以為自己已裝得很像，却不知道葉南溪已然看到了他的瞳孔深處，看到了他的恐懼。

——他到底害怕我什麼？葉南溪心念一動再動，質問道：「這麼早那兒去？」

小李强笑道：「只是隨便走走，三師叔怎麼走出來了？」

葉南溪道：「那點兒傷，三師叔還挺得住，現在已好很多，再不出來走動一下，要悶死了。」

「是的是的——」小李陪着笑臉，這笑臉更顯得牽强，他沒有忘記曹廷鳳棲梧的吩咐，必須要保持鎮定，不得惹起葉南溪的疑心，可是不知怎的，多看葉南溪一眼，心裏頭便寒一分。

這時候若是有第二個人在旁，不難便發現原因所在，葉南溪面上雖然沒有任何表情，那雙眼睛已有些異樣，方才那一陣苦惱，對他多少已有些影响。

葉南溪突然也察覺了，笑着接道：「遇着你最好不過，有些事我正要找個人帮忙。」

「什麼事？」這句話出口，小李倏的生出了一種要逃跑的衝動。也就在那刹那，他突然感覺跟前一亮，那也是他最後的感覺，那刹那之間，他已經迷失。

亮的其實是葉南溪的眼睛，鮮血也似，小李也就在這血紅的亮光中迷失自我。

葉南溪背着那些監視着的鳥帮弟子，只有小李才看到他眼睛的變化，小李在那些鳥帮弟子的眼中，却並沒有任何異樣的感覺。

葉南溪陰陰一笑道：「我們走！」緩緩轉身，往來路走回，小李亦步亦趨。

一面走葉南溪的嘴唇一面開合，彷彿在說着什麼，眼睛也已經回復正常，小李間或點頭，那在些鳥帮的弟子眼中看來，二人只是一直在閒談，並沒有什麼特別。

進了小樓，在樓中的中原五義弟子也沒有發覺葉南溪小李有什麼不妥，只是有一種感覺，葉南溪好像有些事情要跟小李商量。

回到房間，葉南溪將門掩上，目光再落在小李的面上，刹那間紅光大盛，彷彿有兩團火要從他的眼中飛出來。

房中燈未滅，却沒有天光漏進來，也所以葉南溪的眼睛顯得特別明亮。

雖然在白天，他仍然有這個本領，當然小李的精神意志比較薄弱，內外功修為又未到家亦是一個原因。

葉南溪揮手令小李坐下，隨即發問，小李知無不言，無論葉南溪問什麼，他都照實回答，一面白痴也似的表情，語聲更就是夢囈一樣。

越聽葉南溪便越心驚，他實在想不到在他準備如何報復的同時，鳳棲梧已經因為清水鎮的事對他起了疑心，而且開始了調查。

那兩個無賴的屍體乃是從枯井裏撈上來，鳳棲梧派去胡家莊搜索的人必然會搜查莊中的水井，那不難就會搜獲那些弟子的屍體。

心念一轉再轉，葉南溪幾乎忍不住一巴掌痛摑在自己的臉上，若不是外出走這一趟，到現在仍不知情，那消息傳來，鳥帮弟子展開圍捕，他便只有挨打的份兒。

鳥帮弟子到底準備了什麼埋伏，他完全看不出來，小李也一樣不清楚，那些埋伏在設置的時候，他正與燕南趕赴胡家莊，回來之後一直就在為葉南溪的事情煩惱，並沒有理會到那許多，葉南溪根本不能夠從他的口中問出多少來。

有一點却可以肯定，經過兩次的接觸，鳥帮弟子的埋伏必然針對那東西的弱點，已準備那東西隨時從葉南溪那兒破體出來。

葉南溪甚至從小李的口中知道，只要他離開鳥帮總壇，那些鳥帮弟子便會發動埋伏，不管他是否有問題先將他拿下來。

這當然是曹廷同意，鳳棲梧才會作出這個決定，一想到曹廷，葉南溪便不禁怒由心生，一雙眼睛那刹那陡然紅起來，射出了令人為之目眩的光華。

與之同時小李猛打了一個寒噤，竟然從迷失中回復自我，那刹那他只道仍然在走廊上，却只是刹那，到他猛然發覺是置身房間，再看見葉南溪的一雙眼睛變成那樣子，不由得膽落魂飛。

現在他總算知道眼前這個葉南溪已不是本來的葉南溪，那東西的確已經進入了葉南溪體內。

那片刻他的恐懼實在難以言喻，嘴唇顫動着，却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心念一轉，半身一滾，他要往外開溜，那知道他一動，葉南溪的手立即伸來，不偏不倚，扼住了他的咽喉。

小李這才想到呼救，却如何再叫得出來，葉南溪獰笑，道：「你還想跑！」

小李一陣陣窒息的感覺，手脚木麻，竟然一些氣力也發不出來。

葉南溪接道：「你好毒啊，竟然這樣算計我。」

他的語聲並不高，小李每一個字却都聽得很清楚，到這個時候，那還不知道自己方才已被葉南溪控制住心神，什麼也說了出來。

葉南溪到底怎會發覺有異，小李雖然不知道，但他知道自己實在太不夠鎮定。

「去胡家莊的人什麼時候會回來？」葉南溪接問。

這句話出口，他突然又有一種要痛摑自己一巴掌的衝動，什麼時候回來實在已經不成為一個問題，無論如何現在他必須離開的了。

小李他是非殺之不可，因為他實在沒有那種能力，在這麼短暫的時間內完全控制小李，就像是控制鳳生那樣，使小李聽命自己，又不惹起別人的懷疑，而他若是將小李殺掉，安置屍體固然是一個問題，更重要的是在外面侍候的每一個人都看見他帶着小李離開，進入這個房間。

即使所有他都安排得很妥當，有找到一個很好的藉口也沒有用，從小李口中聽來，鳳棲梧曹廷經已決定寧枉無縱，一覺有異便先將他拿下來。

目前來說，他設法逃走才是最重要。光天化日之下如何殺出鳥帮總壇？葉南溪不由得五內俱焚，一雙眼睛越來越紅亮，那隻手也逐漸收緊，小李咽喉的肌肉隨着逐漸陷下去。

就是他仍然未動殺機，這樣下去小李也非要窒息不可。

小李的眼睛經已翻白，舌頭逐漸吐出來，他仍然企圖掙脫，混身却不知何故始終軟弱無力，咽喉劇痛中到底發出了一下短促的嗆咳聲。

這一聲使他精神大振，他立即便想呼救，但是未叫出來，葉南溪的手已捏碎了他的咽喉。

鮮血從他的嘴角湧出來，葉南溪身子半俯，嘴唇突然吮在小李的嘴角上，使勁的吮吸那些鮮血。

小李在咽喉被捏碎同時已絕命，否則也準得給葉南溪這種動作嚇死。

葉南溪吮吸着緩緩將小李的身子提起來，那樣子就像是拿起一個酒壺將壺中酒往肚裏倒一樣，看來却比別人拿酒壺還要輕鬆。

他的面上浮現出殘忍已極的表情，眼神既貪婪又像是極之享受，這時候若是有人撞進來看見，不難嚇一個胆落魂飛。

沒有人闖進來，門還是由葉南溪打開，到他將門打開的時候，神態與平時無異，一切都已經回復正常，所以很順利將侍候他的弟子一一誘進去，一一解決。

鳳棲梧曹廷為了避免那些弟子露出破綻，所以並沒有跟他們說清楚，也因為不清楚他們對葉南溪恭敬加故，神態亦一樣，沒有引起葉南溪任何懷疑，成功的將葉南溪瞞到現在。

有利却也有害，就因為他們對葉南溪一些戒心也沒有，才輕易給葉南溪誘進房間。在樓外的鳥帮弟子毫不知情，甚至一些可疑之處也沒有發現，那一圈走下來，葉南溪早已弄清楚他們的藏身所在，在誘那些弟子進去亦着實花了一些心思。

連小李在內，七個中原五義的弟子就這樣喪生在葉南溪的手下。

葉南溪吸了這七個人的鮮血是否就有能力在光化日之下闖出去？

×　×　×

曹廷一如往日，清晨默運了一遍眞氣，到處走走，便待去看看葉南溪。

他若是去了，只怕未必保得住那條命，事實葉南溪在解決小李的時候，亦已有意思只待曹廷進來，便出其不意先將之擊殺。

鳥帮弟子却就在他步向小樓那邊之際將他截下，知道燕南方面已經有消息回來，立即轉向鳳棲梧那邊奔去。

一路上，那些鳥帮弟子向着相反的方向奔來，每一個都是那麼緊張，曹廷看在眼內，心中有數，知道燕南送來這個消息，並不是好消息，脚步也就更快了。

才來到那座倒塌了一半的大堂之前，鳳棲梧亦已經趕到來了，曹廷急不及待追問究竟，鳳棲梧一面走一面說，以簡短的話將燕南等人的發現說了一遍。

曹廷雖然意料之中，但知道屬實，心頭亦不禁愴然。

鳳棲梧接道：「這消息也來得是時候，現在才天亮不久，有整整的一天，我們應該可以將那東西解決的了。」

「那東西？」曹廷苦笑了起來。

鳳棲梧知道曹廷的心情。「老前輩，葉老前輩絕無疑問早已……」

曹廷搖頭截道：「你也應該知道我不是那種老頑固，不肯接受現實的人。」

鳳棲梧點頭。「我經已吩咐各人準備，現在要做的，也只是先將留在小樓內的人撤出來。」

曹廷道：「這個簡單，反正這時候，那……那東西仍然臥在床上裝模作樣。」

「但仍須小心。」鳳棲梧目光一閃，突然道：「只怕又有事發生了。」

一個鳥帮弟子正匆匆迎着他們走來，鳳棲梧不知何故，就是有那種感覺，曹廷給他這一說，一顆心也不由懸起來。

那個弟子走到鳳棲梧身前，隨即道：「二爺，葉老前輩方才出來繞着小樓走了一匝。」

鳳棲梧急問：「跟着那裏去了？」

「他好像再要走下去，撞上小李，才轉回去。」

曹廷追問道：「他們說過什麼？」

「那倒聽不到，小李跟着他，也看不出有什麼特別。」

曹廷再追問：「小李可是跟了他進去了？」

「不錯，」那個弟子想想，接道：「那看來並沒有什麼不妥，只是我們覺得這件事總要跟二爺曹老前輩說說。」

曹廷轉顧鳳棲梧。「我曾經吩咐小李，不要太接近，萬一遇上也得找個藉口離開。」

鳳棲梧道：「小李還嫩，的確不難露出破綻來，還有那東西能够控制別人的心神，只怕小李會將知道的給他迫出來。」

曹廷不假思索，急道：「我們快去看看。」

他們本就沒有停下來，這時候脚步更加快了，曹廷一面走一面問：「在樓內的其他人可有什麼不妥？」

「沒有，裏頭也沒有什麼聲响，在下離開的時候仍然很平靜。」

「你離開的時候小李進去了多久？」曹廷再問。

「半盞茶左右。」

「小李半盞茶之久仍沒有出來？」曹廷的面色有些異樣，小李一直是一個很聽話的弟子，即使遇上的時候想不出辦法將葉南溪擺脫，有半盞茶之久應該可以了。

葉南溪若是硬留着他不許離開，那便是大有問題，曹廷心念一轉再轉，脚步展開，有如奔馬。

鳳棲梧脚步亦飛快，那個弟子跑着才勉強能够追在他們的後面。

跟着還有幾個弟子，兩個堂主，鳳棲梧一面走一面又吩咐了幾件事，那兩個堂主立即左右疾掠了出去。

到鳳棲梧曹廷來到那座小樓前面的時候，周圍已經作好準備，而且還多了好幾樣特別的設置。

鳳棲梧曹廷隨即着人進去招呼那些在樓內侍候的弟子，他們只希望仍然還來得及。

小樓周圍雖然劍拔弩張，表面看來，仍然沒有事兒的一樣。

那兩個鳥帮弟子上前才幾步，便已聽到一陣奇怪的聲响，小樓周圍的人亦聽到了。

那種聲响驟聽就像是骨骼轉動的聲音，彷彿由小樓內傳出來，但細聽之下，竟然是來自整座小樓的每一分每一寸。

也是說，這聲音完全是那座樓的本身發出來，那刹那，衆人突然有一種感覺，那座小樓受了很重的傷，正在輾轉呻吟。

兩個鳥帮弟子呆了呆，又待走前去，鳳棲梧那邊猛喝一聲：「回來！」

語聲甫落，那座小樓的牆壁已然蛛網般裂開，一塊塊瓦片開始掉下來，那兩個鳥帮弟子大吃一驚，慌忙轉身奔回來。

曹廷一旁脫口道：「小李他們……」

鳳棲梧沉聲道：「看來已經沒有救的了。」

「那東西難道這麼巧，竟然在我們要採取行動的時候發現事情已有了變化？」曹廷的語聲也沉重起來。

鳳棲梧道：「也許是小李不覺露出了破綻，引起他的懷疑，迫問出來，但可以肯定他必定有一種本能，每當危機接近就有所感覺。」

曹廷點頭道：「應該就是了，否則那天給我們殺掉了。」

說話間，那座小樓已開始倒塌，就像有幾斤火藥在裏頭爆炸一樣，不到三數，已經變成了一片瓦礫斷壁碎磚，只有三條較粗的柱子仍然豎立着。

灰塵飛揚，歷久未散，包圍着這座小樓的人不由得一個個儍了臉，鳳棲梧曹廷也沒有例外，好一會，才回復自我。

曹廷脫口問道：「這到底是什麼一回

事？」

鳳棲梧苦笑。「相信就是那東西在作怪，想不到光天化日之下，他仍然有這本領。」

曹廷這才眞正的淸醒過來。「看來我們要消滅他，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也得付出相當代價。」

鳳棲梧道：「可以肯定的是，總比夜間容易得多。」

曹廷苦笑，道：「我們也許應該跟那幾個弟子說淸楚，但那麼一來，那東西只怕早已發覺，這也是天數。」

鳳棲梧無言歎息，看着那些灰塵散落，只等那東西闖出來。

灰塵散盡，周圍一些異樣也沒有，以他們包圍的緊密，葉南溪若是現身出來，絕不會一無所覺。

總壇的外圍也沒有發出任何訊號，在行動之前，鳳棲梧已吩咐部份鳥帮弟子小心監視着上空，一有發現，立即施放烟花火炮示警。

與之同時，無數張巨網亦已準備妥當，只等那東西出現，便將之網起來。

鳳棲梧曹廷俱都不能够肯定那東西在光天化日之下是否一樣發亮，一眼便能够看出來，但絕對相信，那東西除非不出現，否則他們絕不會一無所覺。

當夜他們雖然看得不淸楚，亦能够肯定那東西的體積並不小，絕沒有可能看不見，而且那東西飛動的時候不住發出嗡嗡聲，也甚是容易辨別。

在採取行動之前，鳳棲梧也已吩咐各人保持肅靜，目的也就是在方便從聲音找到那東西的所在。

每一種可能他們都已經考慮到，只等小樓內中原五義的弟子撤退，但小樓倒塌，却是在他們意料之外。

他們不知道那東西怎樣將這座小樓弄塌，只知道那東西這樣做是掩護自己逃命，那東西對他們也非常恐懼，這當然使他們信心大增，齊都感到很興奮。

他們也實在想看看那到底是怎樣子的東西，怎能够進入人體之內。

差不多半個時辰，那東西仍然不見踪影，葉南溪也是，周圍始終一片死亡也似的靜寂，每一個人儘管焦躁，表面上仍然表現得異常沉着。

曹廷忽然道：「你看那東西會不會弄巧反拙，給磚瓦壓死了。」

鳳棲梧很明白曹廷的心情，道：「只要我們將磚瓦翻起來，不難就會有一個水落石出。」

曹廷道：「那要趕快了。」

鳳棲梧笑道：「放心，我們不會等到入夜的。」

曹廷亦自笑起來，却笑得那麼苦澀，鳳棲梧也沒有再怠慢，立即吩咐一批鳥帮弟子上前去將磚瓦挖開來，仔細搜索，其餘的在原位監視。

這又花了他們大半個時辰，倒塌下來的磚瓦等物全都給他們翻轉，逐塊小心檢查，才搬到外面的空地上。

那座小樓在磚瓦等物搬光之後，除了那三條柱子，便完全是一片平地，小李等七個人的屍體全都給找出來，一個個肌膚有如死魚肉般，傷口皮肉外翻，滴血不存，絕無疑問都是遭了葉南溪毒手，葉南溪却是不知所踪。

那些鳥帮弟子將小李等七具屍體，併排放在平地上，一個個退了下來，看着鳳棲梧曹廷。

曹廷背負雙手，忍不住繞着那片平地踱了一圈，喃喃道：「好狡猾的東西，却是不知道用什麼本領將這座小樓弄塌。」

鳳棲梧劍眉深鎖，轉過身，對身旁的一個鳥帮堂主說了幾句話，那個堂主一揮手，八個弟子跟着他奔出去。

曹廷隨問鳳棲梧：「你可看得出？」

鳳棲梧搖頭，曹廷接道：「那東西弄塌這座小樓，目的毫無疑問在引開我們的注意，好得逃走，是如何弄塌這座小樓，其實也不要緊，問題只是他如何能够避開我們的耳目。」

鳳棲梧沉吟看道：「也許他根本就不在小樓內。」

曹廷皺眉道：「我們不是已經將整座小樓包圍起來，嚴密監視？」

鳳棲梧道：「在還未確定之前我們的人難免會有些疏忽，而事實這幾天他一直都沒有露出可疑的地方。」

曹廷點頭道：「這兒沒有我那個三弟的屍體，可見得那東西仍然藏在他體內，以他的身份離開，找起來應該也不會太麻煩。」

鳳棲梧道：「這附近除了包圍着小樓的一列房子外，其他房子都已經拆掉，遍設哨站，他若是仍然以葉老前輩的身軀離開，我們的人絕無理由會毫無發現。」

曹廷目光一轉，道：「你方才就是吩咐人去問清楚？」

鳳棲梧道：「還要他們周圍搜索一遍，鳥王府外已張開巨網，除非那東西已經破體而出，否則沒有可能離開鳥王府。」

「要是破體而出，屍體必然在鳥王府內。」曹廷目光一閃。「以哨站埋伏分佈的嚴密，那東西將屍體留下來，又不爲立即發覺的地方並不多。」

鳳棲梧滿懷信心的道：「我們不會等太久的。」

「又是等候。」曹廷苦笑。

鳳棲梧搖頭。「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做些事。」

曹廷又一聲苦笑。「眼前已經是一片平地，我們還能够做些什麼？」

鳳棲梧道：「將這片平地翻開。」

曹廷詫異的望着鳳棲梧。

「要在這片平地上挖一個洞將自己藏起來，並不是一件難事。」鳳棲梧解釋。

「之前一次我們的人藏身在地洞之內，誘那東西進入，現在那東西不難出此一着，誘我們離開。」

曹廷輕歎。「我到底老了，竟然沒有考慮到這方面。」

鳳棲梧道：「晚輩也只是因爲有一種感覺。」

曹廷輕「嗯」一聲，詫異問：「什麼感覺？」

「一種要殺人的衝動，要拔刀的衝動。」鳳棲梧眼中露出了殺機。「這一年來，也不知何故，每當危機接近的時候，晚輩就會有這種感覺，刀一出鞘，更就不由自已。」

曹廷道：「所以你懷疑那東西仍然在這裏？」

鳳棲梧道：「這裏我只有一個敵人，要殺也只有那東西！」

曹廷道：「希望你這一次並不只是一種感覺。」語氣好像仍然有點兒懷疑。

鳳棲梧隨即揮手喝令：「弄掉那三條柱子，翻開這片地面。」

衆鳥帮弟子毫無異議立即採取行動，三組人爭先上前，揮動大斧，力斬在那三條柱子上。

兩條柱子應斧裂出了斧痕，另一條却竟然給砍[illegible]起來，那一組鳥帮弟子不由一怔，迎着柱子倒向的弟子慌忙走避，也就在這刹那，那條柱子所立的地面磚土飛揚，裂出了一個人形的洞穴，一個人殭屍也似直挺挺從洞穴中彈起來，雙手一翻，一雙流星鎚疾擊了出去。

兩個鳥帮弟子首當其衝，挨上一鎚，口吐鮮血，飛出丈外。

一鎚連擊二人，另一鎚却是撞向那條柱子，那條柱子給這一撞，立時橫飛開去，撞向一排鳥帮弟子。

驚呼慘叫頓起，那條柱子一連撞倒了十多人，去勢才盡，滾落地面，那十多人之中最少有四個當場喪命，兩個還被壓在柱子下。

那個人隨即轉身，雖然一身泥土，但曹廷鳳棲梧他們仍然立即認出來。

不是別人，正是葉南溪。

「老三——」曹廷脫口一聲，面色慘白。

葉南溪陰陰一笑。「老大，你好狠，竟然與別人聯手對付自己兄弟。」

曹廷怒叱道：「我三弟已死，你只是那東西。」

「什麼東西——」葉南溪反問。「你說？」

曹廷當然說不出來，鳳棲梧却道：「到底是什麼東西，我們一定很快就會明白的了。」

葉南溪獰笑。「鳳棲梧，你——好本領！」

鳳棲梧很冷靜的道：「這一次我們一樣能够將你趕出來，太陽底下，一定能够看清楚你的眞面目。」

葉南溪搖頭。「我本來就沒有隱藏自己的眞面目。」

「那你爲什麼進入別人體內？」鳳棲梧道：「爲什麼借別人身子爲非作歹？」

葉南溪道：「那只是因爲這樣我才能發揮更大的威力，也這樣才不會引起你們人類的懷疑。」

這等於說他不是人的了，那又是什麼東西？曹廷鳳棲梧相顧一眼，怔在那兒，其他人亦是面面相覷。

葉南溪目光落在曹廷面上。「我已經準備暫時將仇恨放下的了，你們爲什麼還要自找麻煩，還要來迫我？」

曹廷冷笑道：「你這在騙誰？你若是眞有此意，怎會還借我三弟的身子到這裏來？」

葉南溪道：「那是因爲這之前我還沒有聽過你那樣的一番話。」

曹廷又是一怔，不由自主問道：「那番話？什麼話？」

葉南溪道：「你忘了？不是說我胸無大志，只記私仇，不懂得利用自己超凡的能力進入朝廷，借助官府的力量，解決一切？」

曹廷心頭一凜，鳳棲梧那邊亦由心寒出來，若是如此，勢必被那東西鬧一個天翻地覆，也不知多少人要遭殃。

「幸好我們總算還來得及制止。」曹廷一抖手中紅纓槍。

鳳棲梧接道：「幸好你說了，否則我們今日未必會拚盡。」

葉南溪怔住，一會才嘟喃着道：「這些話我的確不該說的。」

曹廷大笑。「你雖然有過人的本領，腦筋可不比一般人靈活，難怪你到現在仍然不能够將我們解決。」

葉南溪勃然大怒，雙臂一緊，流星鎚提起，在半空相撞，有如响了一個大雷。

那些鳥帮子弟這時候都已退出那片平地，組成另一個嚴密的包圍網，隨將葉南溪包圍起來，大雷驟响，齊皆一呆，却並沒有退縮。

鳳棲梧接道：「他其實也不算太笨，懂得先將柱子拔起來，藏好了身子，又再將柱子插在其上，我們若是稍爲大意，不難就被他瞞過去。」

葉南溪歎了一口氣。「我也不知道倒了什麼霉頭，遇上了你這個小子。」

鳳棲梧搖頭道：「這種話該是我們說的，倒霉的也一直是我們。」

曹廷道：「可不是，這種惡運，過了今天，也應該終結的了。」

葉南溪道：「在我來說，雖然殺你與否也是一樣，已經再引不起我多大的興趣，但一件事情旣然開始了，總應該有一個結局。」

曹廷道：「你也不是那種會半途而廢的……」接着的一個「人」字到底沒有出口。

葉南溪冷冷道：「看來到現在你仍然不知爲什麼我會那麼痛恨你們五個人。」

曹廷一怔道：「這正是我們要知道的，當日在一人村，我們毀了依依，但那只是你的寄居體，你還是及時脫出，並沒有對你造成多大傷害。」

葉南溪道：「若是沒有，我要報復，絕不會浪費這許多時間，也不會到現在，仍然留在這個鬼地方。」

曹廷奇怪的望着葉南溪，鳳棲梧接問：「他們到底令你受到了什麼傷害？」

葉南溪仰首天望。「我不是有意來這地方，所以到來完全是一種意外。」

鳳棲梧忍不住又問：「你原是屬於那個地方的？」

「說出來你們也不懂。」葉南溪目光落在鳳棲梧面上又抬起，這一次看得更遠。「你們雖然比我們龐大，可是，比我們落後得實在太多，就是說上十天十夜，你們也不會明白，懂得了多少。」

鳳棲梧冷笑。「你儘管說說。」

葉南溪笑了笑，忽然問：「你們可知道太陽月亮怎麼會這樣光亮，星辰到底是什麼，風從何處來，雨從何處至？」

鳳棲梧、曹廷一怔，葉南溪又問：「還有，月亮太陽爲什麼每天都是從東方升起來，從西方落下去？」

曹廷脫口道：「你說是爲什麼？」

葉南溪道：「那其實因爲我們站着的地方是一個圓球，每天都轉動一匝。」說着以手捧着的流星鎚一轉。

「胡說八道。」曹廷冷笑。「若是圓球，我們那能夠站得穩，一轉之下，豈非全都掉到天外了。」

葉南溪道：「這只是因爲這個圓球有一種吸力。」

曹廷連連搖頭。「一派胡言，豈有此理。」

葉南溪笑了起來。「在我們來說，這是連小孩子也懂的常識，你們却仍然一竅不通。」

鳳棲梧聽到這裏，終於問：「你們到底是什麼東西？原住在那兒？」

葉南溪極目天望。「在我們的地方我們當然就是人，那地方脫離這裏，以你們的時間觀念來計算，一步步不停的走，總要走上幾萬年。」

「放屁——」曹廷冷笑。「若是如此，你現在豈非已經幾萬歲？跑幾萬年跑到這裏來，你不是瘋子就是當我們是傻瓜來騙。」

葉南溪道：「由這裏到洛陽，步行要多少天？」

曹廷道：「二十天總該到了，洛陽跟我們有何關係？」

葉南溪不答，接道：「若是騎馬，那當然快得多。」

「當然了，這麼簡單的道理，你難道完全不懂？」

葉南溪道：「除了騎馬之外，你們還有更快的方法，可以將時間縮短。」

曹廷沒有回答，鳳棲梧想想，道：「難道還有其他的東西比馬更快，又可以將我們載到去？」

葉南溪道：「你們當然沒有，那就是因爲你們的落後，若是我們，不需半個時辰便可以飛到去。」

「飛到去？」曹廷詫異道：「你們是鳥兒？是飛蟲？長着翅膀？」

鳳棲梧接道：「就是鳥兒也飛不得那麼快，鳥飛雖快，比奔馬可快不了多少，這並不難證明。」

葉南溪道：「我們有一種工具，可以載着我們飛到很遠的地方而只需要很少的時間。」一頓一歎。「這說你們也不懂，總之，我說的都是事實，我是來自很遠的地方，所以到這裏來，完全是一種意外，我們從來就沒有人願意到來這麼落後的地方。」

「落後？」曹廷忍不住又冷笑。「事實證明，我們的思想要比你靈活。」

葉南溪苦笑了一下。「這可以解釋是我們太先進，很多事情都不用太花腦筋，日久腦筋便難免變得有些遲鈍，有些退化了。」

曹廷連聲冷笑。「什麼都是你說的，思想不靈活，能夠幹出什麼來？」

「什麼我們都已看出來了，要什麼都有，那還用再費心思？」葉南溪看看曹廷，搖頭。「年紀老的人總是特別固執，很難接受新奇的事實。」

曹廷道：「我要看的正是事實。」

葉南溪道：「你看到的還不足夠？」

曹廷道：「我能夠看到什麼，好像你這種妖物還要在妖言惑衆。」

葉南溪大笑，轉顧鳳棲梧。「姓鳳的，你怎樣說話？」

鳳棲梧道：「你說的我都不大懂，又能夠說什麼？」

葉南溪看着鳳棲梧，笑容一斂，長歎一聲。「你雖然可惡，無論如何總是一個老實人。」

鳳棲梧接道：「話說回來，你是因爲一種意外，落在我們居住的地方，在一人村？」

葉南溪道：「還要遠，下落的時候我乘坐的東西撞毀了，而且發生了爆炸，倉卒間，我只能及時帶走了一具接收拍發消息的東西——」

鳳棲梧曹廷怔怔的望着葉南溪，又聽不懂了，葉南溪搖頭道：「我說那是東西，是不想作太多解釋，若是我直接告訴你們那具東西的名字，我就是要解釋也未必解釋得來。」

鳳棲梧道：「那是因爲我們太落後，你縱然能夠解釋我們也不懂。」

「就是這意思。」葉南溪仰首向天。「若是我知道會變成這田地，也許我帶走的是一些武器，那最低限度，事情也不會弄到這麼糟。」

曹廷道：「那又是什麼武器，是不是可以很迅速的結果我們？」

葉南溪道：「其中的一樣，是可以射出一道道亮光，可以將你們射成灰燼。」

曹廷想笑沒有笑出來，葉南溪接道：「我所以只帶走那東西，當然是因爲我希望我的同類能夠收到我的訊息，趕快將我救回去，可是却不愼撞壞了其中一部份，必須修理才能夠再使用。」

一頓葉南溪長歎一聲才道：「損壞的部份當然也必須替換，所以我才到了一人村。」

鳳棲梧淡然道：「旣然說我們落後，一人村又怎會有你需要的東西？」

葉南溪道：「我所以到一人村，只是爲了進中原。」

鳳棲梧道：「我可想不出其中有什麼不同？」

葉南溪道：「不久之前，我們已經有人來過這兒，而且帶來了一樣東西，送給了一個姓沈的人，好像就叫做沈萬山。」

鳳棲梧一怔。「沈萬山？」

葉南溪道：「你們應該聽過這個人，因爲他有一樣東西……」

鳳棲梧脫口道：「聚寶盆？」

葉南溪笑起來。「不錯，有了那個聚寶盆他一夜變成鉅富，而且富甲天下。」

鳳棲梧道：「我以爲那只是傳說。」

葉南溪道：「除了聚寶盆之外，你們能夠解釋他的財富來源？」

曹廷冷笑道：「天下又怎會有那樣的盆子，將一樣東西掉下去，立即就能夠變出更多同樣的東西來。」

葉南溪道：「那其實不是一個盆子，乃是一個結構非常複雜，絕不是你們的學識所能夠理解的東西。」

曹廷道：「你只管說出來。」

葉南溪道：「那樣東西在這兒雖然是寶物，在我們那兒却是非常普通的一樣東西，嚴格說來，應該說是一樣機器，複製機器。」

鳳棲梧曹廷怔怔的望着葉南溪，那些話在他們聽來無疑是非常新奇。

「只要在太陽底下，那樣東西就能夠利用太陽的能力將周圍相同的物質組合起來，組合成與放在盆內的東西一模一樣的東西。」葉南溪解釋得非常吃力，雖然是希望能夠以最簡單而又是鳳棲梧他們能夠明白的說話來解釋這件事實。

鳳棲梧一面聽一面又似有些明白，點點頭，曹廷却道：「我始終以爲聚寶盆由頭至尾都是一個騙局，你可知道，沈萬山曾經被皇帝召進殿內，叫他依樣畫葫蘆將東西變出來，可是沈萬山却變不出……」

「這還不簡單，話已說在前頭，那東西必須在太陽底下，吸收太陽光才能夠發揮作用，殿內沒有陽光如何變得出來？」

「這也是——」鳳棲梧頷首。「皇帝當然不會讓他有機會解釋，一句欺君，只怕他的一雙脚已經駭軟了，只有眼巴巴看着宮中的人將那個聚寶盆摔碎。」

「雖然碎了，不能夠再起複製的作用，但並沒有完全損壞，我所需要的只是其中極少的部份。」葉南溪一頓一聲歎息。「我們那個同類在將聚寶盆送給沈萬山之後，在中原還逗留了一段時間，看見那麼普通的一件東西竟變成了這兒的寶物，令得那麼多人爲之幾乎瘋狂，也實在很快樂，這件事也成了我們那兒的一個笑話。」

鳳棲梧看看曹廷，又看看那些鳥帮弟子，不由苦笑，若是那樣的一樣東西落在他們手上，他的情形絕無疑問也會相同。

葉南溪接道：「他回去的時候，聚寶盆仍然沒有被摔碎，我也相信姓沈的一定會好好的保持這件寶物。」

鳳棲梧道：「這是你要到中原的主要原因？」

葉南溪點頭道：「當時我知道不會有人聽得懂我的話，除非我進入人體內，利用人說話的結構，才能夠將自己的意思說出來，才能夠打聽得到中原沈家所在，那大概是我乘坐的飛行工具爆炸時發出的亮光，驚動了附近打獵的一個部落的公主，以爲是神蹟抑或什麼寶物出現，飛騎奔來一看究竟，不愼墮馬，傷了皮膚，我便乘機進入了他體內。」

曹廷脫口道：「那就是依依？」

葉南溪點頭。「我占據了他的思想，知道一人村是往中原必經之路，所以便到了一人村，駐在那兒的人却是不知道怎樣往中原，到後來，千里獨行來了，我原是準備依賴他，及至知道他因爲姦殺了你們的弟子，被你們追到來，知道他很難安全回去，也省得麻煩，索性就將他殺掉，安心在那兒等你們到來。」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曹廷的面色有些不自然，當然又是想起了那一夜的流漘，以及吃人肉的那一份恐怖。

葉南溪接道：「我已經很小心的了，但仍然被你們找到了那些屍體，當時我是有意坦白跟你們說明白，希望你們能够帮忙我解決那件事，你們却因爲吃了人肉，全都變得很憤怒。」

曹廷道：「我們看見亮光的時候，你已經從依依的身上逃了出來。」

「那只是我的一個寄居體，毀了可以找過另一個，但，該死的，你們在動手的時候，兵器砸着了我要修理的通訊東西，碎成了一片片，不能再用。」

曹廷怔了怔，葉南溪咬牙切齒的道：「我所有的希望都在那裏的了，那東西一毀，我便再無法聯絡自己的同類，即使得到了那個聚寶盆，也沒有用的了。」

語聲未已，他的一雙眼睛已經紅起來，紅得非常突然，就像是突然落下了一重血紅色的薄紗。

曹廷不由自主倒退了一步，鳳棲梧沉吟着道：「你就是因此恨上他們？」

葉南溪眼睛更紅。「若不是他們，我怎會回不去，你當然不知道我對自己家鄉的懷念，那兒有我的親人、朋友，在這兒，我甚至不能以自己的本來面目出現，而且對着的都是你們這種笨蛋，有時我發覺自己簡直要瘋了。」

鳳棲梧道：「你的所爲的確與瘋子無異。」

葉南溪道：「當時我便已發誓，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他們報仇。」

鳳棲梧道：「這換轉是我，也會這樣，無可非議，但你找他們就是了，用不着傷害這麼多人，那些人與你可是毫無仇怨的。」

葉南溪笑道：「你是說我到處吸血殺人？」

鳳棲梧接問：「莫非你需要人血來維持自己的生命？」

葉南溪道：「不錯，只有從人血中我才能得到自己需要的營養。」

「其實不一定是人血。」鳳棲梧冷笑。「你不是有時也吸吃一些牛馬的血？」

「但事實人血最好。」葉南溪笑笑。

「這只是爲了生存，當然也無可厚非。」

鳳棲梧目光一寒。「換句話，你就是殺了中原五義，報了仇，也還是要繼續殺人，一直到你能够回去爲止。」

「這是無可避免的事。」葉南溪只是笑。

鳳棲梧冷笑道：「這你說，我們應該如何？」

葉南溪道：「這當然只有除掉我一個辦法。」

鳳棲梧道：「除了這個辦法，我也想不出還有其他辦法了。」

葉南溪接道：「你們不是也已經進行得很好？」

鳳棲梧點頭。「現在我們要做的，也只是將你從葉老前輩的體內趕出來，這應該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

葉南溪道：「要知道的，你們都已經知道了，還等什麼？」

鳳棲梧道：「由現在到日落，雖然還有好幾個時辰，但事情能够早一些解決，總是好的。」

曹廷纓槍抬起來，槍尖指着葉南溪。「我們之間的仇恨今天也應該有一個了斷的了。」

葉南溪大笑。「這你們可得小心，這一次若是再給我走脫，你們便再沒有機會的了。」雙手接一提，流星鎚揚起又落下，輕如無物。

鳳棲梧長刀即時出鞘，陽光下閃起一道耀目的光虹，正好反射在葉南溪面上。

葉南溪目光一閃，突然凝結在刀鋒上，好像發現了什麼特別的東西。

鳳棲梧沒有在意，接道：「你旣然準備繼續爲害人間，我們今天就是拚了命，也要將你留下來。」

葉南溪眼睛瞇成一綫，却問道：「你這柄刀是從那兒得來的？」

鳳棲梧目光一垂，接問：「這柄刀有何不妥？」

葉南溪道：「若是我沒有看錯，這柄刀所用的金屬絕不是你們現在的技術所能够煉成。」

鳳棲梧冷笑。「你意思是說，這柄刀所用的金屬有可能是來自你們那兒？」

「大有可能！」葉南溪喃喃地道：「這些年事，連我在內，我們就只有兩個到這兒，難道你這柄刀竟就是以那個聚寶盆的碎片冶成？」

鳳棲梧心中一動，道：「這柄刀的確是出自京城的一個名匠之手，至於他那兒得來的材料，只有他才知道了。」

葉南溪接問道：「圓柄刀是不是比一般的要鋒利、堅靱，幾接近無堅不摧？」

鳳棲梧點頭。「古時所謂寶刀，我看亦不外如是。」

葉南溪歎息。「難怪你有那種感覺，肯定我仍然藏在附近。」

鳳棲梧詫異地問道：「這又是什麼原因？」

葉南溪道：「那個聚寶盆是一樣頗爲複雜的機器，部份機件必須在極猛烈的爐火中才能够熔化，那絕非這兒的爐火所能够做得到，那種機件與我隨身携帶某些機件能够發生感應，也由於刀身震動，令你生出了一種特殊的感覺。」

鳳棲梧不由點頭，動念之間突又笑起來。「這些話你原是不該說出來的。」

葉南溪怔在那裏，鳳棲梧接道：「那即使你今日逃得了，一刀在手，我們並不難追上去。」

葉南溪呆望着鳳棲梧，歎息道：「我還是不要再說下去了，否則，只怕死無葬身之地。」

鳳棲梧指一彈刀鋒，龍吟聲中又道：「難怪這柄刀鑄得這樣怪，那個刀匠相信亦是迫不得已。」

葉南溪沒有作聲，鳳棲梧接道：「別的刀也許未必能够傷害你，這柄刀——」他雖然沒有說下去，言下之意，已經非常明白。

曹廷那邊大笑。「這還等什麼？」身形一動，纓槍一探，迎面向葉南溪刺去。

鳳棲梧一見曹廷出手，彎刀亦展，一道光虹疾射向葉南溪。

這一槍一刀顯而易見，未盡全力，目的不外在一試葉南溪的能耐。

光天化日之下，那東西能不能利用葉南溪發揮驚人的威力，就像在夜間那樣？這正是他們需要知道的。

葉長溪看着他們撲來，手中一雙流星搥暴喝聲中雙雙擊出，迎向攻來的一槍一刀。

流星鎚有多少斤兩，曹廷當然清楚，一看來勢便已知道與本來的葉南溪施展出來不遑多讓，他的槍沒有硬接，身形一偏，纓槍往鎚上一貼一轉，再一揮，將那個流星鎚揮得疾蕩而回。

鳳棲梧也沒有硬接，一式「鐵板橋」，流星鎚從頭上飛過，刀亦是往鎚上一貼，滾身欺前。

葉南溪暴退，雙鎚亦急收，突然相撞在一起，「轟」的一聲，雙鎚再分，正好擋住了鳳棲梧二人的來勢。

他接一聲暴退，雙鎚迴環，飛舞起來，只舞得風聲呼嘯，潑水不進。

鳳棲梧曹廷沒有硬闖，繞着葉南溪疾轉，尋隙抵暇，只等機會。

葉南溪雙鎚揮舞幾匝，力道已開始弱下來，突然又一急，也就在這下，他雙手突然一鬆，兩個流星鎚曳着鐵鍊子激飛了出去。

他身形同時暴長，探手抓住了那條鍊子，那身子就像是流星鎚也似隨着飛出的雙鎚，疾飛了出去。

這正在鳳棲梧曹廷二人之間，在雙鎚脫手同時，他亦已算準了二人一定來不及阻截。

雙鎚一飛七丈，正向第一排鳥帮弟子落下，那些鳥帮弟子同時雙手疾揚，抛出了老大一張巨網，迎向飛來的一人雙鎚。

葉南溪看在眼內，雙手一鬆，鎚撞入網中，他即在網外落下，三柄長刀隨即向他砍來，每一刀都劈得很用力，也劈得很準。

葉南溪悶哼一聲，及時一個翻滾，從刀上滾過，手一探，一拳痛擊在一個鳥帮弟子的面上，只一拳便將那個弟子的面骨擊碎，將他擊飛出去。

在那個弟子飛出同時，他已然旋身抓住了另一個弟子的手臂，將那個弟子手中的刀反砍在撲來一個弟子的面上，接一肘撞飛那個執刀弟子，同時奪刀在手。

鳳棲梧彎刀迅速砍至，葉南溪連擋三刀，手中刀已經被鳳棲梧彎刀斬開了三個缺口，再擋一刀，齊中兩斷，騰身急退。

一排長刀已然從後面擺開，擋住了葉南溪的退路，葉南溪大吼，雙拳擊出，迎向來刀，但雙拳還未碰上刀鋒，他的身子已倒下，正好閃過鳳棲梧彎刀一擊，身形接一滾，撲向一個揮刀弟子的下盤。

那個弟子驚呼未絕，雙腳已然給葉南溪雙手一把抓住，葉南溪接將那個弟子掄動，左右七個弟子立時給撞飛，鳳棲梧亦被迫倒退，曹廷一旁掠來，纓槍蓄勢待發，亦發不了出去。

那個弟子給掄得昏頭昏腦，但亦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突然反手一刀砍上自己的腦袋，立時鮮血激濺。

其他弟子看在眼內，眼都紅了，大吼聲中，一齊向葉南溪撲去，葉南溪以屍體作兵器，前遮後擋，幾個照面，已只剩下一條脚握在他手中，十多柄利刀接又四方八面向他砍來。

葉南溪斷脚迎接了兩柄利刀，身形接從當中穿過，棄丟斷脚，雙拳齊出，一擊在面頰，一擊在身上，那兩個弟子左右飛去，葉南溪如飛掠過。

鳳棲梧隨後揮刀襲來，接連九刀，一刀比一刀凌厲，葉南溪耳聽風聲，身形接連幾個虎撲，總算將那九刀避開。

鳳棲梧暴喝聲中，接一刀削出，這一刀橫削，雷霆萬鈞，全力施爲，刀風激起了漫天塵土，葉南溪的衣衫亦被激得疾揚起來。

他雖然沒有回頭，亦知道這一刀的厲害，雙脚往地上一蹴，已慢的身形猛又一快，一下射出了三丈，然後他突然發覺落在一片空地當中。

那附近的十多個鳥帮弟子在他身形落下同時，突然四面八方躍開。

葉南溪一看這情形，已知道這片空地有問題，心念方轉，脚下已然一軟。

方圓數丈的地面赫然已挖了老大一個陷阱，用幾塊木板蓆子舖着，再在上洒上泥土，在那些鳥帮弟子躍開同時，那些木板亦被繩子拉飛了出去。

那些繩子亦是埋在泥土中，不容易發現。

陷阱下佈滿了一張張巨網，葉南溪才落在巨網上，又好幾張巨網從陷阱旁邊的鳥帮弟子手上飛出來，當頭向葉南溪罩下去。

網緣結滿了倒鈎，一落下便使陷阱裏的繩網勾結在一起，葉南溪立時被裹在繩網中。

鳳棲梧曹廷與那些鳥帮弟子連隨四方八面包圍上來，暴喝聲中，箭弩長矛飛蝗般向繩網中的葉南溪射去。

葉南溪怪叫，雙手抓着繩網亂搖，那些箭弩長茅紛紛被繩網震飛。

鳳棲梧彎刀一揮，立即一聲：「上—」當先往繩網躍下，攀着繩網向葉南溪那邊迫近，曹廷纓槍洴舉，亦躍了下來。

百二十個鳥帮弟子同時躍下繩網，亦蜘蛛也似紛紛向葉南溪接近。

葉南溪雙手搖動得更急，那些鳥帮弟子却將兵器咬在口中，雙手交替，繼續迫近，繩網雖然震盪得很厲害，並未能使他們彈出去或掉下來。

葉南溪一再用力搖撼，對那些鳥帮弟子都毫無影响，不由停下來，那些鳥帮弟子隨即發出了一陣陣吶喊，繼續迫近去。

葉南溪呆望着他們越來越接近，神色不住的變化，由驚訝而憤怒，由憤怒而猙獰，再而變得迷惑，抓着繩網的一雙手青筋畢露。

繩網一停止晃動，曹廷的身形便一快，一拔而起，連人帶槍同當中撲落，一槍接插了下去。

葉南溪雙手一揚，繩網絞住了來槍，雙手接抓在槍桿上，曹廷只覺得一股大力迫來，竟然被葉南溪將手中纓槍奪去。

葉南溪反手再將纓槍刺出，但纓槍被過長，被繩網所阻，竟然施展不開，他怪叫一聲，雙手將槍桿往膝上一撞，拍的槍桿一斷爲二。

曹廷不等他將短槍刺到，身形已然躍開，探手將從另一個鳥帮弟子的手中將另一支纓槍接過，反撲而回。

鳳棲梧刀已削到，刀光一閃，將從網眼刺出的纓槍削斷，接將一道繩網削開。

與之同時，一張奇大的繩網已然在陷阱之上約莫一丈高處張開來。

那張繩網的網眼非常小，而且佈滿了鋒利的倒鈎，周圍都用木柱支撐着，那些鳥帮弟子，一面將木柱用鐵鎚敲進泥土裏，一面將另一張繩網拉上，覆在那一張繩網之上，隨即又拿來第三張。

無數連弩隨即從繩網的網眼中伸進來，那些連弩若是一齊發射，絕無疑問可以交織成一道嚴密的箭網。

鳳棲梧彷彿算準了這些佈置所需要的時間，在連弩準備好同時，割開了第五道繩網，一刀削向網中的葉南溪。

曹廷的纓槍緊接刺至，葉南溪雙手抓着的那兩截槍桿及時揮出，左截住了曹廷的槍勢，右迎向鳳棲梧來刀，在鳳棲梧一刀再將那截槍桿削爲兩截同時他已然從刀下滾出來。

那些鳥帮弟子的兵器立即排山倒海般勇至，葉南溪一脚踏上一柄刀的刀背，借刀拔起身子從衆人頭上翻過。

鳳棲梧即時一聲怪叫，衆人應聲同時伏倒，網眼中探出來的連弩也同時發射。

箭如飛蝗，交織成一道閃亮的箭網，一齊網向半空中的葉南溪。

鳳棲梧那一聲怪叫竟然是暗號，衆人也早已有默契，這即是在葉南溪意料之外，那刹那雙睛更紅，口裏發出了一聲恐怖已極的尖叫聲。

他的身子也就在尖叫聲中被射成刺蝟，一股股血柱從傷口激射出來。

伏倒的衆人旋即躍起，四面八方向葉南溪殺奔前去。

葉南溪身形已落下，標槍也似，直立地上，血仍然激濺，衣衫迅速被鮮血染紅，一灘鮮血接從他的脚下流竄出去，他本來血紅的雙睛這時候反而變得死魚眼一樣，非獨沒有血色，而且了無生氣。

就在衆人快要撲到他身上的時候，他的身子在一下閃光中碎裂，曳着血雨一片片四射開去。

衆人已經有過一次經驗，首當其衝的仍然被射得一身血漿，惟一與婷婷碎裂的那天晚上不同就是，他們沒有被閃光耀得睜眼不開。

這當然是因爲陽光下那閃光沒有在黑夜中的强烈，而他們的眼睛亦已習慣了陽光。

然後他們又聽到了那一陣「營營」的聲响，這聲响與那天晚上聽到的並無不同，不由一齊循聲望去。

他們終於看清楚那東西。

絕無疑問，那東西仍然裹在紅光中，那紅光在陽光下却已淡薄如紗，對於他們的眼睛並無多大影响，然後他們都怔在那裏。

他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那麼怪的東西，在那刹那，腦海出現一片空白。

那東西驟看來有些像蒼蠅，也有些像蜻蜓，只不過少了一條長尾巴，但若說像蜜蜂亦無不可，半插着四片兩大兩小，橢圓形的翅膀，那雙翅膀已接近透明，拍動的時候只是四個光環，現身就像由大小不同的無數片發亮的金屬片鑲嵌而成，陽光下閃閃生光。

在那東西的頭部兩側，有一對成半圓突出來的眼睛，這雙眼睛倒像蒼蠅的一樣，閃動着無數光點，腹下則長着蜘蛛也似的長脚。

那東西飛得並不快，直往上飛去，飛向那之上張開的繩網。

經過那天晚上的失敗，鳳棲梧他們巳經作好準備，那些繩網的網眼結得很小，那東西雖然掌握住這機會，並未能穿網而出，身子往網上一撞，倒退了回來，再次飛撞過去，混身同時亮起來。

鳳棲梧即時拔起身子，那東西尚未撞在網上，刀巳經砍至，正砍向當中。

那東西立即斜飛了出去，口中同時响起了一陣怪異的聲响，彷彿在咒罵着鳳棲梧。

曹廷亦掠來，纓槍暴長，疾刺向那東西，那東西咒罵不停，從槍鋒飛過，再斜飛出去。

網中的鳥帮弟子緊接衝殺上前，兵器齊展，砍向那東西。

陽光下兵器閃亮奪目，交織成一張發亮的巨網，向那東西罩過去，那東西雙翅震動得更急激，飛網在光網中，却沒有被網着。

鳳棲梧曹廷如飛掠來，却為那些弟子所阻，兩人不約而同，不向前進，反而倒退，盯穩了那東西。

衆弟子繼續揮刀亂砍，那東西飛舞更急，也越飛越低，營營聲大作。

鳳棲梧本來看得清楚，那東西低飛，視綫便被那些弟子隔斷。

曹廷心念一動，突然叫道：「各人別動——」

語聲未落，那些弟子巳然叫起來，營營聲同時消失。

鳳棲梧一怔，冷笑道：「好狡猾的東西，竟然要藏在人羣之中。」

那些弟子同時滴溜溜的轉動起來，那麼多人，那剎那竟然沒有一個知道那東西飛去了什麼地方。

一個弟子忍不住檢視自己的衣服，其餘的紛紛效法，亂成一堆。

曹廷大喝道：「別亂動，一個個的來，看清楚那東西是否藏在自己身上。」

那些鳥帮弟子都受過嚴格訓練，立時兩個一組的退開，相互檢視，由上至下，小心的檢視一遍，一面小心是否有什麼從身上移動，到完全確定沒有問題，才一旁退下。

曹廷鳳棲梧盯穩了他們，但一直都沒有任何發現。

退到了最後，場中除了兩個鳥帮弟子之外，就只是那些屍體。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這兩個弟子身上，可是這兩個弟子隨即亦退開。

那些弟子在退開後，便組成了一個包圍圈，在包圍圈中現在便只有那些屍體。

鳳棲梧曹廷相顧一眼，雖然沒有說話，那一眼巳等如告訴對方那東西可能藏在屍體之內。兩人隨即踏前一步，但立即傳下，他們都沒有忘記那東西能够進入人體內，而從這之前發生的事情來推測，都是由傷口進入。

地上的屍體全都有傷口，那東西果眞如此藏起來，要肯定藏進那一具屍體之內，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難道將那些屍體全都一一斬碎？

鳳棲梧不由看了那些鳥帮弟子一眼，那些弟子顯然都明白是什麼回事，以堅毅的目光望着鳳棲梧，一切顯然都交回鳳棲梧作主。

鳳棲梧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將這些屍體都燒了。」語聲一頓反手將上身衣衫脫下，「獵」地抛到那些屍體上。

那些弟子亦紛紛將衣衫脫下抛去，不過片刻，屍體巳都給衣衫蓋着，鳳棲梧隨即拿一個火摺子剔着向那邊抛去。

曹廷將纓槍往地上一插，亦將衣衫脫下，而且以火摺子燃着了，才抛到那些衣衫上。

衣衫本來是易燃之物，很快便熊熊燃燒起來，白烟迷漫。

風吹過，烟湧向當風的弟子面上，幾個忍不住嗆咳起來，也有被燻出眼淚，但他們都沒有理會，仍然直立在那裏。

火勢更大，肌肉鬚髮齊在火中燃燒，發出的異臭、血腥味越來越强烈。

衣服下仍然沒有異樣，可是鳳棲梧曹廷都沒有因此而鬆懈。

那些弟子也沒有，監視着那堆火焰。

這當然也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別的事可做，這巳是他們目前惟一希望。

火焰繼續在燃燒，除了異臭之外，還多了一陣陣異响，却沒有他們希望聽到的那種「營營」聲。

烟更濃，當風處的弟子眼淚直冒，但仍然苦撑，他們雖然看得不清楚，但聽覺不受影响，也準備只要一聽到「營營」響聲便揮動兵器循聲擊去。

鳳棲梧曹廷以及其他弟子雖然不受濃烟影响，亦巳被烈火迫出了一顆顆豆大的汗珠。

驀地火焰突然冒起來，冒高了數尺。

所有人的目光不由一緊，一具燃燒着的屍體也就在這時候從地上彈起來。

曹廷看得眞切，第一個發動，連人帶槍疾撲前去，纓槍「奪」地插入了那具屍體的胸膛，從後心穿出。

鮮血亦標出，洒落在火焰上，滋滋的幾聲，化為血烟飛逈。

那具屍體也立即有了反應，順着槍桿疾向曹廷撲來。

屍體被火焰包着，這一撞，更有如一團火球，曹廷脫口一聲，急忙棄槍。

屍體從槍桿脫出，撲落在地上，繼續燃燒，幾個鳥帮弟子迅速撲上亂刀斬下。

曹廷那邊閃身一躍三尺，探手便要從旁邊一個鳥帮弟子手中接另一支纓槍，也就在這下子那個鳥帮弟子面色突然一變。

曹廷一手巳抓住槍桿，看在眼內，急問一聲：「什麼事？」

那個鳥帮弟子尚未回答，曹廷巳感覺頸後一陣刺痛，然後他看見幾個鳥帮弟子向自己這邊撲來。

他當然看不見，在他伸手接槍同時，在那具屍體彈起來的位置，紅光一閃，那東西疾射而出，射向他的頸後，那個給他纓槍的弟子就是因為看見那東西襲來才變了面色。

那東西赫然並不是藏在屍體內，乃藏在屍體的下面，大概也知道藏不了下去，不得不飛出來，却是先將上面的屍體推飛，引開衆人的注意。

可是除了那個侍候纓槍的弟子之外，看見那東西飛出的還有好些人，却沒有一個能够來得及阻止。

鳳棲梧也來不及，他也是被那具屍體

引開了視綫，也巳經向那具屍體撲來，但仍然發現那東西猛襲向曹廷。

那東西看來與方才並沒有什麼不同，只是前端彷彿更亮。

曹廷的頸後那剎那射出了一股鮮血，與之同時，那東西亦開始了一種奇怪的變化，腹前的一對鈎爪扣住了曹廷的頸骨，橢圓的身子開始變長變扁，變成一條扁長的鐵片也似的東西，抖動着彷彿要鑽入曹廷的體內。

曹廷怪叫一聲，反手抓住了那東西，疾擲了出去，他的五根手指同時被擲掉，那東西竟然像利劍一樣，在他抓下同時，割斷了他的五指。

曹廷却竟似一些感覺也沒有，半身一轉，目光一落，看見了那五根掉下來的手指，面色才突然一白，抬起手來，也彷佛這才感到疼痛。

他沒有呆在那裏，身形拔起，連人帶槍疾向那東西撲去。

那東西在快要觸及地面的那剎那巳經回復原狀，又飛了起來。

鳥帮弟子揮動兵器，疾轉向那東西，鳳棲梧一刀飛來，搶在衆人之前。

那東西一轉飛開，又飛撲曹廷，曹廷接連十三槍，槍槍俱落空，反而迫開了前來的人，那東西從槍影中飛進，直撲曹廷的面門。

曹廷伸手一擋，擋了一個空，那東西巳飛到了他腦後，一陣劇痛又傳來。

曹廷左手一探，觸到了那東西，但五指巳斷，根本抓不住，那東西迅速鑽進了他的體內。

向他撲來的人齊皆變色，鳳棲梧刀雖然快，但刀刺至的時候，那東西的末端亦巳進入了曹廷的體內一閃不見。

下一刀本該就砍向曹廷，鳳棲梧却如何下得了手。

曹廷即時怪叫一聲：「殺我——」也不等衆人有反應，反手一槍刺進自己的咽喉內！

鮮血怒激，與之同時，曹廷的神智巳完全麻木，他的槍若是刺得稍遲半分，他的神智便會被那東西控制，整個身子便會被那東西利用作殺人的工具。

現在他巳經是一個死人。

鳳棲梧眼也紅了，大喝一聲，一刀自右角斬下，斜斜將曹廷斬為兩爿。

血雨飛激中，那東西從曹廷的右半邊身子飛出來，飛向頭上的繩網，雙爪一扣繩子，身形又起變化。

鳳棲梧的刀即時砍至，那東西一彈而開，及時避過鳳棲梧這一刀，鳳棲梧緊追不捨，一刀急一刀，追殺那東西，一面大喝道：「各人散開。」

那些鳥帮弟子這時候亦知道聚在一起反而有助那東西，應聲散開。

鳳棲梧的刀勢隨即展開，刀光盤旋，幾次要將那東西圈進刀光內，都被那東西及時飛開。

那東西本來可以飛得更高，可是上面却罩着繩網，鳳棲梧當然也不會給那東西有割斷繩網的時間，他的刀法簡直巳出神入化，一刀看似隨便削出，但巳經算準了距離，只削那東西，絕不會削斷繩網。

繩網下能够飛翔的空間也不多，那東西在鳳棲梧長刀的追擊下，當眞是險象環生。

那東西也幾次要繞到鳳棲梧身後，可是鳳棲梧身形轉動，其快無比，完全不給那東西有可乘之機。

火仍然在燒着，烟更濃，但風也急勁，在相反的方向完全不受影响。

那東西終於向濃烟去處撲去，似乎想到可以利用濃烟的掩護離開。

鳥帮弟子却巳經作好準備，未等撲近，兵器巳然亂斬而下。

那東西刀光中飛進，仍然撲進濃烟中，「營營」聲突然消失，一個鳥帮弟子跟從濃烟中撲出來，高擧雙手，怪叫道：「給我抓住了！」

他雙手十指互扣，鮮血從指縫中不停冒出來，一撲倒地，雙手力撞在地面上，一面又大叫：「砍我的手，快——」

鳳棲梧巳然掠至，一咬牙，一刀向那個弟子的雙手砍下。

與之同時，那弟子雙手十指盡斷，那東西疾飛而出，與刀鋒相距只不過半分，激烈的刀風將之震得連翻了幾個觔斗，但仍然高飛，鳳棲梧一刀緊接削出，一刀削開了那東西左邊的一角翅膀，却也削開了罩着的繩網，那東西立即飛了出去，却巳經有些不穩定。

鳳棲梧一眼瞥見，刀再揮，繩網裂開，人刀隨即從中飛出，往繩網上一點，凌空拔起了兩丈，竟搭在那東西之上，接揮刀斬下。

那東西若是雙翅無損，絕不難快過這一刀，左翅巳被削去一角，非獨影响了那東西的平衡，也影響了那東西的速度。

刀鋒未到，那東西巳被震的往下飛墮，但隨即一旁飛去。

幾個鳥帮弟子或伸手，或揮刀，都抓不住，斬不到，那東西迂迴飛舞，終於又高飛，也就在這時候，一條人影天馬行空般掠至，雙手一撲將那東西撲一個正着。

是燕南，他巳經趕到來，在網外觀戰，亦蓄勢待發，所以這一撲如此準確。

那剎那在他的感覺就像是捧着一團烈火，一陣灼熱，接一陣刺痛。

他的身形迅速落下，雙掌在接近地面的那剎那一開，將那東西力拍在地面上。

一陣尖銳巳極的怪聲從他的掌下响起來，刺痛的感覺更强烈，他隨即亦感覺那東西又跳動起來，脫口大呼道：「砍我的手掌！」

語聲未落，鳳棲梧巳落在他身旁，猛然一咬牙，一刀往燕南的左掌插落！

刀穿透燕南的掌背，彷彿刺進了什麼東西內，鳳棲梧那剎那完全肯定絕不是刺進泥土內。

又一陣尖銳巳極的怪聲從燕南掌下傳出來，燕南雖然被利刀穿掌，反而露出了笑容。

這笑容一閃即逝，他的面色突然一變，奮力將手掌提起來，刀鋒從他的掌上穿過，鮮血激濺，他與鳳棲梧都看得很清楚，那東西一端釘在刀上，一端即變成狹長的一條，正在往他的掌心竄進，他這樣把掌一提，竟然未能够將之擺脫。

鳳棲梧目光一轉，探手將旁邊一個弟子腰上的匕首取過，一穿一壓，終於將那

東西從燕南的掌中拉出來。

那巳是三尺長短的一條，鮮血淋漓，毒蛇般在地上翻騰，說有多怪便有多怪，不住的發出怪聲，令人聽來很不舒服，甚至有吐的感覺。

那東西翻騰着又貼上刀身，向燕南穿在刀鋒上的左掌遊竄上來。

鳳棲梧的七首迅速斬在那東西之上，但竟然不能將之傷害，也不能够阻截那東西遊竄的勢子。

那東西緊貼着刀身，一絲空隙也沒有鳳棲梧待將七首插進去將之挑開也不成。

燕南當機立斷，左掌迎着刀鋒一拖，刀鋒從他左掌食中二指之中劏出，他的左掌也這才脫出來。

鳳棲梧的七首立即搶得那空隙，貼着刀身疾劏了下去。

那東西迎着七首，終於被劏離了刀身，鳳棲梧立即拔刀，力斬而下，在那東西還未恢復原形之前，將之斬成七截。

那柄刀的鋒利，果然是與一般兵器不同。

那東西的六截稍爲掙扎便寂然不動，首端的一截却仍然發着怪聲貼着地面往前遊竄，鳳棲梧看準了一刀當中插下。

這一刀從那東西兩眼中穿過，齊中將那東西分成了兩爿。

一聲尖叫，歸於靜寂，鳳棲梧拔刀，高舉，巳準備再劈下但經巳沒有這需要。

所有人都圍了上來，也都是怔在那裏，那種表情，就像是白痴般。

也不知過了多久，那東西曝晒在太陽下的屍身突然燃燒起來，燃燒得很快，發出來的聲音也很刺耳刺鼻。

所有人突然一下歡呼起來，有些甚至手舞足蹈，竟像是瘋子一般，鳳棲梧燕南也沒有例外。

只有身歷其境的人才能够明白他們的心情，這些日子來，他們活在恐怖中，惡夢中。

到現在惡夢終於醒了。

× × ×

黃昏。

燕南一騎走出了鳥帮總壇、猶帶着酒香，送他出來的，是鳳棲梧，兩個人彷彿都有很多心事。

燕南忽然道：「我知道你正在想些什麼。」

鳳棲梧一笑，道：「你也是想着同樣的問題？」

燕南頷首。「我絕不懷疑那東西犳話，雖然他說的，有很多我都不懂。」

鳳棲梧道：「那也許正如他說的，是因爲我們的落後。」

燕南歎息道：「連每日所看到的如太陽月亮，我們都知道得那麼少，的確是落後。」

鳳棲梧忽然一笑，說道：「天下雖大，懂那些犳人就是有，這個人只怕也是有問題。」

燕南不由機伶伶打了個寒噤。

鳳棲梧笑接道：「我們也不必放在心上，人總是進步的，我們的子孫，後代：總有明白的一天。」

燕南終於展開了笑臉，一點頭，大笑中放馬疾奔，奔在迷濛夕陽下，迷向迷濛的夕陽。

（全文完）

八步雲搥

麥海雲

北方有許多門派係大門派的分支，只係苦練出幾招就變成新的門派，其中有一種拳脚叫做八步雲搥，相當有趣，喜歡練習拳脚的人，不妨一知。所謂八步雲搥，即是說這一個門派的拳脚永遠採取急攻姿勢，由於他傾全力急攻，除了一雙手，向前出擊，步法緊密，簡直沒有機會起脚，而且迫住對方無法起脚，一定要在八步之內將敵人擊倒，故此稱做八步雲搥。

想把一個强敵在八步之內擊倒，而且不准起脚，殊不容易，這一路拳脚當然係以火箭拳作爲基礎的，即是說，首先用火箭拳出擊，然後用拳術中的穿宇訣，將另外一隻手由敵人伸出去的拳下穿過，繼續進攻，故此，這種攻勢加倍的淩厲。

舉例言之，他首先用左拳向對方右邊出擊，這一拳係直拳，對方必然招架，如果他沒招架，也不閃開，便會中拳，由於這一拳係向對方頭和頸打出的，就算中了一拳，亦必搖搖幌幌，可能連續再中兩三拳，因此敵人必然招架，而且一定係用右手招架，換言之，這一拳並非急於求勝，只係迫他用右手招架而巳，他剛用右手擋格，你就把自己的右手施展穿宇訣，由底下兜上，碰着他的手任何一部份，即刻抓住向自已懷中一拉，趁住他搖搖欲倒之際，你的左拳收回少許，改用短拳出擊，這一拳剛剛擊中對方的右邊肋骨，一招打贏，絕不困難。

當然不是那麼容易的，或者你的右手抓不着他的拳，又或抓着他的時候，他的身體向旁閃過，令你的左拳落空，因此之故，八步雲搥必然要施展脚法，盡量把你的右脚壓住他的前鋒馬，使他無法起脚踢出，兩隻手盡量用一隻手纏住他的前鋒手，另外一隻手就向他橫邊出擊，所打的部位，倘非肋骨，就是在肋骨稍爲對下的一處，那是氣門，即是人體中的橫隔膜，每一次呼吸必然要橫隔膜震動的，該處受擊，立刻氣喘如牛，無法作戰，故此一招打贏。八步雲搥起初是直拳出擊的，跟住用短拳纏住對方打鬥，愈打愈加貼身，到了最扼要的關頭，然後把一隻手由底下拉到上邊去，改用掛搥出擊，由於兩個人巳經身體貼近，這一拳由高處打落，避無可避，萬一對方避過，那一拳打到一半，即時以最短的拳向他面部打出，由於人體的口鼻之間非常脆弱，該處受擊，口鼻噴血，大師傅也支持不來，憑着這一套淩厲的拳法，有希望在八招之內擊倒對方，稱做八步雲搥，名符其實！

注意這個雲字，乃係天上的雲，表示這一路拳脚變招極多，又快又密，有如一塊雲那麼難以捉摸。

（完）

俠義長篇小說

挑燈看劍

蕭逸・文　盧令・圖



靈丹留濟世　劍贈有緣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管照夕被囚在地洞內，突聞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指示他如何搬動阻塞洞口的巨石，如何行走……管照夕好奇心動，依照所言去做，果然能將巨石搬開，他又依着所指的方向進行，在不遠處竟發現一個山洞。他伸頭進去一望，只見一個高瘦老人在洞內一張石床上盤膝打坐，並叫他沿着洞口的石梯下去。當他走下洞內時，那老人與他娓娓談及數十年前江湖上的往事，原來那老人竟與管照夕的師父洗又寒夫婦是認識的，而且他師父洗又寒還敗在那老人的掌下，由此可見那老人的厲害。管照夕爲怕被那老人識破自己的來歷，只好不動聲色，繼續聽那老人述說。那老人因何被囚禁在此山洞，管照夕聽罷才知道對方是受了淮上三子的騙，上了淮上三子的當，他爲遵守諾言，才自囚在此，至今巳經有五十年。最後，他要求管照夕爲他去辦一件事，並答應傳授他一些武功。管照夕毅然應允。於是那老人便考驗管照夕的內力，看能否勝任……

管照夕頓時只覺得全身一陣奇熱，由不住汗流浹背，心中一急，正自無決，忽然心中一動，想到了那「蜂人功」。

當時心中動了一下，暗忖不如拿他來試一試，或可敵住老人傳來的內力。

想到就做，當時吶吶道：「老仙師留意，弟子要施出全力了。」

老人本以爲照夕，即使是內力充沛，也不會有何出奇，誰知道這一試之下，自己出了五成力，才勉强敵住，不由心中巳自大驚。

此刻聞言，更是一驚，當時一面自丹田之內，提起一股所使先天無極的內炁，徐徐貫入掌心，一面含笑道：「你只管使出來，無妨。」

照夕答應了一聲，心念一動，那隻右手，刹時粗紅漲大了一倍，他口中悶吼了一聲，頓時把「烽人掌」功，向外一逼。

這種力量可算是運足了，老人本是眸子微閉着的，照夕掌力這一撒出，他猛然睜了開來，口中「哼！」了一聲，全身由不住猛然幌了一下。

遂見他臉色大驚，大吼了一聲：「去吧！」

只見他右掌一抖，照夕只覺得這股內力，像擊在了一個有彈力的球上也似，頓時不住的向後面翻，口中大叫了聲：「不好！」

却見老人五指向回一指一點　照夕由不住又向前一栽，這才算是把心神定住。

可是即管是如此，亦難免面紅耳赤，氣息吁吁不巳。他身子也不由得前後的搖幌不巳。

老人這時忽地臉色一青，猛然站了起來，只見他目光如炬。

照夕不由嚇得後退了一步　却見老人面色極爲難看的道：「這種蜂人掌力，你是在那裏學來的？」

照夕不由吓得全身一抖，當時吃吃道：「弟子是……是……」

忽然心中一硬，暗忖：我如今騙了他，日後如被他發現，更是不妙，還不如實話實說的好了，想着不由紅着臉的道：「弟子是由師父那裏學來的。」

老人的目光如炬，問道：「你師父是誰？」

照夕不由地垂下了頭道：「家師洗又寒……」

說着又抬頭看了老人一眼，又接道：「請你老人家原諒……弟子罪該萬死。」

說着由不住雙腿一軟，朝着老人跪了下來，老人這時冷冷一笑道：「果然是他，我早巳猜到了。」

他笑了笑說道：「你站起來。」

照夕忙站好了，垂侍一旁，臉上青一陣白一陣，老人目光注視他良久之後，才微微嘆道：「這種功夫，你巳經學了多久了？」

照夕此時目中含淚道：「弟子因不知這種功夫的罪惡，只是師父命我練習，我豈敢不遵？」

老人點了點頭冷笑道：「洗又寒的手

段我是知道的 你先不要說別的，我只問這種功夫，你練了多久？」

照夕吶吶地道：「大概有半年多的時間。」

老人目光一亮，哼了一聲道：「這麼久？」

照夕點了點頭，老人又問道：「你可知道這種功夫的罪惡麼？」

照夕又點了點頭道：「以後我知道了，可是功夫已練成了。」

老人這時目光在他身上轉瞬不已，低低唸道：「罪孽！罪孽……」

說着步下了石床，慢慢走到照夕身前，他兩道灰白的眉毛，緊緊皺在了一起，半天才道：「我如今把你這種功夫廢了，你有何意見？」

照夕心一動，見老人已似面有怒容，當時不由把心一狠，心說：「也罷，這種功夫旣是如此毒辣，我又何必再爲不捨？就請他爲我廢了也好。」

想着不由面色一整道：「此功力使弟子痛苦十分，多造殺孽，老仙師就爲弟子廢了吧！」

照夕說完這句話，只以爲老人定會即刻動手，當時把目光一閉，老人聞言之後，面容才微帶喜色，他點了點頭道：「好，好，你坐好。」

照夕睜開眼，依言坐在了石椅子上，這時老人却嘿嘿冷笑了一聲道：「想不到洗又寒這惡魔，如今竟還在人世之上，老夫當初手下留情，倒成了姑息養奸……此人功夫智慧俱高人一等，只是逆天而行，終久要受天誅，這還不去說他，他最大過錯，却是不該種毒在你身上。」

老人說着，臉上帶出了難得一見的怒容，如果此一刻洗又寒在他眼前，可想而知將是一個什麼場面。

他眨動了一下目光，憤憤的道：「所幸天道不容，他這副奸險的心胸，畢竟不稱心，想不到，你已遇到了我。」

說着冷笑了一聲，接道：「我叫他白費苦心，來，孩子。」

說着他指了一下照夕上身道：「你把上衣脫了，這種功夫一日不除，在你身上將一日留下殺機禍根，以後成年累月與日俱增，久之，你將和他一樣了。」

照夕這時聽得心中陣陣發冷，當時慌不迭，把上身衣服脫了下來，露出赤光的上身，吶吶道：「老仙師，你老要如何下手呢？」

老人嘆息了一聲，目視着照夕道：「也許這麼作，你會覺得很可惜，其實不然，今後你會覺得爲此受福了。」

老人說着陡地伸出一指，平空點了一下，照夕不由打了一個極大的哆嗦。

這種感覺，就如當日隨丁裳至其師父處，爲那老婆婆隔空指點時的感覺一樣，只是，比那一次更顯著些而已。

老人點了一指之後，眉頭微皺道：「奇怪！你那『無畏神樞』，好似已爲人點過了一般，這是爲何？」

照夕心中又驚又佩，當時不敢怠慢，即把爲那老婆婆之所點情形，一五一十說了一遍。

老人聽得連連點頭不已，不由詳細了問那老婆婆長相，才笑了笑道：「想不到這老，如今也還健在，看來，似他夫妻已反目多時了。」

照夕即問其故，老人才笑咪咪的說道：「你所遇見的老婆婆，不是別人，正是你那師父的老伴兒藍江，外號人稱『鬼爪』，想不到他夫妻却在你面前演起把戲來了。」

照夕這時才恍然大悟，不由驚愣得呆了，心中這才想到，莫怪那老婆婆要那般說了。

這時老人眉頭微皺道：「要說起來，這鬼爪藍江，却是爲人不差，只是他夫婦一向恩愛，又怎會仳離了呢？」

老人五十年不入江湖，自然五十年內，江湖上所發生的一些離奇事情，他不得而知，本來他對於任何事，也不會再記掛在心上了，只是洗又寒夫婦，對他來說，是往昔極爲熟悉的人物，甫聞道來，難免俗念又興，是故問短道長。

照夕自己也是莫明其妙的，當然不能夠有一個合理的答覆。

他只是楞楞的看着老人，這時老人嘆息了一聲，遂又看看照夕道：「這藍江此舉，雖有救你之心，但仍爲他丈夫保留了一半情面，只看他這一指，只在你『無畏神樞』上少少用了指力就可知了，她這又是何苦的呢？還不如不要點的好。」

說着正色道：「如今我已用『無相神功』，把你『無畏神樞』內中毒整個點散了，這只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所以爲了今後長久計，我不惜費些功夫，爲你身上蜂毒去淨，此舉實對你破格了。」

照夕這時不由大喜，連忙謝道：「老仙師能使弟子還原如初，弟子終身感激不盡。」

老人微微一笑道：「我是不忍看你如此青年，落成殘暴下場，我此功一使，你那師父如知，定必恨我入骨，只是他也莫奈我何罷了，我却也好借此，給他一個警戒，他如再如此執迷不悟，日後即使我不除他，他亦自焚身。」

照夕聽得好不吃驚，當時催道：「老仙，你就動手吧。」

老人點頭道了一聲：「好。」

遂見他雙手平出，「十指微彎」，在空中，對着照夕身上抓動不已，這一刹時，照夕就覺得全身火也似熱，那消一盞茶時間，已汗下如雨。

老人這時雙手更是上下抓動不已，愈來愈快，照夕却覺全身慢慢由奇熱而變成了痲癢不堪，彷彿全身上下，爲千百條細虫鑽行一般，一時忍不住低頭一看，只見膚色，已由紅白而變成了微微的紫褐之色，正在驚嚇之際，却聽見老人低叱道：「坐定了。」

照夕方自一驚，只覺得身形向前一蹌，當時慌忙雙手用力扶着椅背，總算沒有倒下。

就覺得週身皮膚汗孔俱開，隨着老人手勢，流出了一身如墨汁也似的的黑色濃汁，又黑又髒，整個上身全都沾滿了。

老人雙目兀自不停的連連抓動着，由是愈來愈多，又過了好一會，老人才住了手，他冷笑了笑道：「你自己看吧。」

照夕這時驚嚇不已道：「老仙師，這是些甚麼？」

老人冷笑道：「這全是那墨蜂身上的奇毒，凡人沾上一點，已恐沒命了，你想想一個人身上有這麼多毒，多麼可怕？」

照夕不由又是感激又是害怕，當時眞有些手足無措的感覺。

老人遂用手一指壁後道：「你推開那塊石壁，自有一方清潭，此爲我所引清泉，你把衣服脫了，好好洗淨了再上來。」

照夕嚇得硬帮帮的轉過了身子，瞧着老人手指之處，一推石壁，果然應手而開，大小恰巧可容一人出入，當時忙潛身而入，走了幾步，果見一個大小約五尺見方水池子，兩旁水道引流一進一出，水聲淙淙，十分悅耳，尤其那水看來十分清澈。

照夕入牢以來，數日未曾洗漱，見此清泉，眞個如同久旱逢甘露一般，當時匆匆脫了下衣，沒入池中，那水竟有些溫熱，洗在身上不冷不熱，却是適意。

他好好把身子整個洗了一淨，本想連頭也洗一洗，又怕老人等得不耐，所以只把身上洗淨，匆匆上岸，見池邊手巾衣服擺着不少，只取過手巾，把身上抹乾淨了，仍把舊衣穿上，好在上身衣服本已脫掉，那蜂毒並未沾上，下身只好仍掉一邊，挑了半天，找了老人的一條綢袴子穿上，袴子倒和自己那一件的式樣差不多，一切穿好，這才走出來。

一時只覺得全身上下百孔俱暢，舒適十分，老人這時却坐在石床上微微發呆。

此時見照夕走出，不由一笑道：「好了，你此刻蜂毒全去，一切和本來的你無異了。」

照夕不由的跪地，對老人恭恭敬敬的叩了一個頭謝道：「老仙師如此成全，令弟子沒齒不忘，只請仙師賜告大名，以存肺腑，永世不忘。」

老人一面扶起了他，一面微微皺眉，道：「並非是我不肯告訴你名字，實在是我這名字也多年不曾提及，不願再記它罷了，你旣一定要問，我也不便瞞你。」

他笑了笑道：「今後你如見了淮上三個老兒，或是你師父師母，只提一聲雁先生，他們就知道了。」

照夕對於「雁先生」這名字，十分陌生，只是聽來十分好聽，也好記，不由默默記在心中。

老人道出姓氏之後，又輕嘆了一聲道：「他們如聞我名，定會大吃了一驚，只是你我這一段奇遇，却不可隨便洩露，你要記住了。」

照夕連連點頭稱是，老人這時，似巳爲眼前這些俗念，把平靜巳久的心給攪亂了。

他開始在這斗室裏，不停的踱，前後走了一圈，才站住了腳步，道：「這多少年來，我一直希望能遇到像你這麼一個少年，把我幾手功夫傳給他，並且令他爲我辦一些我想作而不能作的事……」

他看着照夕，接道：「想不到，竟會遇到了你，這可說是天意，只是如此，也爲我找來了痲煩。」

他說着又感觸的道：「一啄一飲，莫非前定，也就不去再記他了。」

照夕一時也不明白，他是在說些什麼，只是楞楞的看着他。

這位五十年前叱咤武林的雁先生，說完了這些話，對着照夕微微一笑道：「你不要奇怪了，現在我已決心，把我靜中參悟的幾種功夫傳授給你，我們也說不上是什麼師徒，只算是有緣份而已。」

說完這番話後，又命照夕坐下，詳細問了他一遍所學的功夫。

照夕自是一一對答，老人有時點頭，有時却皺眉不語，有時却連連搖頭不已，可見武功師授一道，各門都有不同，而且見解也互有參差。

老人把他所學從頭不厭煩的問了一遍之後，才點了點頭道：「要說洗又寒傳授你這一身功夫，也却是不易，只是此人個性過於偏激，他早年就有殺人的嗜好，如今自然養成怪癖，不易更改了，只是你既身爲其徒，却不可以坐視不管，今後如能設法勸導其歸善，總是要盡力才好。」

照夕連連點頭稱是，老人說完這句話，忽又搖頭苦笑道：「不過，這是不大可能的事了……你要小心行事，否則，恐怕對你亦有殺身之難。」

照夕一面答應着，心中可不由想到了自己兩個師兄的下場，由不住心驚肉跳！

老人似已看出他心中驚恐，當時又嘆了一聲道：「我既把你蜂毒去掉，也就等於伸手管了這件事情，你也不必驚怕，我現在授你幾手功夫，即使日後那洗又寒不顧師徒之誼，想對你加害，你祇要施出來，他却也莫可奈何的。」

說着先傳了一首口訣，令照夕唸熟了，這才含笑的道：「我在這十天之內，要傳你四套功夫，這四套功夫，也正是要叫你拿去對付四個極爲厲害的人物，只是你不要怕，只要你虛心學會，多加練習，自會因熟而生巧，對付他們綽綽有餘了。」

照夕細念那首口訣，是：「躬身如蝦，張翼似蛾，引頸類鶴，旋身揚波。」

老人把這十六字，極爲簡易的口訣傳授與他之後，又令他背誦了一遍，這才笑道：「你不要小看這十六字訣。」

說着他極爲得意的笑道：「你不要忘了，我要令你用這十六個字，去對付淮上三子中的老大無奇子丘明。」

照夕不由吃了一驚，他想不到老人竟會要他去對付這麼厲害的强敵，一時不由嚇得一呆。

老人冷笑了一聲道：「現在我可以告訴你，我要你辦的事，也就是要你去找淮上三子，一一要敗他們於掌下，一出我多年的心頭之恨。」

照夕只是聽着，心中吃驚萬分，老人笑了笑又道：「然後，你可告訴他們說，你是我的記名弟子，看他三人老臉往何處放。」

照夕雖然是吃驚，可是少年人好高愛勝之心，却是難免，因此他聽到老人如此的囑咐，不由得眉飛色舞的笑了，不住的點頭道：「好！好！我一定爲你老人家出一口氣。」

老人鼻中冷冷哼了一聲道：「可是你却不要少瞧了這三個老兒……如今五十年不見，自然他們的功力會更高了。」

照夕不由劍眉一皺，老人見了，又道：「可是，你只要用心的把我這幾套功夫學會，他們是打不過你的。」

老人的目光，細細的瞇成了兩道縫，

道：「老大無奇子丘明，此人一身功夫，卻可說到了爐火純青地步，自然和你比起來，你是差得太遠了，可是你卻要這一手功夫巧勝他。」

照夕不由奇道：「這是一套什麼功夫呢？」

老人得意的笑了一聲道：「這只是四式連一的一招掌法。」

照夕不由微微詫異地問道：「只是一招？」

老人笑了笑，用眸了瞟了他一眼，道：「娃娃，你可不要小看了這一招功夫，這是我多年來靜中參悟的一套功夫，四種不同的招式，在一式之中同時施出，我看如今天下，能夠這一招的不多。」

照夕心中尚在猶豫，老人已跳下雲床，他點了點頭笑道：「來！來！來！你不妨試一試看。」

照夕不由俊臉一紅笑道：「弟子那裏行？」

老人笑道：「沒有關係，你且試一試，我不傷你就是了。」

照夕無奈，只好笑道：「你怎麼個比法呢？」

老人微微笑道：「把你最得意的功夫，施出來就是了。」

他說着身子向後退了幾步，已到一塊空處，雙手下垂的消閑垂着，照夕心中暗暗想道：「這老人家也未免太小瞧我了，我就不信一招之內，會敗在你手中？」

他想着也站起了身子，慢慢的走到了老人身前，一面笑道：「老仙師既如此說，弟子只好得罪了。」

老人只是點頭微笑不已，照夕猛然向下一刹腰，用「浪趕金舟」的招式，已把身子竄到了老人腹胸之前，這種身法可眞是快如電光石火一般，照夕身形一變，只見老人仍似前狀不動不移，暗忖：「我看你還那裏跑？」

他腦子裏這麼想着，已當空擧起一掌，足下「騎馬單擋」，右掌却用了三成內力，突然以「問心掌」哧哧地劈出一掌！

這一招照夕因胸有成竹，事先把退路想好，掌力發出亦是旨在投石問路，虛空莫測，可隨時收發由心，可謂狡厲已極。

可是强中更有强中手，這話眞是一點也不假，照夕這一掌方要力劈而出，陡見老人兩袖一分，居然門戶大開，只當機會難當，當時一咬牙，掌力化虛爲實，口中高叱了一聲：「打！」

隨着那「打！」之一聲，身形倏地向下一塌腰，這種掌力，可說是全部運了出去。

動手過招，可說是疾如電光石火，不容絲毫的猶豫怠慢。

管照夕這麼往下一躬身，却見老人一聲呼嘯，他掌力已打虛，只覺兩肋兩處「氣海俞穴」上一麻，隨着打了一個冷戰。

再看老人已含笑站在自己身前了，照夕不由驚得臉都青了，他以銳利的目光，幾乎都看不出來，老人這種身手，是怎麼變的！

他紅着臉道：「這種神技，弟子眞是見也未見過……你老人家是怎麼到了弟子身後……再請示範一次可好？」

老人呵呵笑道：「自然是好……我就是爲了傳授你的……你要看好啦！」

照夕方點頭道好，只見老人兩袖一分、一聲長嘯，只見灰影一閃，已到了照夕身後，同時兩肋一軟已爲他兩手搭上了。

照夕依然是莫辨虛實，只是皺着眉紅着臉看着老人，這位雁先生的奇人，不禁樂得哈哈大笑了，他才開始一一的講解這一招四式的連環運用，如何現掌，如何旋身，他並且告訴照夕說，這種功夫是因人而施，譬如敵人攻前胸或腹部，那麼受制當在兩肋，如攻後背，受制却在前胸，要是頂部，受制却也在頂部。

同時更逼着照夕以身作範，竟是百試不爽，一一如其所示。

最奇的是他對敵，不論你多麼厲害的方法，却只是這麼一種式子，竟是無法破之。

照夕聰慧過人，不一會，已把這一招學會了，老人這時才囑咐他道：「我所傳的這一招，你不可輕用，因爲江湖上，明眼人太多，你如不小心收斂，很可能就會，在你施展的一刹，被人把要訣領悟，雖不見得爲人學會，可是，却失了制人的機宜。」

照夕連連點首稱是，老人才慢吞吞的道：「三子中的無奇子丘明，此人最是高傲，他最得意的是一套「太乙伏波掌」，據我所知數十年來，江湖鮮有敵手，我這一手功夫，也就是爲了對他其中最厲害的一式「撒網過江」，那是在第九招上，如把這手功夫用來對付他，那麼他將受制於兩肩……」

他似乎非常興奮的接下道：「我特別要囑咐你，只許用來對付他這一式，而且事先也不可以之對付任何人，以免失了機宜，你能夠作到麼？」

照夕點頭道：「弟子遵命，一定能作到。」

老人笑道：「好！好！丘明我們對付它了，再來對付他們第二子……」

他笑得嘴却閉不攏，接下去道：「老二赤眉子葛鷹，此人最擅長的是輕身提縱，以及巧打神拿，暗器上的功夫，江湖之上可以說，難得有第二人！」他頓了頓，說道：「我要傳你一手功夫，專門對付他的。」

說着遂細細的指點了他一種功夫，又提到了飛雲子南宮鵬，傳受了一首口訣。

二人爲了研究各門功夫，費了整整一夜的時間，照夕只覺得他所傳授的功夫，簡直是玄到了家，若非內外功夫有極好的基礎，簡直可說是不得其門而入。

他一直不停的演習着，老人仍是不十分滿意，並定了時間，以後每夜再來。

照夕別了老人回到自己室內，天已微明，他唯恐令老人失望，一個人在洞室中，不停的演習着，直到精疲力盡，才倒在石床之上，昏昏睡去。

自此以後，夜夜潛往老人室內，不知不覺一週過去了，這七天的時間裏，他眞有了驚人的長進。

老人傳授了他七八種功夫，並且口授了他一套內功口訣，這口訣日後幫助照夕的內功方面，有了不可思議的長進。

這一天，照夕在老人的指導之下，練功已畢，老人對於他的成績十分的滿意，

由不住贊賞有加，遂含笑對他說道：「這幾天來，你也確是難得，居然把我傳你的這些功夫，練得得心應手，這實在是不容易，由此看來，你資質極高。」

他說着收斂了笑容，微微嘆了一聲道：「可是……我們也就該分手了。」

照夕這才突然覺出，不由也頓時一楞，這十天來，他和老人之間，眞是建立了神秘的友情，雖然他一直是以「老仙師」來尊稱他。

可是老人却並不像一個嚴師般待他，有時候，二人的相處，就像是一對極好的朋友。

所以照夕甫聞此事，不由吃了一驚，他怔怔的看着老人出現無比的依戀之容。

老人輕輕拍了一下他肩膀，笑道：「你也不要難過，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我在想，這幾天我們能夠在一塊……這也是天意……我也已經非常滿意了。」

他臉上含着得意的微笑道：「你的出現，却正好爲我解決了一些凡世之上的未能遂心之事……在你來說，你也學到了一些武林中，難以得到的功夫，眞可說是相得益彰。」

他微微皺了皺眉道：「至於你那個師父，你要時時提防着他才好，此人手狠心辣，江湖上無人不知，你雖是他弟子，可是他如知道：你背叛於他，他決不會饒你性命，再怎麼他是你師父，所以你要謹愼對他，我已給你說過了，你可以從藍江手上下手，如能設法使他夫婦重新和好，那洗又寒自會對你寬容，說不定藍江的力量，能改變他的劣質，這豈不是一件完美的功德。」

照夕點頭稱是，老人遂笑了笑道：「自然，光憑口說，你是難以奏效的，我可以設法幫助你。」

照夕驚疑的看着師父，老人却慢慢走到了石桌前，拉開了一格石屜，由內中取出一個黑光淨亮的小葫蘆，搖了搖，作金石之音。

他點頭笑了笑，遞與照夕道：「你收下這個。」

照夕不由驚道：「老仙師，這是什麼東西？」

老人笑道：「我叫你收下，你打開看就知道了。」

照夕驚疑的把這小葫蘆接到了手中，打開了蓋子，看了看，只見葫蘆中黑亮的小藥丸，芳香之味上透鼻樑，不由奇道：「這是藥麼？」

老人點了點頭道：「這是我練製的，名爲『小還丹』，因收採不易，僅僅製了這麼一點，我本人因練嬰耗了許多氣神精血，全賴這小還丹滋補，功能起死回生，對於你今後的用處太大了。」

照夕不由楞道：「可是你老人家以後莫非不用了麼？」

老人搖了搖頭笑道：「我如今元嬰已成，功力大進，是用它不着了，你就收下吧！」

照夕謝過了，放在身上，老人却皺眉問道：「你不是說那藍江，因走火入魔，半身不遂麼？那麼這東西，却是對她大爲有益，我想只需七八粒，也就可使她復元了。」

照夕不由又驚又喜，當時笑道：「那麼弟子如見到了師母，豈不是馬上就可令她復元了麼？」

老人笑道：「自然可以了，只是你却要留意，這夫婦二人，一向都是鬼計多端，我贈藥給你的意思，是想你能以它，而消除了你本身的危險，你明白麼？」

照夕不由突然大悟，當時點了點頭，老人又拉開了抽屜，却又由其中取出了一口長劍。

照夕只一眼，已覺出此劍非凡，那是一口形式極爲古雅的長劍，打量着通體之上，約有二尺五六寸長短，一色的黑絲。

老人注視着這口劍，良久，才嘆了一聲道：「此劍在我身邊，已過了七十年了，如今……」

他嘆了一聲，猛然遞過道：「你拿去吧！」

照夕不由大驚，當時跪地道：「弟子天胆也不敢，受你老人家如此厚贈，這萬萬使不得，你老人家還是收回去吧！」

老人微微一笑，單手外探，照夕竟被隔空提了起來，他笑道：「你不要過不去，我既贈你，你就收下，否則我反倒不樂意了。」

照夕仍不敢去接，老人長嘆一聲道：「此劍之名『霜潭』，爲我少年時遊華山時，無意自一舊石鋪中收購而來。」

「那時此劍隱於一墨綠長石之中，可笑賣石人，不知是件寶物，僅把它當一塊好石頭來賣，我却以極便宜代價購得。」

老人笑了笑，又道：「據吾師說，此劍乃是漢朝人莫石子所鑄，一度爲大將軍霍去病所有，南征北討使它立下不少功勞，後來獻於聖上，聖上却視爲珍寶，日日懸掛身邊，愛撫不已，故有詩句如：『聖上棄美人，一意撫霜潭』之說，隨後帝死，此劍就沒有下落了，想不到千年之後，此劍竟落到了我的手中，這也是天定。」

他嘴角含着愛憐的淺笑，在談論到此劍過往的歷史時，不由輕輕撫摸着這口劍，好似回憶到昔日漢帝使這口劍的情景。

他以姆指輕輕按動了一下劍匣上的一粒明珠，這口劍「鏘！」的一聲脆响，自然的跳出了三寸劍身，一時青光耀目。

照夕不由驚贊了聲：「好劍！」

老人隨肩展手，把它抽出了鞘子，微微帶出了一串極爲精細的龍吟之聲。

一時這間石室之中，就像扭動了一條青蛇一般，只見青光閃閃，劍氣森森，微一幌動直如青芒倒捲，冷氣逼人，照夕幾曾見過這種寶刄，當時眞驚得目瞪口呆，老人在旁上把玩了一會，遂插入了匣中。

他愼重的遞於照夕道：「這口劍，就當我送給你的見面禮吧，你要好好的保存着這口劍。」

他長嘆了一聲，感慨的道：「當初我得這口劍時，自己也曾寫了兩句話，封於鞘中，你不妨遵照而行。」

照夕小心的接過這口劍，眞是驚喜得無以復加，聞言問道：「仙師那兩句話，可肯賜告，弟子亦便遵行。」

老人笑着，用手在這劍一面一按，遂見翻起一面空鞘，見他探進二指，向外一抽，抽出了一條黃綢帶子，笑遞與照夕道：「你拿去看看。」

照夕雙手接過，展開一看，只見綢上龍飛鳳舞的書寫着兩行字，細認之爲：

「劍在人在，

劍亡人亡。」

照夕不由打了個寒顫，連連稱是，老人嘻嘻一笑道：「我如今功成在即，贈劍於你，另當別論，可是你却要謹守此事，不可將此劍落於他人之手，否則，你當誓守此訓。」

照夕連連點頭道：「是！是！」

老人這才又把那黃綢子接過，置於劍匣之中，又把劍遞給照夕道：「我爲了避免外人覬覦此劍，特製了這個綠鯊皮劍鞘，可是外形仍不可掩，明眼人一看即知此劍不凡，所以爲愼重計，今後你應再以布套把劍套好，這麼就方便多了。」

照夕這時一面答應着，一面小心的把劍繫於背後，老人似少了一樁心事。

他嘆了一聲道：「我本想，這口劍留着，就藏在此洞中，留贈今後有緣之人，却沒想到緣者即是你……哈！天意眞是奇妙萬分！」

照夕不由問道：「弟子有何緣份，仙師又怎知呢？」

老人呵呵一笑道：「在你初來之日，這口劍已不像往日一般安靜了，它夜中曾三次驚我。」

說着瞇着眼笑道：「第一次，是你初被困之時，這口劍無故出匣，响了一聲，是我推算才知。

「第二次，是你在洞中意欲誤採元丹之時，此劍又無故响了一聲，所以我才以琴音來擾亂你，隨後你又不服氣，竟然再次强採，此劍竟二次的示警，我才專心觀察你至今。」

他笑了笑，又道：「你說，這不是天意是甚麼，所以自那時起，我才決心，把此劍贈你。」

照夕聽得如醉如痴，由是心中，更把這口劍愛如性命一般。

老人又嘆了一聲道：「此劍昔年，在江湖上曾飲了不少惡人魔頭的血，只是殺機太重，前數日我私窺劍氣，知道來日尚有層層血腥，只怕這些，都要應在了你的手中，你要切記，寶劍雖是殺人利器，却不可妄以傷人。」

才說至此，那口劍本在照夕背後，發出了一聲低鳴，無故出鞘半尺。

老人陡然以手掩上，失態的「哦！」了一聲，遂張目向照夕道：「你可聽到了嗎？」

照夕嚇得忙把劍解了下來，果見劍鋒出匣半尺，劍氣眩目。「這……這是怎麼回事？」

老人搖了一下頭道：「它竟不以老夫這言爲是，出聲制止，由是看來，只怕來日江湖中大難不了啊！」

說着連連揮手道：「快收起它吧，快收起它吧，我眞怕看它，這是天意，我也莫能爲力了！」

照夕傻傻的把劍合好，才又揹在背上，心中自是驚奇不已。

他雖聽過古劍通靈之說，却是只聽傳聞，尚不曾見過，想不到今日，竟是親自目睹，自然是又驚又喜，由不住心中通通跳動不已。

老人這時候顯然爲了這一口劍，弄得十分不愉快，他的那兩道灰色的眉毛，微微的向下搭着，默默的坐在了石椅之上，停了一會兒，才抬起了眸子，對着照夕點了一點頭道：「你也該走了……時候不早了。」

他微微說出了這幾句話，目光又合了攏來，照夕不由幾乎想掉眼淚，吶吶道：「老仙師，我以後還能來看你麼？」

老人眼睛也沒睜開，只微微搖了搖頭道：「不必了……我們緣份已盡了。」

照夕不由頓時怔住了，想不到一分鐘之前，尚還對自己有談有笑的老仙師，此一刻竟自冷漠至此？

他嗡動了嘴唇道：「仙師對弟子大恩，弟子今世不報，來世亦當報之，老仙師你……」

老人只是頻頻的搖着頭，眼睛也不睜一下，以至於照夕的話，不得不中止。

他失望的嘆息了一聲，老人却是連連揮着手，示意他離去。

照夕不由一陣心酸，當時跪在地上，對他叩了三個頭，抬頭看時，老人竟已垂首不語了。

他安詳的互握着手，鼻息均勻，已自行功入定了。

照夕只好含淚站了起來，想到老人這幾天，對自己的不厭教導，以及贈送自己這麼多珍貴的禮物，無異是恩同再造，却在臨別之際，連受自己一聲謝，也掩耳不聞，眞是令人感懷傷心。

他默默站了一會，却見老人頭頂青光連閃，方自驚異，却見一小人自老人頭頂探出半個身子，正是老人所煉元嬰。

這小人對着照夕看了看，這次却是面現微笑，他舉起一隻小小的手，向地道洞口指着，口中就像初生的小兒一般，「啞！啞！」直叫！

照夕知道是老人令自己走的意思，他雖然心中不捨離去。

可是又怕打擾了老人煉功，只好重重地嘆息了一聲，一時淚流滿面的說道：「老仙師請珍重，弟子現在去了。」

說着，又對那小人深深地打了一躬，只見那小人却也對自己合掌連揖，意似謙讓。

到了此時，照夕也只好走了，他轉過身子，方走了兩步，却聞得那小人口中啞！啞！連叫，不由忙回過了身子，奇道：「仙師還有事囑咐麼？」

却見那小人，很快的由老人頂門一躍而出，再一跳已到了石几之上，雙手却抱着一物連跳不已。

照夕這才恍然大悟，看清了，原來那小人手中所抱之物，竟是老人所贈的那個葫蘆，不由忙笑道：「謝謝老仙師。」

說着遂走上前去，小人見他走過，便放下葫蘆跳向一邊，口中啞！啞！直叫。

照夕取過了葫蘆，突然憶起老人所說，內中小還丹有養嬰之功。

當時不由拔開塞子，倒出了一粒，雙手遞上小人，誠心追：「老仙師可要受用一粒？」

那小人不由雙手在頭上摸來摸去，似乎又伸手又害怕的樣子，照夕知道他是害怕，遂把藥放在了桌上，退後了幾步。

這樣小人果然大喜過望，只一跳，已過來，把桌上丹藥取過送到口中。

照夕再看石椅上的老人，臉上却蘊起了一絲笑容，自知不便久留，遂又跪謝了一番，這才毅然起身向壁邊，扶梯而上。

回頭却見那小人，已坐在石桌上，分着兩條腿，仰着頭正在看着自己，似乎很新奇的模樣。

照夕笑了笑，才伏身爬入地道而去，他心中這一刹時眞是感慨不已。

暗思老人，如今幾乎已煉到了半仙之身，一待元嬰長成，即成仙活道，將是萬年不朽之身，這是何等福份，自己不知那一天，才能有此成就，也許一生一世，仍是一個俗世的凡人而已。

想着眞是感傷不已，他一面在地道裏鑽左鑽右，背上的長劍，時常碰擊着青石，發出鏘！鏘！之聲，他又不禁想到了這口劍，心中禁不住也笑了。

本來他一直遺憾着，沒有一口好的兵刃，聽師父說，兵刃種類雖多，可是合手合意者却少，而多少年來，自己也只醉心着得一口好劍。

冼又寒雖也贈過他一口劍，可是那只是口較一般爲好的劍而已，要是和這口「霜潭」劍比起來，那簡直是有天壤之差。

他一路爬過，腦子裏仍不住欣喜欲狂，不知不覺已到了自己室中。

一切就緒之後，他又坐在石牀之上，心中想道：「老人曾經說過，我有十天的牢獄之災，如今就要出去了，也不知靈不靈？」

想着便有些沉不住氣了，再者他又想到了丁裳，自己只顧夜夜學武，却不知她這幾天來過了沒有？要是她果然來過，一定奇怪我上那去了？要是她眞要問起來，我却是如何回答她才好呢？

想着心中不由動了一動，为在思索應對之話，忽覺得洞頂有一陣細小的鐵鎖响聲，接着又是一陣石塊磨移之聲，照夕不由抬頭注視了一會，果見一人影閃動着，遂聽到丁裳的聲音道：「管大哥……管大哥！」

照夕忙道：「裳妹麼？我在這裏。」

丁裳口中哦了一聲，奇怪道：「咦！你怎麼又回來了？」

照夕笑道：「我一直在這裏啊！」

丁裳小聲道：「前天我來，怎麼你不在呢？」

照夕因念及老人所囑，不敢輕易洩露，當時只好撒謊道：「誰說不在，大概我在石頭後面睡覺吧！」

丁裳聞言，將信又疑的轉着一雙眼睛，不過她確也想不到還會怎麼了。

當時只眨着眼道：「奇怪……我叫了好幾聲，你沒有聽見麼？」

照夕陪笑道：「都怪我不好，我怎會睡得這麼死呢，所以今天我都不敢睡。」

丁裳這才相信，遂笑道：「我看你，這十天好似精神還比從前好些了，倒像不當一回事似的，眞怪？」

照夕不由心中一驚，暗忖道：「我的天，我眞太大意了，這那像是一個被關的人哪？」

這麼一想，不由馬上作出一副苦笑道：「妳倒眞會開玩笑，我眞恨不得想死了算了。」

丁裳才嬌笑了幾聲道：「你不要急，我只是逗你的！」

她說着，忽然聲音轉小道：「今天，我就是來救你的，我已和那位中屠雷兄約好了，你怕不怕？」

照夕不由暗驚老人神算果然不假，笑道：「我怎會怕呢？高興還來不及呢？」

丁裳小聲道：「好！我已想好了點子了，等一會那負責看你的人就要來了，你只管假裝叫肚子痛，纏着他，我就到他房裏去偷鎖匙，要找不着，乾脆就把他拿下來，逼着他給你開門。」

照夕連連點頭道：「好計！」

遂又想起道：「可是中屠雷呢？」

丁裳嗔道：「傻瓜！你出來了，我們兩人難道沒有辦法救他麼？」

照夕遂笑道：「對！還是你聰明，那我應什麼時候開始呢？」

丁裳想了想道：「現在就開始吧！天可不早了。」

想着匆匆又把石頭給合上了，又上了鎖，照夕心中喜道：「這丁裳也不知怎麼弄的，居然把這封石的鎖鍊子打開，他倒是眞能。」

想着時間大概差不多了，這才扯開了嗓子大聲叫道：「哎唷！哎唷……可痛死了！」

自己叫了幾聲，差一點想笑，因想到這可不能笑，遂又雙手捂着肚子，大叫了起來。

他這麼叫了十幾聲，果然聽到一陣脚步聲，走到了洞頂，一人搥石道：「小子「你叫什麼，怎麼啦？」

照夕馬上躺下，雙手捧腹道：「老兄……你弄點藥來，我可是要死了，哎唷！這可是不能活了！」

那人聽照夕叫得如此可怕，也不由吃驚不小，因恐鬧出了人命，担當不起。

當時匆匆開了鎖，移開石頭，跟着一道燈光射了進來，照夕忙在石上滾來滾去，他燈光照也照不清，只聽他大叫道：「小子！你不要光叫呀！到底是怎麼啦？」

照夕哎唷叫道：「我……我……我想死！」

那人嘿嘿冷笑道：「你想死？小子！你可別給我找痲煩，你老實說，是餓了是不是？」

照夕喘氣道：「我也不知……哎唷！哎唷……」

叫到後來，簡直是氣若游絲，連他自己聽來，也是怪怕人的，那人果然嚇得不輕，連連拍石道：「唉！唉！這都是他媽的難事，一到我當班，就他媽出漏子，喂！喂！我說你就別叫了，這事我也當不了家，我去給你找點東西吃去。」

說着就要起來，誰知身子還沒站起來，忽被人一把叉着頸子，隨着一口冷森森的劍刃，在他臉邊幌來幌去的。

這小子不由嚇得「我的媽呀！」一聲叫了起來，遂聽見丁裳的聲音，低叱道：「不要命你就叫。」

這小子嚇得手中燈也掉下來了，却爲照夕一把接住了，反手把燈往上照着，一面笑道：「對！狠狠的治治他！」

這小子不由直了眼，一面道：「你…

…你不是肚子痛麼？」

照夕嘻嘻一笑道：「你爺爺才肚子痛呢！小子！你乖乖的領着這位小姐，把這牢門開了，要不然她可是殺人的女魔子，你就別想活了。」

丁裳寶劍再次挨在他臉上，一面叱道：「你說！怎麼開門？」

這人咧着大口道：「我的小奶奶，你老可別拿着寶劍瞎比劃，這玩意可是能殺人的呀！」

丁裳嬌叱道：「當然能殺人！你要不要試試？」

說着又在他臉上貼了兩下，這一來這小子嚇得又鬼叫了起來，照夕看得眞想笑，當時忙道：「你叫什麼？快開門吧！」

丁裳也嚇唬道：「快點，門在那裏，怎麼開？」

這人還裝蒜道：「我那知道呀？」

才說到此，却又啊唷！的一聲，却見順臉頰滴下了不少血，丁裳這小丫頭，可眞狠！眞用劍劃了他一下，這一來這小子不由嚇得又鬼叫了起來。

好在他頭在洞裏，聲音倒傳不出去，照夕用燈照着他厲聲道：「你說不說？」

這小子一面哭，一面道：「我說！我說！那位小奶奶別叉着我頸子哪！」

照夕忍不住笑了，遂道：「裳妹，他答應了，妳就別再制他了。」

丁裳這才一把把他抓了起來，劍尖挨着他後心，一面冷笑道：「走！你帶我走，你只要敢出一點聲，我就給你來一個血窟窿。」

那人嚇得兩腿發軟，軟聲道：「是！是……是……」

說着照夕就看不見他二人，過了好一會，才聽左牆角裏，一陣轆轆的響聲，跟着却見半空吊起了大半截石牆，原來另有機關。

照夕在奇怪，却見丁裳已持劍，正比着一個黑胖的小子在門外站着。

照夕忙含笑跑出道：「好了！好了！沒事了。」

那胖子却哭喪着臉道：「你自然是沒事了，以後就是我的事了。」

丁裳却嬌嗔道：「你還說。」

說着往前動了動，那胖子又殺豬似的叫了起來，照夕不忍道：「算了吧！我旣然出來了，就饒了他一命吧！」

丁裳却冷笑着道：「哼！你的心腸倒軟！」

照夕這時才看清，原來這小姐仍然是男裝打扮，小帽上還有一塊翡翠結子，閃閃發着綠光，一條大黑辮子又長又粗，再襯上一雙大眼睛，倒眞像是一個漂亮的小伙子。

當時不由對她笑了笑，才低頭對那胖子道：「你只要告訴我們，我那兩個同伴關在那裏，領我們去，我們就饒了你。」

這胖子方自叩頭，丁裳已冷笑道：「這不要問他，我知道。」

她猛然回劍入鞘，隨着左手玉指向前一戳，這胖子已被點中穴道，啊唷！一聲，頓時倒地不省人事。

丁裳以最快手法，點倒了這胖子之後，遂對照夕匆匆看了一眼，說道：「快跟我來！」

照夕笑道：「妳的本事不小啊！」

丁裳皺着眉，一面踩着小蠻靴道：「哎呀！到了這個時候，你還有心說笑話，我却快急死了！」

照夕不由笑道：「妳不要急，他們不出來就算了，如若這時候出來，我還要給他們好看呢！」

丁裳見他那種慢條斯理，毫不驚恐的樣子，眞是又氣又笑，當時笑道：「得啦！得啦！你要是能，也不會被人家關在地洞裏了！」

照夕不由臉一紅，還想分辯幾句，見丁裳已順着石級，一層層上去了，不由忙追上道：「妳上那去呀？」

丁裳回過身子微微一笑道：「現在去救中屠雷了！」

照夕點了點頭，道：「妳怎會認識路呢？」

丁裳不由臉色微紅道：「我給他送過好幾次飯，怎會不知道呢？」

照夕不由笑道：「那我們可就快去吧，要不然時間可來不及了！」

丁裳這時已嬌軀扭動，嗖！地竄上了一座屋簷，回首道：「隨我來。」

稀冷的月光之下，但見兩條黑影，兔起鶻落，疾如電光石火般，一刹那已馳出數十丈以外。

照夕這約莫才看清，這附近好大的一片莊落，幾乎把整個山坡全佔滿了，怪石古樹，更是到處都是，屋角都是隱在林深之處，有高可參天的瞭望刁斗，一看即知是一個規模宏大的山寨了。

他心中暗暗驚嘆着，方自疾馳之際，却見前行的丁裳細腰猛的回後一折，竟以「金鯉倒穿波」的姿態，倏地一個疾穿，落在了照夕身邊，低叱了聲：「有人！快伏下身子！」

遂聽見「叮噹！」的一聲，一件暗器，打在山石之上，擊出了一點火花，跟着一條人影，隕星也似的往下一落，冷笑道：「何方小賊？胆敢擾亂白雲山莊？」

這時丁裳已把身子伏下，見照夕依然站着，不由用手輕輕拉了他一下道：「你……怎麼了？」

照夕心中已把這莊中之人，都恨透了，此時一晃身子，已閃到了這人身後，低叱道：「我看你才是小賊。」

他口中說着，猛然往下一沉胳膊；那賊子綽號青面狼姓姜名維，一身功夫也還不錯，專門負責這山寨中巡更的任務的，不想遇着照夕，竟以爲是奇功一件，却沒想到對方是這麼扎手的人物。

此時見照夕一沉臂，就知道有厲害招勢，不由向後猛一仰身子，「臥看天星」，果然把照夕的「進步隨身」這一招讓了過去。

這時丁裳見照夕竟和對方打了起來，心中又急又氣，只怕那賊子出聲喊動，驚醒了別人，自己和照夕雖可逃走，要想救人可是不行了。

所以此時不由急道：「管大哥，快把他給整治了吧！」

青面狼姜維，忽見一邊又冒出了一個少年，和對方彼此呼應，不由心中一慌，頓時只覺後頸衣領處一陣痛麻，身子已爲當空擧了起來。

照夕用「雲龍探爪」的快式子，只一把已把他抓了起來，姜維負痛方想大叫，却覺得尾閭骨「鳩穴」上一麻，頓時就昏了過去。

照夕輕輕向前一丟，已把這賊子摔到了一邊，動手也不過一照面功夫，就把他料理了。

一旁的丁裳不由十分贊賞道：「你眞有一手呀！」

照夕微微一笑道：「對付這種小賊，再要是不行，我的功夫可算是白練了！」

丁裳此時辨別了一下地勢，遂用手往一邊一處石崗上一指道：「你那位朋友，就關在那裏，那兒有一盞小紅燈，你可看見了？」

照夕順其手指處一看，果然有一盞紅紅的小燈籠，在夜風裏幌來幌去，不由低聲道：「可有人看守着？」

丁裳點了點頭，遂小聲道：「紅燈處就是一個暗卡，有兩個人，我們一人一個，把他們料理了！」

照夕自然道好，丁裳却把僞裝爲男人的一條大辮子，盤在了頸子上，單手後揹，只能見「絲！」的一聲，已亮出了一口劍來，遂笑道：「你不用寶劍麼？」

照夕才摸劍把，忽然想起此劍光華太甚，難免令丁裳起疑，不由又放下了手，笑道：「對付他們，還用甚麼劍？」

丁裳這時却沒有想到，他却是才由牢中出來，身上怎麼帶着寶劍呢？

當時笑了笑道：「當然囉，原來你本事大嘛！」

說着身形一拱一伸，已如同一隻兔也似的，射了出去，照夕緊跟而上，果見一座石質矮屋，隱在山邊上，如不留意細看，眞還看它不出。

二人鹿伏鶴行，已掩到了那小屋附近，這時才看清，那石屋內隱隱有一綫燈光，石屋的一扇木頭窗子，也高高支起！

照夕對丁裳打了一個手式，示意前進，他自己首先向前一縱，跟着一矮身，已伏在了窗下，眞是輕如落葉，沒有帶出一點聲音來。

丁裳這時也跟踪而上來，二人在窗下交談了一句，照夕慢慢伸出頭來，向室中一看，却見這石屋內，果然有兩個人，一人約四旬左右的年歲，睡得正香，赤着上身，張着嘴，却沒有太大的鼾聲，另一個人却穿好了衣服，正自支着頭在桌上打着盹兒，桌上放着一口摺鐵鋼刀，一盞油燈閃閃欲滅，照着這間石屋子裏面，一會明一會暗的，二個人交換了一下目光，丁裳還用手指了指床上的那個人，叫照夕對付，想是忌諱他沒有穿衣服，又用手指了指坐着的那人，意思是留給自己整治。

照夕微微一笑，只見他身形一長，已如同一隻狸貓也似的，竄進窗內，不偏不移，正落在那床前，駢二指在那人「睡穴」上輕輕一點。

那人似乎發出了一聲嘆息也似的，又翻了個身子却又繼續的睡了下去，不過這個睡眠可以延長到兩晝夜之久就是了。

照夕輕易的料理了這漢子，再看丁裳也已點了那人的後背「志堂穴」，噗通！的一聲，倒在地上，她蹲下身子，還不停的在那人身上摸索着。

照夕忙提燈過來，却見丁裳自那人身上掏出了一串鎖匙，面帶喜色。

「好了，鎖匙找到了，大哥快來。」

照夕問道：「妳知道地方麼？」

丁裳身子已如同一隻怪鳥也似的竄了出去，並還小聲的嗔道：「哎呀！你眞是嚕嗦。」

照夕才想起這問題已問了她好幾遍了，不由笑着搖了搖頭，忙跟了上去，却見丁裳兔起鶻落，已翻過了一座的泥崗，突然的回過身來，用手指在嘴唇上按了一按，輕輕道：「到了，聲音輕一點。」照夕急于想見申屠雷，不由小聲問道：「他在那裏？妳告訴我，我去救他！」（未完）

水中練氣十分危險

江上雲

美國見時有些搏鬥專家採取世界各國拳術的精華，融合爲一個整體，叫做「美國空手道」，他們說的空手道並非日本空手道可比，亦非中國功夫，他們認爲沒有武器在手而又能夠戰勝對方的任何一種拳脚，就是空手道，至於美國空手道，跟中國功夫或者日本空手道不同就因爲他們加入相當多的西洋拳法，換言之，把西洋拳加上了泰國脚，以及中國貼身打鬥的各種絕招，那就變成美國空手道。

爲了鍛鍊美國空手道，那邊的拳師十分喜歡打沙包，埋樁，或者打沙打石，他們認爲這樣做是很有效的，並且加上了中國功夫所謂金鐘罩這種練功的招式，站在幾個沙包當中，讓沙包分別打中他身上各處，使整個身體有一種自然產生的抵抗力，能夠抵抗外來的打擊，換言之，學習過這種打沙包的人，就算在街上走動，有人在背後擱腰一棍掃過去，他也不會受傷，因爲他背上的肌肉能夠自動抵抗那一條棍，這種練功方式就係金鐘罩。

此外，美國空手道還有另外一種練功方式，叫做水中練氣，幾個人浸在巨型的冷水浴缸之內，只就剩下一個頭，然後在水靜坐，練習腹式呼吸，認爲憑着水的壓力去使呼吸加長加深，可以在搏鬥的時候絕對不會「索氣」。

這樣做一定要心臟特別堅强，而且體魄强壯的人然後可以支持得來，反過來說，體型發胖，漸達中年，却又工作過勞，做這種水中練氣的方式，可能會發生危險，甚至窒息喪生，故此這一類的健身院，經常準備氧氣筒應急，並且由師傅在旁指導一切，一旦發覺徒弟在浴缸裏面臉色變白，便要立刻放乾了缸裏的水，跟住替他抹身，必要時還要開暖氣，整個房間熱騰騰的，令到他身上各處回暖，然後可以死裏逃生。

美國空手道的專家渴望找到一種最有份量的搏鬥方式，包括世界各種拳脚招式在內，到時憑着這種招式可以打贏各國的高手。

想是那麼想的，能否於願已償呢？那就很難說，仍要看看他們的運氣。（完）

游俠英雄傳
雙劍鳳計挫四鏢師

蹄風·文

作者·編者 增刪·潤飾 修訂本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年羹堯將軍奉了朝廷令諭，要對邊疆回民進行武力鎮壓，阿檀娜，王春明等人請求尹青、白泰官去勸說，希望年大將軍把改土歸流的政令延遲半年，好讓回民有較充裕的時間遷徙，尹青在阿檀娜面前答應得很圓滑，尹青走後，阿檀娜心想尹青可能會改變主意，而王春明又和尹青等人是結盟兄弟，爲了不讓王春明難堪，同時也爲了逼尹青出面阻止年羹堯的出兵，阿檀娜忽然神秘地把王妃施拉美和龍駒奧司卡帶走，匿藏他去，留言尹青在他爲回民效力之後，定把王妃和龍駒送到，尹青此刻只好力勸年羹堯答應了，即日退兵。

一霎間那幾個漢子兜轉馬頭，回馬便走。只見他們舉手一揚，一簇飛蝗般的東西紛紛打到。映着落日閃閃發光，四個鏢師舉起腰刀，一陣叮叮噹噹的响，擋到地上，原來就是那幾串銅錢分散打出。鏢師口裏喊：「好厲害！金錢鏢！」胯下坐騎已中鏢倒下。走在前頭的官兵也大部份給打傷了面部肩膊，都在喊痛，看那幾個漢子時，已是跑得遠了。

馬標統把人馬一點，傷了前頭十幾個官兵，都給銅錢打傷了皮肉。那些流配犯人走在中間，幸還沒有受傷的。四個鏢師上前禀道：「將軍，卑職說的不錯罷，我想那販馬的也不是好人。」馬標統這時才覺得着慌，應道：「鏢頭，我們回頭去把那魚塘子附近的人都抓起來，要他們把剛才幾個賊徒交出。」四鏢師回道：「禀告將軍，你沒見到他們來去飄忽嗎？就算轉回去也是空跑一趟的。我們不如加緊戒備，把犯人都加上手銬，脚下的鎖鍊也聯在一起，不要給叛徒再來搶走了。」

正說話間，陣裏的八旗士兵一齊叫着肚子痛，個個彎着了身子站不起，人馬逼着要停下來。那些善撲營官兵有些喝過了池水的，也搓着了肚子呻吟，擾攘之間，帶來的軍馬因喝了水，倒下來的也不少。馬標統慌得手足無措。四個鏢頭一點人馬，只有善撲營幾十個兵士沒喝過水，還能走動如常。那些犯人和新買進來的百多匹馬，本來也喝過水的，但不知怎的，竟會沒事。馬標統曉得內裏定有蹊蹺，立刻下令把犯人全部綑在一起，着四個鏢師督率幾十名善撲營兵，把他們團團圍着。

還沒部署得好，山坡上出現了一個騎馬的人，在那裏吹着笛子。這是塞外的笳聲，吹來嗚嗚的响，牧民們通常用來叫喚羊羣的。馬標統挽弓搭箭，颼颼一連幾箭，射到那人跟前，只見他揮起笛子輕輕撥動，箭矢便紛紛落地。這一息間，新來的百多匹馬聽了笳聲，驀地裏成羣向着山坡奔去。馬標統眼看着大部糧秣餉銀都馱在馬背上，萬一丟掉了，罪名比走失流配犯人還重。他也顧不得許多，即刻命令部下善撲營兵追前去把馬匹兜截，一面吩咐兩個鏢師前去把吹笛子的人捕來，留下兩個來看管着犯人。

兩個鏢師奔到坡上時，那吹笛的早已不見了，草叢裏忽地躍出兩人，一個是瘦長的僧人，另一個是黑漢子；一聲叱喝，黑漢子直奔過來就是一刀。兩個鏢師提刀接戰，各敵一人。那僧人空手接招，雙脚像螳螂一般，騰躍十分迅捷。鏢師的鬼頭刀沒法剁近他的跟前，便給竄開了，鬼影似的又從側邊攫來，施的是劈空掌法。這邊黑漢子的刀，也是勢沉力猛，把鏢師殺得滿身大汗，只有招架絕無還擊之力。

馬標統遠遠看到，心知這番不妙！那幾十個善撲營兵正在追趕馬羣，剛才吹笛子的人又在林子裏出現，嗚嗚的猛笛吹子，馬羣直向林裏奔去。善撲營的兵士拚命追前，一齊刀槍並舉，那人見他們追近，轉眼間勒馬進林裏去了。指揮營兵的軍官一聲號令，衝殺到林裏，忽然天崩地裂般轟隆聲响，烟塵冲起，全隊人都翻進了陷坑，坑裏盡是木草等引火之物，夾着火藥硝磺一齊燃起，一連串劈啪聲响，把一隊善撲營兵全體燒着，沒給燒到的也被硝烟昏倒了。坑裏一場大火，可憐那幾十個走動得的營兵，一時全都葬身火窟。

和剛才善撲營兵衝進林子裏的同時，馬標統看着山坡上兩個鏢師很快的給那僧人和黑漢子擊倒了，一個是被黑漢子斬翻的，一個給僧人抓着摔到半空。馬標統身旁的鏢師，正想奔前去把同伴救援。那知後面馬蹄聲起，一個女賊擎着雙劍，率領了十幾騎人馬疾奔前來，那些人正是適才把馬匹賣給他們的馬販子。一剎那間人馬風捲奔到，馬標統一看，剩下的人馬都是



王春明正和那使五龍劍的死纏，神尼一拂衣袖，把另一刺客摔到駝俠面前。

中了毒的，沒一個站得起，一時慌忙起來，勒馬飛奔，他身旁兩個鏢師不敢接戰，跟在馬標統身後一同逃走。眼前黑烟冲天，原來追入林裏去的善撲營兵就在那時翻進陷阱，火勢燃起。馬標統魂飛魄散，眼前一黑，竟昏跌下馬。

剩下兩個鏢師回身拚一死戰，那女將一雙鳳頭劍展開，亮光閃閃，左挑右刺，兩鏢師任是有多大本領，無奈已是驚弓之鳥，正在殺得氣喘汗流，旁邊又有一騎衝上，喊道：「三寨主，讓我來了結這廝！」一口青鋼劍迅速奔到，撩雲取月，一連叮噹聲起，把鏢師手裏兩張鬼頭刀挑起半空。女將走馬上前，輕舒猿臂，把一個鏢師從馬上一提，挾到腋下，另一個也被剛才的漢子一把擒了，按在馬上。那時隨女將前來的人馬，紛紛把犯人的枷鎖斬開。土坡後又走出一隊人馬，百來個都是精壯漢子，一齊勒馬下鞍，把所有倒地的官兵縛了手足，連同拋棄地上的軍糧輜重都搶走了。

這一行動非常微妙而又解決得徹底，殺斃的只有墮進坑裏的幾十個善撲營兵，一個鏢師被斬傷了，其餘的全都做了俘虜。這次幕後用計的自然是雙劍鳳孟嫦，王春明、孟强，陳興祥扮作看魚塘的漢子，那大水桶的底是夾層的，放了蒙藥，結構巧妙，只須在桶邊一按便有一撮蒙藥滲出，因此那犯人最後喝的幾桶水都沒有放進蒙藥。化裝馬販子的是黃鬚俠陳興明，跟隨着的馬販都是雙劍鳳從黑山大寨裏帶來的頭目。吹笛子的是「小李逵」張承忠，和他父親長腿羅漢張繼一起，伏在山坡上引兩個鏢師交手；張繼父子又挑選了百名精壯部屬一同行動，把方苞父子和全數充軍囚犯救出。馬標統和所有八旗官兵都被俘獲了，奪得銀両糧食禦寒被服和兵器無算，這一趟更充實了張家父子在寧夏的勢力。

王春明幫助黑河衆豪傑解決了官軍，救了方苞父子之後，第二日別過衆人啓程。黃鬚俠陳興明依依不捨，孟嫦也再三叮囑他辦完了事要依約回五台去等候天池怪俠見面，王春明一一應諾。

從寧夏到蒙古，走進黑河到了呼延海，已近着阿苔山的嶺背；這處是一條捷徑，和上次春明來時取道甘肅那一程來得近。王春明旅行沙漠已有了經驗，坐騎又是快馬，不够兩日已望見阿苔山，春明心裏一陣歡慰，恨不得就飛到山上和沙哈洛見面。那時正是黃昏日落，萬里無雲，天邊不時三兩孤雁，穿空而過。阿苔山像一面沙漠上的屏障，阻着瀚海南北。忽然遠遠有兩點黑影如飛疾馳，人馬都似蜉蝣般細小，分辨不出是什麼人。春明窮目力所視，見到兩騎人都裹了頭巾，像是塞外僧人，只奇怪他們走得那麼快，一忽兒便遠去了，天邊兩點影子漸漸消失在地平綫下。春明雖然覺得詫異，可是相離得太遠，自己也急於趕程，以爲蒙古馬兒不少是日行五百里的名駒，也就無心理會。

他轉折山徑裏，濃蔭滿地，氣候轉得涼爽了。入黑時分，已到了木寨前，駝俠阿朗的部下和他接過馬匹，一拉繩子，山上已知道有人到來，駝俠阿朗憑樓下望，見是王春明，連忙叫道：「王哥兒，我料

你會來的了，今日阿檀娜甥女才和我打賭呢。」春明進到莊院，那裏是駝俠多年心血建成的木樓房，依山築起，迴廊飛閣，房舍櫛比。阿檀娜從飄樓上走下來，見了春明，四目交投，一時無語。駝俠阿朗，也曉得了這個自小皈依佛門的甥女，丰儀絕世，平生見了男子，總是凜然若不可親，惟是她對於王春明，却特別合得來，因此借故出室，由他兩人在那裏說話。

阿檀娜見室裏無人，才道：「王兄，我在孔雀河不辭而別，你不會惱怒我罷。」王春明望着她，只見阿檀娜含笑相視，丰采依然，似乎消瘦了一點。他從袖裏把枯萎了的玉簪花拿出，這是阿檀娜臨別時放在他枕畔的。低聲說道：「阿檀娜，我明白你的，你這樣子幹去才能逼着年羮堯退兵。可是自那日之後，我無時不想念着你，這番和你重復相敍，眞使我心裏有說不出的快樂！」阿檀娜妙目一轉，笑道：「王兄，我何嘗不一樣想念着你呢？我曉得自己巳墮進了魔道，每到心緒惶惑的時候，我便無法把心猿驅走，此生恐巳無法自拔了。王兄，你是什麼寃孽，竟來纏上了我！」說了低下頭來，把王春明手裏的殘花取去，搓成片片。

門外輕咳一聲，阿朗走進來，說道：「甥女，你領王哥兒往見王妃一面罷，省得她來到這裏後，悶悶不樂。」阿檀娜點頭應了。原來施拉美王妃當日由駝俠駕了奧司卡龍駒，保護她來到阿苫山，等候尹青的信息。王妃施拉美本是一個水性婦人，蒙古風俗，女子嫁得次數愈多，地位愈高貴。她自從那日會過尹青，覺得尹青英俊風流，確非蒙古人那呆板的面目可及，又聽白泰官說，京城那麼繁華富麗，心裏暗喜個郎千里相迎，自是天生情種。不料後來忽又生出變化，駝俠把她帶返塞外來，她猜不出悶葫蘆裏賣什麼藥，因此終日無精打彩地，渴望着尹青有消息到來。

當春明跟着沙哈洛神尼來到山莊後面，眼前景物一變，都是別有天地，流水淙淙，花香鳥語。他們穿花拂柳，傳來一陣木琴之聲，音韻淸凄。兩人渡過小橋，林下一連三間屋子，明窗淨几，簾幔低垂。春明料不到莊院後竟有這個好去處，阿檀娜推門逕入，施拉美王妃席地敲着木琴，見兩人進來，忙起身相迎。

這時施拉美已懂得幾句漢語，王春明把來意道達，並說：「尹四哥念着王妃，這次帶來一些微物，奉給王妃添粧之用，一俟阿檀娜師姐定了日期，尹四哥便親到敦煌來迎接了。」說罷從袖裏取出兩具描金小匣子，打開了遞給施拉美。王妃打開一看，一匣全是粒粒圓淨的珍珠，另一匣是個髮箍，綴上金剛石和瑪瑙綠玉，光彩耀目。施拉美喜的展開笑容，對春明面前請他代向尹青致謝。

那晚阿朗在莊裏置酒替春明洗塵，就當着施拉美面前，定了迎娶日期，在下月的月圓時候，着尹青親到敦煌迎接王妃。春明又把周潯和冒蓮兩人相戀的事說出，阿檀娜問駝俠的主意，阿朗說道：「這孩子忒聰明伶俐，我也想她出來多幹一點事兒，不要這樣早便成婚的。何況她的父親還在處呢。」原來阿朗的妹子，就是冒蓮的外祖母，阿檀娜是冒蓮亡母蔡青蘿的表妹，有着這樣關係的，阿檀娜便道：「這小妮子既然急着，就由她和周潯定了親，將來待她見到了生父時，才給她擇日子行婚禮罷。」阿朗贊成了，便托春明回覆白泰官，着他們到時也一道到敦煌，雙方舉行定親儀式。王春明見媒人總算做成了，也就談過別的。

夜色闌珊，王春明隨阿檀娜來到別廂，那處近着王妃居住之所。阿檀娜的一間靜室，正在竹林底下，月影花陰，山風拂面，春明望着阿檀娜，仿如仙子下凡，她巳脫出了頭巾，明淨的面上，妙目流盼，秀髮散開，襯着斜領袈裟，露出粉頸，蠔首蛾眉，誰想得到塞外也有這樣的絕代佳麗。原來蒙古各大寺廟的女修士都是束上髮髻的，平時遮上頭帕，有如今日觀音大士的造型。

春明握着阿檀娜的手，坐在花蔭下。這時萬籟無聲，阿檀娜仰望長空，覺得今宵的明月份外明澈，神意飄然。她緊緊握着春明的手，低聲悄語：「王兄，人生光明的時候有幾何？佛經裏說是四大皆空，心無罣碍。惟我以前感到的是心靈上的空虛，直至見到了你之後，才體會到人生有點意味，只不知我們聚首的時光，維持得多久！」春明見她悵觸萬千，雙眉深鎖，偎倚着她說道：「阿檀娜，人生聚散不常，何必想到這麼的長遠。我兩人難得有相會的日子，且盡情歡快地渡過今宵，將來就算分開兩地，我只想念到阿檀娜給我高貴而又無窮的情意，便一生都不會忘記了。」阿檀娜喜的香肩斜倚，星眼含輝，對着春明道：「哥兒，你眞的這樣愛我？我心靈上有了你這個世間難得的情人，他日就算墮進十八層地獄裏，也沒有怨呢。」春明掩着了她的口說道：「不要儘說佛經裏的話兒了，人生有了眞的愛情，比世界上任何宗教思想給予人們的安慰還來得崇高罷。」阿檀娜嬌喘微聞，情不自禁，投懷送抱，春明驟覺她兩片紅唇如火樣的熱，浮雲掩月，大地忽然黑暗下來，月兒也像羞見這一雙痴男怨女，溺在愛河當中，花影搖曳，王春明抱起阿檀娜直趨靜室，黑暗中反聽阿檀娜顫聲道：「哥兒我怕：：」以後便聲息全無。夜漏遲遲，迷朦月色，院子裏仍是一般的靜寂。

王春明和阿檀娜從相遇到今，雖然是數月光陰，但世上男女間愛苗的發生，眞可以說是微妙而又離奇的；不論是身份高貴和有知識的人，也不能例外，愛情有時是盲目而又不計後果的，阿檀娜本是一個清高絕俗的女修士，但她也和世上任何一個人一般，有眞摯的感情，以往二十多年來心如止水，惟是遇到王春明後，她那平靜的內心巳起了盪漾微波，不能自已。

半夜，阿檀娜突然驚醒，她輕輕推起春明，向室外打一手勢，春明靜耳一聽，外間一片寂靜，隔了片刻，微微有點落葉般的音響，帶着風聲，驟聽似是貍奴在瓦上竄走。阿檀娜掩開紗帳，對着燭台一揮，衣袖勁風立刻把燭火打滅，一室昏然。春明想縱下榻去，阿檀娜一把將他抱着不放；再傾聽時，外面巳沒有半點聲息。春明才在她耳邊問道：「是有人窺伺我們嗎？」阿檀娜搖了搖頭，答說：「這裏不會有人干預我的，怕會是夜行人，但從來就

沒有人敢來惹過我。」春明笑道：「阿檀娜，或者是夜鷹出巢，貍奴兒竄走的聲息罷。」阿檀娜又搖頭說道：「你沒分辨出剛才那風响嗎？分明是功力很深的夜行步法。」春明道：「那麼，你怎麼不讓我追出看看？」阿檀娜緊緊摟着他，久久才道：「我不想哥兒冒險，設若眞的有人要對我們不利時，這處床後有暗道可走，是阿朗舅舅建造時就預備好的。」

兩人悄悄說話，驀地又聽到遠遠有金屬劃空的聲响，像火箭射出掠過長空，聲音却遠在莊外，阿檀娜倏的坐了起來，略帶驚異地說道：「外間有人發暗器，這是我們大漠的金砂嘶响，誰在鬥着呢！」春明跟着也躍下床來。

兩人連忙紮結一番，都背上寶劍，阿檀娜引着他撥開床後帳幔，那裏果然有度暗門，通到院裏假石山下面。

王春明細察院子裏沒有一些可疑的影跡，才和阿檀娜一縱上了屋頂，攀登高閣望去；山下叢莽中，不時有白光射出，映着天空將曙的魚肚白色，隱約看到一方打出的是沉重的子母三角鏢，像從兩個地方伏着打出來的，掠過空間，鏢身的空膛子嘶出了音响。

另一方發射的是「大漠金砂」暗器，和鐵念珠有點相同，不過打出時還運用起大漠神功的最上乘掌勁，武林人所謂鐵沙掌之類的功夫。當日王春明初次遇見駝俠時，見阿朗對着酒店門前揚手，他走近一看，酒舖櫃前的青石上嵌着兩粒白豆大小的金砂，比人工鑲上去的還來得堅實，這便是金砂掌的勁功，因爲戈壁沙漠裏出產着這種金砂，但不是純金，比任何的合金還要堅硬，上乘的金砂功一下能够像雨點般打出，那些金砂在半途擊撞，發生出物理學上加速的作用。蒙古的武林人叫這種暗器做「天雨花」，雖有很超卓的輕功縱竄本領，也不容易躲避過的。

這時王春明和阿檀娜看得驚奇，漸漸見發出子母鏢的那一方開始逃走了，漸去漸遠。這邊打「天雨花」的人也不追趕，可是始終看不出雙方的人影和究竟是多少人。轉眼間都平靜下來，剛才的白光巳不見打出，似乎一方是逃得遠了。

當兩人伏着看得出神的時候，身後似有輕微的衣帶風响，春明回頭一看，原來是駝俠阿朗走前來。他也是衣衫不整，鈕子還沒扣上，一望而知是出來得十分怱忙的。阿檀娜忙問道：「阿朗舅舅，你也給驚醒出來嗎？你猜是那幾的人物？」駝俠面上巳不見平常帶着的笑容，他道：「甥女，這次來的人並不尋常啊！他們的夜行功夫非常到家，巳進了你們的院外，但他們沒曉得我平日佈下了消息，不論簷頭殿角，有人置足我會立刻得知。因此我從暗道走出跟踪。使我驚奇的，便是早巳有人先我到來把他們驚走。那人的身形很敏捷，連我也看不出，只一霎眼幾條黑影巳追到山下去，大家在叢莽裏躲伏，都不肯露面，只是互相鬥着暗器，我正待追前去助一手，便看到你兩人到來，我恐防再有餘黨伏着，所以暗裏保護你們，這事眞使我想不通呢！」

兩人聽了，都好生詫異，阿檀娜又問道：「舅舅，那個趕走兩個夜行人的，不也是我們這一路的功夫嗎？而且功力比我還高的。」阿朗答道：「他不祇是我們派裏的高手，我適才留心他的身形使勁，完全是崑崙絕頂輕縱，現時除了眞如大師哥外，那裏還有人做得到？故此令我兀自猜疑。」這時他們巳下到駝俠的屋裏，那處就在莊院的前座，是三幢亘木疊成的房子，阿檀娜說道：「我師傅還在閉關當中。料他老人家不會到來的，泰官師弟又不在此，難道另有高手前來驚醒我們。」駝俠應道：「阿檀娜甥女，不論那個是什麼人，我只想知道今夜前來的刺客，决不會是尋常之輩，可能和你這次到孔雀河所幹的有關。」他說到這裏，又望着春明道：「王賢侄，你認爲老漢說得對嗎？我希望今後你和阿檀娜都要特別提防，須知人心鬼蜮，如隔肚皮，眞是不容易看出的。」王春明點頭應諾。他曉得阿朗這番說話，暗地裏是指年羮堯尹青這一班人不是好相與的。春明的面上一時帶着了羞慚，心想：尹青等和自己是結盟兄弟，如果眞的是他們派人前來加害阿檀娜，那末我如何對得她住？他又見駝俠阿朗似乎巳看出了他和阿檀娜昨宵的事，面上愈加顯得尷尬。

駝俠似乎看出了他的心事，便道：「現時天色巳曉，我想你們整宵都沒得好睡，還是回去休息罷！我防到夜來還會有事發生的。」阿檀娜也是紅着臉兒，但兩人都感到駝俠爲人洞達，也懂得年青人的心理。阿朗故意打個呵欠，道：「我也要再睡一會兒呢。」說了便先走回室裏去了。

兩人這才如釋重負，阿檀娜見春明望着她，突然走近在他的臂膊上扭了一下，跟着驚鴻一瞥的向後院走出。春明那裏肯捨，飛身追前；莊後山徑曲折通幽，透到靜室，兩人的影子便沒入假山後面去了。

阿檀娜回到院裏，首先到施拉美的繡閣來，看見王妃像昨日一般的歡喜，這才放心，和春明一道返回靜室。這一晚眞的如阿朗所料，還有事會發生的。阿檀娜和王春明整日裏都躲在靜室，有說不盡的情話，只覺得日子太短；不過他們都記着了駝俠的話，入黑後便全身結束，隨身寶劍暗器，預備停當。他們担心的只是王妃施拉美的安全，同時也猜得幾分，這次來偷探的高手可能目標在王妃身上。因此他們把靜室的簾幔放下，作成有人在室裏一般，然後走到王妃居住的廂前，也不進去驚動施拉美，擇一處有利的地形伏着。

二鼓過後，樹梢一陣風過，撒下一撮沙粒來，這和平時給風捲起的沙礫落下聲响不同。過了一會二條黑影在簷頭一幌，足下展開「喜鵲過枝」的步兒，連最輕微的起落聲音也沒一點。春明曉得這人的輕功有相當造詣，凡是練脚下功夫的人，除了「八步趕蟬」的滑縱外，便數到了「喜鵲過枝」那種步法，是長江流域一帶最盛行的輕身本領，包含着各種直躍曲踊的身形。那時黑影巳翻身掛在簷頭，施出了「倒吊金鈎」向王妃室裏窺望，大概是看到室裏的人睡着了，立刻來一勢「鯉魚打挺」復站到簷頭，向那把風的同伴打手勢。

王春明正待拔劍竄出，阿檀娜把他拉住，只見她向牆角那邊一指，牽着他蛇行了幾步，轉過一叢竹林。原來那裏有一扇便門，通到一條複道去，轉了兩轉，便是

王妃的臥室，只見兩個服侍王妃的女奴正踡臥榻前，施拉美在帳裏睡得正濃，阿檀娜很快的引着春明，一同蹲在窗下。他們蹲伏下了身子，百葉窗已給外面那人一帶便開了。那黑影十分乖巧，先把腰帶向窗裏拂了一下，詐作有人要縱入的樣子，然後把劍伸進劃一個大圓，就趁那劍圈劃過當中穿身入室，行動眞快。阿檀娜已是如影隨形，附在來人身後，大漠神功掌展出帶勁，閃電般在他背後一抓，勢同蒼鷹下啄，力度非凡，眼看那人無論如何都躲不了，那知就在這兒，一道寒光從窗外飛進，射程正是阿檀娜手掌攫下的路綫，這點光自然是一種極快的暗器，如果阿檀娜不縮手避開，定然會先中了暗器才抓到那人的背後；若果她縮手時，暗器只從面前那人的肩上擦過，不會打中了身體，所以說那一發暗器眞是準確無比。阿檀娜立刻一驚，曉得這子母鏢不能夠接的，但她出手時運用了全身勁力，不易中途收手。在這電光火石的刹那間，她身形一矮，掌功雖然照舊打去，可是已低了幾寸，從後飛來的暗器颶的一下子穿着空檔過了，她的掌跟着也抓住在那人的腰背，裂帛一聲扯去了一幅。原來竄進來的人也是高手，他見閃避不來，身上已運起「金鐘罩」外功，同時收縮着肚子，傾身向前，沙哈洛神尼鷹爪功攫到，觸到背上堅如鐵石，只抓到了他背後的一幅衣服。

沙哈洛覺得那人外功發勁得那麼快，能夠迅速之間運出「金鐘罩」，知是勁敵。說時遲，那人手上一把軟鋼劍迎風作了九十度角的迴旋，直劃過來。沙洛哈的劍還沒出鞘，只有張開「迴風掌」隨來勢貼上，那知眼前嗆的一聲響，黑暗中火花四射，却是春明在她身後縱出，擋了一劍。響聲過後，王春明和那人迅速分開，大家一看劍子，幸還兩柄寶劍功力悉敵，沒碰成缺口。王春明腳下一點，洒開劍花，雲霎寒光直奔那人面門。他那太極劍勢抽絲剝繭般接二連三急攻，眼前但見前後左右都是劍影。那刺客也端的鎭定，他被裹在劍鋒當中，抱劍護身，「分花拂柳」身形跟着劍溜溜的轉，擦擦擦幾下黏貼撩撥，擋住春明驟雨狂風的攻勢。沙哈洛有春明把刺客纏上了，忙縱到施拉美王妃帳前，見她嚇得花容慘淡，攬着錦衾不停的顫震。她隨就輕舒粉臂，將王妃挾起來，一轉身沒入帳後去，原來這處也有一處複道可以躲到密室去的。

王春明見阿檀娜把王妃保護出室，心才放鬆，精神抖起，一柄青鋼劍神出鬼沒。他見十三劍勢取勝不得，身形又是一變，把他師傅宗流授他的一手青藏柔門十八路劍法展開；戳、切、割、剪、衝、刺、旋、推、琢、揷、飛、滾……把那人殺得呼呼氣喘。那夜行人眼看自己處了下風，倐的就地騰身，用的就是「喜鵲過枝」步法裏的「坐脚掠枝」一勢動作，像蚱蜢般上到牆頭，劍光起處，把一堂大帳幔截下，迎頭覆到春明身上。他這猝然的行動，春明沒有提防，如跟着冲起，便會給帳幕罩中了。他只有斜裏連滾帶竄，挺劍衝開。敵人乘這千鈞一髮的當兒，連隨翻腰作勢，「燕子穿簾」向窗外竄出，雙方稱得半斤八兩，春明慢了一步，雙足一點如箭般追出。忽然外面有人喊了一聲：「看劍！」同時又聽到拍拍兩聲，似是暗器給擊落地上。擧眼看時，却是阿檀娜已從暗道走出，刺客衝出窗外時，她在下迎面一劍撇出，本來是必中的。那知在外把風的刺客看到了，忙喊「看劍！」一面打出兩枚子母鏢，阿檀娜逼着把劍半途轉過來擋暗器，那人才免一剹。

這時雙方露出面目，春明看那兩個刺客，白面無鬚，年紀都在三十左右，並不認識。不禁道：「我和你們素不認識，須知我的一口家傳太極劍，不剹無名之輩！」他意思是激使兩人道出姓名來。那料對方却識笑着道：「好一個『太極王』的大公子，却來到這裏勾上師姑，你爺……」爺字還沒說下去，阿檀娜粉面通紅，氣往上衝，呼的一劍飛出，一雙袖子展開像蝴蝶翻飛，凌空直取，夾着一股銳風，銳不可擋。先前入室的人正待提劍擋上，那抵得神尼那股大漠神功的袖風捲掃，呼的一聲把劍捲起，春明隨後展起八步趕蟬，跟在神尼身後，一手把劍接去，眼看那失掉了劍的人就要喪在神尼的劍下了！突然眼前又是金光一閃，滾滾劍風，貼着神尼的劍一圈，兩柄劍同時滑開了，却是剛才打出子母鏢的人提劍貼上，一股很沉重的內功從劍尖透出，令到神尼不能不卸開劍勢。這番她脚站實地，正要回擊，對方已是一劍飛出，斜裏衝到沙哈洛面前，劍峰切出了迴旋速度。春明在後一看，這人出手竟和年羹堯當年在九華台比劍時的劍法有九分相似，劍身亮出黃光，世上只有陳友諒昔日的「五龍金光劍」才有這種光影發出。他曉得這番來者大有來歷，又怕阿檀娜着了對方的勁兒，立刻竄身上前，那人正發來第二劍，春明和神尼的劍一同擋上；這番以二敵一，神尼那一口是「毘盧定風劍」，以前曾由冒蓮口裏提過它的來歷，加上王春明一口青鋼劍，交叉貼着敵人，對方的劍給剪壓了，迴旋急切失了作用，任他怎樣好功夫，也佔不到一絲便宜。雙方一連交上幾劍，那人口裏喊一聲：「兄弟撇走罷！」展開一記敗式，讓那掉了劍的同伴先縱走，跟着竄出圈子，春明待要追時，阿檀娜一把扯緊了，提劍向前一撩，把兩點打過來的暗器溜溜地都撥到草裏。原來那人縱出的一刹兒，暗從腋下打出兩枚三角鏢，如果春明倉卒追前，很容易給暗算了，這也是阿檀娜的精細處。

眼看兩個刺客怱忙縱走，到了莊前，突然像受了暗襲，一陣雨點般的光影掠過，雙雙倒下。

金砂功驚走大圓劍

沙哈洛正在驚奇是甚麼人在莊外打出金砂，一忽兒那兩個刺客的影子擺了擺便一同倒下。王春明叫道：「他們給金砂射到了。」說了縱身便起，要追前去把刺客抓起來。沙哈洛隨在他身後說道：「不要忙，賊徒倒得突兀，提防有詐。」說話間已來到了前樓，圍牆外便是山徑，岩石茂草，極好藏身。那兩個賊徒倒在一面石後，祇露出一角衣衫，這時叢林裏又人影閃動，一個高大的黑影伸出半個身子。沙哈洛憑着夜視本領，一眼便看出是她的師傅

眞如大喇嘛，已改穿了便服，裹上頭巾。她正待飄身上前相見，眞如大喇嘛倐的又躲下去了。沙哈洛暗暗對春明道：「我的師傅來了！」說話間，叢林裏又有一矮小的黑影縱出來，風一般衝到崖前，這個人正是駝俠阿朗，看他擧動像要察看賊人是否眞的受傷。說時遲，駝俠竄出來已是非常的快，但那賊人射出的暗器更快；他們躺在地上發出子母鏢，一打就是五枚，夾着風聲，十枚飛鏢像兩朶梅花形的流星襲到阿朗跟前，駝俠正在竄起之際，忙把頭一擺，雙足一縮，幾口鏢颼颼的閃電擦過了，可是中路兩枚沒法躲避，他的腰刀還未拔出，阿朗一時忘了敵人的是子母鏢，左手一下掌風，把一枚飛鏢射程飈開了，右手本能地待要接另一口，才記起了這是空膛子的鏢，連隨改作一托，這一下子恰觸到鏢身的彈簧鍵子，吱吱吱從空膛子裏射出三枚小鏢來。站在屋上的王春明和沙哈洛看到，一齊喊出「不妙！」就在這電光火石的一刹兒，駝俠面前撒下了點點金光，觸在小鏢尖端擦出了火花，三枚小鏢都給打落了。

原來撒出金光來的，就是眞如大喇嘛從林裏打出「天雨花」的金砂掌。駝俠乘時衝到賊人躲伏之處，手起一刀，但那兩個刺客也實在來得迅捷，一滾已貼在崖邊，雙肘貼着山石即時站起，五龍金光劍由下撇出，「撩雲取月」。駝俠但見眼前金光耀目，腰刀嗆的一響已被削了半截，那人反手把劍點過來，直指阿朗咽喉，情勢十分危急。

王春明在牆頭上猛喝一聲：「鼠輩看劍！」白光迅即衝下來，雙劍一迸，火星四濺，他擋過了賊人一劍，也不理會劍口有無剹缺，連隨把劍緊緊展開，封閉着敵人的劍路，攻勢連綿，一劍隨着一劍，令那人連眨眼的功夫也施不了，更沒餘暇去掩護同來的同伴。沙哈洛早已展開了大擒拿手法，袍風迎袖，鷹子一般飛下，向先前丟了劍的刺客一掌搭落。那人斜裏急要縱開，那邊駝俠看準了，搶步上前，迎着一記「妙手摘星」。這兩個都是大漠神功擒掌法的高手，任那人有如何本領，空着雙手，怎禁得兩人的崑崙掌纏着，已是再走不得。沙哈洛嬌叱一聲，袖風捲掃，勁風直襲，把那斯的頭巾先捲出了；她上前一步，袖子觸到刺客身上，如八爪魚的觸鬚捲着一般，扯着臂膀就是一摔，賊人身子像風車的轉，直轉到駝俠跟前，阿朗一掌貼着打開，這一下把賊人仆得昏了。

王春明和那使五龍金光劍的人死纏死拚，寶劍雖然不及賊徒的犀利，可是他施出了柔門功夫，夾着十三勢太極本門劍法，變化無窮，封鎖連貼，着着搶了主動。那人的劍法也是不弱，他擋了十幾合，已漸摸準了春明的門路，身形一轉，金刃劈空，倐的改過「大圓迴天劍數」，把三十六天罡煞手運出，劍光像個大圓，有時又化出幾度弧光，上下左右都是光影，王春明急攻了幾下，轉過來已處在下風。

這時駝俠剛把倒下的賊徒制服了，沙哈洛担心春明着了道兒，正待上前相助。驀地裏林間躍出眞如大喇嘛，一手「天雨花」打出，人影隨到，一勢「分水掌」撩開五龍金光劍，直攫賊人咽喉。他一面從容叫道：「讓貧衲來接兩手罷！」看他並不急忙，空着雙手飛步搶進，春明已知他是沙哈洛的師傅，忙的收斂劍鋒，退身站過一旁，眼看眞如一爪攫到賊徒面前，那人急的騰身後退，提劍上撩，劍鋒震成了碗口的小圓形。眞如雙掌一撥，當堂起了一股風，左右一分，五指避開劍路，貼近那人手肘，賊徒曉得給他黏上便要丟開了劍，連隨抽劍退身，仗着寶劍眩目金光，猛掃一陣，眞如果然貼不到他身前，祇是閃騰出手，伺隙襲擊。

這樣相持了片刻，刺客知道無法取勝，金光幌了幾下，一鶴冲霄，抽身竄走。沙哈洛、王春明，立即上前阻截，眼見敵人一連打出幾枚三角鏢來，說也奇怪，這番他却射向那個昏倒地上的同伴，沙哈洛已知他是想把同來的黨羽殺了滅口，立時和春明一起上前，雙劍一撩，叮噹幾聲把飛鏢撥落，一刹間，刺客已逃出圈子，眞如手裏揚起一把金砂，點點螢光緊躡着賊徒身後，那刺客一面竄走，反手使出鳳尾劍來，撥了一陣，忽然劍光驟斂，喊出一聲，便迅速沒進叢草裏去了。王春明還想要追前，眞如大喇嘛叫着道：「賊人的寶劍厲害，窮寇勿追，且由他自去罷！」

駝俠守在山麓的部衆，這時已亮起火光趕到，把倒下的賊徒縛了手足。沙哈洛忙的上前向眞如大喇嘛跪下，說道：「師傅，你幾時到的？昨宵趕走了刺客，也定是你老人家幹的，我們竟沒想到是師傅到來。」駝俠也上前拜見了大師兄，還引着春明過來以晚輩身份相見，眞如大喇嘛已是古稀之年，法力無邊，是晦明禪師的傳人，武功說得上爐火純青，是當今崑崙派的鼻祖，因爲自小修煉，如今還是精神旺健，氣力充沛，外貌祇像個五十歲的人。

各人回到莊裏，沙哈洛匆匆返到密室，見施拉美沒事，才覺安心。她着人在閣上打掃了一間靜室，給眞如大喇嘛打坐。

書中交待，眞如大喇嘛本是在多倫城彙宗寺閉關，將近三年，彙宗寺是外蒙最大的一間寺廟，住着千餘個喇嘛，最近西藏班禪活佛到蒙古朝廟，所以提前把閉關完結。活佛離開後，他覺得心血來潮，使想到三音神廟一看徒兒阿檀娜，不料抵三音池時，才曉得阿檀娜去了阿苔山，眞如大喇嘛在大漠上多年來都是單騎來往的，愛好到處停留，和牧民祈福。那天他走進了戈壁，停在「綠墩子」歇息，這處就是白泰官等當日一行人夜裏遇到大蝎子的綠洲。眞如來到時，已有幾個漢族的商人歇下，眞如就借他們的帳外坐下休息，過了一會。遠遠有兩匹馬奔來，眞如大喇嘛看馬上的人，擁了兵器囊，背插寶劍，脚下穿了皮靴子。看他們神色，是懷有上乘武功的人，不免多注視幾眼，那兩騎人如風的向西走去，沒够半炊時分又轉回來，眞如特意走進林子裏，暗暗窺看動靜。

兩個漢子縱身下馬，問漢族商人前往阿苔山的方向。這幾個商販是走慣了沙漠的人，聽了都哈哈笑起來說道：「客官，你們往阿苔山應該走向東南的，剛才却向西北走，怪不得要迷路。你們向東再走半天，南面的高山就是了。」那兩個人也不說句好話，上馬便馳。眞如看他們騎的駿馬馬背烙上了「營印」，心裏打個突兀。

那兩個漢子走了一程，忽又勒轉馬頭，回到幕前，却不下馬。他們四顧沒人，便向那幾個商人道：「朋友，你們這兩天見過有一騎人馬奔過嗎？」商人應道：「客官，我們遇到單身的人有幾起，未知你要找的是那個樣子的人？」這兩人在馬上沉吟了半晌，忽地互相打個眼色，就要拉出劍子。眞如大喇嘛在樹後看得清楚，覺得情形不對，眼看那兩個壞東西就要殺了幾個商人來滅口，立即縱聲大笑出來，口裏嚷着道：「阿彌陀佛！我活得不耐煩了，誰個有利劍子的，做做好事，給我剁下頭來，省得擺在頸子上多麼累贅！」各人看這個喇嘛瘋瘋癲癲地，摩着頭顱在說；那商販便道：「大師，頭顱剁下便再放不上了！」眞如應道：「你們說的對呀，不過我不想幹時，人家也要剁下來的了。」商販又道：「大師，誰要剁你呢？」眞如有意無意的指着馬上的漢子答道：「不會是你們罷，自然是那些有劍子的人啊！」

剛才那兩個漢子本待要拉劍的，給眞如一嚷嚇住了，這時更有點生氣，便勒馬上前，細看他是個甚麼樣的喇嘛。眞如雙掌向前一擋像是駭怕的樣子，一股內勁從掌心透出，兩漢子覺得一忽兒疾風吹起沙粒打來，睜不開目。待沙礫吹過後，眞如已站在他們的馬後，適才祇一眨眼，僧人怎麼閃躲得這樣快，他們都看不到，知有來歷，一時不敢亂幹，連忙揮起馬鞭急馳而去。

眞如無意中救了幾個商販，曉得這兩個漢子行蹤來得詭異，十九會對駝俠和阿檀娜兩人不利的。他還思疑那兩個漢子另有同伴先走，愈想愈覺生疑，原來王春明那天黃昏的時候，遠遠看到的兩騎人馬向阿苦山疾馳，就是這兩個漢子了，他們遇了眞如之後，躭誤了片刻，正在依着商人的指示向前趕路。

眞如大喇嘛本待前往和駝俠見面的，後來心裏一想：阿朗二師弟怎麼會招惹了關內官裏人，要前來找他，內裏定有原故，不如覓個地方住下，暗察一番再作打算。他到了阿苦山，便在山前一間小廟歇下，廟裏的小喇嘛慇懃接待。到了夜靜，他展開了崑崙派輕功，在叢山亂石中飛行，果然發現了兩條黑影，夜行功夫也甚高超，在黑暗裏一起一落直向山莊那邊走去。

眞如跟着兩個黑影身後，一直到了駝俠的山莊，那兩人沒曉得那莊子的深邃曲折，幾番摸錯了道路，在假山竹林裏亂轉，最後才打出探路石子來，眞如一縱下了院落，衣袖帶起一股風，吹得竹葉簌簌地作响。那刺客驚覺了，回頭望去又沒有人，跟着看到一所廂房那裏的燈光驟熄，嚇得走了風，連忙急躍上瓦向莊外逃去。剛出莊門，眼前一陣光影，像點點螢光亂墜，知是大漠有名的暗器「天雨花」金砂功，不過他們也是打暗器的高手，隨即滾身石後躲過一下，對準金砂射出之處，打回了三角鏢。這時雙方都是伏發着暗器，沒有露出身子。眞如日間見過了他們，但他們却不知對方是甚麼人，祇想出是個武功出色的人罷了，剛在這時，王春明、沙哈洛、阿朗都驚覺了，在院裏追出，刺客不敢久留，藉着草叢亂石，邊發暗器邊向山下逃走。眞如囊裏的金砂也打完了，便不追趕，他暫時不願露面，致駝俠知道，因此閃身叢莽，取道回到山下的小廟。

第二晚，眞如大喇嘛換過了一身便服，再來窺伺賊徒。他在院後伏了一會，見阿檀娜已有準備，才找了一角簷頭躲起，觀看動靜。不久，兩個刺客入室，給阿檀娜襲擊，跟着又見一個使劍的少年人，從室裏追出，他不認得是王春明，但是這少年人一手劍法，非常精妙。後來刺客亮起五龍金光劍，眞如吃了一驚。他知道這一口寶劍是天下間難得的武器，比古來甚麼「干將莫邪」還更犀利。這劍自從明太祖朱元璋戰敗了陳友諒，一向落在江南，前些時甘鳳池初上雲台山，大鬧海州時取得此劍，現在怎麼會落到這些人的手裏？眞如大喇嘛正在思疑，阿檀娜和王春明已把一個刺客的劍奪去，那使五龍劍的漢子掩護着同伴退走。他急躲到莊外密林，一看駝俠阿朗早巳伏在那裏，他們師兄弟見了面也不暇打招呼。眞如一出手打出金砂功，把賊徒阻了去路，但敵人也把三角鏢打回來，密如飛蝗，兩人不能抬頭。眞如的天雨花暗器，撒出像網子一般，不論敵人怎麼伏匿，也能够包圍了前後左右，想縱走也是不易。當下那兩刺客知道一時不易脫身，便想誘對方出來，用劍法取勝，他們詐作喊出一聲便倒身石後。

× × ×

眞如大喇嘛對着駝俠等人，把經過敍述一番，還力讚王春明的劍法獨特。駝俠吩咐把抓起來的刺客帶到各人面前，這個漢子身上並沒受傷，祇是給駝俠摔得渾身腫痛。

王春明看那刺客年紀未過三十，白面無鬚，一表人材，他適才使的那一口也是鋼劍，但抵不住神尼的袖子風，給捲脫了手。春明拿劍在燈下細看，見劍身鑄上「康熙三十五年，禁衞兵庫劍房藏，北京三絕爐鑄造」一行小字。便道：「這是禁衞軍兵器，尋常人不會得到的。」阿朗罵道：「看你堂堂好相貌，怎麼替滿洲人做鷹爪孫！」那人祇是不作聲，阿朗年紀雖大，性烈如火，正待上前打他一記耳光。眞如大喇嘛把袖子一揮，攔住說道：「二師弟不要動怒，就算他不實說，我們單憑他的劍子根尋，便知來歷，何況他的同黨剛才正要殺他滅口，可見他巳是不能回去的了。」眞如大喇嘛這樣說，雖然話裏帶點恫嚇，但也是實情。

阿檀娜見師傅暗裏向她打個眼色，她便明白，走到那刺客跟前替他解開了綑綁，說道：「朋友，我看你是個頂天立地的漢子，這番却給同伴出賣了，要殺你滅口，我現在把你釋開了，如果你要走時，我可以將劍子交還給你，你自己想清楚罷！」那刺客不料她有此一着，見她容華絕俗，和顏悅色相向，適才又領教過她的本領，一時感愧交集，久久不作一聲。

王春明在旁看到，巳知他有些動容，便上前說道：「好漢，我們把你放了，也不根究你的來歷，爲甚麼還不想走？難道疑心我們是假意放你？」這漢子倏的走到眞如座前跪下，眼裏滴下兩點淚珠。說道：「聖僧，小的回去也是活不了，這番我們奉了八貝勒之命，前來把甚麼蒙古王妃刦走，致冒犯了你們幾位英雄，如今又寬

恕了我，免却一死，使我深深感動，決計不回北京去了，本來八王子吩咐，倘給你們抓到時，就說是尹青大俠派來行刺沙哈洛神尼的，現在我受不住良心的譴責，對你們說出眞相來，望聖僧答應把我收留，實在感恩不淺。」他這番話，各人聽了心裏都有點錯愕，眞如大喇嘛忙把他扶起，說道：「好漢起來，我們雖是塞外族民，平生嫉惡如仇，最重江湖義氣，祇要你能幡然改悔，便可化敵爲友，無分畛域。未知好漢尊姓大名，能否見告。」那人面上頓時歛去愁容，向各人一揖坐下，答道：「在下名叫馬如龍，是長江青帮頭領出身，後來給納蘭將軍羅致到京，轉到八貝勒胤禩府裏當一等武士，這次被派到塞外來，那隨身的寶劍也是納蘭將軍府裏的東西。」駝俠阿朗聽了便道：「你是長江帮會出身，怪不得打得一手子母鏢，不知那個同你一起來的又是甚麼人？」

馬如龍聽了，望了望各人，都在等他回話。便道：「說起了那人，名頭兒頗大呢。他就是江南怪盜陸鼈叟的義子金夢彪，十二歲便橫行湖海，綽號鬼旋風，他的父親是杭州三傑的金錩，和柳無涯等同稱南派劍術的好手，金夢彪習得家傳一手大圓劍法，精於運用左手廿四路攻勢，當日宮廷武士金槍子白鵬把他引薦給八貝勒，充王府裏的衞士長。這番八貝勒派他前來，在下不過當了他的助手。」各人才知道這人就是金夢彪，相貌生得翩翩風度，手段却毒辣非常，當他十五歲以前，手裏巳殺過了千百的人，所以胤禩八王子才收爲死士，怪不得他一手劍法施展得出神入化，更有天下出名的五龍金光劍在手，如虎添翼，祇不知他從那裏得到了甘大俠那口寶劍，各人問馬如龍時，他也說沒曉得清楚。

王春明對五龍金光劍的來歷還有點不清楚，眞如大喇嘛解說道：「老衲往日也是從師傅晦明禪師口裏聽來的，這口劍最初元朝成吉思汗攻到西洋，在西班牙國擄了一班鑄劍工匠回到蒙古。西班牙那時航海事業非常發達，對鑄造武器巳有了很大的進步。後來忽必烈繼成吉思汗當了中原皇帝，他要鑄一把天下唯一的利劍，要用黃金鑄造，而鋒利和精鋼一般無異的，還要有金光燦爍。那一班管理宮裏鑄劍房的中國工匠，都沒法造成。忽必烈慢慢地把工匠逐漸殺了，只剩下兩個來，一個是西班牙人，其他一個是江南煉鋼師，名叫伍龍。這個江南人曉得過幾天自己便要喪命，回去對着妻子哭泣。他的妻也是江南著名煉劍師的女兒，見到丈夫就要丟去性命，偶然想起父親在生時，曾對她說過一個煉劍的方法，不論什麼寶劍都可以造成，只是太過殘忍，她便暗地裏把方法告訴了丈夫。伍龍第二朝回到劍房，便同那西班牙煉劍師叩見忽必烈，提出了煉劍的條件，那知忽必烈却一口答應了。

「你們試想伍龍提出的是什麼秘法呢？原來他要一百個童男女和黃金百斤給他煉劍，伍龍打算這次如再煉不成，到時便投進爐裏送命。忽必烈果然把從歐亞各地擄獲死囚的童男女給伍龍鑄劍，又從官庫撥了黃金百斤。伍龍着武士把一百個童男女殺了，取出血液來和黃金一同放進熔爐裏，先煉了四十九天，直到熔爐不時有金光射出，才把熔液拿出，黃金本來是不怕火的，怎樣煉它也不會消失，但這時黃金巳剩回了一小塊，堅實得比金剛石還硬，稱起來却還是一百斤，眞是奇離之極。伍龍第二步照着那煉劍秘法，到山裏找到了五種毒蛇的骨骼，由那西洋劍師混和了特種金屬和精鋼，親自看爐，再經過多天的熔合打造，鑄造成這柄寶劍，柄上刻了五龍，眼睛全是寶石，這樣便叫五龍金光劍，每當劍身出鞘時總有一度黃光射出。」

眞如大喇嘛說到這裏停了一停，才繼續接下去道：「這五龍金光劍不特可以削金石，吹毛髮，還有很多靈異，比如有刺客到來，這劍會發出錚錚的微響；其次是抵擋暗器，這口劍揮動起來，本身的閃光能够把暗器攝開，傷不到使劍的人，對江湖人來說却是用得着的。忽必烈南征西討，靠這把劍平定了南宋的半壁江山，但是也殺了上萬的人，一直就是蒙古人奉爲神劍的。後來元朝傳到順帝，不知怎的和龍虎山張眞人作對，派了蒙古大將到江西封閉上清宮。這把神劍忽然一夜失踪，人們便傳說是張眞人用法把劍取去。這個說法，老衲以爲是假託的罷了，其實這個時候，我們蒙古人在中國作威作福，苛歛暴征，荒淫享樂，弄到民不聊生，各地有民族思想的英雄志士，暗地裏組織了很多教派，藉宣傳宗教來灌輸反抗蒙古人的思想，當時教派裏有不少奇俠能人，這口藏在元宮裏的五龍金光劍可能就是給一些俠客盜走的。他們這樣幹，是要使一般人民相信神權，顯示那個得到了這口寶劍的就是眞命天子，好進行他們的革命。

「果然相隔不久，陳友諒便得到這五龍金光劍，還假託了一篇神話，說什麼黃石公夢中傳授天書，賜五龍劍起義，救民水火，替天行道，他編造神話裏的黃石公，傳說就是昔日張子房圯橋進履的老人。這樣一來，義民一時風起雲湧，樹立了一股反元的武力。但同期間朱元璋在郭子興元帥死後，巳攻入金陵（南京）和陳友諒爭天下，逐鹿中原。

「據說有一次朱元璋和陳友諒黑夜在山頭試劍，他們向天禱告，誰個斬開了山石的便應得天下，他們兩個人先行向上蒼禱告，把兩柄寶劍倚在山石旁邊才一齊跪下，陳友諒所佩的自然是那一口五龍金光劍了。他們禱畢起來，陳友諒不知怎的一時眼花，竟認錯了朱元璋那口寶劍是他自己的，竟然拿起來向山石一劃，眼前火星迸出，巨石斬開一幅，可是沒能剁過，跟着輪到了朱元璋，他只有拿起剩下來的一口劍，黑夜裏也認不得清楚，只見劍子一出鞘便金光閃閃，他以爲有神靈相助，抖起精神，一劍剁去，那巨石應手分開兩截，活像神工鬼斧鑿開一綫，分爲兩半。陳友諒才大驚，定睛一看，朱元璋手裏拿着的正是他那一口寶劍，忙的取回佩在身上，後來朱元璋便把陳友諒張士誠的大軍都擊潰了，建立了大明天下，他就是歷史上的明太祖。如今蘇州城外，還有一塊試劍石，究竟是否就是當時比劍留下的痕跡，那就不得而知了。」

阿檀娜女修士忽然打斷了眞如的話頭，問道：「師傅，原來我們蒙古人當初鑄

造了這口寶劍的，只可惜鑄劍的方法太殘忍了，但未知這劍後來又流傳到什麼人的手裏？」眞如大喇嘛合十答道：「阿彌陀佛！世界上殘忍的事多着呢，人類都是帶着原始獸性的東西！阿檀娜，你曉得我們蒙古人昔日打到了歐羅巴，消滅了幾十萬日耳曼人，把萊茵河水變成了紅色。就是當年滿清入關，揚州屠城十日，粵城的六脈渠，死難的人竟然塡滿了，這豈不更加殘忍？我們釋迦叫這做刼數。如今還是說回那五龍劍的下落罷。明太祖破了陳友諒，首先便要搜尋這口寶劍，可是無論如何，找遍了天下都沒法尋得。這樣經過三百多年，才曉得它落在江南雲台山一個豪傑的手裏，他的名字就是雲台劍客，前幾年他就大會南北英雄，結交劍士，宣佈有人能把他手裏的五龍金光劍連敗三場的，便將這劍奉贈。大俠尹青和甘鳳池兩人當日同上雲台，甘鳳池用達摩劍取勝，捧劍下山，天下武林人都知道這一回事。那知相隔不久，今時此一柄稀有的寶劍却落在鬼旋風金夢彪的手裏，如果今宵不是我親眼看過，老衲還是不會相信的，你們說奇也不奇呢？」

眞如大喇嘛演述過五龍金光劍的一番來歷，連馬如龍都聽得凝神靜注，這時便道：「小可雖是和金夢彪一道兒前來，可是對這劍的來歷，還不及聖僧的清楚。至於它怎會落在八王子的府裏，在下微聞宮裏傳出，月前甘鳳池大俠曾秘密入京，在宮裏夜鬥納蘭將軍，不久又聽說在十三陵給禁軍擒獲了，但是以後便一直沒有消息。在下出京時，才聽到一些武林的流言：說現時皇城裏各王子的府第都爭相羅致能人俠士，甘鳳池本來和年羮堯大將軍交情很好，他們那一班都是一流劍客，這次就是和各貝勒的手下武士暗鬥，甘鳳池有陳四老俠撐腰子，背後又有多鐸丞相作靠山，無論如何，各王子奈何他不得。在下雖然只是聽來消息，但說出來也可以給各位弄個端倪的。」駝俠阿朗當下答道：「馬壯士，你說的不錯。我兄弟阿曼就在北京城外天壽山，人家叫他做八極頭陀的便是，諒你也是聽說過了他的名兒呢。遲幾天派人去京城詢問我的兄弟，儘能探個明白的。」

他們整夜的擾攘着，已到了鷄聲初唱，馬如龍這時已打算跟駝俠在塞外暫躲一時，不再返回北京去了。

一宿無話，第二朝，眞如大喇嘛把王春明邀到靜室裏，這個蒙古喇嘛長眉下垂，但雙目神光照射，把王春明看得有點心慌。心想：難道我和阿檀娜的事給他曉得了！那就儘會受他教訓幾句的。不料眞如柔聲讓春明坐下，才問道：「王家哥兒，你是太極手雲中劍的傳人，又是青藏派柔門高手宗流的弟子，你的武功出類拔萃，我和你師傅同是黃教佛徒，如今有幾句話想對你說，可不知你能否開誠相告？」春明誠惶誠恐地先答應了幾個「是」字，才道：「聖僧有什麼指示，弟子儘得依從。」眞如說道：「好的，你曉得阿檀娜是我心愛的弟子？」春明應道：「弟子曉得。」眞如道：「她是蒙古人崇拜的女修士，她的莊嚴聖潔足以爲三音神廟的女菩薩，將來還有很長遠的時候，她要替蒙古人做很多事，掌握黃教在蒙古傳統下來的權力。」他說到這裏等春明回答，春明只得答道：「聖僧說的都是事實，阿檀娜受蒙古牧民尊稱爲沙哈洛——陽光之神。」眞如點頭道：「你明白了很好，阿檀娜就是爲了這原因，將來不能和你永遠在一起！」這句話單刀直入，再坦白不過。王春明低下頭來，囁嚅着不知所答。眞如喇嘛便道：「王哥兒，你對着我面前不用害羞，我很明白你們青年人的心理，阿檀娜是個非常女子，她和你有不可解的前緣，所以見了你便難除孽障。不過她是佛門弟子，不能以世俗姻緣來看的，就是將來有了孩子，也是佛門的聖嬰，不算得是你倆的兒女，這點你可明白？」春明倏的向眞如跪下，答道：「聖僧吩示，弟子完全了解，爲着對阿檀娜的愛，我甚至可以犧牲了一切，這點小事兒，自然永遠遵守。」眞如喜的把他攙扶起來，復道：「今早阿檀娜一切都已向我稟告了，我知你也會明白她的處境，會答應這樣做。二十年後，她將要替你……」眞如忽然停了不說，春明要問時，大喇嘛望着了春明搖首，歎道：「天機不可洩漏，這時你也無須要知道。」

王春明回到後廂，阿檀娜迎進室裏，她今天穿的便服，輕紗掃地，捲髮垂肩，春明見她紅暈上頰，低着頭對自己問道：「我師傅見了你，有什麼話兒對你說？」春明曉得她今晨見過了眞如大喇嘛，這時不過故意相問。立刻把她拉到懷裏說道：「阿檀娜，你今早不是見過你師傅嗎？現還問我做甚！剛才大喇嘛幾乎把我問得沒言語好答呢。」阿檀娜將他一推，抱怨地道：「人家已是怪難爲情的了，一切都是你不好，害得我要在師傅面前承認愛上了你，究竟你對他老人家的說話有沒有答應呢？」她這一推，祇是象徵式的推，苟如她眞的把平日掌勁打出的話，恐怕王春明這時已沒能夠再站在她身旁了。春明見她含情帶嗔地望着自己，不禁又憐又愛，想到她竟敢對着大喇嘛面前承認愛上自己，正是蒙古女人的勇氣，連忙緊抱着她柔聲答道：「阿檀娜，我爲着了你的前途，自然一切都應允了。」阿檀娜轉過笑容，撫着他的紫堂面頰說道：「哥兒，你眞使我樂了，師傅實在很痛惜我的，他見了你的人品，也就不反對了，他和阿朗舅舅今早還商量着要我兩人到北京一趟呢。」春明倏然驚起來，問道：「阿檀娜，這是眞的嗎？」她回答道：「怎麼不眞，難道你不喜歡嗎？」春明閉了雙目，她又問道：「哥兒，你想什麼？」春明應道：「我想着和你在一起時的快活，這番到北京去，我們相敍的日子還多呢。只是誰個代我到西安去走一趟，把迎接王妃的日期回覆尹四哥呢？」阿檀娜微笑答道：「你不用担心，阿朗舅舅已出了主意，就派他的部下和馬如龍一道帶信前去，也好一試馬如龍是否眞心要跟隨我們。」春明想了一想又問道：「這樣他們不是要我們回來時才能夠把王妃送往敦煌嗎？」阿檀娜妙目一瞬，笑道：「你忘多話兒，像老媽子的累贅，到時阿朗舅舅親自護送，我師傅也答應在阿苔山住下，直到我們都回來時才返回棄宗寺去。現時日子還多，怕我們趕不到敦煌去嗎？」

王春明這時心裏非常快樂，也省得再問下去，他熱情地嗅着阿檀娜的秀髮。簾子簌的放下，只聽阿檀娜發出嬌嗔道：「你這討厭的……」

轉眼過了兩天，王春明和阿檀娜一道，馬如龍和駝俠的部下叫孟飛的又一道，啓程入關，他們離了阿苔山，便要分道而馳。王春明修了一封書給尹青，把自己行踪說出，並道：「聽說甘鳳池已到北京多日，現在距離迎接王妃的日子還多，請尹青同白泰官等抽身來京見面，到時大家一道前去敦煌。」但他沒有把阿苔山遇到刺客和這次是偕同沙哈洛啓程的事告訴尹青。馬如龍接過了書，向兩人作別，飛馬向玉門關方面趕程。

沙哈洛神尼這次偕同王春明到北京的目的，是眞如大喇嘛和駝俠的主意：想把當晚突來刺客的事情弄個明白。那八貝勒胤禩爲什麼派武技名手前來刦取王妃？那一柄五龍金光劍原先是蒙古人的神物爲什麼竟落到金夢彪手裏？他們疑心甘鳳池做了王府裏的鷹犬。沙哈洛以往未曾到過北京，但有阿朗的兄弟八極頭陀在天壽山，又有王春明同行，更是放心。

尹青迎接施拉美的佳期，還有一月。作書人趁這空兒，把大俠甘鳳池的出處略述一下，文筆分開，但很快便要接回了。

×　×　×

以前很多武術稗史，提到了清代的江南八大俠，便少不了一個甘鳳池。這個出色而得到後人崇拜的俠士，年代久了，已沒有正確的查攷，但他出現在康熙雍正年間那一段時期，是很多人曉得的。他又和清朝一個最有本領和最狠毒的皇帝發生了關係，這是一個傳誦人口的故事，本書將來也會說到這一點的。

甘鳳池童年時在姑蘇城長大，他的父親是吃鑣局飯的，職位叫「堂子手」。那家鑣局是打着北京廣福鏢局旗號的，底下有不少武技名手。甘鳳池童年時便常隨着父親到鏢局裏，耳濡目染，已懂得使拳弄棍，而且天賦聰明，出手很有門路，一些鏢師都稱讚這個孩子將來定是武林裏出色的人物，因此有意栽培。那時城外寒山寺的僧人「萬松長老」和局裏的鏢頭是方外之交，不時進城來探望。長老是嵩山少林派高手，見甘鳳池生得眉目清秀，經過多次留心觀看，認爲可以造就，又得鏢師從中說項，甘鳳池便拜了萬松長老做開山師傅，隨他回寒山寺去學技。

這萬松長老原是台灣鄭經的部將，清將施琅攻陷台灣，他才逃到寒山寺落髮，稱作萬松長老。因這原故，後人傳說甘鳳池到過台灣投鄭成功部下，失敗後隱居西湖，這大概是由於他的開山師傅萬松長老的關係，變了傳聞失實也是未定。

甘鳳池習了十年武技，善使「少林金剛掌」，可是劍術還未升堂入室，他聞得少林派裏有個朝元僧，這時已是九十高齡，早巳隱居深山，不問世事。朝元僧的大弟子白雲居士傳了他的衣鉢，是當日南派少林的掌門人，此外還有江南俠士陳四，也跟過朝元僧學技，擅於運用內功，不過陳四舉動神秘，行踪無定，有時浮沉湖海，過着漁樵生活，有時又混身市井中，和一般屠狗大兄交遊，吟風弄月，狂徉市上。有很多人都想投身這兩人門下學技，但總是沒法找得到門路。

那時甘鳳池的父親，已着兒子在長江帮的貨船上，當一份押運手。他這時才是十八歲，已學得了一身本領，不過船上押着貨物的還有正副鏢頭，沒有給他一展身手的機會。一晚，船泊瓜州渡口，他正在船頭看江景，遠遠有一艘小舟如飛而來，船裏一個漢子，身旁放着兩個竹簍，都裝滿了螃蟹。剛巧附近有幾艘官兵的水師船游弋着，見了竹簍裏的螃蟹，以爲那漢子是打漁的，便上前要强買。這時官兵强買强賣是慣了的，漢子把船斜裏避開，怎知觸怒了水軍，舉起船槳要把他打到水裏。一刹那間雙方打鬥起來，甘鳳池看到十幾個水軍給那漢子三幾下功夫，都拋進水裏，漢子哈哈大笑，撐着船沒進蘆葦叢中去了。

甘鳳池看那漢子方才的出手，曉得定是個非常人，他便上岸暗暗跟隨，果然在港汊裏找到了，立刻上前拜見。世間上很多事情都講際遇的，這個漢子就是江南大俠陳四，有人稱他做魚壳大俠，是一個奇人，本刋前幾回也曾敍過了。陳四妻子早故，只留下一個女兒叫美娘，從小學得一手好武藝，陳四對她視同掌珠，正要給她擇個快婿，自己伊好到處飄萍。這時看見甘鳳池年少英俊，問過了根底，知他巳在寒山寺萬松長老那裏學成了武技。陳四便約他到來西湖別莊，有意教女兒見他一面。到了約期，甘鳳池依照約定的地點，前去西湖，這處是寶叔塔下一所小莊院。他急着要見陳四，忘了敲門，當他踏脚入門的當兒，斜裏便有一股風迎面襲到，原來屋裏一個十六七歲的丫頭，撲前就是一掌，把他打出門外去。甘鳳池毫沒留意，幾乎着了道兒，幸他身手非常敏捷，忙的一矮身子，避過女子的一掌。他本身正是精於掌法的人，心想這丫頭好沒道理，一聲不出便打過來，難道我會懼你。當下也把少林金剛掌回敬一趟，立刻退馬轉身，「葉底翻飛」，雙掌一分，上探咽喉，下撩胸腹。那女子面上一紅，倏的把身斜退，卸開掌路，底下打出鴛鴦腿來，連環掃襲。甘鳳池看到她的門路和自己習的相差無幾，急把手收回，退向牆隅。這不過是一刹那的交手，那女子見他退後，鳳眼圓睜，喝道：「狂徒休走！」一躍上前，飛身又是一脚。甘鳳池故作來不及轉身，誘她臨近，乘她出脚之際，倏的坐身地上，伸手在膊上一握，女子的脚剛從他的肩頭上打過來，一隻鳳頭鞋給他握個正着。女子這時單足立地，一足巳架在鳳池的肩頭上承着，鳳池握着脚尖向下攀，急得她粉面通紅。

室裏忽然有人縱聲大笑出來，正是陳四。說道：「美兒不要認眞，這位是甘少爺，是我約他到來的。」甘鳳池這才放開了手，美娘巳羞的不敢抬頭，走進室裏去了。

原來美娘的本領也是不弱，陳四平常給她提到婚姻，總是說除非有本領把她挫倒，否則決不答應嫁給誰人。這番陳四特意約甘鳳池到來，曉得女兒的性子，遇有少年男子到來，便以爲要來求婚，總要沒頭沒腦的打到滾出門外爲止，以前也不知

有多少求婚的小伙子嘗過她的滋味了。陳四見甘鳳池的身手敏捷，進去問過了美娘，見她低頭不語，便給他們先定了親，留鳳池在家裏跟自己再練武技。甘鳳池苦練了兩年，陳四把劍法盡量傳授給他，看看和自己的本領已是並駕齊驅了，還怕他將來出外闖江湖，名頭兒不够勁。他吩咐美娘守在家裏，帶了甘鳳池上到嵩山謁朝元僧。這時朝元已長年在石室打坐，那石室就是昔日達摩祖師面壁之處，已築了石室保存古跡，地點在嵩山少林寺山後，尋常人不易找出路口登上。陳四把甘鳳池的來歷禀告了師傅，說這個少年人傳授少林衣鉢，將來在武林裏定能替少林派放着光輝。朝元僧見白雲居士是個潛修的人，陳四又是無拘無束的江湖散人，便有意造就甘鳳池將來成為出色的俠士，當下答應了陳四把甘鳳池留下來，跟自己深造。

甘鳳池在石室兩年，足不下山，朝元僧怎樣給他傳授武功，沒人曉得。當他兩年後下山回到西湖，陳四曾試過他的功夫，已不是他的敵手，後來便給他和女兒完婚，了却一重心願。陳四等女兒婚後，北上京師，和馮小五等一班幽燕游俠混跡，不在話下。

杭州西湖六和橋畔，是個遊湖的好去處，很多人在那處歇脚的。橋畔有一個賣茶老叟，聽說甘鳳池的武技比他的丈人陳四還來得，有心將他一試。這天甘鳳池偕他的新夫人美娘遊湖，來到六和橋畔，只見遊人如鯽，綠蔭蓋地，清風徐來，暑氣全消。一看路旁設有石台石櫈，老叟在樹下賣酸梅湯。他扶着美娘坐在石櫈上，要了兩盞梅湯解喝。他們歇了一會，鳳池掏出兩枚銅錢付酸梅湯的錢。他曉得酸梅湯每盞售一枚銅錢，所有西湖的人都知道的。不料老爺走過來說：「大爺，請多給八個銅錢才對呢？」鳳池感到有點出奇，問道：「怎麼？你這賣茶的欺我不懂事嗎？酸梅湯每盞一文錢，你却向我們多收？」老叟答道：「不錯，酸梅湯每盞賣一文錢，可是坐下石櫈子來喝便要每盞收五文錢，難道你覺得不值嗎？」鳳池怒道：「那石桌子椅子都不是你設下來的，那得藉此多收茶錢？我不值得給。」老爺也白着眼回道：「大爺，如果你覺得不值，為什麼又坐下來？現在就要給我每盞五文錢了。」鳳池眞是好氣，美娘見游人圍觀，有點不好意思，便教他照付了。鳳池覺得那老漢可惡，拿着八個銅錢隔遠一丟，叮叮噹噹打向那一疊茶碗。面上那疊碗子一共是十來個，銅錢丟在碗底一直穿進，直貫到最下的一個碗子。甘鳳池這一手是「銅錢貫壁的」內功，打出來的勁度全在銅錢身上，是上乘的內家功夫。

老叟這時呵呵大笑起來，對着遊人道：「各位鄉親，今天老夫激得甘大俠施出一手功夫來給你們看呢，眞是上乘好內功，杭州城沒有第二個做得到的。」說話間，他伸開手掌在那疊茶碗上，聽到骨碌骨碌的響聲，八個銅錢從那碗底吸上來，都落到老叟的掌裏。老叟握着當衆人面前一放，八個銅錢已像元寶一般的捲曲了。甘鳳池曉得老漢也是同道中人，剛才特要相試，想上前拜問姓名，又見遊人愈來愈多，只得偕同美娘回家。第二朝一早，他跑到六和橋去找那老叟時，已經不見設檔了，從此也沒再見這個賣茶老叟的面，不知他是什麼人。但甘鳳池以後便有着一個教訓，知道强中還有强中手，不敢隨處顯露本領。

不過世事每每欲免生事時，痲煩遍要找到你身上來的。甘鳳池自那天六和橋賣弄過「銅錢貫壁」，便惹起了一個人的注意。這人是杭城世家，姓黃單名一個彤字，祖上靠絲業起家，是蘇杭首屈一指的富戶。黃彤恃着偌大的一份家業，不向功名路上走，只愛結交一些江湖人物，好的歹的一律收留，家裏整天聚着一班帮閒，踢氣球，舞槍棒。每凡聽到有走江湖的人物過境，便派家人前去相請，奉送盤纏，打上交道，人家便給他一個小春申的美名。這年頭已給不少江湖上混騙吃的人騙上了，他的門客當中，雖是良莠不齊，其中也有幾個是武林裏有幾路功夫的漢子，只因年紀老了，沒本事出來混，便到黃彤的莊上做個清客。見到黃彤着實不成樣子，便日夕相勸，要他自己練好了武藝子，以後便分辨得誰個有本事，不會胡亂地把一窩子騙飯吃的東西收留，落得外人耻笑。

黃彤自此果然修心養性，苦練了幾年武技，他已是有些根底的，那幾個老拳師又給他聘一些武技名手，日夕指點，因此已漸升堂入室，尋常三數十人也沒法近得他的身旁。他最擅一路無影脚，是福建一個鏢師傳他的絕技，打出時快如閃電，別人不易看得他出脚的姿勢。黃彤武技雖然進步，但好大喜功的本色還沒改，他門下的帮閒都愛奉承他，說他是杭蘇兩地數一數二的漢子；本地有好些武林名手，像金錩、柳无涯、單思南等人，知道黃彤不過是個紈袴子弟，由他自己去說什麼，也不屑去和他計較。黃彤因此便以為沒人敢來惹他，更使他自高自大。

這次他聽見甘鳳池在六和橋和賣茶叟互鬥內功，心裏便有點不相信。第二天他派了幾個門客，帶同護院武士，駕馬車來到六和橋畔，要把賣茶叟接到莊裏來，當面表演絕技，他打算和老叟交一趟手，然後才結交做武林朋友。那知一連幾天都找老叟不到，便問他的門下客，甘鳳池是個什麼來頭的人。門客報說，姓甘的是魚売大俠的女婿，上過嵩山學技。小春申黃彤更是不相信，他曉得朝元僧多年前已不收門徒，那姓甘的分明是騙人的，這樣料想本領也是虛有其名，決意要請甘鳳池到來當面一試。門客裏幾個薄有名氣的教師，都勸他不要輕視，因為單是陳四的本領已是一流大俠的功夫，他選中的門徒未必是等閒之輩，設若交手時，姓甘的未必會相讓，那麼何必自討苦吃？不如索性交個朋友便了。

小春申黃彤口裏答應，心裏仍要交一手。這天他具了一份厚禮，派家丁拿他的名帖到寶叔塔下陳四的別莊去請甘鳳池，說慕名日久，此番特遣价恭迎，備筵相候。黃彤是蘇杭有名的巨富，一般人都稱他做黃公子，甘鳳池早已曉得，未便推却，便答應到黃彤莊上見面。

黃彤見甘鳳池到來，作成了很禮貌的樣子，只道出仰慕的說話，絕沒提到比試武技方面去，甘鳳池才稍覺安心。因他不

是怕黃彤的無影脚，而是不願和他爭一日之長短，勝了也不算得什麼。這時盛筵擺開，小春申頻頻勸酒，正是杯酒訂交，到晚才散。甘鳳池告辭，家丁已駕着馬車等候送客。黃彤送甘鳳池出門，便道：「甘兄，我們今天做了朋友，以後請不時到來指教一下。」

鳳池答道：「黃公子，小弟不敢，改日有機會時再來奉候便了。」說罷深深一揖。他這天穿的是長袍小褂，戴了圓禮帽。黃彤趁他一揖時，倏的打出了無影脚，眞的快如一陣風過。原來黃彤早就穿了一雙毡鞋底鞋，把白粉蘸在鞋底，那鞋底本來就是白色的，不會覺到蘸上了粉。黃彤打算打在甘鳳池的長袍裏幅上，敎他回去知道了自己的厲害。

甘鳳池似還沒覺一般，答話十分溫文，再三請辭才上車去。小春申心滿意足，對衆門客笑道：「你們說得甘鳳池那麼了不起，剛才看到我打出的一脚，他還沒覺到呢。」其中一些門客趁勢奉承一番，再洗杯盤，輪流把盞。席還未撤，馬車夫已返來，帶回了一封書，呈到黃彤面前，說是甘鳳池呈遞公子的。小春申撕開信口一掏，封裏沒有書函的，只掏出了兩片小東西，像兩塊小葉子。各門客一看，却是兩塊破緞子，似是從衣服上剪下來的一般。小春申忙背轉身來，抽高了皮袭一看套褲兩邊，看到褲子上新抓了兩孔，那位置剛近着人身上的重要部份，若是眞的交起手來，說不定連身上兩枚東西都會給他摘下的。門客見他回身過來，面上當堂變色，都已明白是什麼一回事，只是沒人敢作一言。

黃彤心裏還不服氣，他不感謝甘鳳池手下留情，認為那晚自己太大意了，如果早就提防，斷不會給他抓破了褲子還沒覺到的。從這時起，他便派人跟踪甘鳳池的行動，要在大庭廣衆中丟一下甘鳳池的面子，剛巧那十多天甘鳳池都不外出。有一天，家人飛奔回報，說姓甘的又帶同陳美娘遊湖。黃彤喜是時機，忙帶了護院武師們奔到堤上去。本來那幾位師傅都不贊成他這樣做的，無奈勸他不來，只有跟隨前去。

小春申一見了甘鳳池，忙上前拱手說道：「甘兄，那天別後，怎麼總不見到舍下來？小弟正侍有事相煩，今天眞是湊巧不過了。」

鳳池引着妻子過來，道過萬福，躬身答道：「王公子，在下賤務忙碌，沒暇造訪，不知公子有什麼事交託。」黃彤向陳美娘行了禮，回頭對甘鳳池道：「甘兄，就是前者兄長在六和橋畔的事，小弟和幾個朋友打倒……」他說時指了一指隨在身後的護院武師，再接下去道：「他們不信兄長的內勁那麼厲害，所以小弟今天趕來和兄長接一趟拳，好敎他們見過了相信呢。」他這些混帳的話，聽得陳美娘也怒了。心想：「看你這一表斯文，原來笑裏藏刀，逼我丈夫交手。」這時湖上瞬已聚集了一羣看熱鬧的人，都嚷着說：「甘鳳池嘛！就是那天銅錢貫穿十幾個碗子的英雄。」有些又道：「看他敢不敢交手。」你一言，我一語，那邊黃彤已把外衣脫了，上前又是一揖說道：「甘兄，你看這麼多的鄉親在旁，不要敎他們掃興，你就指敎指敎兩手，好等大家知道你那天貫穿碗子的事不是虛傳。」

甘鳳池本來想携着渾家走開的；後來一想：横豎這杭城那麼多事，也是住不下去的了，就給這廝一點兒顏色，敎他吃點苦頭，知道我姓甘的不是好惹的。」他再一望愛妻陳美娘，正在微微點頭，也是主張他給黃彤一次的懲戒。

他脫了長袍給美娘携着，上前抱拳向觀衆打個招呼，說這全是朋友間相戲性質，不會弄出事兒的，請各人不要驚惶。然後對黃彤說道：「黃公子，在下接兩手便算了，不會還手，請兄長不要認眞才好。」黃彤也道：「誰個認眞呢，小弟發拳了。」他這一說立刻使搶前，迎頭就是一個拋椎，看他樣子要出其不意擊向甘鳳池的下頷。

甘鳳池眼明手快，心裏罵句你也太陰險！忙把頭後仰，出手一托帶開來拳。黃彤順勢收拳回來，斜身進馬，曲着手肘撞去；同時左脚吊高，手肘打出時一個轉身，脚從右足之後蹬出，去勢甚疾。這是無影脚裏一式名叫「撲翼蹬腿」，上下齊擊。只見甘鳳池就地冲起躍高六七尺，黃彤手脚都打個空，甘鳳池瞬已站回地上，落地時似乎右手一揚，在旁的人全看不眞。

一忽兒小春申黃彤已躍出圈子，略一拱手，一言不發，穿回衣服便走。旁觀的人看到甘鳳池眞的只接了他兩趟拳，並沒還手。奇怪的是勝負未分，黃彤忙的轉身就走，幾個護院武師也跟着回去了。這邊甘鳳池偕同愛妻緩緩走開，很多人都不明白是什麼的一回事。有幾個看出內有蹊蹺的人，暗暗吊着黃彤身後，走出了堤岸，才見他向草裏一吐，口裏似有些東西吐出來。那些好事的侍他去了，走前去一看，原來黃彤剛才吐了一灘血，內裏有兩枚牙齒。這才曉得他剛才一言不發，是因為牙齒給甘鳳池打落在口裏，出聲不得，這事一哄便傳開來，甘鳳池第二天便偕同妻子離開了杭州，到北京去找陳四。

甘鳳池這一去，走遍了大江南北，名頭兒漸响起來。五年之後，雲台劍客在雲台山築了比劍台，招請天下英雄交手。甘鳳池要取得五龍金光劍，就在這時遇到了尹青，兩雄初會，經過一場鬥劍，打得風雲變色，後來才結成了兄弟，三上雲台山。直到最近甘鳳池入京，十三陵夜戰王府武士，痛失五龍劍。

×　×　×

甘鳳池到了北京住下，果然京城地面，近在天子脚下，人物衣冠，和蘇杭的秀麗瀟洒又自不同。這裏官家氣味非常濃厚，威儀萬千，不是江南可及。那些豪門公子，富家帮閒，終日在鬧市裏混跡，爭風鬧事，更是常有。因此王公巨卿，富紳巨官，都聘有護院武師，或是教場子中人，到家裏來做保鏢，跟隨子弟出外。尋常在六街三市上走，總見到三五成羣的漢子，一身短紮裝扮，腰帶下垂，足踏箭靴，趁着頭頂上斜斜戴着的武生巾，果是威風凜凜，出色當行。但京城裏王府衆多，護院武師自然要有個分別，那些貝勒親王的武士，都有一個徽記：例如皇太子允礽，府裏的武士穿的是黑色直綴短褂，衣襟上綉

了小金龍：十四阿哥允禵門下用的是過天藍的束腰外褂，頭巾一色，繡上一朵白菊花；還有八阿哥胤禩，他府裏武士最多，徽號是一柄有翼的劍子。其餘府第的標誌，林林種種，也沒法記憶出來，不過內裏最出色的就是上述幾個皇子的武士，他們仗劍在街上走過時，人們總會側目而視，這究竟是對他們羨慕呢？抑是覺得他們這樣高視闊步，有些令人齒冷？那就不得而知了。

這時江南魚殼大俠陳四，已在東直門大街開設了一家豆腐舖，親理員賣，也沒人曉得他是個名兒鐺鐺响的江湖人物。甘鳳池夫婦就住在他的店裏，尋常來找陳四的人，就是馮小五和八極頭陀，他們見了甘鳳池，曉得出身大有來歷，不敢作他是晚輩看待。陳四因要打理豆腐店，沒多空閒。甘鳳池一有暇，便到天壽山萬壽山莊找八極頭陀，成了知交。那馮小五又是幽燕游俠，所有齊魯燕趙地方的江湖豪傑甚至黑道人物，都有交情。他們要把甘鳳池造就成一個四方八面的英雄，便勸他出外闖一番，結交多一些湖海間奇人俠士。甘鳳池覺得妻子有丈人陳四照顧，也就放心遠行，打算走遍齊魯關東，再西入秦中，漫遊各地。那天他背了行囊，隨身一劍，策着一頭駿馬，出門便去。

他是個人材出衆的武士，所經的地方，又有陳四和馮小五等人的信，拜會各路英雄，自然沿路有人招呼。幾年之間，他走遍了大江南北，交上的江湖朋友，都是一時的名手，但路上經歷，也有過不知幾次的驚險，憑着他的一身本領，化險爲夷，還闖出了名頭兒，傳誦江湖人的口裏。

且說江北近海之處，有一座雲台山，是海州東面的屏障，海州也就是今日隴海鐵路的終點。那雲台山是個秀麗名山，並不是什麼荒山峻嶺，近着城鎮，人烟稠密，一面對着了黃海，登高一望，臨洪口可以眺到，從來便有不少騷人雅士，隱居雲台山上。

江北昔日有許多武林世家，名手輩出，都以擊劍聞名。有人說那地近在山東，渡海便是蓬萊三島，昔日船舶來往，一些東瀛劍客，遠道觀光，海州不少傑出的武林名宿，就集了東瀛劍術的大成，擷精採華，帶點武士道的色彩。如今那地方還有很多打鐵匠，學得東瀛鑄劍的方法，是否眞的如此，且不去說它。這雲台山劍手林立，創了很多出色的劍法：什麼「三才劍」、「八仙劍」、「廿四路左右連擊」等，各有所長；同時對於佩劍也是考究不過。雲台的人，稱得上劍法名家的都自己開爐煉劍，精研合金秘法，混和珠寶，製成的劍，閃閃生光，吹斷毛髮。一方聽到了那處地方有寶劍出賣時，便又不惜重金爭購，甚至用盡千方百計弄到手上爲止。所以每年到雲台去學劍的人，也有不少，地方上隨處碰到的少年人，總是隨身佩劍的；在茶樓酒肆裏，拿出身上佩劍來炫人的，處處可見。

雲台縣城裏有一家姓司馬的，是數代相傳的劍士，以劍法出名。這家人是雲台富家，也是數一數二的武林門第，祖上是明末邊疆將官，名叫司馬登，曾在熊廷弼經略麾下建過不少功讀，創出一路「九宮神行劍法」，廻環出擊，按着九宮部位，上應週天，下臨八紘，使起來像天馬行空，氣冲斗牛。及是這路劍法從不外傳，只有司馬一族人的子弟習得。那司馬登從薊遼告老，便帶同一柄寶劍回到雲台，這劍就是「五龍金光劍」。他從不肯說出這劍從那裏得來，也不輕易示人，簡直看得比性命還重要。

司馬家裏傳了幾代，又出了一個子孫叫司馬瀛，這是個從小便歷練出來的劍士：從過名師，所有雲台地方各派各家的劍法，他都學到上手，集各名家的精華，把家傳的「九宮神行劍法」創造了精奇的劍路，滲着無比的氣勁，變化神奇，着着險招，配合着家傳一柄「五龍金光劍」，眞是所向無敵。這十幾年間，司馬瀛從雲台打出門，足經江南江北，拜會各家劍術名手，從沒給人挫倒過，雖然遇到勁敵不少，像「三分劍法」的獨臂道人空空子，南派青龍會的宗師齊雲亮，也只是交個平手。他每到一地，便用雲台劍客的名字拜訪當地各派武林人，人家只曉得雲台劍客的名字，反而把他原來司馬瀛幾個字忘了，從此他的名兒在江南江北一帶，即時紅得發紫。

雲台劍客所到的雖祗於一兩省地方，而所會過的劍士也未必屬於一流的，武林中還有很多高手是身懷絕技，從不在人家面前顯露出來，不過他志在打出名頭，果然給他如願以償，雲台劍客回到江北，得到本處地方人士的歡迎，說他替雲台爭了不少面子，也不枉雲台是名傳遠近產生劍士的地方。司馬瀛是頗有爲的人，他並不因此自滿，不久就在雲台山上築了一所山莊，親題上「劍友樓」三字，他意思是願和天下所有劍術名家交上朋友。這時雲台山上，劍士如雲，都是江北俊傑，平日和司馬瀛打上交情的。好在雲台山離縣城不過幾十里，往日族中子弟，派裏名手，都不時上山來觀摩劍法。司馬瀛非常好客，愛結交江湖朋友，每凡有携劍到訪的，都一一招侍在樓裏住上些時，臨走又贈送盤纏。劍友樓頭，眞是夜夜燈光，豪俠滿座，酒酣耳熱，便在樓前耍出幾手劍法，劍光掠影，金刃劃空，有時要到勁風嗖嗖之際，夜鶯飛過簷頭，也給劍風攝了下來。

過了幾年，那天突然有三個怪客到雲台山訪司馬瀛，這幾人服裝古雅，髮向上束，押上玉簪，闊袍草履，却是來自蓬萊三島的異邦劍師，慕雲台劍客的盛名，不惜遠道航海前來，觀光上國。

司馬瀛和底下一班劍士，知道來客是東瀛的一流劍士，不禁倒屣歡迎。那三個異邦武士，名叫「山內」、「吉田」、「井上」，都是奈良「井上家」劍派的名手，年紀在二十左右，神光歛聚。雲台劍客知道來者的功夫是不弱，這一趟必會邀自己交手，如果一旦敗在他們手上，那時會丟掉了雲台盛名，尤其對中國武術的面子有關。他盛意招侍着，席間只談着雲台劍法的淵源和選劍方面去，絕口不提到交手。暗裏和底下一班同門商議，看看有什麼方法，許勝不許敗。

司馬瀛因平日好客之故，他手下也有些足智多謀之士，當下有人獻計道：「東翁，我看井上家的來客遲早也會提出比劍

，到時沒法可以推却的；只是未見過他們的功夫，不知道是什麼的劍路，如果冒昧交鋒，很容易遭到失敗，俗語說：『不是猛虎不過崗。』來者定然是一流的高手，東翁不若先定了一個比劍的日期，分作三天，每天比三場，由我們雲台挑選出來的劍手和他們週旋，若是勝得過他們，自是最好不過了，倘若失敗時，最後的一天才由東翁親自主戰，那時已看過對方的門路，交手起來便有把握了。」

司馬瀛聽了這個戰士的獻議，頻頻點頭，但跟着有另一個謀士說道：「這樣子擺佈下來不是不好，不過來者第一二天裏把我們選出的劍手打垮時，那麼，第三天已是『高下分』的比試，東翁這時不能不出場，如果仍是沒把握將他們擊敗的話，那時又怎樣對付呢？」他這一問，把初時提出意見的人問得啞口無言，司馬瀛便回顧後來說話的人道：「趙西賓，你認爲要怎樣擺佈才是善策呢？」那姓趙的答道：「東翁，我認爲最後一天比劍的日子要儘量的延多幾天，橫豎他們遠道到來，逗留久一些也不成問題，我們可以說一連比了兩天，要有充份的休息來作第三天的高下分比試。在這一天裏，三場之中，最後一場由東翁對他們三人。我們不妨定了一條規矩，如果第一二場誰個先輸了，第三場便沒資格再出場，那就是說若果我方的劍手第一二場勝了他們，到時東翁就根本無須親自出場了。」司馬瀛聽了大喜，但忽然又似觸起什麼似的問道：「趙師爺，這果然是好計，可是在第三天的第一二場裏，我們是沒把握把對手挫倒的，你曉得這雲台一地，不是我司馬瀛誇口，目前還沒有人能够和我交個平手的。這樣，到頭來豈不仍要我親自出場去分個高下嗎？」趙西賓應道：「問題就在這一點，所以我要把最後一天的日子展延一些，在這期間，我們差遣快馬到各地去，向武林名手通知，暗地聘到第一二流的劍客，僞說是雲台派的劍手，先和東瀛來客先比第一二場，希望這兩場中便旗開得勝，把對方挫倒。就算聘來的高手也失敗了，我們至少可以把對方打得筋疲力竭了，然後東翁接上去，以逸待勞，加以東翁有五龍金光劍在手裏，到時只有八分劍勢便可和他們對抗，這樣還顧慮到什麼失敗呢？」

這時座上所有劍客謀士聽到，都讚老趙想得好計，司馬瀛還有顧慮地道：「你們且不要歡喜，我想這一趟請各派名手前來助陣，怕會沒幾個人願意來的。因爲要他們作爲雲台劍派的人出場比劍，誰個肯把名兒在門扇裏揚呢？」

趙師爺聽了答道：「東翁，這又不然，我們這番說要保全中國劍術家的面子，堂堂正正，不愁沒有仗義的人到來，只是不要給那井上家的三位貴賓知道便行了。好在他們言語不大通，而且和外間隔膜，就算將來他們知道時，已是回國之後了。」經過趙師爺一番解說，司馬瀛當堂愁眉開展，立即和座上各人擬好了比劍的規矩。那是：分三天來比劍，第一二天是「觀摩賽」。由井上家的三劍客和雲台派選手比試，只屬於研究雙方劍法，不必分出高下。第三天延遲七天後才舉行，定名「高下分」，也是三場比劍，第一二場由雲台劍派一流名手出場，但規定已經被擊敗的人，不得再出戰下一場。最後一場聲明由台主司馬瀛親自領教，雙方分個勝負。

比劍的日期和場數擬好後，第二天雲台劍客送給井上家的三位來客過目，他們也是同意了，雙方便約好了日期，預備交手。

這時雲台劍客的幕客，早已分別派出輕騎，帶着司馬瀛的帖子，趕往通知平日有交情的各派武林人物，請他們選派劍手前來助陣。往日武林規矩，各派武術名手如果是有淵源或交情深厚的，遇到有患難時，請來助陣是常有的事，尤其是昔時帮會裏最盛行俗稱「散紅帖」。收到帖子的人，要看交情深淺，倘若曾受過人家帮助的，或是結過盟的兄弟，多數會派出有本領的人前往的。但有時和散紅帖的人淵源不深，助陣與否，就全憑收帖子那一方的主意。不過有一點規例，如果收帖的人是一派的掌門或本身一帮頭領的話，就要傳給同派人知道，好教一些自動願意前往帮忙的知道了消息後可以用私人名義前往。

這兩天來，井上家的三位劍手，有空便在階前練習手法。三個劍士中，井上是本家的名手，今番到來是以他作爲領導人的。山內和吉田不過是副手，劍術在井上之下。據說井上的劍法是奈良古典派的代表人，充分保存着德川時代流傳下來的劍擊技術；山內和吉田雖也出自井上家的門下，但他兩人屬於新興劍派，滲雜了西班牙近代劍術，這種門劍多是戴上手套和面罩的，出手也有一定的規則，兩人以前到過各地去表演，算得是東瀛裏有名的劍手。雲台劍客在樓台上幾次觀看過他們練習，都是慢吞吞地一來一往，沒什麼瞄頭，他曉得三個來客也知道有人在偷窺他們出手，所以僅是隨意耍幾手罷了。在雲台劍客眼裏，覺得門路和自己一派的迥然不同，挑刺得很勁，大小門的封閉說得很嚴密，而劍鋒的震盪和身手跳動的迅速，確有他們獨到之處，當下便暗暗有了戒心。

瞬已到了比劍日期，雲台劍客擇定雲台山上「劍友樓」前的白石天階作比劍場合，那天階闊十丈，左右兩廊設了帳幕，作爲雙方劍手的更衣地方，天階對着樓下石砌台階，石級上設了椅子，鋪上紅緞的椅套，繡了黃色的交加雙劍，時屆午刻，台階幾列座位已坐滿了雲台各派的劍手和司馬瀛底下的幕客，座子不够，參觀的人便站到兩旁。只聽噹噹响起三下鐘聲，雙方劍手上到天階，今天井上家的三位劍士，都打扮得像古來武士，頭上挽了髻，壓上一枚木笴，身穿和服，束上闊腰帶，足着蒲草鞋，劍子掛在腰間。這方雲台各派裏選出來的，都有十年以上的經驗。雙方劍手走進了帳幕，傳來號角聲音，主人司馬瀛進場來了。他今天穿了一身玄色短紮，外加英雄氅，卸開半肩，露出背上的五龍金光劍，劍柄上的珠光寶氣，射到各人眼裏，跟在他身後的還有八個隨身武士，服裝一律。來賓一時都起來相見，雲台劍客入到主座上，向各方拱了拱手。便有監台的宣讀了比劍規章，請第一場的劍手出場。井上家那邊劍手是吉田，雲台派選派一個名叫司馬洪的應戰，鐘聲又是三响，宣佈門劍開始，全場當堂寂靜。（未完）

不得已啓事：

因爲本港郵費巨幅度調整（現時每册期刊海外平郵費港幣＄1.20，七月一日起改收港幣＄3.60增幅高達三倍）環球出版社出版的期刊：藍皮書、武俠世界、新文摘、新知周刊，迫不得已而作收費調整如下：

★優待長期讀者，原有訂戶不追收郵費，新訂戶或續訂更可獲八五折書價優待。

刊名	港九		澳門台灣		外埠	
	全年	半年	全年	半年	全年	半年
藍皮書 每月五、十五、廿五出版	（36期）HK＄140	（18期）HK＄70	（36期）HK＄177	（18期）HK＄89	（36期）HK＄252	（18期）HK＄126
武俠世界 逢星期一出版	（52期）HK＄203	（26期）HK＄102	（52期）HK＄255	（26期）HK＄128	（52期）HK＄364	（26期）HK＄182
新文摘 每月一、十一、二十一出版	（36期）HK＄140	（18期）HK＄70	（36期）HK＄177	（18期）HK＄89	（36期）HK＄252	（18期）HK＄126
新知周刊 逢星期五出版	（52期）HK＄115	（26期）HK＄58	（52期）HK＄167	（26期）HK＄84	（52期）HK＄276	（26期）HK＄138

上列金額包括海郵費在內

①如用航空寄書，另加空郵費。②如用掛號寄書，另加掛號費每期港幣四元

環球出版社　地址：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5－464646

本人現付上＿＿＿＿＿＿銀行支票乙張港幣＄＿＿＿訂閱

武俠世界□＿＿年，共＿＿期，由第＿＿期起

新文摘□＿＿年，共＿＿期，由第＿＿期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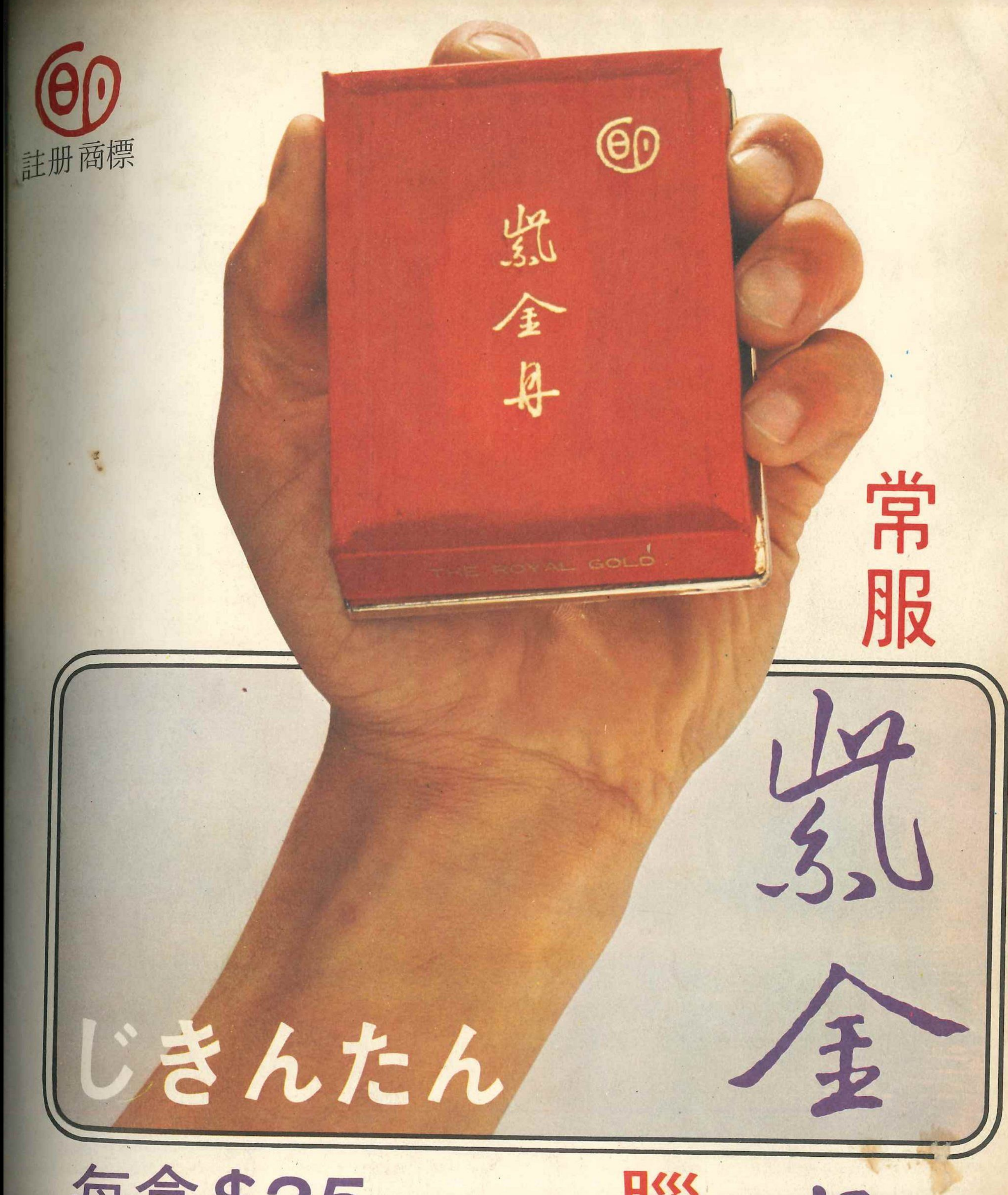
藍皮書□＿＿年，共＿＿期，由第＿＿期起

新　知□＿＿年，共＿＿期，由第＿＿期起

按下列地址寄來是盼

姓名＿＿＿＿＿＿＿＿

地址＿＿＿＿＿＿＿＿＿＿＿＿＿＿＿＿



丹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